

857  
782



鏡花水月

梁秉奇著



3 0528 0562 3

定價大洋八角

1 9 3 4

## 序

文學是時代與社會的產物；在某種時代與某種社會，產生某種文學與某種作風。時代變了，社會變了，文學的實質與風格也隨之而變。正因為任何的文學作品，都不能逃越偉大的時代的陶鑄，所以在鑑賞某種作品的時候，不能忽略它的時代性與社會背景。

中國社會，自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文明輸入後，根本上激起一個劇烈的變化。基於封建社會的思想與道德規範，在這潮流的激盪之下，樣樣都動搖起來。民國以後，由於社會生活之質的變化，影響到文學方面最聲厲的一次革命，便是民八以自由主義為神髓的文學解放運動。不消說，這和所謂文學的解放，包括內容與體制兩個方面。由五卅至國軍北伐，隨着中國革命空氣的高潮，文學的實質與風格又為之一變。九一八以後，更有民族文學的出現。這都證明文學是隨着時代與社會的變化而



變化的。

這本書，希望讀者不要單單當它是一本兒女情長的故事去讀；而是應站在文學的社會觀念上，認識它所代表的時代與所反映的社會。

張韶儂，五月二十日，于北平。

## 序

記得那一年快放暑假的時候，幾個朋友不約而同的聚會，在東齋的一間小屋裏。這裏面談鋒最健的，當然是我的班友梁秉奇先生了。我們談到東，談到西，最後談到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這不打緊，梁先生却帶上勁兒了。連批評帶敘述的，從頭至尾背了一過，他說他最愛看恨水的小說；本來，恨水因爲一部「啼笑因緣」而名震宇內，不用說是電影戲劇拿他作材料，就是紙煙盒裏的畫片，也要拿他來作推銷的幌子。他的小說，誰不愛看呢？不過，那時「啼笑因緣」剛出版，看過的人還不多，梁先生却早已料到牠會不脛而走的了。

這部甘萬言的巨著，就是他在那年暑假中完成的，我們不能不說他是受了「啼笑因緣」的影響，才提起他著作的興趣的。雖然他現在對於恨水不像以先那樣的推崇，因爲他的眼光比那時放大了許多，他的胸襟也比那時豁達了許多。

梁先生是一位思想清晰，腦筋靈活的青年，談起數學，我們是本行。但是他能在極短促的時間裏，努力完成這樣一部驚人的作品，并且不是他的本行，怎能不使我們欽佩。西洋人說：「愛好家 (Amateur) 譯作業餘愛好家的作品，常常要比職業家 (Professional) 的作品好的多。」這便是一個例子。

就事實說：這是描寫北平大學生的一部浪漫史。梁先生就是大學生，當然是再明白真實沒有的了；至於委婉曲折悲歡離合的情節，更是非有緻密的頭腦，不會有這樣嚴密的結構的。

就文字說：梁先生的文字，另具一種特殊的風格，他的文字非常生動靈活，讓我們看過之後，起一種輕鬆快慰的感覺。我只是很快的看過一次，但是至今書中的人物事實，仍時時活現在我的面前，而且我相信永遠不會忘記，這是好作品的力量，也便是梁先生成功的証據。

我們的班友一共十個，大家都好像是落落寡合的樣子。佛蘭克林 (Franklin) 說

：「數學家的癖氣都有些奇特，最難合人家相處」。這也就難怪了，不過這裏面只有梁先生吳靖方和我性情比較投合，非常要好。我們互相鼓勵着向前努力，我們本來打算永遠在一處，但是爲了生活與環境的驅遣，不得不分散開，梁先生在太原，吳先生在北平，我在塞外的一個古鎮裏，恰好形成一個三角形的樣子。按風水說，我在北面，居高臨下，應當有一點建樹，才不辜負朋友的勉勵。誰知結果恰恰相反，只在了半年，已經潦倒的不堪，精神上受了極大的痛苦，身體更有一種顯著的頹唐。來到太原，舊雨重逢，梁先生仍然是一個蓬蓬勃勃的青年，在社會上已經有了顯著的成績。但是我呢，自慚形穢，實在難以振作，只好隱居在城外的一個茅舍，深自懺悔；除過和幾個最好的朋友見面以外，差不多可以說是足不出戶。有一次當我勸他早點將「鏡花水月」付梓的時候，他便請我答應替他作一篇序文，我是一個不懂文學的人，尤其在這心灰意冷的時候，決難應命的。但是回頭再一想，梁先生是多年的好友，在這個場合，是不許自己推脫的，再一層，過去足以使自己灰心的

事，那一件不是鏡中花，那一件又不是水裏月，只要自己不把牠太認真了，世界上便沒有不能解脫的事了。我正要感謝我的朋友，因為他給了我一個最大的啓示，我才不至於沉淪到無底的深淵，我又怎好再顧計文辭的謔陋，而不努力達到朋友的囑咐呢？

我們希望他在這部成功的處女作之後，再向文學的領域裏，另開拓出一塊新的園地來，憑了他的奇特的天才，靈敏的腦子，他是一個勤勉的園丁，一定可以造成許多更驚人的作品。祝福他的前途！

許登如序於孤舍。一九三四，五月，一日。

## 鏡花水月序

家三兄秉奇公於談理科之暇，喜弄文事。於二十年夏，簡居馬神廟齋舍匝月，得鏡花水月十卷，描摹舊京瑣事，每多令人嚮往；而於兒女人情，更旖旎風致，栩栩欲生。查章回小說，本我國自古演變，已有數百年歷史之正統小說章法，因其著重敘事，白描，故極易流入民間鄉閭，而爲引車雜技者所喜，即今所熟聞之「能伸入大衆」者也。惜偏重消遣，故少文學價值。民國以來，一切改新，而於五四運動以還，歐八股代之以興，所謂舊有章法，以被譴入鴛鴦蝴蝶，禮拜五，禮拜六之流；而文人未流，每多荒誕，支離，遂不爲世所重。此意自古皆然；一代勝衰，皆有其時代背景，固不能以個人之升沉，作品的優劣，驟斷文學之真價也。惟自張恨水，陳慎言諸人出，能印對現世社會人情，描述其翦影，以通俗筆墨，故轉多爲人所喜，遂頗有復興舊章法之勢。秉奇公此作，源出於此，內多精心匠思，取材穿插，且

多俗不傷雅，雖有時染於流俗，多清峻。譏諷筆墨，但亦不失提倡幽默，且亦多爲大衆所喜讀也。要者，文藝之大衆化，實爲當前新舊文人，所最宜注視且盡力作去之一點，而意識內容之優劣，自可注定其在文學上的真價；章法形式之不同，則在作者之善於應用，不當以定型而屈人遷就也。

迴序於東京。

## 自序

一九三二年的夏天，學校已經放了暑假，同學們大半是散了，自己一人住在母校西齋。那年的天氣真够熱的，隨便在頭上一抹，便是濕津津的滿手汗。整天揮着扇子，想不出半點辦法，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有以毒攻毒的一法。閑坐着也是出汗，揮着扇子更沒有半點涼意，颳來的盡是熱風，索性不如把扇子扔了，提起筆桿來，寫點東西，或許能把幾分之幾的熱忘記了。這樣一來，倒真有效驗。雖有時還感到熱的使人窒息，但大半的心思全用在寫作上了，也就無暇理會那汗珠掛在臉上是不十分舒服的。因為計劃要寫廿萬字，一暑假只五十天，稍微一偷懶，就怕交不了卷，所以鞭策着自己，每天非寫够相當字數，才許有閑暇的。趕到開學，果然寫成了。在天津某報登了出來，一直登到去年春天，恰好登了一半。某報被當局查封，本打算當時就印出來，因為種種關係，未能如願。這樣淺攔到去年夏天，自己忙



着畢業，接着又是失業，奔波了多少時候，好容易達到了得業。到了現在，肚子裏時常是很充實的，雖然口袋裏還是照舊的空虛，但，目下總不至於感到凍餓了，並且，還很有點閑暇。於是把全稿又整理了一回，托在平的家人和同學代印出來，自己是個十分平庸的人，只是憑了虛心下氣的侍奉人，才在社會上摸住點立錐之地，井底之蛙，焉能起多大的波浪，所以，寫下的這篇不成東西的東西，總歸還是不成東西。我盼望讀這本書的人，都是有美滿環境的新式公子姐兒們，在你們看罷熱女郎的電影，抱罷了舞女們婀娜的腰肢，尤其是抱的厭倦了，實在是無聊地無法排遣，我盼望你們機靈的僕役，會把這本書敬獻在你們面前。如果你們看着笑了起來，那便是在下得能之處了！

一九三四，四，廿九。

秉奇於北鑛董事會。

鏡花水月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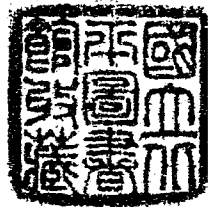
序

第一回	賞花卉水榭逢故友	獻諛媚俗客遭奇殃	一
第二回	歸車中倚坐驚絕艷	執教席課堂喜重逢	二三
第三回	阿堵來聊作章台客	飛隼去屈就大碗居	四一
第四回	汪小奎首次建奇談	林疏竹燈下効舌耕	六五
第五回	賽網球雙局頻敗北	臥病榻一語感知音	八二
第六回	有心人嬌贈鮮花禮	老鄉懸午夜叩朱門	一〇一
第七回	鵝園亭鄉愚談往事	驚妙曲座客讚優伶	一二〇
第八回	感君情益增閨房樂	却歡筵詳述畢業苦	一四二
第九回	汪小奎二次建奇談	陳東山首創廢考論	一六二

第十七回	歸途中橫受淫雨欺	不眠夜深感美人憐	三七一
第十八回	熬嬌女軟語戲阿母	懶書生恬効騰文公	四一三
第十九回	汪小奎妙語讚銀娃	吳大士勇作綠衣人	四三八
第二十回	多情女空培鏡花菓	癡書生身殉水月緣	四六二
第十一回	羅漢堂綺語動人憐	毛毛雨殷勤阻客行	二〇〇
第十二回	汪小奎三次建奇談	林疏竹站台悲落莫	二二六
第十三回	銀燈前最是豔毛美	正名後從此一家人	二四一
第十四回	小四兒侈談臆職事	風塵客無異淫書生	二七〇
第十五回	聞喜訊故人膺縣令	苦攻讀淫雨侵書齋	三〇六
第十六回	馬敬之口述墮落史	葉安人預置新衣獎	三三五
第十七回	歸途中橫受淫雨欺	不眠夜深感美人憐	三七一
第十八回	熬嬌女軟語戲阿母	懶書生恬効騰文公	四一三
第十九回	汪小奎妙語讚銀娃	吳大士勇作綠衣人	四三八
第二十回	多情女空培鏡花菓	癡書生身殉水月緣	四六二
第十七回	攪清溪驚羨浣衣女	悲妙喻吳比唐聖僧	一八三

# 鏡花水月

秉奇著



## 第一回 賞花卉水榭逢故友 獻諛媚俗客遭奇殃

話說千古名都的北京，自從政府南遷以來，只落得蕭條衰蔽，百業彫零。往日的那份兒繁華景況，再也沒法尋覓；一到夕陽銜山，街上的行人，已寥若晨星，真是家家閉戶，處處岑寂！買賣家無事可作，夥計們儘依着櫃台打盹兒；睜開一對模糊的倦眼，望着寬蕩蕩的街心，知道又沒有希望了，都站起來把門窗上好，夢他們的周公去了；這份冷落勁兒，也就很值的一嘆了！如此說來，我們的古城已和風燭殘年的老人一般，說不定那裏來一陣怪風兒，便有壽終正寢的可能！其實不然，方才說的，是前五六年，政府初移走的景況。目前的情形，非但沒有更衰落，還有否

去

樣泰來的趨勢呢！因為大家懷念往日的偉大勝跡，都想來觀光，每當春秋佳日，一般外國鬼子，更是一批一批的前來，他們在極度的物質生活中長大，那裏見過這些富麗堂皇的宮殿，早看的碧眼珠兒發直，恨不得把所有的古董玩藝兒，一齊帶回去！一個青花白地瓷夜壺，亦視為無上珍品，用精緻的玻璃匣兒裝好，當寶貝似的看待！還有些詞人墨客，和弔龍羅馬回來的新詩人，都加意的吹噓！坐在枝葉彫殘的枯樹下，憑弔着「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的悽景，搖頭捩腦，得意非常，哼些比初上市的青杏兒還要酸的詩兒。這樣一來，在他們是不費之惠，而我們的古城，却也叨光不少，雖不見得一經品題，聲價百倍，不過總是捧場比喝倒彩強的多，只要有人喊好，就有不少的人在附和！此外要言歸正傳，據說北平學府之多，多於天上明星。究竟學堂非同等閒，那是天字第一號的文化事業，這些個莘莘學子，從大老遠的負笈到這兒，家裏沒有個十萬八萬的資產，誰辦的了這個，所以不管那一位，每年花個千數八百，自然不能成問題！至於住學校還要念書？恐怕是例外吧：祇要把筆頭

把年頭兒混够，那便是天經地義，誰也不敢否認的大學畢業生了！但是，既不念書，到底作何消遣呢？唉，說起來真慚愧死人，能維持古城往日的剩餘墮落，往日毀人爐的尊稱，就是這些最有希望的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好在有的是子兒，能把這一縷罪惡的香煙繼續下去，也算功德非淺了。

作書的人寫到這兒，雅不願再拿這些廢話，擾讀者們的精神了！恭請聖明的看官們，賞下眼神來，在下把這枝秃筆理好，侍候一段鏡花水月的故事：

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園門口，停着一層一列的洋車，太陽剛偏過一點，暖烘烘的曬的十分有趣，這樣一個千金難買的好天氣，遊人照例增多。單說有一輛雪亮的鋼絲輪車子，從天安門的石板大街上，一直飛奔到公園門口，車夫喘噓噓的停住把，揭開藍布罩兒，掀過一件覆身的駝絨氈子，便跳出一位青年來，中等身材，長得很是俊俏，穿着寶藍色的嘩嘩夾袍，外套件深灰色華達呢西服式大筆，下邊窄窄的露出一塊袍子底襟，走起來越顯得飄洒。進了園門買好票，便沿着西邊走廊走去，

到小孩們運動的地方，駐足看了會子，無精打彩的轉過了臉，對着隔岸的水榭出神，水榭背水的窗欄上正掛着六個大字，是「美社繪畫展覽」。他看見這幾個字，好像百無聊賴中，得了個有趣的發見，毫不遲疑的到了水榭，一進展覽室，左邊放着一條長桌，擺着一個墨盒和兩三枝禿頭筆，還有兩個類似帳本的簿子，一個是預備來賓簽名，另一個是求來賓批評的，他提起筆來，隨便把簽名簿翻了一下，在上面很輕快的寫了「唐問松」三字。原來這位唐問松是東城晚霞大學的學生，是個暴發戶家的子弟，祖上沒有多大的來頭，據說他的爺爺年輕的時候，在鄉下挑着担兒賣過青菜，父親是個市井無賴，所謂時勢造英雄，在這混亂年頭兒，也就莫名其妙的掌起軍權大印來了，這一下門風大變，又有錢，又有勢，問松是元配生的，他母親已去世多年了，問松雖是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家庭的子弟，却是位通情通理的超脫人物，有許多人都不相信，憑他們祖上的那份德行，好像絕有不了這樣文質彬彬的子弟，真是年頭兒維新，一切事物，都不能以常情測之了！當下問松便沿着陳列的路線

，一幅一幅的鑑賞，花卉佔了大半，却無甚精品。正順着出口門往外走，忽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說道：「問松，好閒適呀！」問松回頭一看，趕忙捉了那人的手，失聲叫道：「疏竹嗎！你真神出鬼沒，多會兒來的，怎麼也不知會一聲！」疏竹忙道：「對不起的很，昨天剛下火車，就近下在敝親那兒了，因為時間太晚，不便驚動你們，……」說着走出了畫室。問松道：「家裏人都好吧，老家的景況如何？」疏竹嘆惜道：「不要說什麼如何不如何了，反正是一團糟罷咧！」兩人走出了水榭，沿着假山根河沿走去。疏竹一邊揩着汗，一邊繼續說道：「清早起來，洗澡理髮，忙亂了一陣，正說吃罷飯，看你去，不想坐上洋車，路過公園，又遊興大發，率性繞個圈兒再去吧！誰知竟在這兒巧遇了。」問松道：「你回去不過一月光景，把我真悶壞了，上你們學校探聽了好多次。你怎麼連封信都不寫了呢？」疏竹道：「你不清楚，在家裏住，最消磨人的志氣，三四天未必洗一次臉，寫信更談不到了！……」兩人又繞了幾圈，看看紅日西沉，已有點涼意侵人。問松便道：「到家裡坐會去，還



有多少話想同你談呢！棣華也早就盼望你來。」疏竹忙道：「你看我多麼粗心，還沒問大嫂子好。」問松笑着點了點頭。兩人出了圍門，車夫老劉早把車子拉了過來，看見疏竹，似請安非請安的來了那麼一下子，問道：「林先生，您那天來的？府上都好吧？」疏竹笑着答應了一聲，老劉又叫了一輛車，問松搶了一步坐了上去笑道：「不客氣，不客氣！」疏竹也就老實不客氣，坐上了問松的車子，老劉把籬子按好，提起把來，一陣風似的跑去了。兩輛洋車，不消半個鐘頭，早到了瓦匠胡同，在一個朱紅的大門前息下，老劉上前把電鈴一按，兩扇紅漆的大門，便呀的一聲開了，蹣跚王升，早走出來，恭恭敬敬的侍立在門旁，兩人順着走廊進了後院，疏竹故意走重了脚步，大聲讓道：「貴客來了！」問松的夫人棣華，早已走了出來，笑道：「真是貴客，怎麼捨得撇下了大嫂子，一個人來呢？我清早還同問松說，疏竹還不來，一定是等着抱孩子呢！真的，小拜拜多會出世呀！」疏竹祇是笑而不答，大家一齊進了上房，王升早掙好兩塊熱手巾，遞將過來。疏竹擦着臉說道：「回一趟家

，真是辛苦不小，你們倆兒的清閒樣兒，和我這個撲撲風塵的勞人一比，真有天淵之別呢！」問松笑道：「別打官話啦，誰讓你僕僕風塵來着，不受辛苦，焉能苦盡甘來！」疏竹笑道：「算你說的有理！算你說的有理！」不多一刻，老媽子進來道：「大爺，開飯啦。」疏竹隨着問松到了飯廳，棣華正捲着袖兒，親自整理菜碟兒，疏竹笑道：「少奶奶親自動手，這可不敢當的很！」問松笑着把疏竹拉在椅子上，說道：「吃罷！」棣華道：「我仿着咱們鄉間的菜，作了兩樣，你看怎麼樣？」疏竹挾了一筷子，放在嘴裏咀嚼了一下，忙道：「好的很！好的很！」問松瞅着棣華笑對疏竹道：「你多誇獎幾句，棣華頂喜歡人恭維啦！」棣華搶着說道：「不要聽他瞎說！」回頭又似嗔非嗔的鼓着小腮幫兒向問松道：「你才喜歡人恭維呢！」問松只是吟吟的笑着。疏竹道：「你們小倆口兒還是這樣頑皮。」賓主且說且談，飯已用完，又回了上房，院子裏風刮的很大，疏竹忙着要回去，再晚了怕雇不着車，夫妻倆一死的不讓走。棣華道：「有的是空屋子，都收拾的頂潔淨，您喜歡在那一屋住，隨您的便。」

原來這房子是問松的父親唐軍長，新近買的，他小倆口本來估不着這麼大的住宅，因為沒有人住也是空閒着，軍長又在防次，所以暫時住下來了，閒房子自然很多。當下疏竹道：「住一夜到怎麼也好湊合，只是我親戚那裏，怕還要等着。」問松銜了支煙捲笑道：「這不要緊，讓王升給那裏掛個電話，有件新鮮事還沒同你談呢！」疏竹見夫妻倆這樣殷勤，也就不便推托。李媽沏好了一壺極講究的普洱茶，呷飲了一口，清香之味，直沁肺腑。疏竹坐在沙發裏，瞅着紅花燈罩兒裏透出的醉人燈光，陣陣的出神。心想：「問松真是個無缺陷的人，金錢，美人可謂兼而有之。名譽二字，現在還年輕，自然談不到。不過憑着問松的天資，優美的環境，將來一畢業，作起事來當然是漂亮手，名譽豈不垂手而得。至於人說他家是暴發戶，祖上沒做好事，那不是瞎白嗎？這個年月，誰管得了許多，只要有錢有勢，偷來的也好，搶來的也好，誰不是唯恐或後的去捧敬人家，何況問松又是個出色人物呢！」疏竹正自神思，夫妻倆瞅着他傻傻的樣兒，忍不住都笑了，問松笑道：「初離家的人都是這

樣，和太太一塊膩慣了！那有不思之神往的呢！」疏竹這才回醒過來，自己也覺得好笑，忙取笑道：「說的倒是實話，這是問松的經驗之談，棣華你說對不對呢？」說完笑了起來，棣華早粉臉兒通紅了。疏竹見伊有點難爲情，用話岔開道：「問松，你方才不是說有些新鮮事，要同我談嗎？請說吧！」問松笑道：「這可是貴校的新聞，昨天聽來的。」說完在口袋裏摸了摸笑道：「還有，我以爲丟了呢！」說着將掏出一張紙，交給疏竹，是個油印的啓事，問松又道：「這玩藝初發現在貴校宿舍內的貴廁所牆上，現在却爲好事者油印出來，廣爲流傳，貴校同學，現在是人手一篇！」疏竹笑道：「得！得！廁所罷啦，也不用加貴字了！」說完展開那張紙一看，一邊笑着，一邊低聲念道：

楊花王啓事：溯自本花王入校以來，瞬已三載。蒙同學不棄，竭誠擁護，儼本深閨弱質，何堪膺此巨艱，第念哀哀衆生，雨旱久欠公允，是以南海大士，不惜以一滴淨瓶，灑向人間也！今爲我同學利益均沾起見，暫定每日午後四時至

六時在敝花王辦公處，開誠接見，凡我同學，均希按時蒞臨，當一一施以雨澤，聊效佛海慈航之微意也！公務紛繁，過時得難久候，尚祈有原；第三屆花王

楊弱士謹啓

疏竹念完笑道：「把我們花王真污辱得太利害了！」問松道：「這個啓事，和普通廁所牆上的妙文，不很相同，這是有用意的，你們學校神學系有位叫何自美嗎？」疏竹點頭道：「有的，有的，那是敝校第一流的混帳人物。慚愧的很，我們還有一面之緣呢！」這時棟華却小孩氣地靠着沙發背睡着了，他們也不去理會。問松接着說道：「這件事，據說就是這位何先生幹的，寫在廁所牆上，以至油印批發等等，全是他一手玉成的，你走了一個月，沒有自擊這件奇事，真是件大大的遺憾。你們弱士花王的美，這是人所共知的，多少俊的俏的，想同人家接近，都被拒之於千里之外，這位何，可算太不自量了，聽說人才並不出衆，只長了一付雪白且大的臉，白而無味。與其說是個小白臉，莫如稱爲大白臉倒確當些。好像有點小聰明，愛

在人前說幾句自以爲漂亮的話，十分愛出風頭，結果只出個小風頭而已！凡是課外同學組織的團體，沒有不參加的，如美術會啦，崑曲會啦等等，因爲這些關係，便與弱士小姐有一面之雅……」疏竹搶着說道：「這些我都清楚，你說正文吧！」問松喝了口茶，接着說道：「這位何自美一見弱士小姐，就有點想入非非，只是無從下手。弱士小姐的尊人楊寄萍不是貴校很有名的哲學教授嗎？何自美覺着這是個很好的進身之階，便以哲學與神學關係密切，找見了神系主任王博士，說了許多很冠冕的話，想在寒假裏，對哲學多下點功夫，求王博士同楊寄萍教授說說，願認在老教授門下，以求深造，早晚有疑難問題，可隨時請益。經了幾度接洽，居然成功了，自美當然裝的很正派。老楊一生心血，全用在學問上，唯恐此道不行，見他這樣虛心求學，那有不喜歡的道理。一來二去，和弱士也就很熟識了，真是事有湊巧，有一天自美到了楊家，夾着兩本破書，一直進了老楊的書房，弱士正在那兒打電話，手裏掛着一雙冰鞋，見他進來，祇略欠了欠身子，說了聲「請坐」。自美早恭恭敬敬的

回了個九十度的禮，連連點頭道：「請便，請便！」弱士鶯聲嚶嚶的說完電話，回頭對自美道：「今天家父在外面有約會，不得閑，請密斯特何，改日再來吧！」弱士穿着件葱綠色呢子的女襯衣，繫了條淡紅色的領帶，長長的垂在兩只微笑的乳峰間，下面繫一條藏青嗶嘰裙子，不長不短，却與膝齊，柔媚之中，添了不少西方美人的雄偉之姿，把個自美早瞧的六神無主。嚙了兩口唾涎，喜吟吟的笑道：「老師不在家，無妨，無妨。密斯楊要溜冰去嗎？溜冰是一樣最好的運動，最能活潑身心，密斯楊的溜冰進步的真快。」弱士掠了掠鬢髮，說道：「一點也不好，還求密斯特何多指教呢！」這一句話把個自美高興的，好像夏天吃了冰淇淋，真是透心兒的涼爽，把一張白面皮樂得好像個哈吧狗兒，連連欠身說道：「這是應該的，老師待我的恩惠，猶如再生父母，終身難忘，按舊習慣，我們就是兄妹，這一點點，是分內的事，應該的！」弱士本是無心，平常一句應酬話罷啦，不想引出他這些不相干的話，心裏好生不樂，因冷冷的道：「何先生，多謝您的盛意！」說完提起冰鞋道

「我要溜冰去了！」自美趕緊夾起兩本破書，搶了一步把弱士的冰鞋拿過來，搭在肩膀上道：「老師既不在家，我陪密斯楊一路去。」說完見衣架上掛着一件銀灰色的大氅，忙取過來，兩手提住了領子，說道：「密斯楊請穿上，外面天氣狠冷呢！」弱士忍不住想笑，鼓着粉臉兒道：「謝謝您！何先生，虧您的週到！」自美一細看，原來是件袂大氅，這麼冷天，那有穿袂大氅的道理，真是自己太粗心。弱士心想：「他這樣殷勤，不同去也不好，同去呢，覺着他實在又討厭又無聊。」誰想到一個美麗姑娘遭遇，會這樣殺風景呢！最後一想，祇好委曲點吧！這樣不要臉的人，更得罪不起，於是很有客氣的說道：「何先生，請少候一會，我穿大氅去。」自美忙拱着身兒，連連稱是，不多一會，弱士已穿好衣服。離學校的冰場很近，兩人款款而行，自美真是美的難以形容了，碰見了同學，本來很生疏的，老早就笑容可掬的和人家點點頭來。這樣一來，好在花王面前，顯他交遊廣，人緣好。在同學面前，顯自己手腕兒靈活，居然同花王並肩而行，這個體面還小嗎？說着早到了冰場，



自美趕前一步，把門兒拉開，好像到了他們家裏似的，笑喜喜的侍立在一旁道：「請進！請進！」弱士心想：若再同他客氣，又不曉得引出多少廢話，率性鼓着粉臉兒，半句話也沒說，一直走進去了，自美厚着臉皮，緊隨在屁股後，跟了進來。一進門有兩個小屋子，一邊是儲衣室，一邊順牆根擺了幾條椅子，預備着換冰鞋和休息的！這時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人，有些彎着腰兒扣鞋，還有些已經換好鞋了，好像登着高蹻，歪歪顛顛往冰棚子裏走，亂哄哄正讓成一片，他們一進來，大家的視線不期而然的集在二人身上。一看是花王來了，說也奇怪，那一陣兒紛亂，便寂然無聲了。自美緊隨在後面，寸步不離，好像一隻機靈的狗兒，伴着主人，再也不肯離開，替花王把大氅存好，又到儲衣室把他的冰鞋取出，揀了一條能容兩人的椅子，見椅子上有點冰渣兒，掏出手絹細細的擦了半天，正要回頭恭而敬之的請弱士坐下，不想伊早在一位女同學身邊坐下了，祇好把他提了一路的冰鞋送過去！大家見他這樣的殷勤，有位頑皮的同學，作了個鬼臉兒，湊在他耳畔道：「老何，好好的

侍候着吧！花王給了你甜頭可不許獨享呵！」他裝着沒聽見，坐在椅子上慢慢的脫了鞋，却又偷眼瞅着弱士，看有什麼效勞的地方。弱士正伸起一隻足，預備穿冰鞋，那一隻五寸圓脛，穿的是茶色的細毛線襪子，緊緊的束在足面上。一縷柔波起伏的曲線，完全呈現出來了，實在耐人尋味。自美心裏嘆惜道：「這樣纖柔的美人足，怎勁的起那笨重的帶刀子的冰鞋套在上面，真是殺風景的很！」轉念又一想：「冰鞋雖笨，艷福却是不小，抱着那溫香慰貼的足兒，也就够消魂的了！自己白費了多少心血，不用說把玩人家的足了，就連頭髮稍兒，也沒敢動一下，看將起來，真連個冰鞋都不如了！」正自嘆惜着，見弱士鞋已穿好，預備出場，剛要站起來，不想娥眉頻蹙，扶了身旁的那位女同學一把，復又坐下道：「你看我的鞋太糟了，扣鬆了，滑起來不方便，扣緊了，又這樣痛，真倒毒死啦！」那位女同學道：「可不是嗎！冰鞋就有這樣討厭！」自美正替弱士雙足抱屈，聽了這句話，正中下懷，忙走了過去，蹲在地下道：「密斯楊，你的扣法不對，拘的脚痛吧？重扣一下就好

了！」說完掀起個屁股，先替弱士把鞋帶解開，略微鬆了鬆，又重扣了一回，急急忙忙的，也無暇領略那雙迷人的足了，見冰刀上有個黑點兒，忙用嘴呵了口氣，又掏出手巾來，擦了個乾淨，大家瞅着這怪樣兒，都忍不住的偷笑！他毫不在意，抬起頭來問道：「怎麼樣？這一下不痛了吧？不合式，可以再扣一次！」弱士不耐煩地道：「很好！很好！謝謝你！」說完拉着女同學的手，走進了冰棚，這時滑冰的人，早知道花王來了，都時時望着入場門。弱士的纖足，一踏上了冰，便身輕如燕，嗤的一聲，把大家的心弦都振醒了，互相耳語說着：「花王可上場了，露兩手兒呀！」左旋右轉，都使盡平生絕技，有些只用一隻脚的溜個半圓形，到了花王面前，看看要停住了，却把那隻足一換，好像蜻蜓點水的一般，又一個相反的半圓圈兒，早溜的不見面了，還有些好像流星似的，倏的在花王面前，一掠而過；新奇花樣，一套一套的，都冲着花王演來，却像一副絕妙的百鳥朝鳳圖。自美當然不能落後，正擺着兩條腿，倒着跑在花王面前，不想旁邊正有一位新習溜冰的同學，脚步站不穩，東倒

西歪，好像喝醉酒了，眼看要摔倒了，說時遲，那時快，却正和自美碰到一塊。「撲通」一聲，把個自美，就勢兒和冷森森的冰，親了個香吻。那位同學正倒在他身上，一點也沒有碰着，趕快站了起來，拉住他的手，往起拉，連連抱歉道：「對不住！對不住！」自美本來摔的就不輕，又讓那人壓了一下，弄的滿身滿臉，盡是些雪花一般的白冰渣兒。托住那人的肩膀，看看要站起來了，不想那人初溜冰，腳跟當然站不穩，再經他這麼一扶，冰刀兒一滑，頭重腳輕，兩人又抱着摔了一跤，引得滿場人，都前仰後合的大笑起來。素有褒姒之稱的弱士花王，也忍不住粉頸低垂，偷偷的笑了一下。這時早有許多同學，把兩人扶起來，自美連跌兩個跟頭，把混身骨節兒都摔麻了；弱士忙上前道：「沒有撞着吧！」自美咬定牙關，苦笑着答道：「不要緊！不要緊！」說完找了個椅子坐下，所謂痛定思痛，越想越難過，從來沒有這樣摔過，徧徧今日伴着弱士來了，栽這個筋斗，繼又一想：「溜冰摔跟頭，是家常便飯，何況方才也不能怨自己，全是初習的那小子可惡；美人自古愛英雄，越摔

的多，越不在乎，爬起來再照樣的溜，那才是英雄的行徑，才能博得美人的憐愛呢！自己剛摔了兩跤，那算什麼，僂坐在這兒，豈不被弱士起了只憐不愛的心！越想越有理，趕快站了起來，又忍着痛溜去了，正想在花王面前賣弄兩手，不料弱士却好像凌波仙子似的，一陣香風，順着出場的門兒溜出去了，自美見情景不對，忙來了一個鷓子反身，早趕到花王面前笑道：「密斯楊，今天是陰天，其實還早呢！待一會兒，我還想看老師去，順便送密斯楊回去！」弱士不聽這兩句話，倒有心再玩一會，一聽他又耍送，主意早拿了個堅決，對自美道：「請便吧！我回去還有事呢！」說完見他滿身冰渣，尙未去盡，又冷笑道：「你的興頭真大，摔了兩跤，還溜呢！」自美忍着痛，滿心想得花王的歡心，不想賺了這麼冷冷的兩句話，好在他臉皮厚，向來不在意這些事！當下隨着弱士到了休息室，替她把大氅穿好，送出了揚門，這才返回去，倒在一個椅子上，足足休息了一個鐘頭！弱士回到家裏，進了上房，楊寄萍老教授早回來了，坐在書桌前，看書消遣，楊老太太靠近洋爐子坐着，老夫

妻倆，默默無聲！一見女兒回來了，都歡喜的站了起來，半百夫妻，這有就一點後苗，老楊除將一生心血，寄托在學問上，得到不少的安慰外，上帝又賜了他這樣一個女兒，雖在風燭殘年，生活不至感到寂寞。他有時爲解決一個人生的哲理，甚至澈夜不眠，可是祇要他的天使般的女兒，站在面前，便一切都迎刃而解，不管怎樣奧密的哲理，都敵不住女兒天真的一笑！這時弱士見爸爸回來了，忙跑了過去，拿住了爸爸的書，憨態可掬的問道：「爸爸，您回來啦！」說完脫下大氅掛在牆上，媽媽過來握住她的手道：「傻孩子，這麼冷天，穿這點點衣服，就跑出去了，看把手兒凍的冷冰冰的！快過來暖暖手吧！老教授趕快回過臉來道：「烤不得！烤不得！伸在你媽媽懷裏暖暖吧！」弱士真把手兒伸在媽媽懷裏，怔怔的道：「媽媽，我再也不溜冰了！」媽媽撫着她柔髮道：「我早說不要溜了，冰兒這麼滑，一個姑娘家，倘若摔倒摔個長短，可不是鬧着玩的。」弱士知道媽媽錯會了意思，又對爸爸道：「爸爸，以後不要那個何自美來了，怪討厭的！我再也不溜冰了！」老教授一聽

女兒的話，有點莫明其妙，笑道：「爲什麼不要人家來？」弱士不耐煩地把足踏了一下，忿忿地道：「爸爸，我不喜歡他來，就不用問啦！」老教授一想，其中必有緣故，心想：「那何自美雖然是虛心求學，外表却甚輕浮，一定對女兒有不好的地方，又見女兒把溜冰同討厭何自美並在一塊來說，大概女兒溜冰的時候，何在一旁胡鬧！」心裏也就悶悶不樂，於是吩咐下人，以後何自美來，就說教授病了，寒假不給他補習了，有疑難問題，等開學後，在學校問好了！光陰荏苒，不覺寒假已過，學校定期上課了，這其間自美雖來過幾次，却總被下人擋駕！弱士果然再不溜冰了，所以自從上次冰場一別，再未見玉人一面。朝思暮想，無法解脫，寫了十幾封情書，滿紙肉麻的話，氣得弱士啼笑皆非，把他總算恨在心上了！現在不是開學一禮拜了嗎？就是上禮拜三，弱士正在上選科心理學，自美也特意選了這一門，上堂已經很久了，他才跑了來，進教室一看，見弱士的座兒旁，空着個位子，這一下喜出望外，悄悄從後面走過來，坐了下去，弱士正靜心聽講，不覺嚇了一跳。扭臉一

看，原來是他！氣的差點哭出來，他還不識時務，涎着臉低聲道：「好久沒見了，密斯楊一向很好吧！」說完見弱士不理他，以為看過他的信，已經默認了他的愛了，於是又往近擠了一下，聲音顫顫的道：「妹妹，你真是我的重生父母！……」話還未說完，弱士早已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臉兒漲了個通紅，站了起來，對準了自美的那張大白臉，敬了五支雪茄烟，忿忿地道：「你怎麼這樣不要臉，討厭鬼東西！」說完又對着門外的聽差道：「聽差，把這個壞旦拉出去！」滿屋同學，都莫明其妙的站了起來，鼓掌大笑，把個自美，臉上白一條紅一條的，恨不得鑽到地縫裏去，弱士早夾了講義，氣忿忿地走了，自美吃過雪茄烟後，這才羞惱成怒，把平素捧敬花王的心血，完全用在中傷花王了！隔了一天，他住的那個宿舍的廁所牆上，便發現了這個啓事，又過了一天：居然油印出來了！大概這個啓事，弱士小姐也看見了，不過也是無法啊！」問松滔滔不絕的說到這裏，看了看牆上的鐘，已經一點多了！又笑道：「我傻說，你傻聽，不覺到一點多了！說完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疏竹道：



「這件事，真怪好玩的。」說着也站了起來，問松道：「過廳裏已安頓好了，我送你過去！」回頭見棣華香息微微，睡得正濃。領着疏竹到了過廳，被褥等等早安放好了。問松道：「時候不早，不能奉陪了！明天見！」出門後，把門兒帶好，回上房去了。這裏疏竹睡下之後，將燈息滅，一心要靜心頻息，美美的睡一覺！不想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亂紛紛的思緒，一齊湧上心來！看看天快亮了，大約腦子裏太疲乏，才略略的睡了一會，一覺醒來，看了看錶，已經九點多了，許多事還沒有辦。忙着起床，早有王升把臉水送來，漱洗之後，匆匆穿好衣服，對王升道：「你們少爺醒來，你說我有事，一早起來就走了，過兩天再看他來！」說完忙往出走，王升急急的趕了出來，叫道：「林先生。」疏竹住了腳，看他說什麼，要知王升說出什麼話來，下回交代。

## 第二回 歸車中倚坐驚絕艷 執教席課堂喜重逢

却說疏竹正忙着往外走，王升趕出來道：「林先生，我們大爺昨天吩咐說，還有事和您商量，略等一會，他就起來了。」疏竹道：「我實在忙的不可開交，你們大爺問時，就說如有事，給我掛個電話吧！」王升自不便強留。疏竹出了唐宅，雇了輛車子，回了親戚家，先打發人把他的行李送到宿舍，自己又到南城看個朋友，從南城動身回家，已經下午五點多了。順腿兒溜到前門，搭了一輛回東城的電車，乘客特別擁擠，好容易擠了上去，手拉着竹環子，僅有立錐之地，車開以後，才顯得鬆快點了，走到前門裏郵政總局，身旁空出個座兒來，他正想要坐下去，忽聽身後有人叫了

廿  
五

一聲：「三哥！」非常清脆悅耳，也顧不得坐了。忙回頭時，原來是位十分富麗娟秀的女郎，隔着也不過三四個人，相離祇是尺許光景。那女郎見他回頭，正歡喜地，預備迎上去招呼。不想疏竹一抬頭，四隻眼盈盈相對，那女郎立時粉臉兒通紅，羞得不敢抬頭。一雙水汪汪的俊目，和那窘迫的樣兒着實惹人憐愛！疏竹見她如此，心裏早已明白，一定是把自己認成她三哥了。再看那女郎時，也不過十七八歲光景，穿着件紅花絨夾旗袍，外套件男式菜青色國產呢子大氅。鬆鬆地梳着兩個小辮，垂在肩畔，臉兒十分豐滿，兩頰上淺淺地罩着一片桃紅。最妙在一雙溶溶秋水，真是含情脈脈，動人魂魄！疏竹看的出神，心裏一陣瑤思瓊想，也不曉的走到什麼地方，只見車已停了一個整潔的街口，乘客們下去大半，那女郎也隨着往下走，却又低着頭兒，把那妙漫的秋波，嬌羞不勝地看了他一下。疏竹這才定了定神，原來已經到了王府井大街，超過他下車的地方兩站了！趕快跳了下來，再追望那女郎時，伊早乘着洋車，往北去了！疏竹心想：「真可謂巧了，無意中邂逅了這樣一個可人兒，那勻

罄的臉兒，那端莊的儀態，那含有無限深情密意的嬌羞，臉兒上那一層處女的潔光，無處不動人憐愛！」一邊想一邊順着大街走去，又暗自懣怨道：「真是太不應該，自己坐洋車回去，豈不乾脆，如不搭電車，那女郎當然無從認錯！既然認不錯人，當然不用那樣羞愧了，像那樣端莊的女孩子，一定很謹慎，今天因爲看錯自己，做了件冒失事，芳心突突，不知要多麼懊悔呢！這個懊悔，不等於自己送給她的嗎？」這樣想着，已到了東安市場，進去買了點手巾之類的東西，沒功夫再想了；趕快坐上洋車回了宿舍。原來疏竹住的學校，是國立最老的大學，在目下混沌的教育界中，要算是鶴立雞羣的學府！宿舍和學校不在一起，分第一和第二兩寄宿舍，又因第一宿舍位於學校之北，簡稱之曰北舍，第二位於校南，簡稱南舍。疏竹住的是北舍，當下一進舍，號房李老頭兒早看見了，腰兒一彎，連連笑道：「林先生，您回來啦！這兒存着您兩封信。」說完送了出來，疏竹接過來一看，是兩封無關緊要的信，回了自己的屋子，拆開看完，放在抽屜裏。見清早送來的行李，堆在地下，

滿屋盡是塵土，忙着把聽差叫來，打掃了一回，已經開燈時候了。出去吃了飯，少不得和熟識的同學，道道闊別之情，回來略微休息了一下，又到南舍會兩個同學。南舍是兩人住一個屋子，疏竹跑到那裏，一進門便冲着西邊三號走去。原來這三號的主人，一位和他是同班，叫吳大士。那一位是同鄉，名字很巧，却叫汪小奎，都是多少年的好朋友，自是不拘形跡。這時二人正各守着一個桌子用功呢，一見疏竹，都跳了起來，一人拉住一隻手笑道：「疏竹，我們以爲你不來了，守着太太，有點樂不思蜀啦，對不對？」疏竹坐在床上，笑道：「我和太太是僧道無緣，你們不濟楚嗎？實在是家裏無人，抽不開身子！大士笑道：「快不要假惺惺的了，您當我們是傻瓜呀；」說完又道：「咱們已經上課十多天了，我們已替你註冊，手續都議妥了，就等你夾着書本兒來上課了！」疏竹拱着手兒道：「謝謝！」小奎却好像猴子似的跳了起來道：「不成，疏竹近來學的越滑頭了！空口謝不行，咱們得具體一點，到底怎樣謝法？」疏竹順勢躺在床上笑道：「任憑二位。」小奎道：「太含混，痛

痛快快說一下。」疏竹道：「請你們吃飯好不好？」大士笑道：「誰吃你的飯，我告訴你一件奇事吧！你不是認識那位何自美嗎？他同花王……」疏竹笑道：「不用說了，自美吃了花王的一個耳聒子，對不對？」大士道：「你的消息真靈通，聽誰說的呢？」小奎搶着說道：「是聽問松說的吧？我前天告訴他的。」大士道：「是你們那位關同鄉，晚霞大學的唐問松嗎？」疏竹點頭道：「就是。」正說着，忽聽門外道：「隔牆有耳，你們背地談論誰呢！」說着走了進來。大家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却正是問松。疏竹笑道：「說誰，誰就來了！」問松和大士比較生疏點，大士因方才說了那句關同鄉，恐被問松聽見，反爲不美，因此，弄得臉上下不來。問松却毫不在意，略微招呼了一下，對疏竹道：「昨晚只顧說閒話了，有件正經事，忘記談了。清早起來，正要找你，早連你的影兒也沒有了！整整的找了你一天，方才趕到你們北舍，見你的屋子沒有鎖着，知道一定沒走遠，來這裏碰一下吧，真碰着了！」說完又笑道：「疏竹，託你件事情成不成？其實是棣華託你的，我不過傳。」

了！」疏竹道：「我說這麼賣勁呢，原來是太太的鈞旨！」說得都笑了起？

笑道：「棟華有位老朋友，在官立第一女高中教數學，現在開學剛兩星期，不想她這位朋友，家裏起了變故，暫請一兩個月假，想請個代教，早就想到了你，這兩天正急的要命！你們學理科，教數學自不成問題，你們的課程，我知道很鬆，早已替你估量好了，幹也得幹！不幹更得幹！你說句痛快話吧！」疏竹道：「好利害，這是給我下「哀的美敦書」來了！」問松站了起來道：「我現在沒功夫了，就那麼辦啦！」說完就要走，疏竹忙道：「真的，我實在沒功夫，……」問松笑着擺手道：「不聽那一套！」說完跑了出去，疏竹忙趕出來，站在院子裏，拉住問松的手道：「不要開玩笑，我的功課就誤很多，自己還想補習，那裏有功夫教人呢！」問松故意連笑帶諷刺地說道：「林先生，這是我們用着你了，對不對？用着就該拿架子！」這一下把疏竹弄得再不好說什麼，朋友們的事，就委曲點吧！因笑道：「那我們定好兩月，再多出一天，我也不幹了！」問松見疏竹應承了，目前有辦法就成，忙

笑道：「對不住，疏竹，我早和棣華說，你就再忙一點，輪到幫忙的時候，也少不了你。」說着，問松因為有事，忙着走了。疏竹又回到屋裏，小奎笑道：「商量好了沒有？依我說：你還是幹幹吧！說的多麼可憐，人家太太的事呢！」疏竹笑道：「沒有法子，先對付幾天。」說完，疏竹覺着身子太疲乏，不便久坐，遂告辭出來，回了北舍，已經十點多了。睡下之後，腦筋慢慢的休息過來，電車上的女郎，又突的兜上心來，眼睛一閉，那羞答答的臉龐兒，好像就在目前，睜眼一看，仍然黑漆漆的，什麼也沒有。心想：「看那個打扮，一定是學生，也不曉她在那兒念書呢？像那樣，也就够美人的風格了吧？混身上下，沒一處不是楚楚可人，古人常說，山明水秀鍾於一身，才能生出個絕代佳人，不然不會那樣名貴超脫！看將起來，真是至理名言，再不會錯的！」想來想去，腦子裏有點漲痛，不覺頹然入夢。第二天醒來，洗漱畢，想起昨天的事，不覺失笑！自己已經二十多歲了，既已結婚，還這樣心旌搖搖的，追逐那些幻影，真太不像話了。況且憑那點巧遇，偌大的個北平城，



你再排着門兒找，找的你頭白了，也未必找着！這也够巧的了，如果再想着到一起，除非小說家可以那樣幻想，正所謂無巧不成書！正自想的出神，號房李老頭兒又送來一封信，疏竹一看封面，那歪歪斜斜的幾個字，不覺悔愧交加，原來是他夫人賚中寄來的。拆開一看，上面寫的是！

「疏竹：現在你又回學校了，和你同學們在一塊，叙叙別後的情況，够多麼有意思！可惜從你起身的那天，天氣忽然變壞了，一直冷到現在。你在路上，涼風冷氣，一定吃了不少的苦，我在家裏，雖不能和你同受，但寸心之間，無時不念，狂風一吹，心裏那才不踏實呢！想起你一個人坐在轎車上，哈隆隆長長的走三天，才能到省城，一步一顛，多會兒才到呢！

「我估計送你去的轎車，今晚該回來了，一直到燈都點上了，還連個影兒都沒有。可憐母親老眼昏花，心焦的坐也坐不穩！我坐在燈下，強打精神，正預備給你寫信，院子裏忽有笨重的足步聲，我心裏突突地不住跳，車夫已推門

而入。母親殷殷的垂問，說你路上走的很平順，並沒有吃多少苦！估計你的行程，快點呢，這兩天已到北平了，我的心才稍稍的放下。

你們上課幾天了？我怕你就誤的課程太多，你的身體不好，忙着趕功課，怕忙出病來。路上沒有勞出病來吧！我實在惦念的很！不管怎樣，身體好，比什麼都要緊！

「我這兩天的景況，不言可知，你心裏想到這個孤寂的樣兒來沒有？現在打二更了，屋子裏靜悄悄的，無人可語，滿腹哀愁，齊上心來，正應了你教我的李清照詞中那句：「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了！」見信之後，望你將一路的詳細情形，到平後的狀況和你的身體如何？給我寫個長長的回信！

萬籟俱寂，唯有燈光之下，聊表心中寸感而已！

資中手書夏歷正月二十八日

疏竹看完，真有點百感交集。想到千里外的資中，够多麼可憐，一個！

豆的燈光下，寫這封如泣如訴的長信，對自己的愛護和關心，可謂無微不至。不能負起半點當丈夫的責任，已够可憐到萬分，還在這兒想入非非，那更對不中良友。看那一番熱情，完全活躍在字裏行間，想起這貧賤夫妻，相思千里，多兒才能有立錐之地。受餓也罷，受凍也罷，不致使資中天真的意識中，更有這世界上最苦的思想之苦了！忙提起筆來寫了封回信，心裏才舒服一點了。剛寫完，聽得打上堂鐘，趕快把信裝好，揣在口袋裏，拿了本筆記本兒，到了教室，祇疏疏落落的三五個人，都是多少年的老同學，少不得問候幾句。說笑着，吳大士也來了，疏竹覺得有點奇怪，笑着問道：「大士，今天上班的人怎麼這樣少？」大士笑道：「這門功課，始終沒請下教員，後來不得已，學校又把去年的那個飯桶弄來了！大家早定好要闖他了，同學們知道闖教員，也就不來了。疏竹笑道：「我第一次上班，就參加闖教員，妙呵！」正談笑間，那位教員早已滿面笑容的走上了教台，態度非常謙恭，笑着說道：「諸位同學，本學期的教授法，兄弟想略微改一下，敢請諸位告訴

兄弟，對於教本，有什麼高見，不妨大家討論一下。兄弟在支加哥的時候，那兒的名教授，對課本的選擇，向來是極尊重同學們的意見的！」說完走下了教台，隨便把前邊坐的同學的書翻了一下，顯的十分親熱。有一位同學道：「支加哥我們沒去過，那兒的名教授，更不敢高攀了！祇要給我們講明白，什麼課本，什麼教授法，我們全不管，你看着辦好啦！」疏竹和士坐在一起，忙低聲道：「這兩句話，真太難為情。」士笑道：「你不用替人家擔憂。」看那教員時，真是滿不在乎。笑着道：「這位同學的話，說的很好，上學期兄弟因為事忙，不能充分預備，萬分抱歉，本來教授法無大關係，課本也無關緊要，諸位都是大學生了，兄弟不過同諸位在一塊研究研究……」說完呵呵的笑了起來，接着翻開了本兒，在黑板上飛快的寫了一個龍蛇大草式的洋文書名，用手指着說道：「這本書可作參考，兄弟有一本，請大家傳觀一下。」說完遞給前邊坐的同學，又轉回頭在黑板上大寫起來。方才發言的那位同學早有點不耐煩。低聲道：「他媽的，儘跟咱們瞎扯，在支加哥吃了幾

天麪包，就想唬人！」說着拉了大士一把，說道：「老吳，走呀！」大士低聲笑道：「忙什麼呢，回宿舍也是閒着，這兒坐着還不開心嗎！」那人再也忍不住了，拿起書本，在桌上拍的摔了一下，站起來，夾在腋下，故意用皮鞋底使勁踏着地板，走過去拉開門兒，又使勁把回一摔，揚長而去。那位先生，率性臉兒冲着黑板，真是面壁談天，講些莫明其妙的東西，他自己或許明白，態度還很從容，若無其事一般！不一會，東邊又有兩位同學，算是十分留面子，夾起書本，用脚尖輕輕地走了出去。這時全班只剩三人，大士推了推疏竹笑道：「走呀！」疏竹笑道：「早點兒走倒沒什麼，現在咱一走，祇剩一人，怪不好意思的！」話言未了，那位同學也溜走了，只剩了他倆人。疏竹心裏着實不安，心想：「講的好壞，是另一問題，這樣未免太與人難堪。」那位先生，還是照舊冲着黑板，始終未回頭。不過，台下的景況如何？他何嘗不曉得，聽見靜悄悄的，一定聽講的人很少了，才慢慢的回過頭來。手兒顫顫的拿着半截粉筆，袍子上沾了一大片白，臉色本來有點焦黃，又罩了一層

粉沫，越發難看了。疏竹看了一眼，見那先生的臉，已無人色！忙低下頭，裝着看書本，暗想道：「那如早走了呢，省的看這一幕悲劇的結局。」忽聽那位先生道：「諸位對兄弟不滿意，應該早點說，兄弟並不是……既然如此，我們就下課吧！」疏竹聽了這句話，好像得了大赦令，忙站了起來，拿好書要走，正看見那先生發着可怖的苦笑，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噤，一步跳出了教室，站在院裏，等出大士來，因笑道：「那樣消極的開教員，還不如乾脆一上堂，就告他說，請他以後不要來了，太慘忍！」大士笑道：「全照你和我，恐怕一輩子也鬧不了一個教員！」出了校門，便各自分手。下午又上了兩堂課，晚間抄了點筆記，連日勞頓，早早的睡下了。次日起床，精神舒暢了許多，出去吃了些點心，回來時見桌上放了一封信，疏竹拿起一看，却是做着口兒的，原來是公立女學校寄來的功課表，另外附幾句話，請他下禮拜去上課，末具該校教務處的戳記。疏竹一想，知道是問松托他代教的那件事，他本想課外多看點書，精神又不好，實在不願意幹，只是至友的囑托，不能不勉

爲其難！到了下星期一，疏竹清早起來，把預備好的材料，又重看了一回，這才向女校而去。這座女校遠在西城，不能不早動身，到了那裏，時間已不早，和當事人應酬了幾句，由教務主任名李偉業的引到教室，疏竹上了教台，見台下毛蓬蓬的一片黑髮，襯着些雪白的臉兒，其餘都看不清了。李偉業先介紹道：「你們李先生，因爲有事不能來，暫請林先生代課，林先生呢，是學問經驗兼而有之，林先生，本來事情很忙，這回抽暇給我們担任功課，我們覺着無上的榮幸，希望你們要格外用功，才不負林先生這番美意！」說完對疏竹點了點頭，便輕輕的閉上教室門走了出去。疏竹經這位素昧平生的李先生戴了個高帽子，更有點難爲情，臉上陣陣的發熱，許多話跑上了唇邊，只是說不出，心裏非常窘迫，急的出了一身汗，那幅怔怔的樣兒，已使幾個俏皮學生，吃吃的笑了起來。正自爲難，忽看見桌子上的點名簿，這一下，好像沉淪到大海裏遇到救星似的，心裏有了着落，忙展開簿子，慢慢的點了下去。嘴裏喊着學生的名字，心裏暗暗的計劃着點完名該說什麼，這時胖的瘦

的，也都能看的很清楚。快到完的時候，有一位名叫「葉元音」，疏竹念到姓她的名字，只聽的輕輕一聲「到」，聲音格外好聽，還好像有點耳熟。抬頭看時，不覺吃了一驚，那白皙的臉兒，和那含情凝視的神情，竟和前幾天在電車中邂逅的女郎，一模一樣，沒有半點差別，心緒紊亂已極，免強講了幾句，好容易等到下堂鈴響了，又對大家道：「數學這門功課，最容易不過，如果你們肯下點辛苦，多練習作題，都能得一百分，希望你們每人都預備個簿子，每次下課，給你們指幾道題回去作，上課時都交來。」說完了一鞠躬，回到教員休息室，李偉業又出來客套了幾句，疏竹告辭出來，走到院子裏，見元音正站在台階上，和同學們說笑。一羣女孩子，看見了他，話也不談了，都默默地瞅着。打伊們身邊走過時，疏竹不由自主地抬頭看了一下，不料元音好像還認識他，非常天真，早笑着和他點了點頭，疏竹趕忙笑着回了一下，緊走了兩步，出了校門，還隱隱約約聽見一陣少女的笑聲！走大街上，好像掙脫樊籠的鳥兒，一點拘束也沒有了。跨上了洋車，一路上思緒不斷，心想：「近



來的生活，真有點像小說化了，電車上的一瞥，已經够巧，萬沒想到又在這兒重逢，不費吹灰之力，伊人的芳名，也知道了！「葉元音」三字，多麼響亮的名字呵！可惜自己不學無術，來給美麗的天使般的可人當老師，未免有點殺風景吧！「繼又一想：「真正可笑，不是問松再三敦促，自己本無意教書，早知如此，就是白盡義務也願意呀！」不覺已到了宿舍。從此一禮拜去五六次，疏竹也慢慢的知道學生的程度如何，權其輕重，用各種方法，務使大家都明白，反覆推論，不厭其詳的講述，居然很受學生歡迎。有一次下課回來，帶着三十幾本習題本子，這是第一次作題，晚間一本一本的細改，女孩子們十分細心，寫的非常清楚，看到元音的練習簿，本皮是淺綠色，名字用紅墨水寫的，清秀鮮艷，見字猶如見人，疏竹看的出神，那張美麗的書皮，漸漸的變成個美人的肖像，和元音一般無二，笑看向他點頭。正迷糊間，隔壁的鐘鏗鏘的響了起來，這一下，如夢方醒，閉上眼睛，把頭搖了搖，才翻開本兒。細細看去，自己手裏拿的紅水筆，竟無下筆處，作的半尾兒錯處也沒有

，心想：「像這樣多才多藝的美人，不曉得那位三生有幸的人侍奉呢！」看完打了個全對的符號。正要合上，不料又掉出個紙角來，順着紙角翻開，原來黏在一張空頁上，却是個短簡。疏竹一見，真是喜出望外！上邊寫的是：

「林先生：上次在電車上，真怪我太粗心，把先生看成我三哥了，萬分抱歉。林先生，您的功課，教的真好，同學們沒有不歡喜的！我想在課外，多看點功課，苦於無人指導，想請先生給我當家庭教師，不知可以否？看完請將這張紙撕去！」

疏竹看完，把紙條撕下來，又反覆地看了幾次，才鄭重其事的疊好，夾在自己日記中。找出一張信紙，整整齊齊的寫了個紙條兒，也夾在簞子裏，算是回簡。放好之後，不覺失笑道：「數學本兒也當起紅娘來了。」次日到了女校上課，先把作題本子散開，疏竹怕由學生亂取，那紙條掉出來，豈不是大大的笑話？於是親自按着名字，一本一本的送在座位上，走到元音面前，笑着說道：「密斯葉，你的題作

的很好！」元音笑着接了過來，疏竹返在教台上，見伊正捧着他的回條偷看，不一會，好像是看完了，望着他微微的報了一笑。那可愛的笑容，好像在說：「林先生，謝謝你的盛意！」下課後，疏竹走在院子裏，元音拿着書趕了出來，先問了一個定理的證法，又極腴地說道：「林先生，多會開始補習呢？」疏竹道：「什麼時候都可以，只是難找適當地點。」元音道：「上我家裏好不好？」疏竹道：「也可以吧，從下星期起，怎麼樣？」元音點頭道：「好！好！」說完掏出個紙條兒，遞給疏竹。同學們院子裏站的很多，題外話自不便多說，只微微的一笑而別！疏竹在回校的路上，把紙條兒展開看時，原來寫着伊的住址——西城青樹胡同，門牌十九號。看完夾在課本內，回了宿舍，又趕着上了兩堂課。吃過午飯，身上異常疲乏，躺在床上，朦朧之間，門兒忽然開了，走進一位亭亭玉立的女郎。畢竟這位女郎是誰？下回交代。

### 第三回 阿堵來聊作章台客 飛舄去屈就大碗居

却說疏竹躺在床上，朦朧之間，門兒忽然開了，走進一個亭亭玉立的女郎，抬頭看時，不覺悲喜交加，不是別人，正是元音來了。趕快想坐起來，祇是混身無力，軟若綿絮，怎麼也動轉不了，元音見他如此，趨至床前道：「林先生，快不要這樣，您病的這樣沉重，如何動轉的，把我當外人嗎？」疏竹聽了，不由的悲從中來，見元音那悲寂寂的樣兒，十分可憐，祇穿了件淺藍色的旗袍，足上穿雙白帆布鞋，白絲長筒襪子，越顯的縞素淒寂。戰戰的道：「我這一兩天要好的，勞密斯葉親自來，怎麼當的起！」元音坐在床畔，悽悽地道：「林先生，您真是病人心多，

這有什麼關係，您還不知道我的心嗎？」疏竹聽完，珠淚奪眶而出，握住元音的皓腕，哀哀的道：「元音，你真是我的知己，有你在我的身旁，再不敢有什麼奢望，可惜我自己非我所有，我是世界上最無能的人，……」元音頻蹙娥眉道：「林先生，不要說了，您不是病得很利害嗎？」說也奇怪，疏竹忽覺着喉腔裏一陣尖痛，臉色一下變的像一張白紙，吐出滿口血來，元音趕快取痰盂，不想已來不及，正吐在伊袍襟上。疏竹喘着氣道：「元音，這就是答報你的了，那可怖的血！」說完精力愈覺衰微，呼吸十分急促，元音不覺流下淚來，手兒攏過散在疏竹臉上的長髮，悽惶的叫道：「林先生，林先生！」疏竹聽的清清楚楚，祇是舌根彊直，說不出話來。元音見光景不好，急得握緊了疏竹的手叫道：「林先生！林先生！疏，疏，疏！」聲音非常悽涼，直刺入疏竹的心中，忽覺神志略清，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睜開眼一看，滿屋太陽，原來南柯一夢。身旁却站着一人笑道：「睡的好香甜啊！」疏竹忙站了起來，方才的夢境，凜然在目，胸中還有點兒氣急，忙笑道：「原來是咏南，謝謝你教了我

的一條命。」咏南有點莫明其妙。疏竹解說道：「方才夢見要死，看看斷氣了，你把我叫醒，豈不是救了一條命！」咏南皺着眉頭道：「我正找你救命呢！疏竹，無論如何得幫一下忙。」疏竹笑道：「請坐，有話慢慢的說！」咏南坐在籐椅上，燃着一根紙烟。疏竹取過一塊濕手巾，擦了擦臉，坐在床邊道：「近來怎麼樣？玩得很開心吧！」咏南道：「別提啦，還敢胡鬧嗎！我真不好意思再向朋友們開口。弄下許多虧空，現在是一籌莫展，疏竹，沒法就得找你，……」疏竹笑道：「不要一見面就哭窮，自己也沉着點氣，再過一個月你們就是畢業生大學士了，我真忘了給你賀喜啦！」咏南，將來闊了，不要忘了窮朋友呀！」咏南苦笑道：「朋友，不要拿我開心了，如果覺畢業可羨慕的話，那好辦，明年現在，你也是可喜可賀的畢業生大學士！」疏竹打趣道：「畢竟不凡，大法律家的口吻拿出來了。我要是活不到明年呢？」咏南道：「活不到明年，那很算不了什麼，我怕連明天也活不到了！疏竹，我的命在你手心裏了。」疏竹見咏南說的怪可憐，不便再故意打岔，因笑道：「究竟怎麼回事，你的

命會跑到我手裏？」咏南道：「實不相瞞，在一個姑娘身上，弄下點虧空，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在一個相好的商家，偷支了千數元，家裏全不知道。眼看五月節將近，那掌櫃的催了多少次，如再遲延下去，要告訴我家裏了！我的家庭狀況，你還不清楚嗎？這件事如一公開，我上那兒找活路？急得一點辦法也沒有，疏竹，再沒有別人了，誰讓你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見死不救的！」疏竹聽了，不覺得暗吃一驚，早知道咏南嗜嫖，絕沒想到弄得這樣兇，忙道：「咏南，你也太任性了，怎麼沒有一點把握，敢幹那些事，那不過逢場作戲，玩玩罷了，怎麼樣，咱們一個窮學生，也想學那些一擲千金的闊老嗎？」咏南嘆了口氣道：「說什麼也晚了，你罵我一百個混蛋，都應該。只是目下的難關，疏竹，你忍心袖手傍觀嗎？」疏竹道：「咏南，我的境遇，你也清楚。朋友們在急難中，對付一百五十的，或者還可以，像那麼大的數目，憑你的良心，我辦的到嗎？」咏南道：「你說的很對，我何嘗不曉的，只是目前一日三餐，已成了問題，先給弄幾個零花錢，其餘還得請費神。能辦到那一步

算那一步。」疏竹從衣服裏掏出兩張十元的鈔票，咏南早看了個清楚，忙道：「很够！很够！」疏竹笑道：「對不住的很，我手邊也只剩了這二十元，你既然開了會子口，我不能讓你空回去，咱們公公道道的，一人一張。」說完拿一張十元的遞過去。咏南正要伸手去接，疏竹心裏忽思忖道：「咏南的行爲，雖然荒唐點，不過，總是多少年的朋友，大老遠的來了，興頭很大，滿打算借一百二百的數目，不想祇借到十塊錢。」想着心裏好生過意不去，遂又把票子拿回來解說道：「實在對不住的很！咏南，過半個月你再來，總可以想法子的！」咏南瞅着那十元可愛的鈔票，見疏竹伸手送來，正喜歡的去接，不想又抽了回去，心裏癢癢的好生難受。眼瞧着票子在人家手裏，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後見疏竹說完，又把票子遞了過去，並允極力幫忙，這才放心了，趕緊接在手中，手兒握了個結實，暗自喜歡道：「這一下，我看看你往那裏跑！」好像捉住了個鳥兒，小心翼翼，一鬆手就會飛去的。連連笑道：「疏竹，我就會擾害你，這一回，我總可以按時還你，請你費神，數目多點也無妨，我有



個很好的保障，絕沒有錯兒的！」疏竹笑道：「沒有關係，說那些幹碼？你太客氣了，我多會讓你還過。你坐下還有點事，想問問你。」咏南道：「什麼事，祇要我知道的！」疏竹道：「你不是習法律嗎？現在預約好，我將來離婚，請你幫幫忙！」咏南道：「又同我開玩笑，「君子成人之美！」我幹不了！你同嫂夫人，一向不是很要好嗎？」疏竹若有所感的道：「好不好，是另一問題。」正說着，院子裏搖起鈴來，已到晚飯時候了，咏南還有要事，起身告辭，臨走拉着疏竹的手，懇切的說了聲「謝謝。」出了北舍，跳上了一輛洋車，價錢也不高興講了，一直到了東安市場。咏南近來是一文不名，連市場都不敢去，因為班子裏的姑娘最愛逛市場，如果碰見相識的姑娘，少不得陪着吃點東西。那些專做娼門生意的江蘇館子，特別會敲竹槓，姑娘們的性兒，不管好吃不好吃，專揀值錢的菜要，這樣一來，隨便吃些點心，五六元沒有了！今天的咏南，胆子又壯了起來，借到十塊錢，別的事幹不了，領着姑娘小吃一下，總還有餘，於是高視闊步，在市場擺起來了。看見一個稍微時式點的女子

，便都當成了竊姐兒。偏偏不湊巧，繞了半天，一個熟識的也沒有，真是不該破財。一人找了個小館子，美美的吃了一頓，才花去八九毛錢。一看天氣還早，這會就避竊子，未免顯的太老獪。在附近一家澡堂子裏洗了個澡，又躺下着實休息了一會，好容易把光陰虛擲過去，已經到九點了。先讓夥計把那身破洋服往乾淨裏刷了一回，起來穿好，走出浴室，揀門口的漂亮車兒，一屁股坐了上去，車夫自不得怠慢，提起車把，咏南口中哼了韓家潭三字，那車夫便一根箭似的往南去了。祇用了一刻鐘的工夫，已經早到了，在一家班子前息下。咏南近來患窮，約略有半個月不知肉味了，下了車子，先不進去，抬頭望着那幾個高標芳名的燈泡兒，看了一回，這才笑嘻嘻的走了進去，早有搗兒們，迎了上來，忙笑道：「李老爺。」說完望着樓上怪怪的喊了一聲。咏南且不慌忙，擺好名角兒台步，步步高陞的上了樓，一個芳名香弟的屋子裏，白布簾兒早撩了起來。咏南走進去，阿姨笑着說：「李老爺，那陣香風兒把您刮來了。」咏南祇笑着點了點頭，沒有說什麼，見香弟斜衣在沙發背上，含着

煙捲，仰起粉臉兒，吐烟泡兒，見了咏南祇瞟了一眼。阿姨送過熱手巾來，又突對香弟道：「七小姐，李老爺有兩個月沒來了吧？」香弟也不理會，祇慢騰騰站了起來，送給咏南一支香烟，又躺了回去，咏南也湊過去，笑道：「老七近來怎麼樣？」香弟用鼻子哼了一聲道：「不怎麼樣！」咏南打了打烟灰，笑道：「老七，看見畫報了沒有？你的那張像片已經登上了！」香弟伸展腿兒，揉了揉膝蓋，淡淡的說道：「謝謝，看見啦！」咏南見香弟祇穿件小黑方格的花布旗袍兒，週圍鑲着緞邊子，衩子開的特別高，那短短的白綢褲兒隱約可見，長絲襪和褲兒銜接之處，露出一節粉嫩的大腿，在燈光之下，照的非常有趣，越顯的白潔可愛，動人魂魄。柔髮鬆鬆的披在肩畔，頰上殘粉未退，領子高高的，做着沒有扣上，露出一角粉紅色的綢子襯衣，把一對珠圓玉潤的小邱，緊緊地鎖住了。咏南正看的出神，香弟把殘烟頭扔在痰盂內，足尖上輕挑的白地紅繡花拖鞋，就勢脫在地上，撩起袍襟兒，用手提住襪口，使勁往上提，捲起綢褲子，一直提到大腿的根處。那粉嫩的凝脂，被繸織的玉指一按

，立時顯出個桃紅的印兒來，好像塗了點胭脂，十分嬌艷可愛。只是無意中的動作，却實在耐人尋味。咏南心想：「這離那個曲徑通幽的路兒，已經很近了，可惜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正暗自嘆惜，忽見有點黑星兒沾在伊的腿根上，一下福至心靈，暗想：「良機不可錯過，」忙湊近了身子，用手指往那黑星兒上一按，軟膩溫滑，柔若棉絮。那一圈兒嬌嫩的毛膚，隨着陷了下去，咏南的手指早麻了半截，好像觸了電的一般，混身震顫了一下，忙涎着臉兒，笑道：「老七，這是點什麼醜東西？」香弟忙把咏南的手指推過，半嗔半怒的道：「哎唷！您好意思嗎？不要瞎三話四啦，那是個黑痣！」咏南見果然摸不下去，又聽了這話，才清楚了，知道不是黑點，因笑着往某處指了一下說道：「黑痣怎麼單往那玩意上長！」香弟知道咏南嘴邊，也有個黑痣，便笑着抬起頭來，指着他的嘴道：「你的黑痣許在那兒長，不許我這兒長麼？」說完用纖嫩的手兒掩住小嘴，又含嬌送媚的道：「李老爺，對不住！」咏南這下弄巧成拙，自找了個沒趣兒，心裡好生難受。又見香弟鶯聲嚶嚶的道歉

，早又忘其所了，只很命的吸了口香煙，把那個羞憤壓下去了！又坐了一會，香弟站起來道：「李老爺，請坐着，我擦擦臉去！」說着又走進個姑娘來，和香弟笑着說了兩句蘇白，拉着手兒，同進了臥室。咏甫一人坐的無聊，走到寫字台畔，見有一張小報，拿起來細看了一回，連那些「本舖特聘女招待，物美價廉」的廣告，都看過了，聽着臥室裏談的怪熱鬧，約莫有二十分鐘的功夫，還不見香弟出來，心裏非常悔愧，因思剛才好容易借到幾個錢，做什麼不好，偏上這裏買煩惱，又靜心一想：「香弟也忒欺人了，看這大模大樣的，亞根兒沒把自己放在眼裏，說話故意找便宜，真是紅姑娘了。自己何苦來專招人討厭！」這樣思索起來，越想越難過，再也坐不住了，便站了起來，拿起了帽子。阿姨知道客人要走了，忙陪笑道：「忙什麼？李老爺。」香弟早已聽見，便珊珊的走了出來。換了件紅碎花兒的印度綢面，配着綠春綢裏子的旗袍兒，滿面春風的笑道：「慢待啦，李老爺請明天來！」咏甫見那嬌嫩樣兒，打扮的如花似玉，早又沒有了主意，心想：「怎麼捨的走了呢！」方才

真是太猛浪了，自己的性情也太急，以後非練習涵養的功夫不可！多坐一會怕什麼的，香弟對自己本來不錯，熟客人了，當然用不着拘什麼形跡。」但是，已經露出走的樣兒，香弟也把送客的官話說過了，任憑咏南怎麼留戀，也不能再坐了！於是咬定牙根，扔下兩塊盤子錢，走了出來，又到柏順胡同繞了一圈，總覺混身熱刺刺的，姑娘癡還沒有過足。又到一家熟識的班子裏，坐了一會，還是不得要領，守了半天冰桶，好生悔氣，率性一不作，二不休，一口氣又跑到石頭胡同。原來這條胡同，在八埠中的聲譽，是比較次一點，二等茶室佔了大半，姑娘多半是北地胭脂，較之吳門嬌娃自遜一籌，所以體面的嫖客，都不大上這裏來。咏南一向是南班子的客人，到這兒來，不啻自低身分，生恐碰見個熟人，或忘八鶩兒之類。嫖場中人情，最薄不過，他們一見你在這些地方走，就更要小瞧你了！咏南走到這條胡同，把帽兒往下一掩，急急的跑進一家北班子裏，這回是拿了解決性慾的目的，一切都不顧了。先點了點名，最後一個，好像唱花旦的，扭着屁股，走了兩步，滿臉蕩氣，正中咏南

的脾味。在那裏很很的膩了一會子，好像得了一場大熱病，弄得神志顛倒，忽然吃了一劑涼藥，身上十分爽快。跑出來時，已經十二點多了。走到前門大街，看見擺着幾個餛飩攤兒，肚子裏正發餓，摸了摸口袋，祇餘幾毛錢了。心想：「無論如何，總得維持兩三天，才好再找疏竹，不然十塊錢，花了半天，也太不像話了。這幾毛錢，說不定還須分十幾份兒化，少吃一盃餛飩，豈不省下十個銅板，留到明天早晨，還可以買五個饒餅，個兒又大，吃上了又耐餓，還是不吃合算。於是嚥了兩口唾涎，走了過去。不想走到東車站前，那熱騰騰蒸餃兒的香氣，被微風送了過來，直竄進咏南的鼻孔，兩條腿說也奇怪，不聽主人的命令，自己就打住了。咏南不覺的嘆了口氣道：「大約是該破財，還是吃點吧！」正要走過去，見身邊又擺着剛出爐的熱饒餅攤兒，因轉念道：「吃什麼不是一樣的，反正在肚子裏都是屎，況且饒餅的味兒也不錯，不見得不如餃子，還有層大好處，吃上後，一下且餓不了呢。說不定連明天清早的點心，也能代替！」於是拿定主意，揀個兒大的饒餅買了五枚，吃完

之後精神大振，歡喜非常。不祇解決了餓的問題，照這樣的天氣十分涼爽，身上又特別舒服，就當飯後閑步似的，走了回去，豈不連車錢也省下了嗎？這一下，省不多的錢，從這見到陸翰庫，沒有兩角大洋絕雇不到。原來咏南和問松是同學，都是晚霞大學的學生，晚霞大學在東城的陸翰庫，學生有兩三千人，數額之多，在北平的學校中首屈一指。咏南住在陸翰庫的個小公寓中，賃了一個小屋子，一月不過兩三塊房錢，已經欠了半年了，掌櫃的亦無可如何。當下咏南慢慢的躡了回去，已經交兩點鐘了，到門口狂敲半天，夥計老劉才懶洋洋的起來，一手揪着個褲腰，拖着半隻破鞋，嘴裏囁哩咕魯不知說些什麼，把門子拉開。咏南走了進去，滿院黑黑的，都入夢鄉了。回到自己屋裏，先把那件洋服脫下來，整整齊齊的疊好，換着穿了件破藍布大褂，提起茶壺，嘴對嘴兒喝了幾口。坐在椅子上，把一卷破票掏了出來，細細地數了一回，連那幾個銅板，共計六毛零八個大子兒，看了半天，不覺失笑道：「這就是僅有的動產了！今日有酒今日醉呀！」到院子裏解了個手，回來把燈



息滅，睡在床上，正要入夢，忽聽見隔壁發出兩種混合聲音，特別刺耳。咏南好奇心勝，爬在床上，閉上氣靜靜的聽去，又聽見床板縱動的利害，這才恍然大悟。又躺了回去，忿忿地道：「真正倒霉，人不走運氣，盡碰這些缺德事，真他媽的掃興。」過了一會，聲音由急促而沉默下去了。但是，咏南左思右想，怎麼也睡不着，一直到院子裏有點發亮，才得入夢，身上太疲乏，精神不貫注，反而不能多睡，醒來之後，才八點多，混身說不出來的難過，又不斷的出汗，弄的熱刺刺的，實在不好受，祇得爬了起來，出來招呼老劉，見隔壁的門兒早上鎖了，心裏氣憤道：「好小子們，攪了你老子一夕，你們早兒的走了。老劉進來，給打好了水，把盆兒一放，嘴裏嚙嚙着道：「真他媽的不要臉。」咏南正沒好氣，乍一聽，以爲嫌他晚間回來的遲，不覺氣憤填胸，抓住老劉胸前的破衣服道：「老劉，以後說話少討便宜，小心老子們揍你！」老劉見咏南錯會了意思，忙陪笑道：「李先生，您聽錯啦，慢說您待我們實在不薄，即便怎麼樣一點，我們一個當夥計的，也不敢罵人呀！我

說的是候隔壁三號姓王的，那小子太混帳！」咏南這才明白，心想：「自己雖欠幾個房租，對夥計們從來不吝惜小錢，總不應該公然侮辱起來。」忙放開了手笑道：「我說你向來作事挺細心，應該懂個好歹！」說完又打趣道：「老劉，你說當夥計不敢罵人，爲什麼罵三號姓王的混帳？」老劉道：「李先生，沒有您不認明的，我告訴您，昨晚十點多，姓王的領回一個俏皮小夥子，穿着綢大褂兒，帶的毡帽，晚間看不真確，見那走路的神氣，好像個娘們。心裏就有點疑惑，清早一起來，也不用我打水，預備悄悄的走，不想走到院子裏，正頂頭碰上，我細細一看，扭着個大屁股。不是野鷄是他媽的什麼！李先生，我們當夥計的，就憑幾個零錢，先生們孤身在外，高興了叫個姑娘玩會子，隨便給我們四毛五毛的，我們就樂個利害。侍候過晚霞大學的先生們，够幾百了，沒見過姓王的這樣不講交情，捨不得花錢，不要臉，偷偷摸摸的，那叫幹嗎？你愛給，給我們幾個錢，不給拉倒，老劉他媽的不在乎那些！」咏南這才明白了，原來和昨夜聽到的「春聲」是一件事，忙笑道：「老劉，

大山

一

別抱怨啦，誰教你晚間不看清楚！不要再囉嗦了，快拿開水去。」老劉一邊走一邊說道：「先生們多了，都這樣仿效起來，我們還吃什麼，以後院子裏得安一個光度大的電燈！」咏南洗臉，漱口，忙碌了一陣，看見書架上堆的講義，才想起來，幾天沒上課了，畫畫到去。把老劉叫來，問道：「今天禮拜幾了？」老劉皺了眉頭道：「我也不大清楚，給您問問別的先生去！」咏南穿好衣服，不多一會，老劉來了，笑道：「都問過了，沒有一個知道的。」咏南心想：「不知道也好，祇帶個筆記本兒什麼也够了。」到了學校，打過上課鐘，已經很有會，到教室門口，看了看坐位表，一班足有三四百人，好容易找見了自己的名字，是二百零五號，進去又心裏默數了半天，才找到自己的位子。黑板上的字，隱約可見，見教員在那兒手舞足蹈，講的很起勁，可惜離的太遠，好像看戲坐在最後排，一句也聽不見，咏南心想：「聽不見也罷了，黑板上的字看不清，連筆記都不能抄，真有點蹩扭，要求學校預備幾個望遠鏡倒很不錯。」腦子裏一陣海闊天空的亂想，差不多由香弟嬌嫩的乳

頭，一直想到校長的鬍子怎麼那樣擦。正想的出神，教室門兒一開，點名的職員走了進來，原來學校當局，因人太多，一班最少也在二三百之譜，如果教員念着名兒點，恐怕一個鐘頭也不够用。於是想出個巧法子來，仿着戲園子裏對號入坐的辦法，到快下課時，註冊課專派一人，去各班點名，認號不認人。祇要坐位上有人，便給你劃到了，如果坐錯了位子，你就是每天上課，也當缺席論，所以大家對自己的號頭，特別關心！咏南見點名的人已走了出去，也偷偷的跟到外面，笑着向那人招手道：「我今年缺席次數太多，以後請你多畫幾個到。不過，也不要儘劃到，也不要全不到，你自己斟酌着辦罷！缺席太多，不是不許考嗎？祇要許考就滿行了！」那人連連點頭道：「好吧！好吧！」正說說間，下課鐘已打了，咏南回到教室，把筆記本兒取出來，看了看功課表，還有兩堂，既然告訴了那人替劃到，上不上實在不吃勁了，夾着本子回到公寓，精神非常困倦，躺在床上，不覺頹然入夢。醒來時已經一點多了，肚子裏有點餓，出去走了老遠，見有個切麪鋪，專做晚飯大學聽差的

買賣，祇賣些斤餅斤麵，作料兒自己買，在北平算最下等的館子了。咏南作事，非常細心，暗想：「拿學員的身份，上這些地方吃飯，好像由韓家潭的班子降到四聖廟的四等下處，碰見熟識人，臉上怎麼過去！」好在已經過了吃飯的時候，在街頭的左右前後，細細的端詳了半天，如果有熟人，就當街上散步，等他們走過去，再進去也不算遲，看了好一會，斷定沒熟人，於是飛快的一步，跑進了那切麪舖，要了十兩切麪。花了四個大子兒，買了點芝麻醬，算是拌麪的作料兒。咏南從昨晚在前門吃了五個燒餅，一直支持到現在，當然是很需要加餐了。風捲殘雲的一般，把大盤麪吃完，又要了一盤麪湯，喝了下去，肚子裏熱烘烘的，又飽又暖和，一共才花了三十幾枚，真是物美價廉。往外走時，當然還要加意小心，先把身兒隱在舖內，睜開兩眼把街上的行人，掃射了一次，這才放了心，搶一步跑下了台階，不想身後有人叫道：「老李，那兒去呀？」咏南吃了一驚，立時臉兒飛紅，一直紅到耳根，心裏好生悔氣。原來這個舖子緊臨一條小胡同，剛有一人寬窄，沒想到打那裏跑

出熟人來了，祇得回過頭來，忙對那人解說道：「剛才睡了一覺，起來不早了，附近的幾個館子，都封了火，不得已到這兒吃了一頓。真倒霉，髒的很！老鄭，上那兒去？」老鄭道：「到西邊看一個朋友。」說完又笑道：「我才過來，那幾個館子，吃飯的人很多，我也剛吃了出來，並沒有封火呀！這裏的飯很便宜吧？」咏南十分難爲情，忙替自己吹噓道：「倒是便宜點，不過咱們到這些地方，爲吃個希罕。揀他們頂拿手的東西吃，也就不見得便宜了。」老鄭道：「你吃了些什麼？」咏南一聽老鄭的話，好像故意同他爲難，裝得很隨便的道：「左不過炒肉片之類，作不好！」又談了幾句，老鄭往西去了，咏南買了一合小粉包烟，回了公寓，擦了擦臉，躺在床上，正享受着飯後一支烟的香甜味兒，忽然門子一開，有一個同學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一進屋，握住了咏南的手直往外拉，笑着道：「走！走！三缺一，三缺一！」咏南順勢坐了起來，笑道：「箴如，怎麼還是這樣孩子氣，打牌我不幹！」箴如道：「面子事兒，來了位朋友，手不夠，對付一會！」咏南拍了拍口袋道：「實不相

瞞，這兩天正窮的要命，輸不起！」箴如燃着一支紙烟，含在嘴裏笑道：「打小牌，沒有大輸贏，實在沒錢，我借你幾個也可以，反正你總得參加！」咏南本因為妙手空空，不敢胡鬧，既然有人拿本錢，幹幹何妨。喝了兩口水，對箴如道：「你先回去，我隨後就到。」咏南到了箴如那裏，一直到晚間十點才回來，滿面春風，得意非常，進了屋子，老劉早提着開壺跟了來，見咏南眉飛色舞，故意慢慢的沏好茶，陪笑道：「李先生，吃飯沒有？給您叫點去呀！」咏南喜孜孜的道：「偏過了，您哪！」老劉又陪笑道：「李先生您好久沒打牌了吧？給你湊個手兒吧？」咏南道：「老劉，算你機靈，這一下可沒有猜着，我剛才在王箴如先生那裏打了八圈兒！」老劉道：「我說李先生這麼高興，原來贏錢啦！」咏南笑着點了點頭，老劉又道：「我忘了同您說啦，前天遇見素蘭，囉嗦了半天，……」咏南道：「那個素蘭？」老劉道：「您真是貴人多忘事，就那個同您很要好的大鼓妞兒，不叫素蘭嗎？那孩子很不錯，昨天見我，直惦記您，說不知因甚把李先生得罪啦！還說了許多話呢！」

咏南這才明白，原來是那個臉兒胖胖的鼓妓，貌僅中資，但是頗有些迷人的地方，歲數也正在妙齡。不是老劉提起，真倒忘了。忙道：「那孩子還在這兒住嗎？」老劉道：「您可真是，她搬家能不通知您嗎！李先生，給您叫去呀？」咏南猶疑不決。老劉又道：「李先生，叫去吧！人家孩子怪可憐的，直惦記您！」咏南笑了笑道：「好！」說完又招手道：「老劉你先別走。」拿氣一枝鉛筆寫了個條兒，對老劉道：「把這二位先生請來。」老劉連聲陪啞。拿起條兒一看，原來一位是王箴如，一位是黃修德，都是咏南的玩樂朋友，老劉走到院心又高聲道：「李先生，先給您把素蘭叫來吧！回頭再請那二先生去！」咏南應了一聲，不多一會，素蘭已經來了，老劉領着拉開咏南的門子，讓姑娘先進去，笑道：「姑娘來啦！李先生。」說完把門兒帶好，走出去了。素蘭倚住床沿，先用眼兒一溜，笑道：「李先生，您好哇！」說着把脖子裏圍的絲巾放下，咏南拉過伊的手來，笑道：「越縹緲啦，素蘭。」素蘭抿着嘴兒道：「噯！損我們幹嗎！」咏南道：「實在的，不是開玩笑，」說完見素蘭穿件舊花



緞旗袍兒，沒有開岔，下邊寬寬的很不入時。腳上穿一雙麻絲的黃色襪子，在燈光下，十分刺眼。足登一對禮服呢高跟鞋，好像廟會中買來的，樣兒很够土氣，脚面上還拴着個挺寬的麻絲帶子，更覺不是味兒。正尋思間，院子裏有人喊道：「咏南！」他一聽，知道是修德的聲音，忙道：「請進！請進！」修德走了進來，把素蘭的臉兒一擰，笑道：「這孩子出脫的很不錯了。」說完坐在床上，順勢撲在懷裏，咏南道：「我方才也這麼說，可惜打扮壞了！」修德摸着素蘭的小臉兒，笑道：「吃什麼好東西，吃得這麼胖！」素蘭握住小拳頭，輕輕的在修德大腿上捶了一下，抿着嘴兒笑道：「別瞎說啦！」咏南道：「怎麼箴如還不來？」修德道：「他上市場去了！」素蘭問道：「是那位王箴如先生嗎？」修德笑道：「小東西，你認識嗎？」素蘭站起來喝了口茶道：「怎麼不認識，你們不一塊在我家打過牌嗎？」咏南一手拉過來，也摸着素蘭的臉兒笑道：「你的小記性倒不錯。」說着一手伸到素蘭的袖子裏，頗有探囊取物的意思。素蘭忙推了一下，媚笑道：「不害羞，瞧你這沒出息勁兒！」咏南

涎着臉兒道：「摸一下，我們又儻不走！」修德道：「那是姑娘們的鎖身之寶，素蘭，你說對不對？」素蘭搖搖頭道：「不懂你說什麼！」咏南指着伊的乳房笑道：「他說你這一對小饅首，是你混身上下第一樣寶貝！」素蘭笑道：「什麼寶貝不寶貝的，已經有了沒法子，頂討厭啦！」說的都笑了起來。咏南笑道：「你討厭，送我好不好？」素蘭用手絹掩住嘴笑道：「送你，你也沒有地方擱，我給你暫先保存起，你會兒用，給你帶來好了。」修德道：「只送他不成，送我什麼呢？」素蘭把正吸了半截的烟捲，遞給修德道：「把這一截送你，好不好？有點短了吧？」咏南用手兒輕輕地在素蘭小腮幫子上打了一下，笑道：「人小心不小，你怎麼曉的有點短呢！」修德忙接過來，含在嘴裏吸了一口，笑道：「不長不短，剛剛合式，我用這一截短的正好。素蘭，你是愛長的還是愛短的呢？」素蘭媚笑道：「我不懂。」他們一直玩到十二點多了，才打發素蘭回去，修德也起身告辭。咏南一人睡下，次日起來，又鬼混了一天，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一禮拜，天氣慢慢的熱了起來，咏南悶坐無聊，到學

校裏玩了一會，正打算出來吃晚飯去，忽見前邊走有一人。要知那人是誰，下回交代。

#### 第四回 汪小奎首次建奇談 林疏竹燈下効舌耕

却說咏南剛出校門，看見前面走的一人，十分熟識，忙笑着喊道：「問松，慢點走啊！」問松回頭看了下，笑道：「沒看見，對不住！」咏南道：「上我那兒坐坐去！」問松道：「不客氣，恐怕沒功夫了！」咏南見問松夾着許多講義，笑道：「少用點功吧！時令兒可不好。」問松笑道：「我還用功嗎？好久沒見面了，你近來怎麼樣？」咏南道：「我是每況愈下，畢業後你得幫忙，咱們預約好！」問松道：「太開玩笑了，這可不敢當；現在人浮於事，實在沒有辦法，咱們都是學法科的，走的一條路，我還正愁的要命！」咏南笑道：「你還用愁嗎？令尊那裏……」問松笑道：「你一

提就是我父親，其實自己的事，非自己學劃不可。我畢了業，如不努力，也是照樣閉着！」咏南笑道：「照你那樣說，咱們倆訂一個『互惠條約』吧！」問松不解道：「何謂互惠條約？」咏南道：「你不是說你畢了業閉着嗎？如果我有了事，你找我好不了！衣食任全由我供給。如果你有了事，那我就要找你了，你也得照樣供給我。這就叫作互惠條約。」問松聽完，笑道：「好！好！」兩人且談且走，已走到咏南的公寓門口，咏南客氣了半天，問松執意不肯進去，咏南也不強留，笑着道：「車子呢？又太太坐走了嗎？」問松笑着點了點頭，咏南回了公寓。問松叫了一輛洋車，回到家裏，走進後院上房，老媽子早把講義接了過去，棣華笑道：「回來的怎麼這樣遲？」問松道：「你也是剛回來罷！」棣華道：「你不是說和我賽嗎？」問松道：「賽什麼？」棣華笑道：「別裝糊塗啦！清早你定好的，不是說賽誰先回來嗎？」問松笑道：「我倒忘記了。好，算我輸，你贏我什麼呢？」棣華道：「替我作篇文章吧！」問松笑道：「那可以，不過好壞概不負責，不怕你們先生看出來嗎？」棣華道：「大學裏

，誰還管的了那些，我們同學差不多都是找人做。」問松道：「她們找誰替作？」棣華含着手巾尖兒笑道：「找情人！」問松笑道：「沒有情人的呢？」棣華笑道：「沒見過你這個打破沙鍋問到底，問的人沒有話說，以後不要問我了。」問松笑道：「不問你，問誰去呢？」棣華笑道：「你問『松』去呀！」說的問松大笑起來，棣華又道：「我給你出個謎語，你會打嗎？」問松笑道：「好！好！請說呀！」棣華笑道：「這是個人名謎，打咱們家裏一個人名。」問松笑道：「知道了，你說吧！」棣華道：「童子不知何處去。」問松想了一會，棣華早忍不住笑道：「就是你呀！你不是念過那首『松下問童子』的五言詩嗎？童子不知何處去，只好問松了！」問松又大笑起來，說道：「沒見過你這新發明的謎語。」小倆口兒正談的帶勁，老媽子進來，請吃飯，問松道：「我一點也不餓，不想吃！」棣華道：「怎麼又不想吃啦？」問松道：「肚子裏有點不合適！」棣華對老媽子道：「你拿過點稀飯來，他不舒服，我也不吃啦！」問松笑道：「怎麼你也不吃？」棣華道：「你就不用管啦！」說着李媽已經捧着進來，配着兩

樣子十分精緻的小菜，棣華忙搬了個櫈兒，放在問松坐的沙發前，讓李媽把飯菜擺在上面，說道：「不想吃飯，喝點稀飯吧，用烤點麵包不用？」問松搖頭道：「不用，不用！」忽又對李媽道：「你烤去吧！不要多烤。」老媽應聲出去，棣華走過來用手兒在問松額上按了一下，又在自己額上摸了摸道：「是有點兒熱呢！」問松急道：「不要緊！」不一會，麵包已烤了來，棣華對李媽道：「快拿菓子醬去！」問松急道：「不用。」棣華笑道：「你不是喜歡吃菓子醬嗎？」問松也笑道：「你不是不喜歡吃菓子醬嗎？」棣華道：「我是不喜歡，不過這是給你吃的。」問松笑道：「我不是說不吃嗎？我教她給你烤的，你吃吧！」棣華道：「你不舒服，就不用管我啦！」結果把麵包分着吃了。李媽送過手巾，漱口水。問松站起來，漱了漱口。棣華道：「不舒服，你早點睡吧。」問松又躺在沙發上笑道：「我還欠你的文債呢！」棣華道：「暫先欠下吧！」問松道：「反正沒功夫休息，眼看要畢業了，功課一點沒整理！」棣華道：「那也不在這一天，你總是不聽話，自己身體不好，何苦呢！」問松見棣華着急

的樣兒，實在不便辜負閨中良友的好意，喝了兩杯茶，進裏間睡去了。李媽早把床鋪理好，棣華也跟了進來，把被子掀開，問松坐在床上，伸起一隻足來，笑道：「勞駕！」棣華薄怒道：「我不會給你脫這皮鞋，怪臭的！」嘴裏雖然那樣說，却早把帶子解開了，憨笑道：「不是看你有病，說什麼也不給你脫。」說着鞋已脫下，棣華用手兒在問松脚面上輕輕地打了一下，又笑着說道：「快縮回去吧，不害羞！」問松睡下，棣華把被子蓋好，問松笑道：「脫鞋同穿鞋原差不多，張良給祀上老人穿鞋，不以爲辱，後來居然鬧起來了，你給我脫鞋，將來的希望，也小不了！」棣華座在床邊，按着他亂亂的長髮道：「快不要廢話了，靜靜的睡吧！」問松果然閉上眼睛，過了一會，棣華低聲問道：「睡着了沒有？」問松撲嗤一下笑了，說道：「正要睡着，你把我問醒了。」棣華道：「不問了，快睡着吧！」問松伸出手來道：「熱的很！」棣華忙按了回去，笑道：「快不要胡翻，出點汗就好啦。」棣華手按着問松的額角，覺着有點汗津津的了，赶快取了一塊大手巾，蓋在問松頭上。又低下頭，聲音



十分柔和地道：「你靜靜的睡吧，我待會兒看你來！」說完到了外間，給問松把講義整辦好，也回去睡了。第二天起來，問松的病勢，果然輕減了許多，棣華道：「雖然好一點，今天也不用去學校了，多休息一兩天吧！」問松嘆惜道：「儘休息，那還成嗎？老人們都沒多念書，爸爸又是個粗人，現在雖然衣食不缺，知識却淺浮的可憐！我小時候失學，半路出家，住了這廢個破大學，已經够難受了，旁人一說，總是他們那些暴發戶，還能有好子弟嗎？自己再不努力，不更被人笑話嗎？」棣華道：「我何嘗不知道，不過你的身體，也不能不管了呀！」問松道：「實在抱愧的很，棣華，我沒大本事，家裏又沒有根底，將來還不知道怎樣結果，……」棣華道：「快不要胡說了，大清早起，說這話幹嗎？全是我的不好！讓你上學去不就完了嗎？」正說着，王升進來道：「林先生來電話。問松站了起來，瞅了棣華一眼笑道：「疏竹近來好像很忙，總不見他的面！」王升早把電話插梢安好，問松接過耳機問道：「你是疏竹嗎？近來很忙呢？」那邊疏竹道：「也不算十分忙。我想看你去，現在有功

夫嗎？」問松道：「好！好！棣華正閒着沒事，和我吵嘴，你就來吧！」說完把插梢拔出，棣華道：「誰同你吵嘴來？」問松忙陪笑道：「沒有，沒有。」棣華順笑道：「以後不許拿我尋開心！」說着李媽用一個福建漆的大紅茶盤子，捧進兩盃牛奶。四五片麵包。吃過了早點，問松正同棣華並着頭兒同看一張報，忽驕院子裏一陣皮鞋走路的声音，棣華笑道：「疏竹來了。」趕忙站起來，正往外迎去，疏竹已走了進來，穿了件深灰色嗶嘰紗袍子，藏青色中式褲子，不長不短，正了袍子底襟並齊，混身上下十分素雅，配着足下的一雙花絲襪子，越顯的精神赫赫，英彩迫人。那一雙尖頭皮鞋，擦的纖塵不染，梳着個小分頭，只略略的向兩面分了一下，整齊之中，微帶點兒紊亂，不失男子的英武氣概，臉上永遠是一團和氣，手裏拿兩本教科書，站在地下，樣子十分洒脫。棣華故意走在疏竹面前，細細的端詳了半天，打趣道：「噲，這是那兒來的貴客呀！」問松躺在沙發上，只傻傻的笑，疏竹笑道：「對不住的很，近來忙一點，沒有看你們來！」問松笑道：「疏竹，我看你神色不對，不是有

點不老實吧！」棣華道：「可不是嗎，收拾的這樣漂亮，不是有了愛人呢！」疏竹極力否認道：「沒有的事，不要聽別人胡說！」其實問松並不知道疏竹和元音的事，棣華也不過說句笑話而已。不想疏竹煞有介事的否認起來，問松覺着話內有因，於是順水推舟，用話套着說道：「你當我們不知道嗎？交個女朋友，猶如家常便飯，也犯不上瞞我們吧！」棣華也清楚問松在故意試探，見疏竹真有點難為情，因湊趣道：「我早和問松說，把你的女朋友給我們介紹一下，憑你眼裏看中的，一定是才貌兼全，性情兒更得好，我們一定能作個好朋友，你也事忙，單身一個人，難免有照顧不來之處，也好替你照應一下。不想一個多月了，連你的影兒也沒見，你們學校的電話，可真不好打，叫了多少次總是有人叫，也就沒法可想了。今天大駕光臨，沒別的話，多會兒把貴相帶來呢？」疏竹聽夫妻倆異口同聲，看那樣的很清楚，心想：「問松是自己唯一的朋友，既已經知道了，再要假惺惺的，反而顯的不忠實，其實自己同元音並沒有什麼深關係，不想真弄的風風雨雨的了。可見悠悠

之口，是最不足徵信的了。」於是很不自然的道：「其實並沒什麼，我給一個學生，補習點功課，其實並不怎麼樣，……」棣華忍不住笑道：「究竟怎麼樣？痛快點說呀！」疏竹道：「就是這些，並沒怎麼樣。下次帶她來，怎麼樣？你們認識一下也可以，我教她一點功課，沒有怎麼樣？」棣華笑道：「說了半天，還不如不說呢！」「怎麼樣」的我越糊塗了！」問松道：「疏竹不願向咱們說，你就不用問了。」疏竹忙笑道：「沒關係，沒關係！我近來不曉得怎麼樣，普通一句話，也不會說了。」又談了一會，疏竹在女校還有功課，不便多坐。臨走，棣華趕了出來道：「記得改日把你的女朋友帶來！」疏竹連連笑道：「好，好！」走出瓦匠胡同，叫了輛車，到了女校。這時疏竹給元音已經補習過一禮拜多了。在學校見面，也難免多說幾句話，女孩子們心性最忌，因此對疏竹和元音便竊竊私議起來，所以近來上課，兩人只點點頭兒。有話也等到晚間補習課的時候細談。當下疏竹到了女校，連着上了兩堂，回到北舍，吃過午飯，自己還有一堂課，下班後正是下午兩三點，暮春天氣，十分暢適。一人坐在屋子裏，未免辜

負春光，遂到南舍，找見了大士和小奎，打算上北海散散步。大士笑道：「北海也沒意思，就在屋子裏聊會兒吧！」疏竹躺在小奎床上，道：「近來心裏悶的很！不曉得怎麼回事？」小奎道：「你還悶嗎？給女孩子們上課，够多麼寫意！」疏竹微哂道：「正因給女孩子上課，才感到煩悶呢！」大士道：「真的，疏竹，你教的那麼多女學生，還不給咱們介紹一個嗎？」疏竹笑道：「當老師帶拉皮條，有點不妥吧？」小奎道：「有什麼不妥的，男女間的玩意，那有個定則！只要你膽大，敢作，就滿行。」卓文君嫁司馬相如和潘金蓮愛上西門慶本沒甚區別。孔老二不是私生子嗎？耶穌來路也不明，……」大士忙道：「得，得！快不要發你的妙論了！這簡直是風馬牛，一點關係也沒有。」疏竹若有所思的道：「世間的事真說不定，往往風馬牛會發生很大的關係呢！」大士道：「總不能街上遇見個女人，看一眼就湊合到一塊吧？」小奎道：「怎麼不能，你走過去抱住（吻）她一下，這不是湊到一塊嗎！」大士笑道：「算你聰明，你說的對！」疏竹道：「你們不要抬槓了，小奎的腦筋向來特別。」轉向小奎道

：「你說一個風流俊俏的美女子，什麼姿勢最美？」小奎略沉思了一下，笑道：「撒尿最美！」大士站了起來，喝了口水，對疏竹道：「咱們走吧，不要聽他瞎扯了，越說越不像話！」小奎道：「誰像你這道學先生，我說撒尿最美，當然有我的理由。撒尿是人生理上的一種自然現象，比仿你剛才喝了水，待會兒必須撒尿。這樣看起來，你喝水和美人撒尿，都是互爲因果的。」疏竹忍不住大笑起來。大士道：「你不要再惹他了，好話多着呢，精神病上來，那些妙論且沒有完。既然我喝水和女人撒尿互爲因果，那麼你呢？」小奎道：「我自有的因果，你管不着！」大士知道他的怪癖氣，只好不作聲。疏竹聽的好笑，說道：「你還沒解釋呢？究竟怎樣美法？」小奎道：「那是自然要解釋囉！你承認女子的曲線美吧！」疏竹點了點頭。小奎又道：「既然喜歡曲線美，當然須把一個美人兒的衣服，全脫了，一根線不掛，才能把伊的美，全領略到呢！」一處有一處的曲線，腳後跟上，耳輪上，都有極複雜的曲線美。」疏竹唯唯道：「透澈的很！」小奎道：「你喜歡真山真水的天然風趣嗎？」疏竹笑道：

「當然喜歡，不過這和美人撒尿有什麼關係呢？」小奎道：「你忙什麼？慢慢地就有關係了。既然喜歡山水，如果山水的懷抱中，再站上一位風姿綽約的女郎，怎麼樣？」疏竹道：「那好極了。」小奎道：「你不是喜歡曲線美嗎？這位女郎，如果再脫了衣服呢，依着潺潺的清泉，襯着羣山峻嶺，這個偉大的景色，不能難看吧？」疏竹點頭道：「不錯，不錯。」小奎道：「泉水從石頭裏流出來，固然不能說不美，不過，再一細想，那樣清澄澄澈的水兒，若能從一個白嫩溫滑的道兒裏流出，再好像瀑布似的流在山石上，豈不是絕景了嗎？要想找這種景色不難，只有把最美的女子，讓她裸體起來，站在風景秀麗的山脚下，多多的喝點水，撒一個極長極長的尿，這不是美人最美的姿勢嗎？」疏竹拍手笑道：「妙的很，妙的很！小奎你也可以出一本美的大生觀了，我想比性博士的大作，還要澈底些！」大士笑道：「好玩意見真多，虧你想的那麼仔細。」小奎道：「你不許是怎麼着？」小奎和大士有點冰炭不相容，一說話就抬槓。疏竹笑道：「不要犯贅拗了，你們吵你們的，我走啦！」說完站了起來，

大小二位，也顧不得吵嘴了，一人拉住一隻手，不放走。疏竹道：「晚間還有事，已經不早了。」小奎道：「吃了飯再走！」疏竹偷笑道：「那你們把桌上的那本書給我。」兩人放開手，都回頭一看，疏竹早跳在了院心，遠遠的笑道：「對不住了，改日再叨擾吧！」說完回到了北舍，在小賣處吃了晚飯，已經黃昏時分了，晚間還給元音補習功課。回屋子漱了漱口，見桌上有封信，是體育課發來的，拉開一看，原來通知他後天賽網球。疏竹的網球本來不錯，當過幾年選手了，本學期開始，因為事情忙，無暇練習，慢慢的也就生疎了。當下把信一扔，心想：「連死的功夫都沒有，還幹這個嗎？」書架上取出了課本，走出宿舍，一直到了青樹胡同元音家，剛走進院子裏，元音的小妹妹，元筠，早看見了，一根箭似的跑過來，拉住疏竹的手，嚷道：「姊姊，林先生來了。」說着元音已走了出來，先對疏竹點了點頭，又獻了元筠一眼，嚷道：「這孩子，你是嚷什麼？」元音的母親也走了來，忙道：「筠兒，快告訴老趙，給林先生預備飯！」疏竹道：「已經吃過了，不用費心啦！」葉太太道



：「林先生，以後可不許再吃了飯來，我也不怕您笑話，咱們家的飯就是粗糙一點。」疏竹笑道：「葉太太說話太客氣啦！」說着都進了上房，元音因為有兩道題尚未做完，又回到裏屋作去了。疏竹坐在書桌前，把本子放在桌上，元筠一團孩子氣，躺在疏竹身上，咕嚕着小嘴道：「林先生，你給我講故事！」葉太太忙拉了過來，說道：「忘了昨天告訴你啦，不許你擾林先生！」元筠小嘴一咧，哇的一聲哭了。疏竹忙攔住道：「不要緊，不要緊！小孩們都是這樣的。元筠不要哭了，你愛聽什麼故事？」元筠立時不哭了，用小手兒揉着眼睛，抽咽着道：「我喜歡狗兒請客的故事！」疏竹撫着元筠的柔髮道：「狗兒請客，請的是誰？」元筠道：「不是荷馬夫人，熊小姐嗎？還有小兔兒罷？」疏竹笑道：「還有誰？有你沒有？」元筠抬起天真的臉兒，一對黑溜溜的眼珠兒，看了疏竹一下，把頭一搖，笑道：「沒有我！」葉太太已回到裏屋，聽見他們談的有趣，高聲笑道：「林先生，您真會哄小孩，筠兒一到天黑，就念叨上您了。」疏竹高聲笑道：「孩子們就是這樣，誰肯和他玩，他就喜歡跟誰。」元

筠掏出一張花紙，在手裏玩，又問道：「狗兒請客吃什麼？」疏竹隨便把花紙拿過來，見皺成一團，一邊往平裏按，一邊說道：「吃大餐，吃稀飯！……」說着把那紙放平了看時，忽見上面橫一個豎一個儘寫着自己的名字，也有林先生，也有林疏竹，還有個密斯脫林疏竹，滿滿的寫了一紙。元筠見疏竹說在半路忽然不說了，反起小臉兒一看，見他正瞅那張花紙，聲音細細的道：「林先生，那是姊姊寫的，我們向她要那張花紙玩，她還不給，揉了個球兒，扔在紙筐裏，我又偷出來的，……」疏竹忙用手掩住伊的小嘴，低聲道：「不要說了，小心姊姊罵你。」元筠瞪着小眼睛，點了點頭。疏竹忙把那張紙塞在自己口袋裏，正要繼續的往下講，元音早走了出來，足上穿一雙家作的青布鞋，因為天氣熱了，新把頭髮剪的很短，前邊留了一束劉海，臉兒胖胖的，把頭髮往耳後一掠，越顯的豐滿。身上穿一件旗袍兒，更襯的天真未鑿，楚楚可人，走至桌前笑道：「林先生，這兩章的題都做完了，你拿去看對不對？」說完把本子交過來，疏竹接住本子，笑道：「你的題做的很好！」元音道：「今天

該講第五章了。」正說着，小妹妹元筠在裏屋床上喊道：「姊姊！」元音笑道：「不要叫了，快睡吧。好孩子。」元筠又道：「姊姊，你明天五點鐘記着叫我！」元音不耐煩道：「那麼早叫你作什麼？快睡吧！」元筠道：「起的晚了，怕賣杏仁茶的走了呢！」元音笑着看了疏竹一眼道：「就惦記吃！」過了一點鐘，已經講完了，疏竹正預備要走，元音把秋水般的眸兒一轉，笑道：「林先生的網球打的很好吧？要比賽嗎？」疏竹笑異道：「打不好！你怎麼知道的？」元音道：「噲，林先生故意問的幹嗎？報上不是登着嗎？」疏竹尋思道：「自己還不曉的報上載的呢，元音倒知道了。」因笑道：「並不是故意問，我比你知道的還晚呢！」元音道：「那天賽，要我給您助興去嗎？」疏竹笑道：「歡迎的很！就怕打的太壞，有負盛意！」元音把臉一沉道：「林先生，說那話幹嗎！不願意的話，我們就不去啦！」疏竹向來和人家客氣慣了，不想客氣也有用不着的時候，忙陪笑道：「後天下午準賽，一定要去呀！」正說着葉太太也送出來，笑道：「明天可記着，不要在學校吃了飯再來，林先生讓這您麼遠的路

子，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難得林先生這樣好人，我聽元音說：「林先生不只人品好，學問還很好呢！……」元音見媽媽說話太直性，登時臉兒緋紅，羞怯怯微啓朱唇道。要知元音說出什麼話來，下回交代。

第五回 賽網球雙局頻敗北 臥病榻一語感知音

却說元音聽了媽媽的話，羞的粉臉兒通紅，忙攔住媽媽道：「媽媽，您不用說啦！天不早了，人家林先生回去還有事呢！」葉太太果然聽了女兒的話，笑道：「林先生，記的明天早點兒來，不要在學校吃飯才來！」疏竹連連稱是。老趙早在門口叫好了車子。疏竹回了北舍，已經十點多了。從西城回東城，路兒很遠，天氣有點晚涼，一路寒氣襲人，疏竹穿的衣服太少，不覺打了幾個寒噤。睡下之後，不想混身一陣一陣的發熱，汗津津的再也睡不着。抬頭一看，窗兒上月色如銀，夜涼似水，不覺新愁舊恨都湧上心來。想起自己近來的遭遇，想起方才的那張花紙，元音在上

面反復的寫着自己的名字，那一種脈脈深情，縱是鐵石心腸，也難無動於中。又想起千里外的老母嬌妻，倚闌悵望，時有思子念夫之愁。對景傷情，雖非佳節，而思親的熱淚早滾滾的流了下來，心想：「自己如萍的命運，怎勁得起許多情絲纏絆，這一段風流孽債，真不知伊於胡底！」正思索間，忽見陰雲如晦，月輪歛跡，窗外浙浙瀝瀝的下起雨來了，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這正好像顯示他未來的命運，心裏悽然默祝道：「如果將來有一線光明，月輪當復出！」過了一會，雨聲還是灑灑的下個不停，疏竹無奈，披衣獨坐，默數鐘聲，直到更深，才慢慢的着了。第二天起來，腦子裏漲昏昏的，身子一移動，刺痛非常，精神十分倦怠！幸喜女校今天沒課，午前勉強上了兩堂，在教室遇見了大士，大士吃驚道：「疏竹，你的眼睛怎麼癢啦，眼框有點發青，臉色也不好的很！」疏竹用手在臉上摸了摸，笑道：「不怎麼樣吧？晚間有點失眠，睡會兒自然會好的！」大士道：「不如找找校醫，防患於未然，總好一點。」疏竹見大士這樣殷勤勸說，不便再持非議，因道：「好吧，試讓他瞧瞧

！」吃過中飯，睡了一覺，三四點鐘才起來，身上仍是疲乏，精神却爽快的多了。心裏喜歡道：「現在不是病的時候，不養球倒罷了，元音既然給自己助興來，還能不賽嗎？幸而精神好一點了，照清早那樣，可怎麼好！」晚間又去給元音補習了功課，定好明天下午三點，元音來北舍會他，一齊上球場。元音來北舍，這是第一次。疏竹次日起來身上還有些時冷時熱，不過，精神總算好多了，少不得把屋子收拾了一下，恭候嬌客。到了下午，疏竹屢根兒沒敢出門，靜靜的等去，反覺一刻如年，看了看錶，才一點多，還早的很呢，上閱報室看會報去吧！不想剛到閱報室，又思付道：「使不得，使不得，萬一元音要早來呢？」趕快又往回走，心想一拉門子，元音已經坐在椅子上，够多麼有意思。這樣一想，以爲一定是來了。走到門口，把門輕輕的一拉，心裏砰砰作跳。進來看時，連個人影也沒有，自己失笑道：「本來這麼早，怎麼會就來呢！又把屋子整飾了一回，躺在床上，看書消遣，看的倒很快，一會兒就翻了幾頁。自己閉上眼一想，和沒看一樣，書上講的什麼，半點都不知道。索性

不看了，站起來走了幾步，還是說不出來的心煩，乾脆到外邊等着吧！走到院子裏，反來復去，一個人走了一會，又覺着太可笑，還是坐在屋子裏好！不料剛回到屋裏，忽聽號房李老頭兒在門外叫道：「林先生，有朋友拜訪。」疏竹一聽，歡喜之情，不必細表，忙跑了出來，一看那位來客，却是男性，並不認識。正猶疑間，隔壁一位姓凌的同學走出來了，一見那人，忙把手兒一握，笑着走回去了。疏竹這才明白，心裏好生晦氣，正無精打彩的轉身回屋，只聽得一陣皮鞋得得之聲，由遠而近。他也無心再理會了，拉開門，半個身子已走了進去，忽聽身後面叫道：「林先生，教我們好找呀！」疏竹雖然聽的很清楚，又怕像方才太冒失了，慢慢的回過頭來，早一步跳出門外，喜歡道：「元音，請進！請進！」元音笑着點了點頭，走了進來，手提着一個白布包兒，兩邊繡着兩樣小花兒，放在桌上，掏出一塊小花手巾，擦了擦汗，笑道：「真不好找，這裏邊地方太大啦！」疏竹忙送一杯開水，笑道：「你沒讓號房領着嗎？」元音道：「沒有，你不是告訴我一百零三號嗎？我以爲知道號數，一定好找。」



呢！」疏竹笑道：「一共五六百屋子，怎麼會好找呢？」說完又笑道：「天氣是有點熱了！」元音道：「可不是嗎？剛才走了兩排找不着，又氣又熱，心裏一着急，越發熱了！」說着拿小手巾當扇子，在臉上來回搨，兩頰上微微露出一層紅暈，伊把繫在脖子上的紗巾，取了下來，見疏竹屋子裏收拾的十分整潔。正面擺着一具小鐵床，拂着一件白線毯子，窗前一個長方形小桌兒，鋪着黑色花紋漆布，桌上只放着個福建漆的茶褐色筆筒，白銅小墨盒，還有一瓶墨水，很簡單的幾樣文具，十分雅潔可愛。桌旁立着一支書架，掛一條潔白的布簾子，牆上懸一幅素描人像，雙手支頤，若有所思，二目炯炯發光，神彩驚人，元音走近前一細看，不覺粉面帶笑，露出兩列雪白整潔的榴齒，笑道：「我當是誰呢！原來是林先生，畫的真好！」說完又細看了看疏竹，見他穿了件白帆布褲子，足上穿雙橡皮底網球鞋，上身穿一件翻領短袖襯衫，比像上略微瘦些，精神也略遜一點，只是外表却整潔的多了，那一付寒光閃閃的俊目，還是不改當年的英銳。可憐元音怯弱的心，真有點不敢逼視，她想：「林先生的美麗的

眼睛，真是世間少見。竟沒有適當的名詞，可以形容那一雙英銳的俊目了。」正想的出神，忽然慧心一動，思忖道：「昔日專諸刺王遼，用魚腹藏劍，至遼王台前，猛將匕首抽出，那稀世寶貝，將要完成一件最偉大的工作，由魚腹內鑽出，尖兒上那一縷寒光，一定是神彩驚人，和林先生的目光，或有點兒神似吧！」元音正作着非非遐思，疏竹道：「這像是一位習藝術的朋友畫的，都說很不錯，那位朋友亦引爲得意作品，這正好像一個不值半文錢的破廟，由好攝影家照來，也是最藝術的景緻了！」元音道：「林先生太客氣了，那一雙……」說到這裏，忙停住不說，頭兒往下一低，心兒早怦怦的跳了起來，那柔軟的黑髮，最會了解主人的密意，齊齊的垂了下來，遮住了怪難爲情的嬌羞！疏竹也體會到伊有點自慚失言，忙道：「你的數學學的很不少了，考大學足夠用，再把旁的功課預備一下，我給你弄張文憑，今年很可以試一試。跳一年住大學的，不在少數，你願意不願意？」元音這才抬起頭來，笑道：「我也有這個意思，就怕自己的程度太差！」疏竹道：「試試沒關係，

放了暑假，多預備幾天，就滿可以！」說完看了看錶，已經交四點鐘了，笑道：「咱們走吧！先到學校繞一繞，再到球場，差不多就再賽了。」元音掠了掠柔髮，站了起來，疏竹穿了件西式上身，從牆上取下網球拍子，戴了個小白帽，一塊出了北舍。到理學院的各系試驗室，講堂，約略參看了一回，到了球場，已站了不少同學，一連四個場子，都有人估着打球。大家見疏竹來了，都笑着招呼，又見他身後跟着位秀麗女郎，初還不以為意，因為疏竹向來沒有女朋友。大家都知道。後來見兩人談笑自若，同學們不免暗吃一驚，有些便竊議道：「沒見過老林談這個調調兒，不想真是一鳴驚人，這個小情人兒，真够漂亮的，那一份溫柔沉默的氣派，咱們的花王恐怕亦自愧弗如！」這時全場人的視線，全集中在二人身上，元音還不覺怎樣，疏竹倒真有點難為情。因為在場的人，大半都認識，俏皮點的同學，早對他擠眉弄眼。正窘的沒辦法，忽見東邊的兩個場子，都一齊空出，評判員已升坐，選手們都上場了，疏竹對元音笑道：「獻獻醜去！」說完把西服上身脫了下來，預備往地

上放，元音忙道：「地下很髒，我拿着吧！」說着接了過來，掛在皓腕上。說也奇怪，一個美人的美，不管怎樣的姿勢，不只抹殺不了她的美點，有時反而增加起來，元音把件西服，隨便放在腕上，那渾闊的胳膊灣兒，架着這件輕俏的衣服，站在一片牛油油的廣場上，風兒一吹，那一束散絲般的黑髮，也隨着飄動起來，亂飛在豐的頰上，竟有說不出的美妙。疏竹飛跑到場上，橡皮底兒踏在黃土地上，拍拍的一陣響，每響一下，元音嬌弱的心兒便不自由的跳動一下，那脈脈含情的眸子，隨着疏竹，一步轉一步，把他送到了場心！評判員喊了聲預備，比賽開始了。疏竹的球技，向來是以柔克剛法，輕意不沒把握的球，不想今天的對手太硬，他近來又不常練習，精神又太壞，打了兩三個蓋姆，便覺呼吸急促的很。但是，疏竹一向好勝心太切，不肯輕意示弱，有好多多次球勢來的非常兇險，大家都替他擔心，以為總接不過去了，他却能努力掙扎，化險為夷！這樣一來，同學們的拍掌聲，便春雷似的響了起來，都又偷偷的瞅元音，料想伊心中不曉的有多麼歡喜！元音在羣衆之

前，非常大氣，決不帶半點羞澀，那一份女性特有的尊嚴，只覺其偉大超脫，令人不敢作絲毫退思。過了一會，第一個「賽特」已完，應該休息了，疏竹出汗太多，口渴難當，跑到自來水管前，喝了一氣涼水，元音看的清楚，芳心突突，着實替疏竹擔憂！只是在羣衆之前，又不便有所表示，疏竹喝完，走了過來喘虎虎的，擦着汗道：「今天精神太壞，怕要輸。」元音把眉尖一蹙，十分誠懇的道：「精神不好，不用打了吧；輸贏有什麼關係呢！」疏竹道：「不要緊，輸贏倒沒大關係，不過按規矩，總是賽完好一點！」說完忽聽銀笛一響，又要賽了，這回易地而戰，同學們助興的越聚越多！每來幾個，那先來的便迎了上去，笑着用手指道：「你們看啊！替老林拿衣服的，那就是他的「拉腕兒」！小密斯長的够漂亮吧！」本來同時兩個場子賽，大家見疏竹居然帶着愛人，並且愛人替拿的衣服，這一個風光，也就很够瞧的了！因此都圍在這邊場子上。疏竹經大家格外捧場，自然特別賣力，同學們見他有點心慌了，精神好像接不上來，都狂喊着：「老林！加油啊！」可惜他已精疲力竭

，實在無油可加了。越咬住牙賣勁兒對付，越覺着呼吸急促，衣服已完全濕透了，眼內金花亂拼，耳朵裏也亂響起來，實在支持不住了，竟連着大敗下來。好容易終了場，幾乎喘不過氣來。這時大家都擁上前來，將他圍了個水洩不通，都抱怨道：「本來可以贏的，爲什麼功虧一簣，再也不振作了！」有的取笑道：「老林，太不給『小拉腕兒』露臉了，人家替你拿了半天衣服，怎麼好意思輸呢！」疏竹只苦笑着點頭，也顧不得說什麼，走到元音身旁，把衣服接過來，搖了搖頭，喘着氣道：「早知道這樣，怎麼也不養了！」元音笑着：「勝敗是常事，何必太較真了呢，看你喘成個什麼樣子！趕快回去休息會兒吧！」說着同回到北舍，疏竹勉強把元音送走，伊臨走時還再三的囑咐道：「林先生，你早點安息吧！我的功課，您不用操心了！暫時可以不用補習！」疏竹道：「今天大約不能去了，明天總可以去的！」送罷元音回到屋子裏，那床鋪好像一塊大磁石，疏竹好像一塊鐵，一下倒在床上，再沒有動。一直到了宿舍裏，打十點的梆子，大士和小奎閑坐來了，小奎在門外喊道：

「疏竹，好漂亮的小愛人兒……」話未說完，一進屋見疏竹臥在床上，臉色好像一張白紙，臉皮上蒙了一層油汗，賽完球的濕衣服還沒有換，嘴裏低聲呻吟着！二人大吃一驚，大士忙走到床前，低聲道：「方才還好好的，怎麼一下弄成這樣了！」疏竹只點了點頭，伸出手來讓他們坐，什麼話也沒有說，小奎道：「一定是賽球疲勞過度，靜心休息一下，自會好的！」疏竹苦笑道：「我正悶的利害，你們坐下吧！」小奎道：「你那裏有乾衣服，給你取出來換換！」大士也道：「濕衣服裹在身上，那可不是鬧着玩的。」疏竹少氣無力的道：「我懶得動！」小奎不容分說，知道床下有個衣箱子，拉出來翻了半天，好容易才找出兩件襯衣，疏竹只得坐起來，把衣服換好，又躺了回去。大士道：「你吃飯了沒有？」疏竹搖了搖頭道：「肚子裏直惡心，什麼也不想吃！」大士道：「昨天上課，我就說你神色不好，自己精神既然不合適，就不該賽！」小奎笑道：「快不要提那些話，已經賽過了，說也無益！」說着坐在床沿，拉住疏竹的手，又笑道：「疏竹，我說近來總不見你的面，有時遇在

一起，也只三言五語，身上收拾的纖塵不染，好漂亮啦！原來又墜入情網了！」疏竹笑道：「這句話，未免有點言重了，我已經是結過婚的人，還配談那些事嗎？再者，我和葉女士……」小奎道：「那個葉女士？」疏竹道：「就是方球場上替我拿衣服的，你還不知道嗎？」大士笑道：「你一向裝的挺老實，隻字未提，我們怎會知道呢！」疏竹道：「就是她，我們只在師生的立場上，比較感情好一點，別的話實在談不到！」小奎笑道：「原來葉小姐是令徒，我是那裏知道哇！」大士道：「令徒不令徒，倒沒大關係，只是，疏竹自己感情太重，況且男女間的事情，那有個定期，結過婚再談戀愛者，大有人在，因為大多數都是受情感的支配，一切利害全不顧了！就依你養球來論，開學到現在，沒見你動過一次拍子，整天奔波的挺忙。我昨天還和小奎說，你這次一定不參加了，不想今天去一看，你已經養上了，心裏好生悶納，後來聽同學們傳言，站在那裏拿衣服的，是你的愛人，這一下才恍然大悟！你突然加入，當然爲的是她了！疲乏到這一步，亦在所不惜，這不全是那個



「情」字在作祟嗎？有這種精神，固然不能說壞，不過凡事要權其輕重，不要一味的衝動，否則，將來要吃大虧！」這幾句話，正中在疏竹的隱痛上，他自己何嘗不清楚，這樣下去，一定難有好結果，只是不忍心擺脫。自己仔細一想，再一回味大士的話，不由的心酸起來，眼珠兒一潤，滾滾的淚水，早奪眶而出！忙把身子一翻，面沖了床裏！小奎忙道：「疏竹，些許小事，何必這樣傷感！自己的精神不好，心裏寬暢點才好！」說完又道：「我問你，這兩天見問松來沒有？」大士因自己的一席話，打動疏竹的衷腸，頗有點愧悔，也過來湊趣道：「疏竹，咱們再讓小奎發段妙論吧！」疏竹果然轉過身來，眼圈紅紅的對小奎強笑道：「我時常是這樣，沒有什麼！你說問松嗎？我前天見過一次！」說完又笑道：「真的，小奎再來一段兒，你說的話，乍聽好像各別一點，若細回味起來，却是入骨三分的箴言！」小奎笑道：「我那些話，荒繆絕倫，不足登大雅之堂，還是癡拙點兒好！」大士笑道：「今天偏又文縷縷的，聽得人酸澁欲滴！」小奎道：「世俗所拘，不得不如此，這個年

頭兒，盡說老實話，都說你有神精病，你有什麼辦法，得模糊時且模糊，你們不要把我的話，全當作開心玩意兒……」疏竹笑道：你真不可捉摸，有時大發妙論，說的千奇百怪，誰也想不到，如今却又這樣老成練達，簡直是一個久慣風塵的談吐了！」小奎道：「沒辦法，人家一夜摟着五六個美人兒睡覺，咱連半個也摸不着！你評評這個理！」大士笑道：「又來了不是，小奎的好話真多！」小奎瞪了大士一眼，說道：「不高興不要聽，老子們不是沖你講！」小奎的脾氣上來，見不得旁人和他打岔！」疏竹笑道：「你們二位，真是梁山泊的好漢，越打越親熱！」大士抱怨道：「和他這種不講理的人住在一塊。有什麼法子！」小奎也不理會他說什麼，早又笑道：「疏竹，怎麼辦？解決不了性慾！你病好了，咱們一塊上八大胡同好不好？」疏竹笑道：「好吧！」小奎道：「睡一夜多少錢？」疏竹笑道：「一開口就要睡覺，沒有那麼簡單！」大士道：「小奎把什麼事，都看的太隨便了！」小奎笑道：「像你這樣說起來，逛窯子還要修身養性，齋戒沐浴，才敢一試嗎？」說着又向疏竹

道：「那裏有漂亮的沒有？」疏竹笑道：「你把我當萬能博士了，你見我多會兒去過那些地方！我怎麼會知道呢！」小奎跳起來道：「不成！你有愛人，不給我介紹，讓你領我睡覺去，你也不！」又瞅了疏竹一眼笑道：「那我要和你平分春色呢！」大士聽着太不像話，忙道：「小奎，你說話也該有點分寸！」疏竹忙笑道：「沒關係，不過開玩笑罷咧！」小奎也笑道：「對不住，太莽壯了！」真是清談志昏曉，時候已經不早了，大士忙道：「我們走了，你靜靜的休息吧！」疏竹欠身笑道：「不送了！」二人走出來，找見侍候疏竹的校役，大士吩咐道：「林先生有點病，你多照應點；決不能虧負了你！」那差役忙陪笑道：「還用二位吩咐嗎！林先生待我們有多麼寬厚，您放心吧！」二人回了南舍，各自安息不題！疏竹次日醒來，已是日上三杆。足足的睡了一夜，神志十分清爽，但是，精神還不見好，反而越困倦了，渾身軟綿綿的，怎麼也提不起來。差役躡聲躡足的走了進來，見疏竹眼睛睜開了，忙低聲道：「林先生，給您打臉水吧！」疏竹點了點頭。心想：「許多病人，

都是心理作用，身上倦怠一點，便不想再動了，這樣不動下去，沒有病也會養出病來。還是掙扎起來好！」于是強打精神，起來洗了洗臉，坐在椅子上，腦袋裏昏昏的漲痛！叫差役給女校打了個電話，請了一天假。又給閻松夫妻去了個電話，自己一人悶的難過，想讓他們來坐坐！快到吃午飯了，大士又跑了來，笑道：「今天怎麼樣？」疏竹道：「腦子裏比昨天清利了！只是精神還十分不振，方才勉強在椅子上坐了會，不想竟出了一身虛汗……」大士道：「多躺一會吧！出汗那都是身體太虛弱，不要性急！」說着見疏竹頻頻地咳嗽，聲音非常細弱，忙把痰盂放在床前。疏竹忙道：「讓差役取吧！」大士正色道：「疏竹，你不要太多心，我們千里作客，漂泊無依，就憑的一二知己！平時說兩句客氣話，湊沒關係，到了這個時候，如果再容氣起來，那就沒意義了！」疏竹見大士直言無隱，句句出之肺腑，心裏感激的幾乎流下淚來。不覺悽然道：「大士，你說怪不怪，我這人優柔寡斷，姑息存心，可以說是一無可取，居然也交下了幾個肝胆照人的朋友，也就死無遺憾了！」大士

忙道：「快不要胡說了，人還有不害病的嗎？那有害一點小病，就說死說活的！」說罷又道：「你打昨晚到現在，沒吃一點東西，你想想：喜歡吃什麼？好叫他們弄去！多少吃點兒，精神總要好些！」疏竹點了點頭道：「你揀好消化的，叫他們作好送來！」大士出去吩咐了一回，不多時，差役早已端來了，兩盤小米稀粥，一碟兒鹹菜，四五片烤饅頭；大士陪着疏竹吃完，他因為還有功課，告辭出來，回了南舍，大士把疏竹的情況，原原本本的說了一回。小奎道：「我以為休息一夜，總要好的，這樣看起來，真是病人了！」大士道：「我還有課，待會兒你再伴他去，一個人怪可憐的！」大士說完，夾着書本上學校去了！小奎正巧有點閑事，一直到四點多，才空出身子，趕快到了北舍，到疏竹的屋門外，聽見有人說話，進來一看，早笑着道：「問松！好久沒見了，」問松坐在疏竹床沿，忙站起來拉住小奎的手，笑道：「我正想待會兒看你去！」兩人又寒暄了幾句，小奎坐在藤椅上，看了疏竹一眼，笑道：「覺着比昨天如何？」疏竹道：「也不覺怎麼，就是混身無力，好像

沒有骨頭了！」小奎笑道：「看你今天的臉色，倒正正規規的像個病人了！」問松道：「剛兩天沒見面，一下病成這個樣子！近來時疫很利害，我看不如搬到醫院住幾天。」小奎也說道：「你又咳嗽的利害，身子太虛弱，病菌最容易乘虛而入，在學校裏萬一有個遲悞，後悔也遲了，還是住醫院好一點！」疏竹苦笑道：「你們看的太嚴重了，其實病害在我身上，我還不曉的嗎，住醫院也沒大效果！」小奎笑道：「你這話全錯了，病雖在你身上，但是，你未必清楚病的起源，要都知道自己害的什麼病，還要大夫幹嗎？快不要固執了。有了病，趕快治，這又不是作下不體面的事，怕人笑話，人家有了過，還要去改，我們有了病，爲什麼不治呢！」兩人又苦勸了一番，疏竹才應允了，定好明天清早，搬到醫院去。剛商量好，號房送來一封信，放在疏竹面前，那封面上幾條纖細的筆跡，給了疏竹個很大的刺激，心裏一陣酸痛，再也遏止不住，問松見他神色不對，忙問道：「誰寄來的？」疏竹雙手戰戰的把發信處給問松一看，問松已經明白，心想「這分明是疏竹的女人資中寄來的，

他們平時的感情很好，現在疏竹看了，一定心裏很難過！」忙道：「我看還不用看了！左不過些家常話罷咧！疏竹聲音顫顫的說道：「這樣我已經抱愧了，再要不看；那我真成了罪人了！」說着抽出信紙，上面寫的是：

「竹哥：好久不見你的信，真悶的人難過，我不能常寫信，是我的大錯處；我自己承認的！你不是又嫌我不寫信，惱了我吧！請你格外體諒，我寫信不如你快，又不如你方便，家裏的零碎事情很多，全要我一人去料理……」正看着，忽然門子開了，進來一人，疏竹看見，忙把信接在枕下，嚇的心裏突突的亂跳起來。畢竟進來的是誰？下回交代。

## 第六回 有心人嬌贈鮮花禮 老鄉愚午夜叩朱門

却說疏竹正展讀千里外的嬌妻寄來的信息，心裏非常抱愧，正看的入神，忽然門兒開了。疏竹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正是元音，忙把信捏在枕下，心裏還兀自跳個不住。忙把身子欠了欠，想要坐起來，開松，小奎都也站了起來。元音忙道：「林先生，請躺着吧！」疏竹躺了回去，自己真是做賊心虛，深恐這封信讓元音看出破綻，又見元音談笑自若，毫不介意，這才放心下！給他們介紹過了。疏竹又笑道：「這二位，都是我的好朋友，元音，不許客氣了，坐下吧！」這時小奎又找了個樣子坐下，空出藤椅子，請元音坐了，又送過一杯開水。元音忙欠身笑道：「謝



謝，汪先生！」說着對疏竹道：「我今天上課去，見貼着林先生請假的條兒，心裏非常納悶，林先生向例不請假的，這一定是昨天賽球太疲乏了，精神還沒有好。趕快來看看吧！」疏竹道：「這麼遠的路兒，讓你跑來，我心裏實在不安的很。」元音道：「沒有關係，林先生，您別多心！」問松笑道：「你就是太愛操開心，一點小事，也常掛在心上，以後什麼也不要惦記，最好學佛家的那句「放下一切！」就好的多了！」疏竹看了元音一眼，笑道：「那我乾脆當了和尚吧！」小奎笑道：「那怎麼使得！您想。」說的元音臉兒通紅起來！又坐了一會，小奎有事先走了一步，問松看天氣不早，也站起來笑道：「我給你接洽病房去，明天一準搬。」疏竹只笑着點了點頭！問松去了，元音問道：「林先生要住醫院嗎？那好極了！我明天上醫院看您去！」疏竹笑道：「其實我不願意住，這點小病，不值的住醫院！」說的元音笑嘻嘻的笑了，用手卷掩住嘴兒笑道：「林先生說話真好玩，住醫院還有值不值？反正有了病就該住，憑這一點，足見林先生是太多心了！」說完又站起來笑道：「我

本來順便看看林先生，不能多坐，怕回晚了。我回來了！林先生，你好的養息吧！」疏竹自不便強留。元音拉開門子，走出去，又扭回臉來笑道：「林先生，我回去了！」說着輕輕的把門閉好！出了北舍，一直回了家，老趙正擺着座兒預備開飯，葉太太從裏屋走出來笑道：「元音，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元音把旗袍兒脫下來，往椅子上上一扔，皺了眉道：「林先生病了！」葉太太忙道：「怎麼好好兒的會病了呢！該看看人家才對。」元音道：「我才去過了！」說完四面看了一下，又道：「筠兒呢？」葉太太道：「才還在這兒，她說要到門口等姊姊去，沒看見她嗎？」正說着，元音早跑回來了，撲在姊姊懷裏！母女三人，坐下吃飯，元音跪在椅子上，拿筷子在菜碟裏，推來推去，盡揀自己喜歡的吃，元音笑着對媽媽道：「把你們筠兒嬌養的一點兒規矩都沒有，要有客人，不怕人家笑話嗎？」葉太太撫着元音的柔髮笑道：「再不許那樣了，筠，聽見了沒有？以後要乖乖的，媽媽才疼你呢！」說完又道：「你記得那次搶着吃肉，林先生不是笑話你嗎？」元音笑着回過小

臉兒，看了看媽媽，問道：「林先生怎麼還不來？」葉太太笑道：「就惦着林先生，把你給了林先生吧！」回頭又對元音道：「林先生給你致書，也快半年了，什麼東西也沒送人家，時常還托人家辦事，現在病了，應該買點東西瞧瞧才好！」元音道：「我也那麼說，只是想不起買什麼好。」葉太太道：「那還用怎麼細想！左不過吃食東西。」元音吃完飯，王媽早送來嗽口水，葉太太道：「你今天吃的少吧？不是身上不舒服嗎？」元音吐出嗽口水，笑道：「媽媽一見我吃的少，就是不舒服。我有一點心煩，不想吃！」葉太太吃完，拉過一把椅子，坐下道：「王媽，大小姐沒多吃，你留一盤米飯，等他睡覺時，餓了再炒的吃吧！」王媽答應了一聲，取了一盤飯，放在牆角的一個冰箱裏。元音伸了個懶腰，說道：「媽媽，我今晚不作功課了！」葉太太道：「我早說不用了，燈下看書，最傷眼睛，一個姑娘家，把眼近視了，戴上眼鏡，再寒蠢沒有！」元音笑道：「媽媽總說那些話？先生吩咐下的功課，能不做嗎？」葉太太見元音沒有往常精神，因說道：「什麼也不用說了，早點睡覺吧！」

「說着站起來吩咐王媽道：『收拾完吃飯的棹兒，記得把院子裏的燈檯滅；回頭把外間的燈也息了。』說着拉着元音的手回了裏屋，元籛跪在椅子上，拿了支毛筆，畫小人兒；元音躺在床上，閉上眼睛，好像是睡着了。元籛畫了一會，畫下兩個大頭小人兒，下了椅子，要讓姐姐看去，走到床前，見元音假睡着，偷把小嘴湊在耳朵上，高高的喊了一聲「嘿！」元音沒提防，吃了一驚，怒道：「討厭，媽媽快看你們籛兒，我們睡的好好的……」元籛早蹲在地上格格的笑了起來。那一陣天真的哄笑，任你有天大的氣忿，也全拋到九霄雲外了！葉太太忙把元籛拉在懷裏，用指頭拭她臉上的墨，笑道：「乖乖再不許淘氣了！畫小孩，誰教你畫的臉上也是墨？」元籛只管笑着不作聲。元音睡在床上，又沉思了一會，問媽媽道：「到底給林先生買點什麼好？」葉太太笑道：「隨你吧！媽媽給你錢，你自己買去吧！林先生那人倒是實在好，對咱家多麼熱忱！自你爸爸死了後，你們又都是女孩子，沒一個男人，你叔父們又沒長着好心；能有林先生那個男子在咱家裏有多好！早晚也有個照應！你

大哥要活着也有林先生那麼大了……」葉太太提到死去的孩子，便是一陣心酸。幸有元音在旁，百般勸慰。母女們一夕無語。次日元音起床，問媽媽取了五塊錢，預備買探病的禮物。先到學校，上了四堂課，午後給北舍去了個電話，知疏竹一清早就搬到靠近東安市場的一家醫院。又上了兩堂課，元音心裏亂紛紛的，再也聽不下去。「究竟該買什麼？」的問題，從昨晚想到現在，還是不得要領。好容易盼到下課，心想：「先到市場，那兒各色各樣的東西都有！」忙乘車到了市場，也無心領略一切，到一家西式點心舖，看了半天，沒有一樣中意的！一股油膩味，令人欲嘔！元音正愁的沒主意，忽見對面是個花園，那鮮艷的花朵，在微風中搖拽，好像笑着向她招手，不覺慧心一動，心裏喜歡道：「病室最宜清靜，何不買一束鮮花，放在臨床的几上？林先生愛美的意念極深，睜開眼看見這秀娟的花兒，一定再喜歡沒有了！」越想越有理，忙跑了過去，檢好看的，各色各樣，扎成了兩大束。賣花人極具匠心，配置的非常得體！真是嬌豔欲滴，香氣襲人。元音滿心歡喜，用兩張大麻

紙包好了。走出市場，拐個灣兒就是病院。元音走了進去，一直上了樓，由看護婦領進病房。疏竹正仰面躺着，閉目養神，睜開眼，見元音進來，身子略歪了歪，笑道：「今天好多了！」元音見他臉上，果然有點光潤了，確比昨天好的多，忙坐在一個白漆椅子上，笑道：「還是住醫院好吧？一進院就減輕了多少！」說着疏竹也微笑起來！元音把兩束鮮花，放在茶几上慢慢的把紙去了，笑道：「我媽說，林先生病了，本想親自來，因為家裏事忙，抽不開身，教我買些點心送來！我覺送點心太俗氣，林先生喜歡清靜，又在病中，送一束鮮花放在案頭，倒還有個意思！」疏竹看時，都是最精緻不過的花兒，放在小屋裏，越顯的清香馥郁，襯上病房的潔白，真如月射寒江，令人觀之神爽！忙笑道：「這花兒買的實在好！只是你母親太多心了，我這還算病嗎？」說着招呼看護婦，送來兩個舊藥瓶子，元音到洗臉的自來水管前，沖洗了個乾淨，又都放了半瓶水，把花兒插好，放在窗櫺上，正冲着太陽，那花瓣兒都抖擻精神，好像一片一片的立了起來。看護婦見元音佈置的非常是味

兒，因笑道：「這位小姐真聰明！」說着拉了元音的手，向窗外的曬台走了幾步，回頭看了一下，低聲笑道：「那是你的什麼人？」說的元音粉臉兒通紅，柔媚狡猾，越發動人憐愛！看護婦見伊不答，又笑道：「你這個愛人兒才好人性呢！」疏竹目送他們走到那裏，見看護婦鬼鬼祟祟的說了兩句話，元音早羞答答不敢把頭抬了！正自納悶，那看護婦已由曬台走向別處去了。元音返回身來，臉兒上殘紅未退，只把那妙曼的眸子，映着疏竹。那一付嬌憨樣兒，真是「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了！疏竹心想：「元音送來的花兒，雖給岑寂的病房，添了許多生趣！沒想到伊本身，嬌娜纖婷的站在那兒，縱有幾百萬朵鮮花也比不了！花兒雖美，只是靜的美，一個天真憨頑的少女，真好像「子龍一身都是胆！」伊却是「一身都是情！」那眉尖眼角，微末之處，不只有說不出的美妙，還有最偉大的熱情充盈着！」又想到：人常說「英雄難逃美人關！」連大英雄還無法擺脫，何況自己是俗而又俗，俗不可耐的人呢！算了吧！人生百年不過一死！我今得一紅粉知己，也就

死而無憾了！」元音見疏竹出神笑道：「林先生，你想什麼？」疏竹忙定了定神，見茶几上放着報紙，笑道：「沒想什麼，你把報拿來我看看！」元音取過來，送到床畔，站在疏竹身旁，兩人相視一笑。疏竹伸起手來，正想握住元音的手，忽聽門外一陣高跟鞋的聲音，又聽着停住了腳，問道：「林先生是這個病房嗎？」兩人都嚇了一跳，元音忙退後兩步，門兒已經開了。看時，走進一個身材適中的少婦，顴且臉兒，長的很豐滿，穿着件紅花綢旗袍兒，足登一雙紫綠相間的花漆高跟鞋，肉色絲襪，提的高高的，一直隱在裙子裏，却看不見襪腳，打扮的很够入時，腋下夾一個花漆的皮夾，一望而知是位貴族少婦！疏竹笑道：「隸華，請坐！我這點似是而非的小病，勞你遠道來看，真是不敢當的很！」元音見疏竹叫她「隸華」，才知是那位唐問松的太太，忙笑着點了點頭，隸華也笑着看了元音一眼，對疏竹道：「再客氣呀！我看你還有多少客氣話，一古腦兒都說出來，省得以後見了面，酸得溜溜的又來一套！」疏竹笑道：「請坐，以後免去客氣，還不好嗎？」說完又笑道：



：「你們二位還不認識吧？我給你們介紹一下！」棣華和元音都忙站了起來，疏竹撇了撇元音，指着棣華道：「這是女子藝術大學高才生，韓棣華女士，換句話說，也是問松先生的夫人唐太太！」棣華笑道：「少說點吧！看你這囉裏囉嗦的！」疏竹又對棣華道：「這是葉元音葉女士！」兩人又笑着點了點頭！頭棣華見元音通身的氣派，果是超然不俗，長的十分大方！又笑問道：「葉小姐幾年級了？」元音笑道：「高中二年！」棣華笑道：「聽說葉小姐的功課非常好，人性也特別和靄，今日一見，真是千真萬確！」元音道：「好什麼？一點也不好……」疏竹忍不住笑道：「你們倆也不要這樣客氣了，都不是外人，以後在一塊兒的日子很多，儘這樣應酬下去，可不逼屈死人，你們都直稱名字好了！」說的都笑了起來。年青女子在一起，最容易相熟，兩人談了一會，非常投機，棣華走到窗前，看見那兩束鮮花，驚笑道：「喲！這花真不錯呀！是醫院預備的嗎？」疏竹滿面堆下笑來，答道：「不是，剛才元音送來的！」棣華看了看元音，笑道：「我說開醫院的，一向都是死心眼兒，

不會這樣知趣的！」又對元音道：「買的真好！」元音用手兒掠了掠鬢髮，沒有說什麼，只憨笑着。疏竹怕元音難爲情，忙用話岔開道：「元音，你們多會兒考呢？」元音道：「還有多半月！」疏竹又對棣華道：「你看我住一禮拜，就可以出院了吧？」棣華道：「問松早晨送你來時，聽大夫說，也許多養幾天才行，一禮拜怕不成！」疏竹着急道：「那怎麼行！我還有許多事，實在沒有病的功夫了！」說的兩人都笑了起來，棣華笑道：「好我的林先生，害病可不由人。你說沒功夫，就能不病了嗎？」疏竹笑道：「我實在着急的利害！」棣華道：「急也沒有法子，誰讓你養球？」這樣說笑着，時候已不早了，元音和棣華一塊出了病房，在院門分手。棣華上了洋車，老劉把遮塵土的白布簾兒掛好，提起把來，一陣風似的回了瓦匠胡同，問松已經下學回來，一見棣華，忙笑道：「你看疏竹的病勢怎麼樣？」棣華道：「我看不要緊，精神怪好的，就是臉色過分蒼白，說話時尾音太弱，這樣不大好！」說着李媽送過拖鞋，問松笑道：「就那兩樣，也就不少了，還要多少？醫生說

是癆病，你不看他平時愛咳嗽嗎？幸喜還在初期！治起來，當然還很容易，不過可得加意休養才成，不然弄得利害了就難辦了！」棧華換好拖鞋，又換了件家常衣服，笑道：「那位葉小姐長的真好，有多麼腴腆，竟不像個生在城市中的女子！」問松笑道：「我昨天說好，你還不信，現在也承認了！」說着拿出一封信，送給棧華道：「你看，又給我們添麻煩了。」棧華看時，原來是打老家寄來的，信上說：「有位本家土財主，論起輩數來，還是問松的族祖呢！家裏很有錢，只是勤苦一生，從沒有見多大世面，久震故都之名，想來看看金鑾殿，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咬着牙，花錢也任命啦，想來遊玩幾天，托問松夫妻招護一下！」棧華看完道：「信上寫着今晚就要來，住的房倒現成！你該上車站接才對！」問松道：「想不接也不成；你叫王升把客廳收拾收拾！其實這位爺，我只十一二歲時，見過一兩次面，如今事隔多年，到車站也怕不認識！」棧華道：「一定有人伴着來，伴的人該許認識！」問松笑道：「你不清楚這位爺！」笑話多的很！那裏捨的用人送，要那樣不是又多

花一份兒路費嗎？」夫妻倆計議了半天，問松趕十一點通車，到了車站，不多一刻，車已開到了，前前後後，找了半天，沒有一個類似的，忙又跑到月台柵欄門口等着，心想這總該錯不過吧！不料旅客都走盡了，還是沒有！心裏思付道：「也許今天沒有動身？面貌記不清，倒也罷了！不過，村鄉裏來的人，一看打扮，不會有錯的！竟連那樣一個打扮的人都沒有？」沒奈何，只得敗興而歸！棣華還沒有睡，手裏拿着本閑書，躺在沙發上，強與睡魔掙扎，見問松的神氣，知道是撲了個空！忙站起來笑道：「許是遲起了一天身，明天來也未可知！」問松瞞怨道：「我說怕接不上！」說完坐在椅子上，棣華不便再說什麼，見問松鼓了個嘴，坐在那兒。因笑道：「傻子，睡吧！一點事又放在你心上了？」說着回了臥房，問松也跟了進來，笑道：「不來倒也罷了，眼看考畢業，來了又少不得陪着玩幾天！」棣華脫了旗袍兒，掛在衣架上，裏邊穿一件外國綢的鬆緊口背心，襯在水綠色的燈光下，十分鮮艷奪目，站在床前，把紅緞被往開一揭，躺了進去，被子的顏色紅艷艷的，拱托

着那一付豐潤的臉龐，十分好看。問松坐在床沿上，見棣華那對可愛的眸子，眯着自己微笑，斜了斜身子，並頭睡下，忽聽窗外李媽低聲叫道：「少奶奶！少奶奶！」

「棣華道：『什麼事？』李媽道：『門口有人找大爺呢！』問松道：『半夜三更，有什麼人找，你就說都睡下了，明天再來吧！』李媽道：『他不走，是個鄉下人呢！』

棣華坐起來道：「一定是你那位爺來了，快去看看看吧！」問松一想：「這倒說不定。」忙起床來披了件衣服，到外間把燈擰着。開了門，李媽走了進來，王升也在後面跟着，樣兒不高興，揉着眼窩說道：「我們都睡了，門口忽然乒乓的只管敲，開門一看，有個鄉下老兒，背着捲兒鋪蓋，說找大爺，他叫什麼唐金林，還是大爺的老家爺爺呢！」問松忙道：「現在什麼地方？」王升道：「在大門外台階上蹲着呢！」棣華也忙跑了出來，說道：「這就對了，快請到過廳裏，就是少爺上車站沒接着的那位老太爺來了！」王升這才明白，確是主人的親故，自不敢慢待，趕快三步並作兩步，走到門外，陪笑道：「大爺請你進去！」金林站了起來，從褲帶上揪

出一條粗布手巾，把身上的土，略擲了擲。因見王升穿的很整齊，知是個體面的差役，但不知怎樣稱呼才好，想起舊劇南天門裏的雷福，人們都叫老管家，便拱了拱手兒笑道：「謝謝管家！」說完跟着王升進來，見迎面一個水磨磚大照壁，中間掛一個條桌面大小的紅漆牌子，刻着斗大的『平安』二字，十分壯觀。地下放一只大魚缸，四週圍着些仙人掌鐵樹，還有幾樣草花兒，擠在空隙的地方。轉面向西，進了一座小園門兒，綠綠的遮滿了爬山虎！裏面是一個大院落，鋪着老年的大方磚，東西走廊，通到後院，正面是過廳，椽下一盞磨光的百燭大電燈，照的滿院通亮，朱漆漆的四根紅柱落地，金林早看的有點發昏。台階兩端，擺着兩個青花白地瓷的石鼓兒，放着兩盆鮮花，王升早把籠子打起，金林見地下滿鋪着口外的羊毛絨花毯子，心想：「那比自己睡的地方還潔淨幾萬倍，怎麼好走進去呢！」忙把鋪蓋捲兒放在廊下，把那雙家做的笨布鞋脫了下來，只穿着襪子走了進去，王升放下籠子，忍不住想笑，繞着走廊進後院去了！」金林站在地毯上，好像到了皇宮內院，早摸不

清東西南北了，牆角立着個紫檀木架坐鏡，照的金林更沒了主意，用袖子擦了擦眼，前後左右，看了半天，認不清那兒是坐的地方，猶疑了半嚮，見窗下有個小橙兒，上面覆着紅花緞墊子，和鄉下的橙子頗有點彷彿，於是提起腿來，預備過去坐下。不想剛走了兩步，脚下「叮鈴噹啷」的響了起來，不知是什麼東西摔了一下，低頭一看，原來是個白銅盒兒，只是缺了個蓋子，擦的錚亮！金林不認識那是痰盂。還以為是桌子上的擺飾，被他碰在地下了！忙取了起來，小心翼翼的放在桌上！

心想：「阿彌陀佛，多虧是個銅的，要把那些古瓷玉器推下去，不早碎了麼？」這樣想着，早出了一身冷汗，正想在那橙兒上坐，忽見對面的門兒開了，忙又站了起來，見王升先進來站在一旁，又跟進一個粉粧玉琢的哥兒，金林知是問松，早笑着拱起手來，問松忙深深的行了一禮，笑道：「我打一小兒不在家，親戚們沒法走動……」說着見金林仍舊拱着手兒站着，忙道：「老人家到這裏，都是一家人，無須客氣的！」王升忙指着沙發道：「老太爺請這邊坐！」金林只得過來。他本不

知道那是坐的玩藝，屁股往下一沉，好像掉在綿花堆裏，嚇的跳了起來。問松笑道：「慢慢的坐下就好了！」金林受了這番教訓，不敢再嘗試了，忙坐在窗下的櫺兒上。問松回頭一看，見書案上擺着個痰盂，心裏好生不悅，沉下臉來，對王升道：

「你收拾的屋子嗎？」王升摸不着頭腦，唯唯答道：「是！」問松見他還不清楚，用手指了指，說道：「誰告訴你痰桶往桌子上擺！」王升這才看見，忙取了下來，不敢說什麼，心想：「這屋敢是鬧鬼，真正的晦氣！」金林看的明白，待要說是他幹的，見問松不追究了，又嚇了回去！問松笑道：「家裏來了信，說老人家，」

「我才上車站接了一回，不想人多，老人家的面貌也記不清了，所以沒有接上！老人家是怎麼找來的？」說着王升沏來茶，放在金林面前，低聲道：「老太爺請吃茶！」金林忙起來拱手道：「管家請！」問松忍住笑，說道：「他是咱們家的用人，老人家不要客氣，他叫王升，以後直叫他的名字好了！」金林這才坐下，問松低頭一看，見他没穿鞋，以為在路上丟了！忙吩咐王升道：「你到上房，問少奶奶把我



的那對禮服呢鞋取來，給老太爺穿！」金林忙站起來道：「我有鞋，在廊下呢！」王升忙到廊下，把那雙一斤重的布鞋，連鋪蓋捲兒一齊拿進來！金林喝了口茶笑道：「你問我怎麼找來的？說起來話長呢！從省城起身，搭了個伴兒，他們告我說，瓦匠胡同，在內城，離車站有十多里路，坐洋車，要三毛大洋哩！我問他們有省錢的法兒沒有，十里二十里的路兒，還用坐車嗎？他們又說：你走走也可以，街上有穿黃衣服的兵，不知道路，問他們全告訴你。下車後，我見天氣挺涼快的，錢幹嗎！早到了也沒事，來爲的是頑兒，慢慢的走吧！那個伴兒，又仔細的把方向說了一回，也就躊躇到了！」說完又笑道：「你爸爸弄下這身體面，我也想來看看！聽說民國年間，京城的皇上也走了，紫禁城裏也許進去！借着自己的精神還好，你爸爸又是領兵的，來了也有個照應！」問松笑道：「世事沒個定準，你老人家辛苦了一輩子也應該出來閑散幾天。給兒孫弄家業，還有個窮盡嗎？人常說：「兒孫自有兒孫福！」老人家看開點吧！」金林道：「你說的很對，我早不替他們操心」

「不過，我那點小家業，不能比你爸爸，他一天賺的錢，我一年也賺不了，孩子們多，也是沒大富餘！」說完又嘆了口氣道：「問松，還是念書好，你爸爸弄下這身榮耀，改換門庭，可不容易哩！記得你爺爺在世時，和我挑着擔兒賣菜！要活到現在呢！可憐我那老哥哥苦，沒等你爸爸發跡就死了，人都有一定的福祿，再不能強求的！」說着王升送來飯食，金林忙道：「我一點也不餓，拿回去吧！」說完由懷裏掏出兩個乾燒餅，笑道：「我還有這個呢！」問松道：「你老人家隨便吃一點，燒餅乾了，讓他們拿下去吃了吧！」王升將點心擺在書案上，金林這才走過去，問松站起來笑道：「時候不早了，你老人家吃完安息吧！」說完又指着王升道：「用什麼東西，只管問他要！」說着回了上房，見棣華靠着沙發背睡着了，頭髮遊絲般的散了滿臉，眼兒閉着，變作兩條灣灣的弧線，香息微微，每一呼吸，那胸前的一對小丘，便微微的聳動，問松看了一會，輕輕的把嘴兒湊在粉頰上，吻了一下，棣華的嬌軀隨着一翻！後事如何？下回交代。

第七回 蕙園亭鄉愚談往事 驚妙曲座客讚優伶

却說問松見棣華睡的正香甜，不忍叫醒，輕輕的把嘴兒湊在粉頰上吻了一下，棣華早醒了。手兒在頰上亂揉了兩下，睜眼一看，見是問松，嗔笑道：「知道也是好東西！」問松笑道：「好舒服呀！我招待客人，你睡覺！」棣華站起來，伸了個懶腰，笑道：「什麼時候了？」問松笑道：「乾脆不用睡了，就要天亮。」說完又將方才金林老漢的笑話略提了提，因笑道：「無怪上車站空跑了一趟，他那個打扮，我實在沒想到，和冬天背着籃兒賣大鴉梨的鄉下老頭兒，完全一樣！」棣華聽了，笑道：「真的嗎？那倒怪好玩！」說完忙着要到窗外偷看去，問松拉住笑道

：「看的日子多着呢，明天我給你正式介紹！」棣華見如此，也就不去了。夫妻倆回了裏屋，上床安寢，次日醒來快十二點了，李媽打來臉水，問松問道：「客人起來了沒有？」李媽道：「早起來了，在走廊下靠着大紅柱子抽旱烟呢！」棣華在裏屋聽見，忙跑出來道：「快預備開飯，人家鄉下住慣了，天亮起來就要吃飯的！」廚房裏忙亂了一陣，飯已開好，王升先把金林請到飯廳，問松夫婦也來了，棣華給金林行了一禮，又問候了幾句。金林笑着把鬍子摸了摸，對問松道：「這就是你自由結婚的媳婦兒？」一句話說的棣華怪難爲情，問松只笑着點了點頭，用話岔開道：「你老人家起來的很早，一定餓了吧？」金林道：「初起來，有點餓，把昨天火車上剩的兩個燒餅吃了，也就當一頓飯了！」大家就坐後，金林見牆上有個小櫃兒，王升過去，把櫃門兒一開就取出一碟菜來，又見米飯，饅首，桌子上的菜蔬，全由那裏取出來的，老兒好生納悶，心想：「許是預先放在裏邊的，」繼又一想：「不對，那樣小的個櫃子，怎麼能放下那麼許多。一定又是洋人們弄下的玩意兒！」忍

不住問松道：「那個櫃兒裏怎麼會變出飯來呢！」棣華早掩住嘴兒偷笑起來。問松暗拉了她一把，笑道：「這個櫃兒，原通着廚房，那邊廚子把飯弄好，一樣一樣的放在裏邊，這裏一開門兒，不就取來了嗎！」金林這才恍然大悟，摸了摸又黑又光的腦袋瓜，笑道：「這北京城的匠人，到底不一樣，想的真巧妙！」說完伸出筷子到棣華面前的碟子裏，挾了口菜，棣華忙連碟子推了過去，笑道：「早不知道你老人家來，沒有預備點像樣的菜家常便飯，總要吃飽！」金林笑道：「這飯就很好，家裏過大年也吃不着這麼多的肉！」說着，又看了問松一眼，笑道：「年頭兒過的真快呀！我見你的那會子，你剛有這桌子高，不過四五歲吧！腦心裏還梳着個歪小辮子！……」棣華早吃吃的笑了起來，問松道：「你老人家那時正中年吧？」金林笑道：「也不過三十多歲！」吃了口菜，又笑道：「你們都長成大人，就輪到我們老了。問松，聽說你住的文學堂，多會兒念完呢？」棣華又忍不住想笑，問松偷推了她一下，回過頭來說道：「今年就完了！」金林道：「念完坐什麼官呀？」問

松笑道：「念完也坐不了官！」談笑之間，飯已用完。問松領着金林到前後四五座院裏，繞了一回，金林口中稱讚不絕，最後領到花園，那花園有五六畝大，梨葉樹都有。正面是一座花廳，窗戶和欄杆，全用紅綠色彩油出來，十分鮮艷奪目。旁邊栽兩池牡丹，開的正盛，廊內擺着五七個磁石鼓兒，上面都放着精巧的花兒，還有三四把籐椅子，散在那裏。花廳當中是一轉暖閣，床上鋪一張南方出產的軟質涼蓆，兩頭兩個綉花靠枕，中間鋪一條紅花漆布，牀端擺着兩個紫檀木足橙兒，問松笑道：「這是我父親去年回平避暑時，抽大烟的地方！」老兒乍舌道：「阿彌陀佛，抽大烟還有這個排場！」花廳左邊是間小客廳，斜放着個方桌，是預備打麻將的。花園東牆邊，有一座假山，山前長着兩株垂柳，柳前有一個荷花池，站在山上，微風習習，柳絲拂面，園內的景色，包覽無遺。還有不少的野草閒花，不用細述，金林看了一回，嘆惜道：「這一塊園子，放在咱們家鄉，種上菜，每年至少能賺五百塊大洋！」說完又嘆了口氣道：「問松，你是有福氣的，生下來就是享福來了！」問

松道：「你老人家創家立業，受了多少辛苦！我這不過靠着父親現在有點聲勢，眼前不缺衣食，其實還年輕的很哩，將來怎麼樣，誰敢逆料。到後來還怕不如你老人家這盤莊稼飯吃的久哩！」金林翻起老眼，坐在個石鼓上笑道：「說別的不敢和人家比，說受苦恐怕誰也比不上。問松，你還不知道爺爺年輕時候的光景呢！」說着露出一付勝利者的笑容，又慢慢地說道：「最初家裏只有二三畝大的菜園子，比這花園小多了。咱們家鄉雨水少，園內只有一個井，當然不够用，要想叫菜長好，非勤灌溉不可，我天一亮就起來，整整的澆一天，日日如是，有一年，井邊的石板上了，有了個小石窩兒，初還不留意，那天正在提水的空兒，天氣十分熱，出的混身是汗，提起水桶來身子隨着一震，耳邊上的一滴汗珠，不歪不斜，正掉在那窩兒裏！」問松乍舌道：「你老人家真是世界少有的勤苦人，汗珠兒竟磨穿石片，……」老兒又笑道：「這還不算什麼，有一年雨水十分多，街水時常像河似的，那裏邊盡流着髒東西，澆菜特別好。可惜我的菜園在村東，街水却偏流到村西，後來發誓非要把水源導

回來不可。白天不能動手，每日深夜，村裏的鷄狗都睡着了，我偷偷地帶一個長工，拿上鐵鎗，把東街開的低了，一直每夜不斷，開了整一月，街水果然移過來了。除非不下雨，稍微下一點，各街的水，都聚在我園子裏，到現在快三十年了，每年沾街水的光，不知有多少！」問松聽完，暗思忖道：「此老不只檢苦耐勞，作事還真有腦筋，如果生在都市地方，倒是了不得的人物哩！」因驚異道：「你老人家真是有本領的人，無怪在鄉間，弄下那麼大的家業！」又談了一會，一塊出了園門，問松道：「你老人家晚間沒有睡好，早點休息休息！明天好出去遊玩！」說完回了上房。夫妻倆也都十分疲乏，沒有出門。次日問松一早起來，見天氣特別好，笑對棣華道：「吃了飯，我想領老漢逛逛去，晚間正巧有梅蘭芳的戲，也想陪着老漢看看，上了歲數的人，來一踣也不容易呢！」棣華道：「疏竹那裏，整天沒有去了，我想看看他去，你讓王升多買張票，晚間陪你們聽戲去！」吃完了飯，問松帶着金林老兒，到了中山公園，牡丹開的正盛。一畦緊接一畦，婉紫嫣紅，美不勝收，真



有點滿園春色鎖不住。老兒更是目不暇接，稱讚了一回，又嘆惜道：「這要把花兒去了，換成蔬菜，能賺不少的錢哩！」問松知道老兒是刻苦成家，所以說話盡在錢上打算。老兒爲賞玩園中的景色，掏出老花鏡來，用指頭肚兒擦了擦，戴在眼上，見那些摩登仕女腕兒套着腕兒，使勁往一塊擠，再看女人們穿的衣服，好像蜻蜓翅兒一般，緊緊的束在身上，衣襟被風吹起來，那一對寶貝似的大腿全露了出來，老兒不懂的鑑賞曲線美，早看的眼珠兒發直，眼內金花亂拼，心想：「這還成個什麼體統！就是夫妻也該相敬如賓才對，那有這樣不顧廉恥的！」忍不住去問問松，問松告他說，並不全是夫妻，大半都是朋友呢！老兒驚異道：「男人和女人還交朋友嗎？都年青青的水葱兒似的，乾柴烈火有不着的嗎？」問松聽了，只覺好笑，也不便說什麼。到了來今雨軒，問松把老兒領到茶座兒上，老兒正裝起一袋旱烟，茶房走了過來，一見問松，知是熟主顧，忙笑着招呼，老兒見那茶房穿着雪白的褂子，背頭梳的錚亮，臉兒又白又嫩，胸前掛着個小銅牌子，在太陽光下，照的輝耀奪目，真

是鬧氣，和問松又那樣廝熟，還以為是那裏的公子哥兒呢！趕緊把烟袋放在桌上，站了起來，問松忙笑道：「他是這裏的跑堂的，不用和他客氣！」說完又笑着對那茶房說了兩句，茶房把茶杯安置好，睜了老兒一眼，偷笑着走了。問松叫來幾樣普通點心，他本來吃不下去，只給自己要了一盤牛肉湯麵，隨便吃了兩口，把盤邊兒一推，不吃了！老兒看的清楚，見還剩了許多肉和麵條兒，忙問道：「你剛吃了半盤，他們不能算一盤的錢吧？」問松笑道：「怎麼不能，剩下的又不能再賣了！當然要算一盤的錢，你就一口不吃，人家也要算的。」老兒乍舌道：「怎麼？剩下的就白扔下嗎？也就過分便宜他們了！我替你吃了吧！」說完把剩下的半盤麵，全倒在他盤裏，端起來就要吃，問松忙道：「你老人家想吃，再叫兩盤好了！」話沒說完，老兒早仰起脖子，全吞下去了！吃完擦了擦嘴道：「這還算的了什麼，剩下的就不能吃了嗎，鄉下生了白毛的饅首還吃呢！」問松亦無可如何，茶房在一旁直偷笑！老兒見吃完了炒麪的盤子裏，剩了一層油花兒，心裏又是一陣可惜，率性也

不和問松商量的，忙拿起茶杯來，把半杯茶倒在盤裏，洗涮了個乾淨，又倒回杯子裏，一齊都喝了！摸了摸鬍子，笑道：「這一盤炒麪用的油，足夠我家裏一月用了！」說完又笑道：「有一年，那時咱們的景況不好，只買了六斤油，連點燈帶過年包餃子，整整的用了一年。不過，這都是古話了，現在可不成了，鄉下也浮華的很！」問松道：「現在一年用多少呢！」老兒略沉思了一下，笑道：「了不得，了不得，加多一倍，總約有十二斤油才够一年用呢！」又坐了一會，已經不早了，問松算了賬，和老兒回了瓦房胡同。問松進了上房，棣華早回來了，笑道：「疏竹的病好了，再過兩三天，就許出院，也無怪他着急，眼看到學期考試，又給女學校代課，也該結束的時候了！」問松道：「不過，他那病，總是多養幾天爲妙！」棣華笑道：「元音也在那兒，我今天穿軟底鞋，走起來半點聲音也沒有。我進去的時候，元音正坐在疏竹床畔，妮妮清談，快走到床前了，疏竹才看見，元音忙站了起來，臉兒羞的通紅！」問松笑道：「你專會殺風景，衝散人家的好事！」棣華急辯道

：「你就會說風涼話，已經走進去了，怎好再出來呢！如果那兒有個窗戶，我由窗外看見，一定不進去了！」吃完晚飯，要看戲去了。棣華到梳粧台前，又略收拾了一下，換了件衣裳，給問松也取出件厚點的袂袍，怕晚間回來着涼。戲園子在南城，相離太遠，叫王升打電話叫了輛汽車，不一會門口早唔啾啾的響，知道車開來了。一齊出了大門，問松讓老漢先上去，老兒爬進去一抬頭，不想正碰在兒頂上，登時腦袋上起了紫色大包。幸而是夜裏，都看不清楚，只聽見悶悶的響了一聲，問松忙問道：「怎麼，碰着了嗎？」老兒一手拖着長烟袋，一手摸着腦門，苦笑道：「不要緊，不要緊！」隨後都上來了，問松坐在當中，那邊當然是棣華了，汽車夫站在車門口問道：「您都坐好了？」問松見老兒的手還在外面伸着，忙吩咐等一等，把老兒的手拉回來，笑道：「你老人家不清楚，這汽車門兒閉的非常猛！一不留神，就把手擠壞了！」說完揮車揮手，那車夫早已會意，忙用力把車門一閉，不想咯吱的響了一聲，好像壓折了根棍子，老兒早嚇的面無人色，又是痛惜又是懊悔。問松

看時，原來拉回老兒的手時，因晚間沒有看清，老兒的烟袋還伸在外面，車夫猛的一閉。把老兒祖傳三輩的一根烏木杆兒的旱烟袋，早折成了兩截！問松一邊叫開車，一邊安慰老兒道：「這兒有出名的烟袋舖，給你換個新的吧！」不多時早馳到戲園，遠遠望着電燈札成的梅蘭芳三字，又大又亮，光耀奪目！票早已買好，進了裏邊，燈炬輝煌，如同白晝，池子裏早鬧曬曬的坐了一片觀客。台上正唱武戲，鑼鼓震天價響，老兒的眼花撩亂，覺着腦袋有柳斗大，重重的壓在脖腔上，那裏還辨出個東西南北！問松領到坐位前，這裏的椅子全是新式的，椅坐上有彈簧，沒人坐時，自己就背起去了！問松先給老兒把座子按下來，笑道：「請坐！請坐！」說完見他坐下去了，忙把手兒抽出，不想老兒坐的太慢，那塊座子，沒東西接着，早又反過去，趕到老兒坐下去，却好落了個空，「撲通！」摔了個屁股頓兒！惹的鄰座都笑了起來，問松無奈，又把他拉起來，好容易才安頓的坐好。棣華低聲道：「早知道這樣，我不來了！儘露土氣，多麼丟人！」問松笑道：「本來初從鄉間來，還有不

驚慌失措的嗎？你還沒見白天在公園的笑話呢！真叫人哭笑不得！」說着，台上的武戲已下場，接着是王鳳卿和程繼仙的狀元譜。頭一場張公道借糧下去，程繼仙去的陳大官上場，那一付寒酸落魄的樣兒，將一個浪蕩逍遙的敗家子的末路，形容的維妙維肖！問松把大概劇情對老兒說了一回，老兒忽然領會道：「這就是鄉間唱的陳大官上坟！」問松笑道：「正是。」演到打姪一場，角兒們都抖擻精神，描繪的出神入畫，無懈可。全場人都靜靜的一點聲音都沒有，真是掉下一根針兒，也能聽的見！王鳳卿唱完那句：「活活打死你這敗家根！」程繼仙跪在那兒，早哭的淚人兒一般，老兒忍不住嘆惜道：「年青青的，早學點好！你叔父也就不打你了！」鄰座都看的入神，忽聽老兒自言自語，都回過頭瞅了一眼，帶着不高興的樣子。棣華低聲對問松道：「你不要和他說話了，人家都有點厭煩！」問松道：「他自己心和口談話，叫我有什麼法子！」說完看時，已演到末場，清明佳節上坟祭掃，王鳳卿把老年人的舐犢情深，活露無遺！唱完那句：「哭罷了祖先爺站立不穩！」燒完冥

紙站了起來，混身發戰，十分吃力，把風燭殘年的老態，完全刻畫出來！老兒又忍不住道：「陳員外開倉放糧，盡做些陰德事兒，不想沒有後代，也是老員外命裏註定的！」問松也不便理會，只好讓他說去，全劇終場後，池子裏又紛亂起來，問松笑道：「你老人家覺着怎麼樣，這齣戲很不錯！」老兒笑道：「不錯是不錯，也不過行頭兒新鮮，若論真唱的好，還不行哩！鄉間有個高梁杆兒紅去陳伯宇，大轟生去陳大官！那才叫好呢！」棣華聽着，差點笑的倒在問松懷裏！原來梅蘭芳自從外國回來，於唱正劇之先，總要掩旗息鼓，把黃澄澄的緞幕放下來，休息幾分鐘。打手巾把兒的，乘着這個空兒，走了過來，提起一塊熱騰騰的手巾，送在老兒手裏，老兒沒留神，倒嚇了一跳，拿起來擦了一回，那人見老兒不作聲，又送過一塊。老兒以爲是這裏的規矩，不擦又怕丟人，連着擦了三五塊，問松才看見，見那人還不斷的讓他擦，快把一把子手巾，老兒一人全擦完了！忙攔住道：「不要了！」說完掏出兩毛角票遞給那人，不想還嫌少，問松罵了兩句，才搭訕着走開，老兒這時

才明白了，忙道：「那還要錢嗎？」問松道：「這些地方還有白侍候你的嗎？普通只用一塊，不擦他也不敢說什麼，他見你是鄉下人，故意敲竹槓，這些人最壞不過！」老兒失悔道：「早知道用錢，我一塊也不擦了，清早剛洗了臉，擦什麼勁兒！」說着繖幕啓處，鑼鼓早響了起來，正劇女起解上場，只聽簾內又渾厚又滑稽的喊了一聲「啊哈！」名丑蕭長華扮的崇公道走了出來，台下掌聲如雷，繼又一陣哄笑！老兒問道：「梅蘭芳呢！」問松道：「你老人家靜靜的看吧！等一會就出來了！」蕭長華的幾句坐場辭念罷，見那去獄卒的副末角色，喊了聲：「蘇三來走走哇！」這時鴛鴦目同睜，都抖起精神來，只聽一聲「苦哇！」又清脆又響亮，那哇字的尾音，真如奇峰突出，響遏行雲！台前懸着的四個大電燈，一齊亮了起來，照着那描金綉鳳，巧奪天工的大簾幕，光彩閃灼，十分動人！簾兒猛的一起，那絕世名優，扮着千古名妓，蹣跚的走出來。台下的人，恨不得把身上的器官，全不要了，都變作些明利無比的眼睛，那嫋嫋的身段兒，只輕輕一移，千百個眼珠子都隨着轉了去



！老趕兒快取下鏡子來，用指頭肚兒擦了擦，又戴上去。看了半天，問問松道：「那就是梅蘭芳嗎？」問松笑着點了點頭。老兒忍不住又問道：「梅蘭芳出嫁了沒有？」問松忙推了他一把，低聲笑道：「梅蘭芳是男人，你看吧！不要說話了！」演到出了洪銅縣，一段流水板，唱的一字比一字有力，真是鏗鏘悅耳，大珠小珠落玉盤，亦不足形容其美妙於萬一。唱完後，玲瓏的身兒，跪在那裏，舞台是那麼廣闊，除了崇老伯外，只有這樣一個弱不勝衣，偏又時乖運蹇的孤苦人兒，越顯的寂寞淒清，一會兒淺黛頻蹙，一會兒柔情似水！崇老伯生性好談諧，兼由名角扮出，更是好語如珠，滑稽突兀，引的觀客，笑口常開，就是那自嗟命苦的佳人，也忍不住粉頸低垂，嫣然一笑。崇老伯說完那句：「到這個結果眼兒！還惦着他三哥哥哪！」只見蘇三把秋波微斂，那種羞怯怯的樣兒，真是我見尤憐！接着就是行路，一個是在古代黑暗官衙混了一輩子的老長解，伴着個小小年紀，飽經風霜的奇女子！一邊走，一邊閒談，蘇三把自己受過的酸辛，和不平，一字一淚的訴了出來，不想崇老伯却是

過來人，他看過的冤枉事，誰知有多少！所以替蘇三解釋清楚，那都不算希奇！還是慢慢的走吧！只極清淡的幾個字，把此老滿腹滄桑，全暗示出來！問松看的出神，低聲對棣華道：「今天的戲，唱的真好，真是名伶名劇，不同凡響！你看一個墮落女子的遭遇，够多麼可憐！」棣華正看的有趣，只笑着點了點頭，使勁握了下面問松的手！問松回頭看老兒時，見低着頭睡着了！心想：「睡着也好，少生點是非！」再看時，梅蘭芳正唱那句：「一句話兒錯出唇……」的搖板唱到末一句：「唯有那老爹爹你是個大大的好人！」用一對纖纖玉手，一隻撫着老伯的前胸，一隻手摸着背心，眼角含情，眉稍蓄意。把娼門的那一套老工架使了出來，老伯何許人，怎勁的起這種狐媚神術！一聲：「啊哈哈……」台下也跟着笑成一片！這時全劇已成尾聲。散場之後，問松把老兒叫醒，出了院門，坐上汽車，回去時已經夜深！次日一早，問松和棣華都上學去了。老兒一人無聊，想起火車上的伴兒，告他說北京城有個天橋，賣什麼的都有，又非常便宜，最是個好去處。吃罷早飯，王升告訴他去的路

兒，出了胡同，搭上二路電車，只要十幾個子兒，就坐到了。老兒果然照着王升的吩咐，一直去了！晚飯前，問松夫妻下學回來，等着老兒回來開飯，等了半天，還不見回來，問松心想：「他也許在外面吃了！」正叫王升預備着開吧！見老兒出的滿頭是汗，喘着氣跑回來了，手裏提着兩個大布包子，放在桌上，半響沒說出話來，只是不停的咳聲嘆氣。問松見神色不對，因笑道：「老人家走乏了吧，回來沒有坐車子嗎？」老兒拭着汗，嘆了口氣道：「唉！老了，活到這個年紀，不如死了好！」問松摸不着頭腦，瞅了棣華一眼，棣華也笑着瞅他。老兒又道：「逛完天橋，見天氣還早，就躡躡着回來吧。坐車要花不少錢哩！走到一條大街上，天快黑了，對面走過一個官面上的老爺，跟着護兵，打我身邊錯過去，地下忽然響了聲，好像碎了塊玻璃！那位老爺回頭把我的衣服一揪，說道：「老頭子，走路怎麼不長眼睛，你瞧！」我低頭一看，地下掉着一付破眼鏡兒，架子是黃澄澄的，才知道方才是那位老爺手裏拿着鏡子，我老眼昏花，沒有看清，對面錯過時，把人家的碰到地下了！」說

着又嘆了口氣道：「唉！年老了，一點用處也沒有！幸虧那老爺好性兒，護兵也挺和氣，在一旁勸解着！我給那老爺磕了幾個頭，誰讓咱做下錯哩？又賠了五塊錢。總算那老爺大方，聽說買一個新的要三十多塊錢哩！」問松一聽，早知道受騙了。這時飯已開來，都坐下吃飯，王升在一旁也聽清了！忍不住笑道：「老太爺，您讓他們騙啦！都是早設下圈套，用二十子兒買付鏡子，走到你身旁，故意扔在地上，好賴你幾個錢！北京這地方，什麼騙人花樣沒有，像這樣都有專行，俗名叫：「碰磁兒的！」」老太爺初來，自然不清楚！」問松見王升的話，和自己猜想的完全一樣，老兒也明白過來，只氣的兩眼發直，漲紫了臉皮，率性不作聲了！問松忙解說道：「五塊錢，不妨事！騙人的玩意兒多的很，久住北京的人還上當，何況你老人家是人地兩疏呢！」問松又說了兩句笑話，一直到吃罷飯，老兒的氣才平息了！樑華見桌上的布包，知道是老兒買回的，因笑道：「這是些什麼？」老兒見問到那兩個包子，心裏又覺暢了許多！笑着走過去，先打開一個，笑道：「你兩口子看，這是在

天橋買下的裙子。我大孫女，今年七月出嫁，這算點嫁衣！」說着提了起來，是條紅緞繡花的老式兩頁裙子，顏色變成了黑紅！有幾處的絲線，已經掉了下來，不遠不近，還有許多油點子。棣華近前看時，一股惡臭味，直撲過來，忙倒退了兩步，揪出腋下的小手巾，掩住了嘴！心想：「看那樣兒，說不定是盜墓賊，盜來的！」

老兒笑道：「這才三塊錢，要在鄉間買，頂少也得十塊大洋，女孩子們長大了，都喜歡個時新！這件裙子拿回去，也就很體面了！」問松陪笑道：「買的再好沒有，讓他們騙去的五塊錢，不也省出來了嗎？」老兒見又提起那五塊錢，不覺嘆惜道：「要不丟那五塊錢，回家又能多買兩大車糞，上在田禾裏，苗兒能長多好，少也能多收一石糧食！」問松攬着那個包裹，笑道：「這個裏邊是什麼，還沒有看哩！」老兒把裙子放好，王升在旁，早替他打開了，原來是件羔子皮皮襖，毛子很長，就是微覺亂一點，燈光之下，照的非常好看！棣華過去摸了摸，見毛子還很不錯！心想：「天橋這地方，倒怪的很，好壞東西都有！有了功夫，也去玩玩！」老兒非常得

意，笑着說道：「買完裙子，那掌櫃的挺和氣，說還有幾件好皮貨，當舖裏買出來的，取出來看時，倒真不錯。我本不打算買，冬天有老羊皮大皮襖，足够穿了，買這些細緻材料，到那兒去擺呢！不想那掌櫃的太熱忱！自己轉念一想：誰知道還能活幾年，活着受罪，死了還不許穿上好衣服暖和暖和嗎？這樣一橫心，也就買下了！花了十二塊錢，就是有點價錢太貴！」問松過去看了看，見還配着個黑湖縐面子，毛子倒不算壞，只是高一叢低一叢的，很不整齊，揉了揉皮板子，覺着太不柔和，總有點和普通皮子異樣，心想：「一定有毛病的，不然那簡直太便宜了！」老兒笑着對王升道：「你是此地人，總是識貨的，你看怎麼樣？」老兒一生，也是精明過常人的，在鄉下是鄉約地保一流的人物，不在法門寺的劉公道之下。平時高帽子戴慣了，很想叫王升恭維幾句。不想王升笑道：「老太爺買的很興頭，論理我不該說旁的話，恐怕又吃大虧了！這路皮子，都是許多小羊毛，湊在一起，用膏藥黏在一塊洋布上，許多塊連起來，也和皮桶子一樣了。乍看很不錯，穿兩天就全掉沒

了，您不看皮桶子那麼硬，這都是膏藥和布片，怎麼會不硬呢！要沒有那個湖縐面子，鬼病就全露了！……」問松見說的老兒怪可憐，忙止住王升道：「那有那麼多假的呢！」王升也不敢作聲了！這樣過了幾天，問松忙着預備考畢業，棗華也快學期考試了，又幫着問松抄筆記，也是忙得不可開交！老兒到北平，不覺快半月了，惦記家裏的田禾，不敢再住！問松也不強留，替買好車票，又送了點零星東西。預備搭正午十二鐘的車走。老兒來時，只一個小鋪蓋捲兒，現在的景況，卻大不相同，另外裝滿一個柳條箱子，零碎包兒，還不計其數！那鋪蓋捲兒，說也奇怪，好像七八個月的孕婦，肚子突了出來！剛到十點前後，老兒最是性急，催着要走！問松無奈，也便依着他，早就早點吧！王升叫來三輛洋車，車夫進來搬行李，有一個抱了那捲大肚子被窩捲，抱到門口，以爲被子是不怕摔的，往台階上一扔，忽聽「拍」的一聲，分明是打破了瓷器的聲音了，却連半點瓷片也看不見！只見被窩捲的肚子縮回去了。這時問松也在台階上站着，王升覺着有點奇怪，忙伸進手去，在那被

蓋捲裏一摸，摸出個東西來。抬頭看時，早忍不住偷笑起來。要知王升爲何偷笑，且聽下回交代。



## 第八回

### 感君情益增閨房樂

### 却歡筵詳述畢業苦

却說王升用手伸入鋪蓋捲裏，摸着一片硬硬的東西，取出來看時，早失笑起來，原來是一塊大磁片。看那花樣，分明是軍長在平時用的那個細磁夜壺，被打碎的片兒。但是，怎麼會跑到金林老兒的被窩裏？轉念一想，早已明白了，見問松在那兒瞅了他一眼，忙把盜片又擡進去，不敢聲張了！問松也覺着好笑，心想：「這老漢也太眼小，想要什麼東西，說明白了好了，要偷，偷點值錢的東西，何苦偷一個夜壺呢？」正思索間，老兒早笑嘻嘻的走了出來，拖着根新買的長烟袋，棣華也跟出來了。問松笑道：「我的意思，還是想請老人家多住幾天，我們都太年輕，招待的不好

，……………」老兒笑道：「這是什麼話，你還是和你祖父一樣，待人分外厚道。不要因爲莊稼忙，你大妹子又要出關，一定要多住幾天的。」棣華也笑道：「老人家回去，等秋收後，身子閒了！天氣也涼涼快快的，正好遊玩，再來多住幾天！」老兒只是笑着點頭，也顧不得說什麼了，行李都已放在車上，問松拱手道：「論理我應該上車站去，因爲一兩天就要考，實在不得空，打發王升送你老人家去，他做事也很細心！」回頭又對王升道：「到車站好好的照護老太爺！」說着老兒同王升都上了洋車，夫妻倆同聲笑道：「回了家都替我們問好！」說着車已走出幾步，老兒扭回頭，笑嘻嘻的道：「你們快回去吧！」問松夫妻回了上房。過了一兩天，問松開始考畢業，一連考了五六天，作好作歹，幾年大學總算混够了！那日最末試考完回來，身上十分清爽。坐在洋車上，回想起這幾年的大學生活來，不覺失笑道：「自己幼年環境不好，沒有多念書，不得不走這條捷徑，左不過混個資格，作起事來，有個大學畢業頭銜，總覺光彩點。不過，自己也問心無愧，學校雖然不好，自己總是

按着課程走！不能說是毫無所得。……」想來想去，老劉早停住車把，已經到了自己門口。問松走進上房，忽見屋子裏簇然一新，牆上，頂棚上，好像跳舞場似的，掛滿了紅花紙條兒。地毯上，桌子椅子上散着些花紙星兒，另外擺了一支長案，放着許多甘鮮菓品，外國糖球兒，五花八門，都是精緻非凡的茶點。問松正摸着頭腦，棣華早由裏屋蹣跚的走了出來。穿着前天新做好的黑紗白花點的旗袍，過圍鑲着閃光邊兒，頭髮盪成了波浪式，一齊掠在了腦後，脖子裏戴了一串珠子，俏麗的龐兒上略使了點脂粉，真是顧盼生輝，華貴的了不得！見了問松，把纖纖的腰兒一灣，忍俊不諱的笑道：「問松，給您哪賀喜！」問松看見屋內的陳設，已如墜入五里霧中，又見嬌妻打扮得仙子似的，不苟言笑，又給他行了一禮，賀起喜來了，更弄得莫明其妙。趕忙還禮不迭的笑道：「少奶奶今天怎麼這樣興頭，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快請說明！」棣華却斂起了笑容，輕輕的咳嗽了一聲，鄭重其事的道：「問松，你今天不是畢業了嗎？從我們倆認識起，一直到了今天，你待我的情義，可以

說無微不至！就是上下下，也沒有一個不疼惜我，不賓服我的！我自小兒是嬌生慣養，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只會在父母跟前耍嬌情。常聽人說：世事十分兇險，愛情的味兒終久是苦的！不想，一碰到我身上，都不適用了！其實我何常不清楚，這些可怕的境遇，並不是看着我太單薄，太孩子氣，不忍心加在我身上。因為世界上有多少可愛的弱女子，都被命運播弄的哭笑不得！我所以得得天獨厚，和心愛的人過着沒有半點缺陷的生活，並不是上天獨厚我。不要有你的憐愛，體貼，一切都耍和我乖難了！今天，我心愛的人要畢業了，無論如何，總是值的紀念的，朋友們還要替你祝賀，難道沐恩最大的我，反而箴默起來，我心裏過意的去嗎？」說完拿起一瓶啤酒，滿滿的斟了一杯，把問松讓在一把紫檀木椅子上，笑道：「滿飲此杯！」問松萬沒猜想到，自己無足輕重的個畢業，把棣華弄的這樣興奮，說出一片大道理來，真是一句追一句，句句出之肺腑。不料伊天真的意識中，也存下這污濁的人生大倫常，不由自主的悽然起來。方才取笑的心情，早拋到九霄雲外了。見棣

華那一付嬌艷的臉兒，一陣幽怨，一陣喜悅，一陣興奮，千萬種柔情密意，全湧現出來，令人敬愛不置。忙接過那玲瓏的杯兒來，一飲而盡！正要站起來，棣華却又把他推在椅子上。笑道：「再少坐片刻，輪到你起的時候再起！」說完又從身邊掏出個銀質小盒兒，打開盒子，原來是個黃澄澄的赤金戒指，棣華拉住問松的手，給他帶上，問松一細看，見上面刻着努力二字，略大些，四角還有「畢業紀念」四個小字，置配的又好看又勻稱。棣華笑着說：「這是我送給你畢業的禮物。」說完又握緊了問松的手，忸妮地道：「太俗氣，不過聊表寸心。」問松讓棣華擺佈了半天，心裏十分歡喜，忙笑道：「謝謝，謝謝！」夫妻倆倒客套起來了，棣華淺笑道：「誰用你謝呢，想起來起來吧，不要傻了。」說着都笑了起來，問松站起來，揀了兩個紅糖球兒，自己吃了一個，把另一個送在棣華的唇邊，棣華搖了搖頭，問松笑道：「面子事兒，好意思不吃嗎？你不吃，我這手怎麼伸回去呀！」說的棣華櫻唇微啓，撲哧的笑了。問松乘勢把糖球兒一推，早掉在棣華嘴裏。夫妻倆正玩的有趣，李媽

在門外輕輕咳嗽了一聲，送進一封信。問松一看封面，知是疏竹寄來的，棣華也湊了過來一塊兒偎依在沙發上看完，棣華笑道：「又一個歡送筵！」問松笑道：「其實無歡可送，畢了業也是苦不堪言！」吃過晚飯，兩人心裏，都特別暢快，上街上了會子。次日下午，問松夫妻從花園散步回來，正要進上房，棣華把門一推，早笑將起來嚷道：「哎唷！元音，這可是希罕客人！」轉過頭，又笑道：「疏竹，你們多會來的，怎麼我會不知道呢？」元音忙站了起來，疏竹笑道：「也是剛來，聽李媽說，你們在花園，她要叫去，我說你們也許正玩的有趣，不要打攪，過一會自會回來的！」棣華笑着把元音的肩膀一拍，說道：「坐着，坐着，近來功課忙嗎？」元音坐下笑道：「也不算忙。」問松和元音點了點頭，笑道：「葉小姐初次來，主人都不在屋，簡慢的很啦！」元音笑道：「唐先生，您太客氣了。」棣華和元音，雖只寥寥的會過幾次面，却是性情兒十分相投，兩入坐一塊兒，談的非常起勁！這裏問松見疏竹的面色，還是失之於蒼白，說話時少氣無力，尾音特別纖弱，只是他生性好

強，除去這些地方，實在掩藏不住，如果心粗點看去，精神還很不錯。二目炯炯發光，不像有什麼病的。因笑道：「疏竹，我看你的精神還沒有復原。」疏竹笑道：「錯不多了吧？謝謝你和棣華，這次病，不是你們替我拿主意，把我送到醫院裏，要讓我任性下去，現在怎麼樣，可真難說了！」棣華在元音身旁笑道：「瞧你們這位林先生，說話多麼客氣，開口謝謝，閉口謝謝的！」元音低下頭播弄着衣襟，偷看了疏竹一眼。疏竹笑道：「要照你這麼說，把『謝謝』二字，全看作應酬話，那麼，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真值得謝謝的事呢？」棣華笑道：「快不要用你數學家的腦筋窮研究了！那當然有，不過我們那點小幫忙，實在不值的一謝。眼前有一個人，你最該感謝，她對你的殷勤，才是世界上的真正值的謝謝的呢！」說完又拍了拍元音的肩膀，笑道：「元音，你說我這話對嗎？」問松見棣華說的太露骨，雖是開玩笑，究竟元音還是個天真的少女，怕伊太難為情。忙道：「把咱們新買的片子上好，讓葉小姐和疏竹聽，不要盡討論那些事了。」棣華也忙笑道：「疏竹，我們新買幾張片子

，你試聽，管保你得叫好！」說着走過去，上好片子，把唱機的小門兒一開，一陣哆哆嗦嗦的外國音樂，接着清脆的歌聲，疏竹一聽，知道是影星麥唐娜的瓊宮艷史。音調非常急促，正唱到鬪兵的那個節目，好像京劇裏旦角兒唱快板，鶯聲嚶嚶，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概。疏竹笑道：「不是還有個『夢中情人』的節目嗎？」棣華掩着嘴兒：笑道：「夢中情人」，我倒沒留神，有個『病中情人』你知道嗎？」疏竹搖了搖頭道：「沒聽說過，也是麥唐娜唱的吗？」棣華笑道：「不是，這個片子還沒灌呢！」說着指了元音，笑對疏竹道：「高亭唱片公司，不是請你們二位灌嗎？」疏竹這才明白，原來是打趣他。因笑道：「灣兒繞了多變大，我還當真有個『病中情人』呢！棣華，你這付口齒，也就很够用了！真不讓虹樓夢裏的鳳了頭專美於前！」說的都笑了起來，又換着唱了幾片，已經五點多了！疏竹忙道：「不要儘着唱了，我的來意不用再申訴了吧？」棣華故意笑着問道：「什麼來意？我真不曉的！」疏竹忙道：「如果真不清楚，我不妨重說，……」問松忙笑道：「快不用說了！一塊的老朋友，還來



這個俗套幹嗎？這不過輪到畢業，不能不畢業，其實只有痛苦，那有半星兒義意，值得朋友們歡送呢！」疏竹笑道：「話雖如此，不過總算告一段落，平常無事，還想找個題目一塊玩！好容易有了這個大理由，不是更應該理直氣壯的玩一回嗎？」

棣華道：「別的倒沒關係，只是你近來很忙，又剛病好，辭不掉的應酬，那是無法可想！整天一塊的人，有甚要緊，以後日子還很長，何必忙在一時呢！」疏竹笑道：「其實我並不忙，況且自己喜歡作的事，縱然勞苦點也有相當的代價。你們再要客氣，那我心裏就要不痛快了！」

問松所以一再推脫，也是明知疏竹有病，怕他勞碌過度！現在見他這樣熱忱，料定盛情難却，因笑道：「我們不用走遠了，就在近處小吃一下，好不好？」

疏竹笑道：「你太替我打算了，今天來個例外，你什麼也不許管，讓我當一個全權的東道如何？」

問松忙笑道：「好！好！好！我什麼話也不說了！」

棣華進裏屋換了件衣服，攏了攏頭髮，元音也站了起來。李媽在一旁陪笑道：「少奶奶，讓他們叫幾輛車子吧！」

問松笑道：「不用，不用！」

棣華忙道：「這條胡

同僻靜，出去怕一下雇不着，還是先料的好！」疏竹看了元音一眼，笑道：「我說不用就不用，怎麼總不聽東道的話呢！」棣華忙笑道：「對不住！隨你吧！」走出了大門，早見一輛汽車停在那兒，疏竹笑對棣華道：「雇不着洋車，不許坐汽車嗎？」說完又親自把車門兒拉開，笑道：「客人請上車！」棣華這才清楚，問松元音來時就坐的汽車。當下都上了車，疏竹是主人，坐在對面副座兒上，棣華坐在正面中間，兩邊不用說是元音和問松了！疏竹回頭對車夫咕嚕了一句，那車早唔唧唧的開出去了！問松忍不住笑道：「疏竹，你真太多心，這還用叫汽車！」疏竹用手兒在問松膝蓋上使勁拍了一下，笑道：「朋友，你真不許我當個自由的東道嗎？」說的都笑了起來。問松忙道：「許！許！我再說你罰我好了！你就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宮，定下坐兒，請八洞神仙作陪，我也隨你去！」這一句話，說的都又笑了起來！談笑間，早已到了前門，又拐了個灣兒，是一所繁華的鬧市，車兒慢慢的停住了。問松下車一看，迎面正是座大飯莊，疏竹領着走了進去，自有跑堂的殷勤招待，上了樓，

揀了一間精雅的座兒。跑堂的早送來手巾把，沏好一壺茶，隨帶四碟乾菓。屋子有兩間，裏間擺着個大圓桌，蒙着雪白的台布，週圍放着五六個紅漆橙兒；外間放一條方桌，順牆放置一對躺椅，還有兩三把普通椅子，牆上掛一條子安劉潤民寫的橫條，收拾的還不算俗氣。問松躺在躺椅上，燃着根紙烟；疏竹親自倒好一杯茶，送了過去，又放過一碟瓜子；棣華和元音站在隔斷跟前，看上面的五彩畫兒。棣華忽笑道：「元音，你快看，這畫的是紅樓夢呢！」說着一手搭在元音肩膀上，問松和疏竹也湊過來，細看時，果然是！一條上繪着好像是山坡上，有一塊大石板，憨睡着一位古裝美人兒，花瓣兒七零八落，拂了滿身，畫的十分拙劣！問松笑道：「這是『湘雲醉眠芍藥榻』吧？」說完退回一步，又躺了下去，笑道：「快不要看了，把紅樓中的佳人，畫成些鬼像了！雪芹如有知，豈不要活活的氣死！」棣華和元音看的津津有味，還在那兒詳窮究，疏竹笑道：「畫的固然不好；不過，但凡才子佳人，都是作書人着意描寫，其實那有那麼多的美人呢？都是有天才的人，信筆造

謠。曹雪芹秉絕世才情，用盡平生的心血，造出一大部合情合理，巧奪天工的謠言，對美人兒描繪的深刻真是冠絕古今！就請一位名滿中外的大畫師，也不能將書中的點滴妙諦，傳達於萬一。若求之於庸俗的彩畫匠，他們一天賺五六毛錢，剛够吃窩頭，豈不責人太深了嗎？」問松合手笑道：「這一段見解，真如并剪哀梨，爽利無比。」棣華走過來笑道：「你們快不要替曹雪芹擔憂了，替我想個辦法好不好？」疏竹笑道：「你有什么麼憂，要我們想法子？」棣華蹙了蹙娥眉，笑道：「我餓啦！」說着用手兒叉住了纖腰，逗的都笑了起來。疏竹忙將僮倌招來，問道：「有什么麼現成的點心？越快越好！」棣華忙道：「我一點不餓，這麼大的人，那能一下餓成那樣的，不過，已經坐了好一會了，打算吃什麼，也該吩咐了吧？」僮倌早把菜牌子和一個白紙本兒，放在桌上，另外放一支毛筆。疏竹一齊推到問松面前，笑道：「應該你寫！」問松接過來笑道：「人不多，吃不了多少！」說着寫了兩樣，棣華也寫了兩樣，疏竹拿過來一看，笑這：「你們太替我打儉了，這幾樣菜，那兒吃不了，

還用上這裏來嗎？」說着自己提起筆來，寫了幾樣比較珍貴的菜，正要遞給僮倌，棣華忙攔住笑道：「疏竹，可不是我故意挑你的眼兒，爲什麼都讓過了，不讓元音寫兩樣呢！」元音忙道：「實在的，我不會寫！」疏竹笑着先看了元音一眼，說道：「那麼你也寫兩樣吧？」元音搖了搖頭，疏竹又笑着對棣華道：「放心吧！這可不是我不許！」堂官將菜單子接去，在大圓桌上把簇簋全擺好了，中間端端正正放了四碟下酒的冷菜，又放了四碟水菓，酒也隨着來了，問松毫不遜讓，座了首席。疏竹不斷的替問松和棣華斟酒，自己也陪喝了兩杯，笑對元音道：「這兒沒有外人！你喜吃什麼隨便吃吧！」棣華呷飲了一口酒，笑道：「我又要多嘴了，爲什麼主人只給我們斟酒，不替元音斟，這個道理又有點欠通吧？」疏竹笑道：「她不會喝，小孩子家，喝了就要醉的！」棣華笑道：「你怎麼知道人家不會喝？怎麼不怕我們吃醉呢？」兩個「怎麼」，把疏竹說的詞窮了，忙提起酒壺來，先看了看元音的臉色，滿滿斟了一杯。笑道：「嚐試嚐試！」棣華也笑道：「元音，試喝一點，這酒

最甜不過！「元音果然端起來，唇兒剛只在杯邊一沾，忙放在桌上。苦蹙着眉尖道：「辣！」疏竹忙道：「不能喝，不要喝了！」真是「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大件兒菜已經上了大半，問松把杯兒一推，拉過一盃米飯來，疏竹笑道：「不成，不成，還得喝呀！你的酒量我是知道的。」問松笑道：「你斟的太勤了！」疏竹不容分說，又給斟好一杯，回頭也給棣華斟滿一杯。自己也斟的滿滿的，端在手裏，身子慢慢的站起來，那盈盈欲滴的酒漿，燈光之下，亮晶晶的在盃邊兒上滾！笑道：「這一盃酒祝我的好友問松，棣華前途幸福無盡！」問松棣華也忙站了起來，端着盃兒，三人伸長胳膊往齊裏比了一下，都仰起脖子，一飲而盡，翻過盃底兒來，互相看了看，這才坐了下去。散席之後，又回到方桌邊，跑堂的給問松，疏竹燃好紙烟，又重沏好一壺茶，閑談一陣。元音因為天晚了，怕媽媽不放心，忙着要回去，疏竹一直送到門口，又囑咐道：「都快考了，暫時不用再補習，休息兩天吧。其實我們考，是有名無實！你們雖然鄭重點，不過，你平時預備的挺好，也沒大關係，倒可以

借着考試閑散兩天，檢好日子，我想上西山玩玩去！」元音笑道：「好，我也想去！」說完略停了停，忙又笑道：「你看我差點忘記了！明天林先生有空沒有？我媽想讓你去，說有事和你商量呢！」疏竹道：「我正閑着沒事，明天下午準去！」元音只穿件白洋紗旗袍兒，剛吃罷飯，臉兒上潤潤的。疏竹又囑咐道：「你擦擦臉，小心着涼！」元音已上了洋車，由腋下揪出一塊小花手巾，在額上略擦了一下，笑着瞅了疏竹一眼。車夫早拉起把來，跑前去了。到往大街拐角的地方，還隱隱約約見元音笑着轉回頭來，傾刻之間，連半點影兒都沒有了。疏竹忙返到樓上。樸華呵呵笑道：「有多少話，怎麼走了這半天。」疏竹撒謊道：「門口碰見個熟人，那有多少話呢！」坐下喝了口茶，對問松道：「畢了業，最近的行止定了沒有？」問松道：「家父由河南軍部來信，本來叫我考完就去。」疏竹道：「你的意思呢？」問松道：「反正遲早非去不可，不過我是丟不開北平。住慣了，覺着街上的一株破柳樹，也破得可愛！」又談了一陣，一塊出來。疏竹早在戲園子裏，訂了個包廂，先

到一家照像館，和閻松合攝了一張六寸片子，才去聽戲。看完戲時，已經十二點多了。疏竹一人回了北舍，次日起來，上了兩堂課，整理了一會筆記。他自病好後，因為精神總不如前，又快考了，難免多看點書，所以元音校中的功課，托了位同學代教，自己索性閑散點！吃罷午飯，睡了個午覺，已經三點多了，本來定好下午去元音家，起來換了件衣服，擦了擦臉，一直到了青樹胡同。元音還沒有回來，先和葉太太談了一陣。原來元音的父親去世後，並沒有留下多少錢，只有幾家銀行和書店的股票，幸而運氣好，這些大小買賣做的都很不錯！每年領下的股息，除母女三口的用度外，還有點的贏餘，葉太太持家極儉，還有兩處房產，這樣一來，不只沒有絲毫虧空，據說比元音的父親在世之時，還寬裕的多呢！現在又到發息的時候了，葉太太因家裏沒人，想托疏竹替領出來，再一塊存出去，還有和幾處商家賬目上有糾纏，請疏竹替她清算一下！當下葉太太一五一十的說明白了，又笑道：「林先生剛病好，實在不忍再打攪你，可憐自元音的爸爸去世後，家裏沒有半個男子，元音



的叔父們，又都不懷好心，銀錢上的事，更不敢托他們了。」疏竹笑道：「葉太太不要多心，這麼一點事，就當鬧着沒事，街上隨便繞個灣兒，就全辦了！」葉太太笑道：「我常說：林先生不像個年輕人，作事多麼老成！元音叔父家的那些孩子，長的也都够體面，就是一個比一個賴皮，讓人實在看不上眼！他那三兒子，和林先生的面貌，越發相像，就是不學好！」疏竹聽罷，猛然想起和元音在電車上邂逅時，伊把自己認錯了，突口叫了聲「三哥」的故事！因笑道：「葉太太這位三令姪，和我的面貌很像嗎？」葉太太笑道：「其實也並不十分像，就是身段兒差不多，那有林先生這樣雅靜！」這時老劉一手提着菜筐子，一手拉着元篤回來了。元篤看見疏竹，忙撒開手跑了進來，葉太太笑道：「快給林先生行禮。」元篤果然把腰兒一灣，羞怯怯的跑到媽媽懷裏了！疏竹笑道：「元篤你們快考了吧？」元篤咬着小嘴唇，點了點頭，疏竹又問道：「你怕考不怕？」元篤搖了搖頭，說道：「不怕！」葉太太撫着元篤蘋果般的雙頰，很得意的說道：「這可不是對着您誇獎，咱的孩子們，都是喜

歡念書。一提到書本兒，不吃飯不睡覺都成，元音自小兒身體不好，小學畢了業，她爸爸也說，一個姑娘家，念也念不出個什麼來，就不用念了！不想她喧天鬧地，非考中學不行。林先生，實在不瞞您說，咱們家子孫缺，把孩子們都嬌養慣了，她自小兒又聰明，會伏侍她爸爸！她爸爸疼她疼的寶貝似的！臨死的……」葉太太談到死去的丈夫，眼圈兒有點發熱，早又心酸起來！疏竹忙解說道：「過去的事，嘆惜也無益！元音後來到底怎麼任的中學？」葉太太擦了擦眼，嘆了口起，又強笑道：「她一定要考，只好讓她考去，她爸爸說：她考的那個學校，是北京城第一座難考的女子學堂，一定考不上，試一下，她也就死心了！不想居然考上了，還是前五名呢！」說到這裏，葉太太又喜歡起來，拍了拍懷裏的元音笑道：「就這個小東西，別看在家裏這麼淘氣，在學校裏還是班長呢！」疏竹笑道：「都是像葉太太，精明強幹的很！」經葉太太一疏竹恭維，心裏自是歡喜。因笑道：「我是個呆人，不配說什麼精明強幹。不過，自從我到他們葉家來，家道總是一天比一天的興旺。她

爸爸是繼母跟前長大，我們這家子人，都被看成了眼中釘。她爸爸還算有心胸，索性什麼也不要，帶上我到外邊來，受的苦處，就不用提了！林先生，你不是外人，什麼話，也想同你說！白天整做一天，晚間還不能安息，家裏喂的小狗都睡了，我還趕着做活，她爸爸也是一天忙到晚，只怕不夠過！後來光景好一點了，筠兒的祖父也死了，又分下點家產，可惜她爸爸天生是受罪的，竟沒有福消受，先我死了……

……」說着又難過起來，元筠像也懂一點了，靜靜的伏在媽媽懷裏。葉太太又長嘆了口氣道：「有個男孩子也好，就她們姐妹倆，念書念的天好，也不中用！林先生，我現在就是盲人騎瞎馬，一步一步的瞎走，我真不敢往後想！」疏竹安慰道：「其實有兒子，也多不出個什麼來，好兒子，固然很好，要是壞的呢，真還不如沒有！」說着瞅了瞅元筠，笑道：「像元筠多麼聰明，現在又不分男女了，有了如女兒，也是一樣的！元筠這麼小當班長，將來大了，至小也是個校長！」說的葉太太笑了起來，疏竹又問元筠道：「你敢當校長不敢？」元筠點了點頭兒，說道：「敢！」葉太

太笑道：「她才什麼也不懂呢，讓她做大總統，她也敢做！」說完又長嘆了口氣，說道：「林先生，我也不怕你笑話，你說現在男女不分，我總覺着：地永不能反過天去吧！」疏竹知道葉太太理會不了，於是順水推舟的說道：「女人的精力總是差一點！」葉太太聽完，也沒有說什麼，倆眼瞅着頂棚，好像想起了什麼，身子微微的搖動。疏竹見如此，也不便再作聲，取過桌上的一本書，隨便翻閱。葉太太忽然回過頭來滿面帶着笑容，吞吞吐吐的問道：「林先生，我還沒問過你，定了親事沒有？」疏竹沒隄防葉太太突如其來的迫出這麼一句話，心想：「這可該怎麼回答呀！」正愁的一點辦法也沒有，忽見元筠朝着窗外喊了起來，疏竹抬頭一看，心裏喜歡道：「有人解圍來了，這個難題可以暫時不答！」究竟是誰來了，使疏竹這樣的歡喜，下回交代。

## 第九回

### 汪小奎二次建奇談

### 陳東山首創廢考論

却說疏竹正自爲難，忽見元筠在媽媽懷裏，嚷了起來。忙抬頭看時，伊早一根箭似的，嘴裏喊着「姊姊回來了！」跑了出去。葉太太見元音回來，自不便再提那句話了。元筠替姊姊拿着小汗傘，提着書包，在前面走着，元音跟了進來。笑對疏竹道：「林先生早來了嗎？」葉太太不等疏竹回答，早笑着說道：「來了好一會子了，你今天下學，怎麼這樣遲？」元音道：「真討厭死人，我們班裏又開會，嫌替林先生代課的那位先生講的太壞，又要請林先生回去！我說林先生剛病好，怕不能來，她們都不理會，一致表決了！」說完又掏出一封信，遞給疏竹，笑道：「這是用全

班同學的名義，給林先生的「封勸駕信。」說完回裏屋換衣服去了。疏竹打開看時，早笑了起來，葉太太也笑道：「林先生您笑什麼？」疏竹把信紙展開讓葉太太看了一下，笑道：「這信您也認識吧！」葉太太看時，原來是張白紙，因笑道，「這孩子又不知道弄什麼鬼。說着元音已走了出來，笑道：「對不住，林先生，讓您看了張白紙。其實看了白紙和有字的一樣，因為我是班會中的文書，這封信應該由我寫，我本來和林先生時常見面，還要這官樣文章幹嗎？就寫出來也是那個意思！所以，便乾脆不寫了，您看看白紙，心裏知道那回事就得！」疏竹笑道：「你這文書太不盡職。」元音笑道：「就這不盡職的文書，也連任幾年了！」說完又怔怔的道：「同學們，可也真奇怪，平時不用功，快放假了，誰教不是一樣的！盡抱怨先生，也是枉然！」疏竹道：「和你同學們說，快不要再多事了，一兩星期就放假，何苦要多此一舉。」元音笑道：我也是那麼說呀！其實大權還在你手裏，你只要拿定主意不去，她們也只好湊合了！」說着已經到開飯時候了，葉太太吩咐元音道：「快到裏

屋取四個雞蛋，讓他們炒好，炒的嫩一點兒！」又笑對疏竹道：「家常便飯，隨便吃一點，我是過慣窮光景了，一文錢也捨不得多花，沒有可口的菜。不過，林先生，您吃慣好東西，再吃吃我們這粗茶淡飯，也許還對口味兒！」說着都坐好了，飯已開來，疏竹笑道：「照葉太太那麼說，我倒好像每天山珍海味不離嘴似的！其實普通光景，都不過這些家常飯，也就很不錯了！我十分愛吃素淡菜，可惜學校裏做不好，那有這樣潔淨呢！」葉太太笑道：「你說起山珍海味來了，聽元音說，你有個姓唐的同鄉家，十分有錢，家裏收拾的……」元音忙道：「媽媽就能錯會人的意思，我還說了個十分有錢嗎？」葉太太笑道：「說個有錢也不要緊，算是媽媽說的。」又對疏竹道：「你們這同鄉家是坐什麼官的？」疏竹道：「他父親在軍隊上作事，外表不能不排場點，未見得怎麼有錢！」葉太太道：「元音說：那唐太太也是大學生念書的，實在好人性哩！就小倆口，住的挺大的院子，多麼有……」元音紅着臉兒，薄怒道：「媽媽，您不要說了！」又羞怯地對疏竹道：「我媽媽就

是聽人的半句話，就添加起來。我只說唐太太的人性非常好玩。林先生，那唐太太的人性還不好玩嗎？」葉太太笑道：「我也老了，本來就不會說話，孩子們又好強，總嫌她媽媽說的不好！」說完又笑道：「那位唐太太不是說來咱家嗎？」元音笑道：「人家那不過一句話，來了才算來呢！」園松笑道：「棣華的性情，非常天真，沒一點闊少奶奶氣，說來說許來！你們倆的性情很相投，她既要說了，總要來的！」葉太太道：「既那麼着，林先生見了唐太太，請再提一提，我想和人家談談呢！」疏竹還未開口，元音搶着說道：「媽媽真怪，和人家連面部沒見過有什麼話可談呢！」葉太太沉了臉道：「以後媽媽的事，不許你們管，年輕輕的，不要學那樣多嘴！」元音見媽媽有點生氣，也不敢再做聲了！疏松笑道：「想和棣華談談，那很容易，我再同她提提，一定要來的！」說着鷄蛋也炒來了，葉太太推到疏竹面前，笑道：「這是托人在鄉下買的油鷄蛋，您嚐一嚐。」疏竹忙笑着點了點頭，元音還脫不了孩子氣，見那一盤香噴噴的鷄蛋，早饞的忍不住了，伸長小手兒，只顧探着



吃！疏竹見如此，忙推了過去，葉太太又忙送過來，惡狠狠的瞅了元音一眼，說道：「又不聽話了不是？這是給林先生吃的，你又不是沒有吃過，再這樣不聽說，媽媽以後只疼你姊姊，不疼你了！」元音的手兒放了回去，再不敢搶着吃了。疏竹道：「讓她吃罷，小孩子們都是這樣！」葉太太道：「我也是因為就這一個小孩子，慣她一點，以後慢慢的長大了，也是學點規矩的時候了！」吃完飯，又在院子裏談了一陣，疏竹告辭。走到門口，元音趕出來道：「林先生不是說去城外嗎？那天去呀！」疏竹笑道：「那天都可以，你那天有空，隨你的便兒吧！」說着想了想，忙又改口道：「你看我倒忘了，我們下星期一就要考，想去的話，非這兩三天內不可！」元音笑道：「後天好不好？不正是禮拜嗎？」疏竹道：「好，就後天吧！我來叫你一塊去！」說着葉太太拉着元音的手也趕了出來，笑道：「林先生，你那有空，把股息替我領了，我就放心了。」疏竹道：「就明天吧！我這兩天很閑散！」說完又笑道：「剛吃了飯，外面有風，你們回去吧！」葉太太笑道：「家裏沒人

，林先生，誰叫你這樣好心呢，就得多麻煩你一點！」疏竹點了點頭笑道：「沒關係，請回去吧！」說着上了洋車。走出有十幾步遠，又回頭看時，元音還依着門兒站着，見疏竹看她，好像是笑了一下，忙扭轉身跑回去了。疏竹回了北舍，一人坐在屋子裏，想起葉太太的談吐，心裏不自主的跳了起來。心想：「元音對自己一往情深，已經很顯明了，不想她母親的意思，好像比元音還露骨。無故問自己定親了沒有，言外之意，可想而知！」不覺嘆了口氣，又想到：「自己真是作繭自縛，該是拿定主意的時候了，再這樣因循苟且下去，自己的罪過恐怕更深了！只有一個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分作兩份兒，雙方都圓滿了！必捨了一方面，以後才能過正規的生活！」想來想去，越想越頭痛，取出本書來，一心要看下去，省的再胡思亂想，誰知看了半天，一點效果也沒有。把書扔在床上，又嘆了口氣，自言自語：「不許看書，就不看，反正今晚不許腦子裏再想些不痛快的事了！」披了件衣服，出來把門兒上好，到了南舍，小奎和大士都笑着招手相迎。疏竹坐在床上，小奎倒了一杯茶，

送了過來，疏竹忙欠身道：「我才從北舍來，一點都不喝，謝謝！」小奎笑道：「喝不喝我無權干涉，這是我當主人的一種應酬！」疏竹知道小奎的性情，說出話來，總是非常特別，也就毫不介意！因笑道：「我方才說『一點也不喝！』那也是我們當客人的一種應酬話，高了興也許喝一點！」說的二人都笑起來。大士問道：「疏竹，暑假回去不回去？」小奎不等疏竹開口，早笑着說道：「大士，你真是亘古未有第一個大傻瓜！疏竹成天伴着那漂亮的『領袖愛人兒』，還回家作什麼？」大士道：「就你聰明！」疏竹忙道：「得！得！二位且慢抬槓。什麼叫領袖愛人，倒要領袖領教！」大士笑道：「弄得滿校風雨了，你還裝什麼？」疏竹道：「實在不知道，這有什麼關係，我也犯不上裝呀！」大士笑道：「自從閣下帶着貴愛人，葉元音小姐，養罷網球，在萬目同窺之下，早驚為天人，咱們同學間架愛人兒的，不下四五百，其中燕瘦環肥，早有定評，可憎和元音小姐一比，都變成庸脂俗粉了！這樣一來，元音確有領袖羣芳的天姿！一般好事者，便起了個『領袖愛人』的渾號，說着又

笑道：「咱們的花王弱士小姐，在故都各著名學府的花王中，要坐第一把交椅。大家不是都叫「首席花王」嗎？現在又有了個「領袖愛人」，可謂無獨有偶了！」疏竹笑道：「真了不得，芝蔴大的點兒事，放在咱們同學嘴裏，就不曉的有多麼神奇了！其實誰是我的愛人，這不是冤人嗎！」小奎往床上一躺，笑道：「再不許這樣假惺惺的，有愛人又不犯法，我們也不想揩油！」疏竹道：「小奎，你總孩子氣，你那裏知道認識女朋友的痛苦？」小奎道：「痛苦嗎！那你不會不要認識！」一句話說的疏竹答不上來。大士見小奎說的太沒深淺，怕疏竹受不住，忙笑道：「小奎，你還是孩子氣，事情不會那樣簡單，高興認識就在一起，不高興就散！」疏竹細想，小奎的話，雖然直率點，却是至理名言。自己真要去接近，那有這些顧慮嗎！因笑道：「小奎，你的話我無法反對。可惜我太無勇氣，擺脫不開！」小奎笑道：「得！得！不要說了！別人都愁湊合不上，你愁擺脫不開。能作「領袖愛人」的拉腕兒，這個風頭也就不小了，安分點吧，朋友。」說着拍了下疏竹的肩膀。疏竹知小奎不

明白自己的苦衷，也就不說了！燃起一根紙煙正要吸，小奎推了他一把，笑道：「疏竹，怎麼辦呀！」疏竹揮了揮煙灰，笑道：「那一根神經又犯病了？」小奎道：「關人們一夜摸五六個大姑娘睡覺，咱們半個都摸不着。她媽的，咱們又不是老公，性慾就不用解決了嗎？」疏竹笑道：「你餓了，怎麼辦？」小奎道：「下飯館吃飯呀！」疏竹又笑道：「你病了呢？」小奎道：「上醫院！」疏竹扔了煙頭又笑道：「你這些都清楚，爲什麼性慾來潮就不會解決了！」小奎略一沉思，笑道：「你叫我逛簷子對不對？」大士插嘴道：「怎麼不對！那不是專門滿足性慾的地方麼！」小奎跳起來道：「好，好，現在就走，南下示威去！」疏竹笑道：「又犯什麼病了，逛簷子還沒說完，怎麼又要示威！」大士笑道：「疏竹，你近來真奇怪，學校裏的新花樣，怎麼一點也不清楚，大概就顧了週旋閣下的「領袖愛人」了！」疏竹摸不着頭腦，大士見他茫然不解，又笑道：「南下示威，就是逛胡同的代名詞，八大胡同不在南城嗎？從這兒去，稱之爲南下，很對吧？到簷子裏裝闊老爺，花錢買體面，這不是示威

嗎？」疏竹大笑道：「妙的很！」大士道：「你只以爲手裏拿個小旗兒，在街上狂喊口號，那是示威。實在說起來，那有什麼威可示！還不如用在逛窯子上比較確實些！」疏竹道：「這個代名詞，起的確是漂亮！」小奎道：「你們不要胡考究了！快走，示威去呀！」大士站起來道：「走就走，誰還怕什麼？」疏竹也故意笑道：「走呀！」小奎從床上跳了下來，把鞋穿好，笑道：「走！」大士知道小奎的性情，給了疏竹個眼色，忙着穿衣服，把帽子遞給疏竹，預備着必然要去的樣子。小奎站在地下，却躊躇起來，笑道：「疏竹，真去嗎？」疏竹道：「這是你提議的，只要你高興去，還能不奉陪嗎？」小奎笑道：「住一夜，能傳染上梅毒嗎？」疏竹笑道：「沒這個經驗！」大士道：「小奎就是斗室英雄，坐在小屋裏，整天窮嚷，沒見他逛過一次！見旁人說話總想碰人家個釘子，這是最拿手的！」小奎把胸脯一拍，笑道：「她媽的，誰不敢去？走呀！」疏竹把他推在床上，笑道：「算了吧！就算我不敢去，好不好？」小奎又順勢躺了下去，拉住疏竹的手笑道：

：「不逛簪子，你得給我介紹個女朋友！」疏竹笑道：「對不住，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請閣下另簡賢能！」小奎笑道：「會給自己找，不管朋友，你這叫『豈有此理！』」大士笑道：「誰讓你自己不努力，旁人誰管的着！你也『到中學去』呀！」疏竹笑道：「你們肚子裏新名詞真多！我聽過『到西北去』的口號，這『到中學去！』却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端的作何解釋？」大士笑道：「『到中學去！』你還不懂嗎？你就是『到中學去！』的成功者啊！」說的疏竹更莫明其妙，因笑道：「今天長的學問，實在不少！還得領教一下！」大士笑道：「這是老於戀愛的大學生，最近發明的新口號！因為近來男大學生和女大學生講戀愛，大半要失敗。女子虛榮心大，住了大學，總覺着那些男同學，學識和自己也差不多，有點配不過自己，總想嫁個留學生，或社會上稍有位置的人，才覺心滿意足。這樣一來，你對女同學陪盡小心，她根本有成見在心，結果還是陌路人！由此得到個結論，『此路不通』。一般情場老手，在失意之餘，便想到情資初開的中學生了。冒險一點的，先去試一試，

居然馬到成功。不只容易上手，據說還有八大妙處呢！所以便有「到中學去！」的口號。說完又笑道：「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情感最盛，稍微擺佈一下，就把一顆少女的心，完全送給你了！這確是條找愛人的捷徑！」疏竹笑道：「八大妙處作何解識？」小奎推了下疏竹，笑道：「你別聽他瞎扯。」到中學去！」的口號，確是甚囂塵上；八大妙處那是他杜撰的！」疏竹笑道：「杜撰的更好，更要領教一下。我知道西山八大處乃是有名的景緻去處！關大帥的幕府，也有所謂八大處，是分理一切事務！又有八大胡同，是尋花問柳的盛地！大士，你這「到中學去！」的八大處，是些什麼？」大士笑道：「可惜還沒有編出來，現在正打着腹稿，明晚再來聽吧！」小奎坐起來，笑道：「大士，你杜撰不來，我試撰一下！」疏竹忙道：「小奎肚子裏好東西更多！你先說這第一妙處！」小奎喝了一口水，笑道：「既然要新編個八大處，好像作一篇有統系的論文，多找些參考書才行！」疏竹笑道：「用上圖書館不用？」說的都笑了起來！小奎坐在床上，兩手合回來，抱住膝蓋，笑道：「暫時還不



用。方才你說了兩種八大處和八大胡同！凡帶八字的，都是很好的參考。如：八寶粥；八大錘；八仙過海；……」小奎說的非常快，樣子又特別滑稽，惹的都大笑起來！大士道：「還有八郎招親。」小奎笑道：「這就不對了，八郎招親中「八」字的意義是排行第八，並不是有八種東西，合成一個八郎！」疏竹笑道：「小奎不管對什麼事，都用科學方法，解釋的確是透澈！」大士道：「派頭倒是很不小，你的八大妙呢？快說！」小奎仿着唱戲的口白道：「你且聽了：十六七歲住中學的姑娘，正在妙齡，其妙一也！」疏竹和大士笑道：「有理！」小奎又道：「這個時期，女子在情感上說，最熱烈。時髦人把熱情亦用妙字代表，這是二妙！」說完了喝了口水，又笑道：「俗語說「十六七歲無醜女。」在審美的觀點上看，又是女子一生最黃金的時期，可以算三妙！」疏竹見小奎盤裏沒水，忙倒了一盃送過去，小奎笑道：「有勞了！」說完又笑道：「在大學生中找女「拉腕兒」，費好大勁，幸而成功，到却扇之夕，沒有不叫苦連天的。原來早不是完璧了！受多少辛苦，不啻搶給自己戴

了個綠帽子。若「到中學去」，這種意外，很少很少，這是第四妙！」大士笑道：「這確是實情，第五妙呢！」小奎道：「在學問上講，咱們總比中學生高一點，對咱們不期而然的起種尊敬心！這是五妙！」說着又笑道：「小姑們有多麼天真，一塊玩起來，給你不知不覺間添許多樂趣！這是六妙！」大士搖頭道：「這兩妙太勉強了！」疏竹笑道：「當然不能處處精彩，就以西山八大處來論，真够個景緻的，亦不過兩三處而已，其餘都是強湊數兒！」小奎笑道：「大士就會吹毛求疵，難道八大胡同，真有八條弦歌不斷的胡同嗎？」大士笑道：「算我說錯了，其餘的『二妙』呢？」小奎道：「咱們比小姑娘的學問大，歲數又大，身材也大，吃的饅首也大，力量更大，有幾種大，歸納起來，對你起一種不可解的信仰心，依託心！這是七妙！」說着喝了口水，笑道：「十七八歲的姑娘，都有種處女羞，那種腴腆樣兒，想看你一眼又不好意思，只守着她足前的方寸土地，你如三生有幸，有向她求吻的交情，那種半推半就，又想又不敢，羞的粉臉通紅，恐怕是世界最妙的一剎那了！這是第

八妙！」說完站在地下笑道：「八大妙處，俱已講完！」疏竹笑道：「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戀愛經！」我也想不起好的評語，閣下講的妙處凡八，一言以蔽之曰：「妙不可言！」」大士笑道：「有了你這八大妙處，到中學去的口號，更充實了！」疏竹笑道：「小奎，你對「到中學去」的口號，研究的這樣既精且博，爲什麼自己不去實行呢，還要人介紹！」小奎跳起來道：「你倒會說現成話！向來理論家和實踐家完全是兩回事！金聖嘆批評了十大奇書，看作希世奇珍，研究的不可謂不透澈；爲什麼他自己不去作一部呢！而曹雪芹之作石頭記，施耐菴之作水滸傳，把書中人，描寫的生龍活虎，對小說沒有心得，絕寫不下那樣深刻，若叫他們作幾篇小說評，應該是出色當行，但是，你試遍搜雜記野史，從沒見他二位說長論短！這正因爲金聖嘆是批評家，曹施二位是作家，決不能混爲一談！我對「到中學去！」「不管了解的多麼透澈，要論實行去，疏竹，還是你，你的確是位「到中學去！」的實踐家！誰見過你對戀愛發議論？結果却比誰都有成效！這和施曹二位理頭作小

說，不理外事，不是異曲同工嗎？」這一席話，說的疏竹閉口無言。大士笑道：「小奎這一套引古證今，把男女互相的關係，說的淋漓盡致！疏竹，沒有異議了吧！我們偉大的實踐家！」疏竹笑道：「小奎今天真有諸葛亮舌戰羣儒的氣概，縱有異議，也不敢在孔夫子門前賣文了！」小奎說的非常高興。他歲數小一點，孩子氣很大，說話愛估個上風，見疏竹也讓他說服了，更喜歡的利害，因笑道：「諸葛亮通天文，識地理！咱們不敢比，不過要談起戀愛經來，那牛鼻子老道，恐怕也不見得高明！」疏竹笑道：「時代的背景不同，諸葛先生如果在當今，把那一把少年老成的大鬍子刮了，穿上西服，克羅克絲眼鏡一戴，把草船借箭的本領施展起來，上中學跑一趟，那還能失敗嗎？和你辯辯愛的理論，恐怕你未必是對手。諸葛先生再世的話，一定是理論家兼實踐家！」疏竹說完，知道小奎決不干休，還要和他大辯一場，明知自己不是對手，忙笑着拱手道：「領教多多矣！我要告辭了！」小奎一把拉住道：「不許走！再坐一會兒！」說完又笑道：「我說話愛開玩笑，對你神聖的戀愛

工作，有失尊嚴，請多多原諒！」說完深深的就是一揖！疏竹沒想到小奎今天這樣大方，不只沒再爭辯，反而客氣起來，愈覺小奎天真可愛，因笑道：「學那樣多心幹嗎？咱們朋友之中，只有你一個能保持天真，怎麼也鬧起虛來了！」大士忽把臉兒拿的挺穩，睨了小奎一眼，正顏厲色的對疏竹道：「我也不怕你笑話，孩子們長大了，也得學點禮貌，儘天真爛漫，那還……」說着忍不住早笑了起來，小奎拿起個鷄毛禱子，趕着揍大士，笑道：「真會找便宜呀！」他們正鬧的紛亂，疏竹抽身跑了出來，回了北舍。次日到學校上課，因為就要考了，各科先生都照例先限出題來。疏竹進了教室，見大士也來了，上課的特別多，半年沒見面的也都來了，疏竹知道都是爲抄題而來。不一會，校役拉開門子，先生夾着洋裝書走了進來，腦袋不住的對着學生們亂點，上了教台，把書打開，笑道：「我的試題，向來很容易！其實這種考試制度，頂不適宜了，歐美各國，許多出名的大學，都廢置不用，我想諸位亦有同感！」有位叫陳東山的同學，笑道：「王先生的話再對沒有了，其實用功不用，全在平時

；只靠這幾天，臨陣磨槍，考完再不沾本兒，也是無用！王先生深知我們的疾苦，真是感恩不盡！請趕快提交校務會議，現在就不用考了！兩頭兒都省事，豈不爲美！我們本着「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的道理，清楚「有過不改！」將來積弊更深，改起來更覺棘手。考試制度已經倒行逆施了多少年，一直到今天，才有王先生本着大無畏的精神倡議廢除，望王先生再本着這種精神幹下去，我們發誓願作後盾！」大家都笑着拍起手來，喊着：「贊成！」王先生本爲迎合學生心理，先揀大家愛聽的說幾句，再言歸正傳，限他的試題。不想，引出陳東山的這一片話。疏竹低聲對大士道：「老陳這兩句話，說的不軟不硬，亦莊亦諧，老王也是自討無趣！看他該怎麼回答！」正說着，王先生早和顏悅色的笑道：「方才密斯特陳說的非常有趣！一層推一層，反覆的推論，分明是把證幾何的法兒，借用在論斷事實上。密斯特陳不只把功課學的很好，又能以餘力把人情世事套在數學的公式裏，用推證的方法另立新論，真可謂有心人了！」一個高帽子，把陳東山戴的早沒話了！王先生

見空氣已緩和下去，因笑道：「考試固應廢止，不過也有相當的好處，不能一概而論。況且不管改革那一樣東西，不能操之過急。諸位，若前兩月提出來，兄弟當盡力幫忙，現下一兩天就要考，實在來不及了！好在我的題目很容易，只要略翻翻科本，都是一百分！」說着又是一陣呵呵的大笑！大士對疏竹道：「這兩句話如何？這些老滑頭教授，你想憑嘴說住他，且不容易哩！」王先生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八題道：「考的時候，我在這八題之中，出六題，那六題裏邊，還給大家有選擇的餘地，只做對四道題就是一百分了！這還不容易嗎？」有一位同學皺皺眉頭道：「我們不能說不容易。但是，不論那道題，作起來非兩個鐘頭不可，我們考的課程很多，天氣又熱，時間實在分配不來，王先生，您救人救到底，再勾去兩題吧！」說的大家都笑了起來，又有位同學也乘着說道：「王先生，這都是實情，這題多麼難作，我上次問王先生一題，您在黑板上作了兩個鐘頭，還沒結果，臨了帶回家去，過了三五天才作好的。您學問那麼好，作一題，還須三五天，我們縱自聰明萬分，和王先

生用相等的時間，也須要五八四十天哩！現在讓我們三天內，全趕出來，簡直不能！」大家都齊聲道：「說的有理！」這一段有憑有據的話，王先生真有點窮了！本來同例的規矩，先生限出多少題來，總要打個折扣才行。好像坐洋車，總得講講價，才算正規。王先生老於教席，何常不清楚這一點，先寫出八題，本有伸縮的餘地，又見這位同學說的理直氣壯，更不便再固執！因笑道：「論理，限題已失考試原意，限出之後再限，更有點兒說不下去！這幾題都很容易，決沒有上次我替你們解的那題難，管保在四五個鐘頭內，全能做完。不過，這兩天的天氣，是熱一點，諸位考試的課程，我很清楚，不算輕！給你們酌量去一些，省出時間來多看點別的課程，也是好的！」說着用黑板擦子抹去二題！只剩了六題。又有位同學，笑着問道：「王先生，這些題都在書上吧？」王先生笑道：「當然都在書上，大家略翻翻本兒，就可以應付裕如了！」那位同學又道：「我還沒買科本呢！怎麼辦？」這一句話，引的全班的同學都笑了起來。大士推了疏竹一下，笑道：「這傢伙真可以，沒買



書也好意思說！」只見王先生笑道：「沒買書，我實在沒辦法！」說完又笑道：「今天是本學期最後的一堂課，大家都忙着考試，早下幾分鐘吧！」說着點了點頭，走出去了。疏竹又上了一堂，回到北舍，吃過午飯，忙跑到元晉家裏，取出股票，到銀行裏把股息領出，又存在一家銀號裏！忙忙碌碌整跑了一下午，晚間回來，看了會子書，十二點多了，才得入睡。次日醒來，天氣還很早，躺在床上正默想昨晚看了的功課，想了一回，睜開眼忽見日歷上印着紅字，是禮拜日，忽然想起一件要事，忙揪住襯衣，跳下床來，招呼校役打臉水。要知疏竹想起何事，下回交代。

## 第十回

### 攬清溪驚羨浣衣女 悲妙喻哭比唐聖僧

却說疏竹一看日曆，見是星期日，忙着穿衣起床，原來前天和元音約好，今天上山去玩去！洗臉漱口畢，披了一件西服，取出像匣子來，掛在肩膀上，出門一看，天氣十分清爽，長空一色，沒有半點雲霧，坐在洋車上，晨風拂面，美妙無比！到了青樹胡同，小元筠早在院子裏迎了上來，拉住疏竹的手，抬起小臉兒道：「林先生，姐姐上西山玩去，不帶我！」疏竹低聲道：「不要驢，我帶你去！」元筠一聽，高興的跳了起來，忙道：「林先生，我換我的花衣服去！」說着早跑回上房，疏竹也跟了進去，元音由裏屋走出來笑道：「我怕要早動身，天一亮就起來了！」疏竹笑道

：「這沒有個遲早，早晚點，都沒大關係。」說着見元音穿了件白洋紗短袖小褂，繫了一條藍羽毛紗裙子，足上穿一對底白帆布鞋，白線長桶襪子，處處色素分明，越襯的那明眸皓齒，秀媚可人！疏竹正自思忖，葉太太拉着元筠走了出來，元筠好像才哭了的神氣，小手揉着兩個淚眼，揉成兩個黑圈兒！葉太太道：「她嚷着也要去，怕她走不動吧！」元音沈下臉兒來道：「她怎麼能走動，回頭走出病來，可別怨我們！」疏竹忙道：「想去就囑她去吧！上山時走慢點好了！」葉太太見元音不願意，自己也有點不放心，忙哄着元筠道：「好孩子，咱們不去，那兒有黃鼠狼，專愛吃小孩，你還敢去嗎？你姐姐去了，還給你買好東西回來！」元音也拿起一塊手巾，給妹妹把眼睛擦乾，笑道：「姐姐一會兒就回來了，回來還給你講故事呢！」好容易哄住元筠！兩人走出來，先到一家點心舖，買了些麵包，牛肉，又到一家舖子裏，買了些水菓，用蒲包包好。到了西直門，僱好兩輛洋車。出了城關，便是一片平川，長的綠油油的田禾，實在好看！道兒兩旁，不遠不近，栽着垂楊柳，晨風吹來，那枝

兒葉兒，便都漂蕩起來。有些拂在元音的臉上，元音皺皺眉頭，用手兒擋着，笑道：「城外真好玩！」疏竹知元音沒嚐過鄉村生活的味道，一小兒城市中長大，自然要感到很大的興趣，因笑道：「城外的景色，完全是自然風趣，四面無邊無際，一大片青綠的平原，看了教人心裏真痛快！」說着又指田地裏工作的農夫道：「你看農人們荷着鋤兒，兩隻足光光的，信嘴兒唱着山歌，多麼有趣！」元音點了點頭，笑道：「怪好玩的。」不一會，到了海甸，這是北平到香山途中的第一個大市鎮。洋車穿街走過，出了海甸，便有一灣清溪，緊護着馬路流了下去。溪邊坐着許多洗衣的妙齡村姑，光着腳鴨子，伸在清水裏，被流水沖的淨白；遠遠看去，竟如粉彫雪琢，可愛煞人，手兒揪着些粗布衣服，在石頭上使勁揉着洗，打得流水嘩嘩直響！見疏竹和元音過來了，都停住不洗，睜了老大的眼睛瞅着。元音看的非常有趣，沒想到鄉村女子的生活，這樣富於詩情畫意。有些好像是洗的疲乏了，竟躺在綠茸茸的地上，枕着一團破衣服睡去了。鳥兒在樹枝上鼓着翅兒高歌，和着潺潺的水聲，十分清脆悅耳。

！元音禁不住笑道：「林先生，你看她們多麼舒服，我那天也拿點衣服洗洗，可以嗎？」疏竹打趣道：「元音，你要來洗，還得用個打傘的吧！」元音笑道：「說真話，那天考完，我真想來洗洗，交兩個村姑朋友，實在怪有趣的！」元音又見一個洗衣女身後，有一個男子，也是光着足，兩人的臉兒都是紫紅色，身體非常雄壯。那男子蹲在草地上曬衣服，和女子談笑自若，態度顯的十分親暱！不由的臉兒一紅，心想道：「那是伊的什麼人呢？」忽聽疏竹笑問道：「元音，你來洗，誰替你曬衣服呀！」疏竹無心問了這麼一句，不想正中在元音心事上。若不是臉上朦着紗巾，那嬌羞不勝的樣兒，一定又可憐的無處藏躲了！過了半晌，元音才扭扭着道：「自己洗自己曬，還不好嗎？」不知不覺，早到了頤和園，接着是玉泉山，都是著名的景緻去處！到了香山時，已經十點多了！門前聚了不少的洋車，拉小驢的孩子們，早擁了上來，疏竹付了車資，見路旁有一個茶館，收拾的還算整潔，因笑道：「這山很高，先休息會兒再上吧！」元音道：「我一點也不乏，車上坐的怪難受。兩腿發酸，還是

先走兩步吧。」說着元音帶上像匣子，疏竹提着那兩包食品，進了大牌樓，順着南邊的山道走去。兩旁盡是蒼松古柏，天氣慢慢的熱起來了，太陽從樹葉的空隙裏直射下來，好像火箭似的，刺在人頭上，十分炙熱難當。疏竹脫下西服上身，架在腕上，把頭髮往後一推，摸了滿手汗珠！看元音時，早已香汗盈睫，嬌喘不勝了！走到一大片柏蔭下，疏竹把衣服往地下一扔，坐在一塊山石上笑道：「天氣真熱，休息休息吧！」元音笑道：「其實並不累，只是天氣太熱，汗出的怪討厭！」說着也坐了下去，忽聽山徑的石道上蹄聲得得，走下兩頭小毛驢來，一個是灰色的，上面坐着個摩登青年，嘴裏含着煙捲，鼻內哼着賣花詞的調兒，一手拉着韁繩，樣兒十分悠閒。後面緊跟着個黑色的，坐着一位時髦女郎，因為是下坡路，那女子用手緊攥住鞍子，兩條粉嫩的大腿，垂了下來，因為太陽光過強，那腿的顏色，變成了淺紫紅色。跟驢的小孩，緊握往韁繩，那驢兒慢慢的往前移一步，可憐那女郎早又笑又嚷，喊了起來！青年回頭笑着看了一眼，却沒有作聲。元音坐在綠茸茸的草地上笑

道：「既然怕成那樣，不騎好不好！」疏竹笑道：「人就是這樣特別，本來自己胆子太小，不敢作的事，偏還想試試！你不見小孩放紙炮，又怕響，又一想放！所以結果都用手掩住耳朵，小心翼翼的點着，赶快又撒了起來，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元音笑道：「真的！我記我小時也是那樣，小孩子的性情，真好玩的很！」說着伸了個懶腰，又笑道：「風兒吹着，坐在這兒，真比上北戴河避暑還舒服呢！」說完了，笑着瞅疏竹，疏竹笑道：「人的快樂，都是由勞苦中得來！方才不要爬山，出這身汗，這會兒怎麼感到暢適呢！」元音點了點頭，又孩子氣地說道：「林先生，我渴！」疏竹忙站起來道：「那我們快走吧！山頂上有茶座兒。」元音走的實在有點累了，臉兒通紅，前面的一束短髮，全被汗濕透了，緊貼在桃紅的頰上，耳根胖後，都好像胭脂般的紅艷！兩條腿剛息起來，軟綿綿的怎麼也提不起來，因把頭兒一歪，憨笑着了瞅疏竹一眼，咬了咬下嘴唇，笑道：「我懶得動呢！」疏竹笑道：「又想喝水，又懶得動，那怎麼成呢？」元音揉了揉膝蓋，又把點漆般的眸子，瞟了疏竹

「一眼，笑道：『林先生，您沒見過我這樣的懶惰人吧！』疏竹又坐了下去，笑道：『你這還不够格，我給你說個懶人的故事吧！有一人躺在那兒，總懶得動，一直到足上搭了蜘蛛網，手背上築了個馬蜂窩……』」元音忍不住笑道：『真的嗎！那我也不動了，非和那人養一下不可，我要等鼻孔裏開了芍藥花才動呢！』疏竹見元音這樣天真，說出話來又這樣雋永，心想：『這樣一個純潔的孩子，她怎麼會想到人類的欺詐，險惡……』」這樣想着，不免一人出起神來！過了一會，忽聽元音叫道：『林先生，您怎麼啦！叫你四五次了，怎麼總不答理我們！』疏竹這才回醒過來忙笑道：『元音，我們走吧！你懶待動，我有個好法子，讓你永遠坐在這裏，』說着提起像匣子，站了起來，笑道：『你不要動，給你照張像，不永遠坐在這裏了嗎？』元音掠了掠髮髮，把衫子揪了揪，拍着手兒笑道：『好極啦！林先生，我這樣坐着好嗎？』疏竹點了點頭，說道：『這樣就很好！不要笑了！』說着對好光，把頂針兒一按，元音早笑着跳了起來，搶過像匣子，掛在自己肩上。疏竹笑道：『能走了嗎？』



元音打趣道：「我是孫悟空，會七十二變化，現在已變化蜜蜂兒大小，蹲在像匣子裏了！」疏竹也取笑道：「在匣子裏可老實點，不要把我們的屁股碰壞！」說着提起蒲包，兩人繼續着上山。說說笑笑，不一會，早到了山頂！迎面有座大牌坊，中間的橫匾上，寫着「雙清別墅」四字。矗立在白熱的陽光下，顯的十分壯觀。元音長呼了口氣，把柔髮往後一推，掏出小扇兒來不停地搵着，坐在樹陰下的石台階上笑道：「可了不得，天氣真熱死啦！」疏竹道：「你不想喝水嗎？不要坐了，到裏邊茶座休息吧！」元音笑道：「您瞧這怪勁兒，這會兒又不渴了！」說着站了起來，二人走進雙清別墅，裏邊是很整潔的院落，好像住宅似的。元音胆小，怯生生的不敢向前走。疏竹笑道：「不要緊的，我來過，這是公家的廟產！誰都可以遊玩的！」走到最後，景緻最好！西南方都是山，東北兩面修着些廳房，有曲曲的長廊迴護着，窗明几淨，風雅之至！山脚下有一縷清泉，經過兩個徑口一尺方圓的小井底，潺潺的流了出來。就在小井口上看，也不過三四尺深，能聽見泉水在下面嘩嘩的響。疏竹笑

道：「雙清二字，就指這兩個小洞而言！」元音蹲在洞口看了一會，笑道：「我下去吧！」疏竹笑道：「你跳吧，怕連你的一條腿都放不下！」元音抬起頭來，憨笑道：「我不是會變化嗎？林先生，您倒忘啦！」疏竹一聽，不由的笑了起來！泉水流出，在院子裏聚成個池子，隨着山石的高下，形狀很不規則。深山裏湧出來的泉水，上下一色，十分清潔可愛，魚兒在裏邊優游自得，無牽無掛，快活的了不得！北面有座亭子，放一張方桌兒，避暑的闔家庭，正在那兒搓麻將牌！疏竹元音照了兩張像，正要往外走，元音苦蹙了眉尖道：「怎麼沒有茶座兒！」疏竹道：「我記得好像有，大概是新近取消的！你又渴了嗎？」元音道：「嗓子快乾壞了，怎麼辦？」疏竹笑道：「你不是孫悟空，會變化嗎！快變個魚兒，那一池子水，還不够你喝嗎？」元音忍不住笑了一下，又皺了眉頭道：「我們渴的要命，林先生還開玩笑！」疏竹知元音還是孩子氣，忙笑道：「有辦法，咱們沾點闔人的光吧！」說着往外走，過路的地方，正是座廚房，有兩個收拾的挺潔淨的老媽子，在那兒品茶閒談。疏竹走過

去，指着元音笑道：「她走的有點口渴，勞駕借點水喝。」那老媽子很好，忙站了起來，和顏悅色的笑道：「這位小姐喝嗎？」說着倒好一碗茶，送給元音，又搬過一個橙兒笑道：「請坐下歇歇腿兒！」元音忙笑着點了點頭，那老媽子又對疏竹笑道：「這位先生也喝點吧！」疏竹連連拱手道：「謝謝！」那老媽子依着門兒站着，看看元音，又瞅瞅疏竹，樣兒十分和靄！元音一連喝了兩碗，疏竹掏出一毛錢的票子，那老媽子無論如何不要，疏竹只得客套了幾句，和元音走出來。才走了兩三步，元音口也不渴了，笑着說道：「林先生……」剛說到這裏，忽聽後面的兩個老媽子笑道：「真是天生的一對兒……」元音聽的很清楚，不由的臉兒上紅了起來，方才的半句話也不接着說了！疏竹心裏明白，自不便追問！兩人順着山北的大道下山，默默的都不作聲，快下到山腰了，正是晌午天氣，一輪炎炎的紅日，很命的毒射下來，雖是下坡路，走着也着實酷熱難當！疏竹見有一塊大石板，上面伏着一株駝背的老槐。所謂樹大陰涼大，正好像個天然的涼棚兒，地方又很僻靜，因笑道：「元音，咱們也該

吃點東西了！」元音笑着點了點頭，先把帶的茶點，全放在地下，兩人七手八腳，把包兒全打開，一包是水菓，一包是麪包牛肉之類。疏竹看見水菓，氣的跺了腳，笑道：「我們有解渴的東西，何必求人呢？」元音也笑道：「我一時也糊塗起來了，只以為水能解渴！」說完又忿忿地道：「因為喝水，還招出些討厭的話，真倒霉！」疏竹拂了拂石板上的土，笑道：「那些人嘴裡的話，何必太較真了呢！」說着雙手抱住膝蓋，坐了下去，元音到樹根下，搬過一塊山石，坐在上面。疏竹取出一個桃兒來，笑道：「元音，你是孫悟空，愛吃桃兒，先給你一個！」元音這半天沒興頭，對那老媽子渾說的餘忿，尙未全消，忽聽了這句話，倒忍不住嘆嗟的笑了。接過桃兒來，也湊趣道：「我既是孫大聖，大聖的先生，是唐僧，那麼，林先生是唐三藏？」說完咬了口清脆的桃肉，又笑道：「林先生，你要小心呀，這山野地方，正是妖怪的世界。小心跳出一個青臉紅頭髮的魔王，把你捉回洞去，煮熟了，當唐僧肉吃！」疏竹見元音指手畫腳的說着，一團渾然不覺的稚氣，和那種無邪的嬌憨樣

兒，眉宇之間，滿蓄着女性的高貴超脫的風格。任憑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見了，也會立時把血肉模糊的朴刀扔在山後，匍匐到山坡下，哀哀的懺悔起來，一直到泣不成聲！如果山澗中跳出個猛虎，張牙舞爪，兇暴非常，只要元音一笑着向他招手，那慘酷的野獸，一定會伏伏貼貼的臥了下來，像一隻馴順的羔羊！疏竹正想的出神，忽聽元音笑道：「林先生，您怎麼啦，叫我幾聲都不答應！」說完又笑道：「真的怕妖怪捉你來嗎？」疏竹脫口笑道：「有我的大弟子孫行者在此，還怕什麼？」元音聽了，忽有所感似的，寂然寡歡地，苦笑道：「林先生，我這徒弟可比不了大聖那徒弟，只會打擾您，可保護不了！」疏竹懇切地說道：「元音，你平素多麼天真，怎麼說起這話來了！知人貴在知心，這有什麼打擾呢！我們相交總算很深了，我的心你還不知道嗎？」元音忽又天真的憨笑道：「林先生，我的錯了，請你多多原諒我這個不識世務的小孩子！」疏竹見元音這樣爽直，反而自悔孟浪。剛才的話，實在說的分量太重了！忙陪笑道：「實在是我的不對了，方不該那樣說！」元音靠

着樹身，笑道：「不許再客氣了，這次就算我的錯吧！因爲是我先承認的！下回再讓給您好不好？林先生。」疏竹忙笑道：「好！好！」兩人一邊說笑，一邊吃着，非常有趣。忽然樹葉飄動，颳來一陣涼風，清爽之至，元音伸起那圓潤的膀兒，在空中抓了一把，疏竹看着有點好笑，忙問道：「那是做什麼？」元音轉回手來，笑道：「我想抓風兒問問，我媽現在作什麼？」疏竹見元音說出話來，總是這樣有趣，笑道：「你不用問了，我知道！」元音笑道：「知道請說。」疏竹笑道：「你媽媽一定說：『哎喲，天氣這麼熱，這個林先生把我們元音帶到那兒去了！』你說對不對？」元音笑道：「一點都不對，我媽頂喜歡我了，我跟您出來，我媽沒有不放心的！」說完又笑道：「我說句笑話，林先生，您可不許樂！」疏竹笑着點了點頭。元音扭扭着道：「按中國的舊習慣，我的歲數也不小了，跟一個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先生，出來玩，那是說不下去的！我媽又是舊人物，不過，林先生您就不同了，我媽媽終沒把您當外人，就我自己，也是怪的很，一向最胆小不過，連我叔父們的孩子，都比

我大，他們時常叫我一塊玩去，我全不敢去！唯有林先生，和您在一起，膽子真不曉得有多大。」說完又笑道：「比仿您真是唐僧，讓我當孫悟空，伴着西天取經，我也敢去，您說怪不怪？」這一席話說的疏竹又是感激，又是慚愧，元音很坦白的把一棵少女的真心全全交給他了！但是，男性的心理，有時着實費解，這樣說出來，還以為不足，喜歡窮追究的清清楚楚，才覺適意。疏竹因又問道：「元音，你說和我在一起，膽子就大了！那是什麼緣故？」元音的靈慧的眸子，在美麗的睫毛下轉了轉，笑道：「我說不來，也許因為您是我的先生，比我有學問！」疏竹聽了，心裏有點後悔，自思忖道：「自己真不會適可而止，元音够多聰明，她能說的太露骨了嗎？問的她沒有話說，只好拿正經話搪塞了！」過了半晌，已經全吃完了，剩了兩三個蘋果，都不喜歡吃，疏竹笑道：「這怎麼辦？再拿回去嗎？」元音笑道：「我有用處，再講我們的西遊記，我不是孫大聖嗎，保着您上西天取經，整天和妖魔鬼怪打仗，借重山神土地的地方很不少，把這點水菓祭了山神土地吧！」說着拿起蘋菓來展開

勝冕一搯，全掉到山溝裏去了。又笑道：「給他們上點賄賂，好保祐我們師徒，早臨西方福地，極樂世界，永遠在一塊兒，多麼好！」說着聲調變的十分沉着，雙膝不由的欠了起來，依着山石，竟跪了下去，雙手合十在胸前。無意之間，疏竹的身子，也匍匐在石板上，眉峰緊促着，聲音顫顫的說道：「我願永遠作一個無能的，懦弱的大唐聖僧，受着徒弟的愛護，乘一片虔誠，向極樂世界頂禮！直到地老天荒。」元音忽又站了起來，那美麗的睫毛上，掛着兩滴玉露般的淚珠，在疏竹面前微微的笑着！疏竹生性多感，又見亦日當空，山林中寂然無聲，只這一對世界上最可憐的人兒，暗對山川默語！又見元音的儀容慘淡，眼簾上含着一對晶瑩的淚珠兒，已是盈盈欲墜，猶強作着天真的憨笑，心裡不覺一陣酸痛，淚珠如潮水般的湧了上來，竟伏在石板上泣不成聲！元音一下着了慌，也顧不得什麼，忙蹲下身去，用手搭在疏竹背上，叫道：「林先生，好好兒的，怎麼難過起來了，你要這麼着，我心裏……」他一個女孩家，怎禁的起。她想到自己只有個老母和弱妹，幸得林先生誠



心相待，這可憐的一家三口，好像在大海中漂泊着，握住了救命的繩索一般！又想到林先生的性情多麼溫存，丰彩多麼瀟灑，偏偏也是這樣單薄，好像個弱女子似的！見他伏在那兒，身子顫動着，又是憐，又是愛，又是敬。本想好好的寬慰幾句，不料剛說了兩三句，說到：「我心裏……」心裏真的一軟，再也忍耐不住了，倒在一塊大石上，也痛哭起來！疏竹見元音哭了，才悔悟過來，忙起來擦了擦眼淚，長嘆了口氣，伏在元音身旁道：「元音，快不要這樣！我是傻子，你多聰明，也學我這個呆人嗎？」勸慰了一會，拿過手巾，替元音拭着淚，元音坐起來抽噎着道：「我也不知爲什麼，就莫明其妙的哭起來了！」說着兩手扳住膝蓋，怔怔的道：「林先生！」疏竹柔聲道：「元音，你想說什麼？」元音搖了搖頭，慢慢的說道：「我不想說什麼！」疏竹見元音的眼裏，還是水汪汪的，知伊蘊藏着的悲痛，尙未洩盡，深恐再這樣沉默下去，元音傷感過度，忙笑道：「我們總坐着也不算回事！飯也吃過了！走走好不好？」元音站起來，疏竹又拍了一張像，元音強笑道：「還有別的

去處嗎？」說着接過像匣子，疏竹道：「還有碧雲寺和臥佛寺。碧雲寺很好玩，臥佛寺太遠，也沒甚精彩，可以不去了！」元音點了點頭，把衣服往舒展裏揪了一下，用手兒攏了攏頭髮，掏出一塊大點的手巾，把臉上的淚痕擦乾淨了，笑對疏竹道：「你也再擦擦臉！」一句話提醒了疏竹，不覺失笑起來，忙仔細拭了一回，心想：「這麼大的人，臉上帶着淚道兒，那不是笑話嗎！」到了山坡下，有個擺攤兒的，賣些老蓮子穿好的玩物，元音買了兩個穿成的球兒，回去給小妹妹元筠。出了山門，僱了兩輛洋車，一直到了碧雲寺。廟門的台階很高，一級一級的上去，進了一串寺院，又上了一級台階，是一所穿堂殿門，兩旁供着四大金剛，一個個巨齒獠牙，腦袋有籃球大小，眼睛瞪的像一塊煤球兒。因為泥像太高，元音初還沒覺察，隨便一抬頭，正看見個抱琵琶的魔家將，縮着脖子，鼓起一張大藍臉，張着血盆嘴，披了一束紅髮，隨風飄動！眼珠子睜的太大了，好像就要掉下來似的！要知元音看了作何感想，下回交代。

## 第十一回

羅漢堂綺語動人憐

毛毛雨殷勤阻客行

却說元音見那四大金剛的眼珠子，睜的非常大，好像要掉了下來，嚇的倒抽了口氣，搶一步跳出殿門。疏竹忙跟了出來。見元音臉上呆呆的，忙笑道：「害怕麼！」元音乍舌道：「真嚇壞我啦！林先生，那眼珠子不會動吧？」疏竹見元音這樣孩子氣，忙笑道：「泥作的，怎麼會動呢！」元音怔怔的笑道：「我抬頭一看，他正瞪着兩眼瞅我，眼珠子睜的實在大，我怕掉下來掉在我頭上呢！」疏竹聽完又笑了起來，再往裏走，有一座配殿，叫羅漢堂。疏竹笑道：「這裏有五百個羅漢像，塑的非常精巧，一個是一樣，絕不雷同，像貌都很和氣，進去看看吧！」元音退了

一步道：「林先生，不要冤我！也照那樣怕人，我可不敢去。」疏竹道：「不要緊，你跟我來。」說着又笑道：「孫悟空怎麼這樣膽小，連小羅漢還不敢參見，怎敢上天見活佛！」元音一聽，又想方才拿唐僧師徒開玩笑，鬧的哭了一場，不覺嘆了口氣道：「再不要提那些話了，怪不吉利！」說着走了過去，原來這羅漢堂，是碧雲寺勝跡之一，凡來西山的遊人，都要進去看看，因此看廟的和尙想出個巧招兒來。由主持派一個執事和尙，每天站在堂口，把堂門鎖起來，有遊人來了，他才鄭重其事的開了，好像裏邊鎖着多少蛟龍似的。這一開當然不能白効勞，都得隨便佈施點香資。春秋佳日，遊人特衆，那些關人們來了，只要一伸手，少也是一張五元的票子，所以一天的收入，很有可觀。普通遊客，那就不一定了，只看興之所至，三毛五毛，一毛半毛，都可以。那些禿驢也不能說什麼，只不和你拱手罷了！夏天熱的要命，遊人很少，和尙正坐在那兒打盹，疏竹穿的皮鞋，走了過來，早把那和尙驚醒，見疏竹穿的簇新的西服，後面又跟着個溫柔沉默的女郎，忙合着手陪笑道：「先

生，要進去看看嗎？」說着忙掏出鑰匙來，開了門子，裏邊黑暗暗的，元音望着早有點膽怯，疏竹笑道：「來碧雲寺不看看羅漢堂，等於白跑一趟，不要緊的！你跟着我！」元音咬着櫻唇，緊依在疏竹身旁，走了進來，一片昏黑，什麼也看不清，站了好一會，才覺着眼前清亮了，兩旁座兒上盡是些仙風道骨的羅漢影像，面貌都非常清奇，滿身抹着金色，並不算猙獰。疏竹笑道：「我說不要緊，不哄你吧！你看到的有多好，全是紫檀木的！」說着用手指在一個傻笑着的羅漢臉上彈了一下，元音忙手摸着胸脯，早嚇的心跳起來了。說道：「林先生，那像真和活的一樣，你彈他一下，萬一他生氣了，提起金指甲，在你臉上也彈一下呢！」說着更靠緊了疏竹，疏竹笑道：「他有那麼大的本領，早不在這兒呆坐了！也要脫了他的金色衣服，換件時髦衣裳，進城玩去呢！」說的元音笑了起來，但是，方寸芳心，仍舊滿蓄着恐怖，又轉了個灣兒，堂門已經看不見了，前後左右，盡是些千奇百怪的羅漢。元音四面一看，見都睜着怪眼瞅她，好像被羅漢軍包圍起來，心跳的更利害了。忙緊緊的

靠在疏竹的右腋下，手兒按住心口，抬頭看了疏竹一眼，把頭兒依在疏竹胸前，才覺得膽大點了！疏竹見元音膽怯的可憐，猶如小鳥依人，越覺着嬌弱的可愛！忙把右膀伸了過去，圍着元音的纖腰，左手往伊的心口上一按，覺着掌心裏突突的，忙把頭兒歪了歪，臉兒正襯着元音的柔髮，兩人依偎的越發緊了。疏竹低聲道：「音！你怕嗎？」元音緊握住疏竹的手道：「我怕！林先生！」疏竹又低聲道：「要怕的話，我們快出去吧！」元音的步兒還是慢慢地移着，嬌聲道：「有林先生在，我不怕！」疏竹重把元音的腰兒往緊圍了圍，聲音又低又顫地道：「不要怕，有我在呢！好妹妹！」元音的頭兒在疏竹胸前動了一下，好像是點了點頭。正走着，忽見前面一道白光，原來已經快到堂口了，拐了個灣兒，一陣通亮。元音忙離開了疏竹，那和尙早合着手兒，躬着腰，老遠的迎了上來，笑喜喜的對疏竹點頭。疏竹掏出五毛錢，放在香案上，走出堂門。初從暗處出來，眼睛有點睜不開，想起方才依偎的情景，不由的回頭看了元音一眼。元音正抬起頭來，也不期而然的嫣然一笑，又急急

地低下去了。只是那耳後的紅暈，沒處躲藏，好像特地施了一層勻稱的胭脂，十分嬌艷可愛！疏竹笑道：「往西去，還很好玩，有個小泉子，水流的非常有趣，比雙清別墅強的多！」元音笑道：「沒有泥像了吧？」疏竹聽了，笑道：「沒有了，放寬心吧！」元音走着，看了看錶，已經三點多了，天上的雲彩，漸漸的合攏來，一陣悶熱，好像要下雨，忙道：「林先生……」疏竹笑着看了元音一眼，搶着說道：「以後不要再叫先生了，不好聽！」元音笑道：「我也覺着有點不合適，只是，另外沒有相當的稱呼！」疏竹笑道：「乾脆什麼也不用叫了，把『林先生』三字，改成『你』，再簡單沒有了！」元音躊躇了一會，涎涎着道：「本來林先生……」忙又笑着改口道：「本來您是我的先生，歲數也確比我大，況且我媽極講究禮貌的，我更不敢隨便叫您了！」疏竹笑道：「那不要緊，以後用兩種叫法好了，在別人面前，照舊叫先生，剩了咱們倆，隨你的便好了！」說着都笑了起來，又轉過幾串院落，進了一個小山園中，四面全是天然的山石，約有三四丈高，只一條曲曲的道兒，通到外面。

山脚下盡是些蒼松古柏。站在裏面，抬頭上望，非常有趣，真好像坐井觀天，只見半徑一丈大小的塊藍圈兒！正面山石上，離地約四尺高的地方，伸出一個石刻的龍頭，仰起脖子，嘴裏往外流水，流下來聚在一個小水潭裏，又灣灣曲曲的流出去了。真是源泉泓泓。不含晝夜的流着，晶瑩澄澈，十分清潔可愛！泉水旁的空地上，擺着五七付茶座兒，有兩個很整潔的老蒼頭守着。疏竹和元音，蹲在泉邊，見龍項下拴着個牌子，寫着：「不許洗手及洗濯手巾等物！」元音笑道：「這樣乾淨的水兒，不用他告訴，誰也不忍心去洗！」疏竹笑道：「這水喝下去，糊塗人也能變聰明，懶人也能勤謹起來，你看够多麼清！」元音忙道：「真的嗎？那我赶快喝一口！」疏竹笑道：「你可不敢喝，像你這樣聰明人喝了要變傻的！」元音笑道：「方正我又不聰明，怕什麼的！」正說着那蒼頭送過兩個杯子，笑道：「這位小姐，想嚐嚐泉水嗎？」元音點了點頭，接過杯子來，放在龍嘴下，沖測了一回，又滿滿的澆了一杯，笑對疏竹道：「你喝吧？」疏竹擺了擺手，微笑道：「這樣客氣幹嗎？你



先喝！」元音連着喝了兩杯，擦了擦嘴兒笑道：「真痛快，又甜又清爽！比檸檬水，汽水好喝多了！」疏竹也喝了兩杯，笑道：「這龍肚裏吐出來的東西，究竟不錯。」說完把杯子交給蒼頭，給了他一張廿枚的銅子票，那老兒連連稱謝不置！依着泉水，又給元音攝了一影，走出山園，見惡雲聚的挺厚，忽然刮來一股幽風，天氣好像由悶熱變的有點涼爽！疏竹道：「還有中山先生的衣冠塚，不敢再瞻仰了！看這風頭，怕下雨。」元音也忙道：「快不要去了，天氣陰的這樣深，真下起雨來，可怎麼好！」出了碧雲寺，走了約半里之遙，到大道上，搭上了長途汽車，剛開車不久，忽聽一聲悶雷，音調非常沉着，足足的響了四五分鐘，隨着一陣纖細的急雨，瀟瀟的下了起來！所幸雨的來頭不大，不算兇湧！汽車繼續着在雨中駛行，元音坐在疏竹身旁，瞅着車窗外悽迷的景色，笑道：「我們回的正是時候，再晚一點，誤了汽車，可怎麼好！」疏竹笑道：「這雨下不大。」說着車轉了方向，雨滴由窗子外往內飄，疏竹忙把自己的西服上身替元音披上，笑道：「下起雨來，還有點兒冷呢！」到了

兩直門，還是淅淅瀝瀝的下個不停。下了汽車，在一家舖椽下站了一會，好容易講好兩輛洋車。回了家，葉太太笑道：「可回來了，雲彩佈厚，知道要下雨，心裏着急的什麼也似的，把你們困在西山，可怎麼好！」元音剛穿那麼點衣服，她的身子又單薄的很！」說完又笑道：「林先生，你的身體也不很結實！」疏竹笑道：「也算幸運的很，差點衣服全濕了！」元筠伏在姐姐懷裏，玩那兩個香山買的圓球兒，聽姐姐講四大金剛多麼可怕。吃完晚飯，雨還是不急不緩的下着，疏竹要冒雨回去，因為明天就要考，葉太太怎樣也不讓走，忙笑道，「雨下的挺大，怎麼好回去呢！廟房正空着，什麼都現成，好歹住一夜，明天一早兒回去，也不誤考的！我也放心，路兒實在是在太遠！」元音站在母親身後，不好意思說什麼。只用那一雙含情的眸子，瞅着疏竹。疏竹何常不清楚伊人的那一番密意，只是這一年一度的攷試，雖說不用怎樣預備，總是件比較重大的事，實在不許他再寬心，忙笑道：「我的意思，還是回去吧！反正有洋車！」葉太太並不清楚考試的嚴重性，只以為他要什麼小心

眼兒。心裡好生不悅，因淡淡的道：「林先生一定要回去，回去好了。」這一句話，疏竹明知是誤會了，只是縱有一百張嘴，也難分辯，反而弄得進退兩難。忽見元音艾艾怨怨的道：「林先生，我媽不願意你冒着大雨走了。你何苦一定要走呢！」疏竹聽了這句話，更不能再固執了！元筠也跑過來，拉住他的手道：「林先生，不許你走，就在我們家住吧！」疏竹這才橫了心，拿定主意，心想：「除了這裡，到別處想住，恐怕也沒人留，這一家三口的盛情，自己委曲點也是應該的！」因笑道：「既然如此，就打擾一夕吧！」葉太太見承應不走了，心裏十分喜歡，滿面堆下笑來，說道：「林先生不要太見外了，到了這裏，不同別的地方，輪到吃就吃，輪到住就住，再那樣固執，我心裏就不願意了！」王媽沏好了茶，葉太太親自到廂房，把床被又重收拾了一回，又冒着雨回了上房，笑道：「咱們家別的好處沒有，就是一樣兒清靜，聽說林先生放假不回去，搬回家裏來住吧！」疏竹忙欠身笑道：「謝謝葉太太的盛意！到致完後，如果沒有別的事故，我一定來！」葉太太又道：「你教

了元音幾個月功課，連半點東西也沒有送你。送幾個錢，怪俗氣，怕你不要！」疏竹忙道：「葉太太這話有點過分多心，難得葉太太待我這樣熱忱！元音又聰明，又極用功，我下了課也閒着沒事，隨便來談談話，那裏够說上講功課，不過幫着元音看看就是了！我一人在此地念書，除過幾個相好的同學，連半星兒親故也沒有，葉太太這樣關照，我連感激都感激不過來，再這樣多心，教我更慚愧的難以自容了！」

「葉太太笑道：「林先生，真不像個年青人，說出話來，總是這樣持重！這可不是我當面恭維！林先生，像您這種人，實在難得！」元音見母親誇疏竹，不住的笑

着偷睨他，疏竹只當作沒看見。葉太太又道：「元音說，她今年要考大學，我也不清楚，該考不該。總是女孩兒家，念到頭也念不成個什麼！」元音在一旁道：「媽媽總愛說那些話，什麼念成念不成的！念書還有個念成嗎？」葉太太笑道：「我不是不許你考，不過和林先生提提罷了，媽媽雖不如你清楚，林先生總比你清楚的多！」回頭又對疏竹道：「她們都嬌養慣了。不管什麼事，總得先隨她們的心！」疏

竹笑道：「就讓他們任性點吧！都是挺聰明的，任性也出不了錯兒！元音在學堂裏的品行，功課，先生們沒有不稱讚的！她喜歡多念幾年，好在葉太太也供給的起。固然念不成什麼。總是多念一年，心裏多暢亮一點！」葉太太笑道：「林先生這話，再對沒有了，你們念書人，心裏够多麼暢亮，像我一字不識，瞎悶悶的，有時真難過！元音住中學時，有她爸爸在，該住什麼學校，全不用我操心！現在住大學，就全托付給林先生了！」說完又對元音道：「你不是說放了假，還要林先生給你預備功課嗎？」元音點了點頭。葉太太又對疏竹道：「暑假天氣太熱，依我說，林先生的精神也不好，讓她自己看吧！林先生住回來，有不明白的，讓她問問就是了！」

「疏竹笑道：「沒關係，他們的功課，我都學過多少次，教別人也教過好多回了。」

「元音笑道：「媽媽不知道：我今年考大學是跳一年考，有整一年的功課全沒習過，全要在一暑假趕出來，才能考呢！全仗自己溫習，一則太慢，再說也難全看懂！」

「說着又笑了，一下，說道：「沒有林先生我壓根兒就不敢考！」葉太太道：「考學校

不是還要什麼文憑嗎？」元音瞅了疏竹一眼，笑道：「林先生給我作假的呢！」葉太太忙道：「文憑還有假的嗎？」疏竹笑道：「什麼也有假的，就有專門做假文憑的南紙店，給他們幾塊錢，不用操一點心，什麼樣式也能作出來。」這時元筠在媽媽懷裏，裏面着，葉太太對元音道：「你替我把她抱到床上去吧！」元音瞅了媽媽一眼，擺了擺身子，嬌嗔道：「那麼大的孩子，我們抱不動！」葉太太無奈站了起來，預備自己抱。元筠已經十歲了，抱着來非常吃力！疏竹忙對元音道：「快替你媽媽抱一下！」葉太太道：「元音近來太不聽話了！」元音忙抱了起來，笑道：「媽媽不用我！」說着扁了撇嘴，笑着抱進裏屋去了！葉太太笑道：「元音這麼大了，一點大人氣也沒有！」元音走了出來，葉太太又笑道：「元音，你看林先生，比你大不了幾歲，人家就和大人一樣，你還好像幾歲的孩子。也不說媽媽老了，也該替媽媽操點心！」疏竹笑道：「在母親跟前，都是這樣的，我在家裏，還不如元音呢！也是小時候嬌慣了，我母親又過分痛惜自己的孩子！」葉太太嘆了口氣道：「當母親的最

是沒來由，老太太那一點也不算過分憐惜。不要說有林先生這樣好的孩子，就是有了殘缺不全的，別人都瞧着發愁！當母親的還是一樣的喜歡！」說着見元音只穿件小衣服，站在地下。外面的雨，還沒有止的消息，屋內涼氣襲人，忍不住道：「這麼大了，什麼也不懂，天氣挺涼，你不會多穿點嗎？涼下咳嗽可不許找我！」元音見媽媽說，忙笑着跑回裏屋去了，疏竹笑道：「有葉太太這樣的母親，也是她們的福氣，我母親和葉太太一樣，對孩子們操心，可謂無微不至，我每次放假回了家，母親非常笑着說：「你這樣孩子氣，怎麼和同學先生們一塊處呢！」臨走的時候，把衣服都按天氣的涼熱放好，還要另外寫個衣服單子，放在箱子裏，總是再三的吩咐：「天氣冷了，早點換衣服，時常對着單子查看，多操點心，不要丟幾件自己還不曉的！你走了，把媽媽的心也帶走了，你這樣孩子氣，媽媽實在不放心！」」葉太太笑道：「我和老太太的性情，一定很相投！人常說：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大概天下的母親同是這樣沒來由罷！」元音已經穿好衣服，走了出來，站在媽媽的椅後，

俯下頭兒，低聲道：「媽媽！你看我不冷了吧！」葉太太回頭一看，笑道：「天氣稍微涼一點，多穿一件單褂子就好了。真是傻孩子，一點也不懂，誰教你又穿上絨衣服呢！」疏竹看時，果見元音穿了件紅花絨的袂旗袍兒，鑲着黑緞邊子，這件衣服，看去非常熟。略一沉思，早想起來了，不覺暗自好笑道：「春天在電車上和元音邂逅時，伊正穿的這身衣服！」元音見疏竹看着他的袍子出神，心裏早明白了，故意笑着道：「媽媽，我穿這件衣服好不好？」葉太太笑道：「不管好壞，已經過時了，那是春天的衣裳！」葉太太不曉的這件衣服，在他們二人之間，很有點因緣！無心對疏竹道：「元音這孩子，有時真是怪癖氣兒，這件衣服，早不是穿的時候了，吩咐她幾次，總不收拾起來，別的衣服，也懂的不穿了，放在箱子裏，就這件，怎麼說也不聽話！」疏竹聽了，很受感動，心想：「元音對自己的一片稚情，真可謂纏綿已極！」看元音時，早又進了裏屋；牆上的掛鐘，響了十下，葉太太忙道：「林先生明天還要考，早點安息吧！說完叫王媽把西廂房的電燈擰着，疏竹走到院子裏



，見雨已經小的多了，雨滴十分纖細，燈光下看去，好像些碎粉沫子，在空中飄蕩！王媽把廂房竹籬撩起，疏竹走了進去，見屋子有兩間大小，北面靠牆擺一具木架藤底子的床，疊着兩張花布被子，非常整潔，沿窗一個舊式黑漆寫字台，只寥寥的幾樣文具，應用的差不多都有了。疏竹坐在床上，剛脫下皮鞋，忽見元音跑了進來，拿着個白布單子，笑道：「我媽說，剛下過雨，怕林先生招了涼！」說着站在櫥子上，把那白布單兒掛在窗上，跳了下來。疏竹笑道：「你母親照拂的我太週到了！教我心裏不安的很！」元音笑道：「有什麼不安呢；你也太心多了。」說着跑到門口，手握住門鉗兒，天真地說道：「林先生，祝你有一個甜美的睡眠，明日考試勝利！吾神去也！」說着拉開門子，走了出去，又在門外伸進頭來，一對可愛的眸子，向疏竹瞟了一下，笑道：「林先生，明天見！」疏竹正要說話，伊早把門兒閉好，回上房去了。疏竹旅行了一天，身上百般疲乏，不知不覺，早入夢鄉。次日醒來，已經很不早了，幸喜考試在下午，洗漱完畢，到了上房，葉太太笑道：「這麼

早就起來了，多睡會兒不要緊的，這又沒人笑話！這院兒裏一早起，够多麼清靜！」疏竹笑道：「這就起的够晚了！元音上學去了嗎？」葉太太道：「她們早走了，走的時候，還和我了半天，要叫醒你，說怕你悞了考，我怎麼也不許，林先生這樣謹慎，自己的事還用旁人關心嗎？沒有醒，一定沒有到考的時候呢；」疏竹笑道：「也很危險，昨天跑的有點疲乏，幸虧上午不考，不然，起的這樣遲，到了學校，人家全考完了。」葉太太忙着吩咐作點心，疏竹吃完點心，告辭出來，正要上洋車，葉太太又趕了出來。畢竟爲了何事，下回交代。

## 第十二回 汪小奎二次建奇談 林疏竹站台悲落窠

却說正要上洋車，葉太太又趕了出來，笑道：「考完放了假，千萬記着，搬回來住吧！咱們家裏怪清靜的，正合您的癖味，孩子們又都盼望你來！」疏竹笑道：「如果沒有旁的事，一定搬來的，決辜負不了葉太太的這番美意！」說着車夫已提起把來。回到北舍，把下午考的功課，翻着看了一遍，又到照像會把在西山給元音照的片子洗出來。午後二時，到了考場，同學們都來了，找見自己的位子，坐了下去。回頭一看，大士正坐在後面，兩人互相一看，都笑了起來。疏竹笑道：「待會兒幫幫忙！」大士順手在疏竹肩上拍了一下笑道：「別來這一套了，咱們兩人還客氣

嗎？反正都湊合及格就算了！」旁邊一位同學，也湊過來道：「真無聊，這考不考有甚區別，左不過預先限好的那幾題，拿出來抄上就完了！不過，有作的齊全點的，有法兒拙笨點的！以後我們爲經濟時間，可以每班推兩個課程好點的，組織一個「應付考試委員會」。先生限出題來，全交到會裏，讓他們精心作出來，反正覆對照，確是無訛，再油印出來，散給同學們，豈不是個個一百分！這是我們的「有題大家抄主義！」又省時間，成績又驚人，把卷子拿出去，讓外人一看，真是滿目琳琅，美不勝收。這不是給我們學校的光榮史上，又添了精彩的一頁嗎？」說的衆同學都呵呵的笑了氣來，大士拍手道：「肚子裏有好東西，爲什麼不早說呢，事到臨頭……」

……」正說着一位老教授走了進來，大衆都各歸原處。這位教授，素爲同學所景仰，性情又特別和藹，有不明白的地方，只管去問，老教授從沒有皺過眉頭，總是有憑有據的，講解的非常透澈。所謂名士不修邊幅，老教授裝了滿腹的加減乘除，深奧微妙處，足與世界名家相捋，自不能脫出名士的例子！天氣很熱，還戴着瓜皮小帽

，手拿三尺多長的根旱烟袋，穿件灰布大褂，十分寬大，裏邊足能藏下兩三個五六歲的孩子，和中國魔術家穿的那件包羅萬象的大褂，直有點彷彿。白布褲子，繫着青布腿帶，足登一雙兩道皮臉兒的禮服呢鞋，擺着八字步走了進來。把煙袋放在桌兒上，打開一個小紙捲兒，沒有說話，臉上早就佈滿了一團和氣，一看則知是位品學端方的學者！同學們見老教授笑着，都不期而然的微笑起來，這小小的教室裏，空氣十分融洽。老教授有口吃的毛病；話還不曉的在那裏，嘴唇早動起來了，同學們司空見慣，不以爲意。動了半天，還是說不出半個字來，大家看的清楚，都替老教授難受。有一位同學，忍耐不住，忙站起來笑道：「陳先生，是不是讓我們把題散開？」老教授這才笑着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那位同學走過去，知道那個紙捲兒，就是題目紙，忙接了過來，一張一張的散開。這門功課講的好，同學們當然也學的好，所以一發下題來，都埋首作去！大凡有學問的教授，對於考試，都認爲最殺風景不過，老教授家一生心血，全用在學理上，整天

伏在書案上，研究的高興了，真是眉飛色舞，幼年問學會的俚歌，也能哼了出來。生平愛吃個美酒，家人知道他的怪癖，一見他歐着書本兒微笑，便悄悄的溫一壺近年陳紹，偷偷放在書桌上，老教授便不知不覺地，摸着杯兒呷飲起來。古人有拿春秋下酒的，老教授却把數學當成了解酒的妙品，前後映輝，可謂無獨有偶了！他把光陰看的最寶貴不過，你在功課上，如有疑難處去問他，特別歡迎，此外最好迎面碰見，也不要和他招呼。因為老教授走路時，常在腦子裏盤算着學理，你打斷他的思路，當然很不高興。老教授過着這樣純學者的生活，你把他請到課堂上監場，看那個帶夾帶，那個偷抄旁人的卷子，這樣瑣碎到比家庭間的油鹽柴米等等還要討厭的無聊事，耽誤了他的時間，其事尚小，如果那不規則的事，讓他看到眼裏，才叫殺風景呢！當下大家都用心作去，老教授坐在椅子上，一會兒又站了起來，那種敗興樣兒，實在可憐。疏竹歐着過意不去，忙拿了題紙，走過去低聲笑着說道：「陳先生，這第二題的意思，有點含渾，請陳先生解釋一下。」勤苦人最怕的是閑話，老

教授正無聊的莫可言喻，感到一種比任何失意事都難堪的痛苦，見疏竹一問，好像久旱中得了甘霖，又好像古時的元帥，被困在城池裏，正在內無糧草，外無救應的當兒，忽然奇兵突出，前來解圍，那一陣快慰歡欣，老教授此時全感受到了！忙掏出花鏡來，看了看題目，一五一十的講解了一回，疏竹早笑着說明白了，老教授好像全沒聽見，拿起支鉛筆來，笑着說道：「這個題，非常有趣味，非常之有趣味！」說着一層一層的演在題紙上。疏竹阻攔了幾次，老教授還是不理會，早把整一道題箋字不遺的作出來了。疏竹心想：「考試原是考學生的，那有先生替作的道理。照這樣全抄上去，心理過意不去，不抄吧，無故少作一題，够多麼冤！」弄得左右爲難，老教授却笑着說道：「有趣！非常有趣！還有那一題不明白？」疏竹忙笑道：「都明白了！」說完回了原位，不覺好笑道：「還有趣呢！再讓你有趣，全作出來，我還考什麼，只有交白卷了！」正想着，忽見老教授站起來，提着旱煙袋笑道：「你們靜靜的作吧，我到外面吃口茶去！」說着走出去了。疏竹把題作好，又把剛才的

「那道題，把次序略改了一下，抄了上去，見已有兩三位交卷了，他也不高興久坐，回頭看了看大士，笑道：「快完了嗎？」大士笑道：「就完，你到外面閱報室等一好了！」疏竹隨手把卷子放在教桌上，出來到了閱報室，拿起張大公報，剛看了一段重要新聞，大士也來了，一塊出來，到了南舍。小奎也是剛考完，含着一支煙捲，坐在藤椅子裏，右腿架在左膝蓋上，品那甜香味兒。疏竹笑道：「誰也沒有小奎的福氣，自己真會調養，考的疲倦了，把香煙一抽，坐在那兒，仰起頭來！……」說着又笑道：「大士，你快看小奎那付得意樣兒，真有南面王不易的神氣！」大士也取笑道：「那是自然囉！各人的福祿不同，像小奎這樣的，福氣且大呢！你想：武大郎要沒福，能和那騷在骨子裏的潘金蓮湊合在一起嗎？」小奎最忌人取笑他身材小，見大士把他比作人所共棄的三寸丁武大郎，再也不能容忍了，跳起來把煙頭一扔，忿忿地說道：「老子們就是武大郎，誰有你美呢！」他們倆的吵嘴，幾乎成了家常便飯，疏竹很清楚，因笑道：「你們真是因爲芝麻大的點兒事，也能去殺人，



一句玩笑話，又囔起來了，你們曬你們的，我要走了！」說着假意往外走，小奎把疏竹拉在床上，笑道：「不許走，挑起事非來，你走了，好便宜呀！」疏竹一手搭在小奎肩上笑道：「說句正經話，考的怎麼樣？開市大吉吧？」小奎左手拍了下胸脯，伸出大姆指來，笑道：「今天這一門，至少是一百分，開市吉利不吉利，你們想去吧！」大士躺在對面向床上，笑道：「咱們的屋子不大，少吹牛，吹去屋頂學校可不答應呀！」疏竹笑道：「小奎向來不說謊，絕不是胡吹，一定有個緣故的！」又拍了拍小奎的肩膀道：「真是高材生！」小奎笑道：「快不要罵人了，我是高材生，那就沒有低材生了！」說着又笑道：「你知道我們法科的吳博士嗎？這位博士，有個怪癩氣，他教的功課，在教室考完就算完事大吉了，卷子拿回去，向例不看，見名字熟一點的，便是九十多分，其次只憑博士的性之所至，最少也給你畫七十分。可巧去年有一位同學，性情也非常各別，故意交了個白卷，博士連卷皮子都沒有動，也打了九十多分。交到學校裏，註冊課的職員，隨便一翻，正看見那本白卷，不

覺吃了一驚，忙退了回去。博士一看，也失笑起來！於是改了方針，凡卷子上有東西的，就給你八九十分，內容如何，一概不管，你就抄一段兒性史，也滿沒關係！」疏竹搖頭道：「這話太離奇了，我有點不信！」小奎笑道：「你不信我有證據，我去年考時，抄了段兒光棍曠五更，給了我九十多分，這是千真萬確！你想：曠五更由給九十多分，性史也不見得比曠五更壞呀，可惜那玩藝兒背不下來，不然我真想試試！」疏竹笑道：「這種糊塗博士，也就得有你這樣學生對付他才好，真規之矩之的答上去，實在太便宜他！」小奎笑道：「我今年好的多了，不作那些缺德事了！抄的非常工整，文詞又十分典雅，應該給一百分！」疏竹笑道：「抄的什麼？」大士笑道：「是不是黛玉悲秋？」小奎笑道：「我坐在那兒，怎麼也想不起一篇現成話，黛玉悲秋當然也可以，只是背不下來，無由抄起！後來一想，自己真是大傻瓜，眼前有夫子，何必求聖人，你猜我抄的是什麼？」疏竹笑道：「痛快點說吧！」小奎笑道：「我抄的是陶源明的歸去來辭！」兩人都笑了起來，疏竹道：「也真難爲你，能

把歸去來辭背下來。」小奎笑道：「且慢恭維，我要能背下來，去年也不抄嘆五更了！我的墨盒丟了，新近借下一個，上面密密的刻着一片小字，早也沒有注意，今天帶上講堂，正愁着該抄什麼，隨便翻着看墨盒蓋子，原來那片小字，正是歸去來辭，這一喜歡非同小可，於是一字一句的全抄上去，早下了堂也沒有事，用盡小心，力求工整！」說完又笑道：「你們想：光棍嘆五更值九十多分，歸去來辭怎麼倒霉，也該打二百分，因為有一百分的限制，只好委曲點了！何況這位吳博士對詩詞歌賦，還特別嗜好！我這一百分的期望不為過奢吧？」疏竹拍手笑道：「小奎的話，一言以蔽之曰：妙而已！」小奎喝了口水，又笑道：「還有件很有趣的事，你們聽不聽？」疏竹忙道：「請講！請講！」小奎笑道：「這件事大士應該知道，是他理想愛人的故事。」疏竹清楚，平時在一塊閑談，大士最賞識本校副花王，小奎喜歡開玩笑，常把副花王稱作大士的理想愛人，疏竹因笑道：「副花王孫靜姿小姐也有什麼新聞嗎？」大士早站起來，取笑道：「怎麼着，誰把我們靜姿怎麼樣啦！和他們決鬥去！」

小奎笑道：「不害羞，開口靜姿，閉口靜姿的！叫那麼親熱幹嗎呀！到臭水桶吹過臭沫子，把你那尊容照照，配嗎？」這句話雖是玩笑，確有點太刻薄，說的大士真有點受不了。因對疏竹道：「這是誰的過，你看他說話够多麼損，我不過開開玩笑，湊個趣兒，說了那麼一句，其實即便孫靜姿真看上我，咱們還沒功夫陪他逛公園呢！」疏竹笑道：「得！得！少說一句吧，不要較量那些細小節目了！小奎，我講正文呀！」小奎笑道：「孫靜姿雖屈居副席，交際手腕，却真靈活，正花王楊弱士也比不上。她不是今年預科畢業嗎？在畢業之先，照例有個聯歡會兒，因為一升入本科，全分散在各系，也有轉學的，總算個小小的離別，所以總有這樣一個離別宴。上禮拜五，正是靜姿那一班，聯歡的日子，在學校會客廳舉行，同學和先生與會的共有四十人之譜，我也濫竽充數，混了進去！靜姿那天收拾的特別漂亮，本來身材長的就够窈窕，又穿了對淡銀色的高跟皮鞋，走起來婀娜婷婷，搖拽生姿，真如玉樹臨風的一般，成了全席的中心人物。一顰一笑，大家都不許空過了，酒過三巡，菜過

五味，看看要杯盤狼藉了，靜姿忽然站了起來，掏出一塊印度綢手卷，用纖指捏住卷的一角，輕輕的往開抖了一下，滿座香風四溢，好像抖出些無形的香料來。我正奇怪着，心想：靜姿莫非嫌大家吃的太單調，要變個戲法兒，調和一下空氣嗎？」不想抖了完之後，早把香巾團回去，掩住那一粒嬌紅的櫻桃，輕輕的咳嗽了一聲，又細弱，又清脆，好像著名的琵琶家，在定弦時，用假指甲來回一撥，發出的那一縷微音，竟有說不出的美妙！同學們正賞玩着這聲悅耳的美人咳嗽，靜姿早掄着粉嫩的小拳頭，鶯聲灑灑地說道：「諸位師長，諸位同學，我們在一塊砌礎了二年，今日一旦分別，雖說畢業後，大半升入本科，不過，能再照今日，儕儕一堂，暢敘衷懷，簡直是不可能了！我自己的天資太低能，二年來受諸位師長的教誨，同學間的觀摩，實在叨光不少，飲水思源，更覺着這個聚會的意義，特別重大！」說到這裏，解開身邊的一個紙包兒，取出個十分俏麗的厚紙本，用紛紅絲帶裝訂，封面畫着一大朵彩色牡丹花，上寫鴻爪錄三字，又取出一束五彩色筆，繼續着說道：「這個簿

子，裏邊全是空白，求各位師長並同學，不吝珠玉，隨便寫一點，或畫個畫兒。只是簿子預備的太粗糙，彩筆也欠講究，有點侮辱大作！」說着離開位子，拿着那個簿子和彩筆，蹣跚的走到長桌的右首，放在第一位同學面前，伊却站在身後，嬌聲道：「請隨便寫一點！不許客氣的！」這位同學出其不意的聽了這一套黃鶯兒歌唱似的言詞，早驚的呆了！看着那本秀麗的本兒，一陣幽香，直透到鼻腔裏，又明知身後站着個美人兒，在促着自己提筆，更沒了主意，急的出了一身汗，滿座同學，都看着他，靜姿在身後，微微的笑着，見這位同學太拘謹，忍不住又笑道：「沒有關係，隨便寫點，實在沒有相當的話，請把閣下的大名簽上，也叨光不少了。」這一句話，好像一條大赦令，這位同學心想：「寫名字好辦的多了！」赶快拿起一支粉色彩筆，手戰戰的翻開美麗的封面，把自己的名字寫上，靜姿早說了聲「謝謝！」推在第二人的面前，心想：「這些男同學，真正不開通，照這樣簽一個名，竟費去一刻多鐘！全班四十多人，多會兒才完呢！」正想着，不料那位同學，早囉裏囉索的寫了

一大片，靜姿在身後看時，早掩着嘴兒偷笑起來。上面寫的是：

鄙人三生有幸，今日居然能和名重一時學界馳名的副席花王孫靜姿小姐女士一塊兒同窗切磋！殊引爲終身最大永世難忘的榮幸！靜姿小姐秉絕世姿首希世聰明，他日將來以後的遠大超然的前程，實在很難不易加以相當的限量和近似的猜度。靜姿！靜姿！爾其好好努力快快以慰吾輩我們大家同學們的希望吧！

梁大才敬祝

這樣傳下去，大家都不以爲意了，實在沒話寫，只簽個名好了！有一位平時單戀着靜姿，這可以說是天賜其便，本兒傳到他手裏，早擬好了一首白話詩的腹稿，於是提起筆來，不加考慮，便寫了上去：

我單戀着一個姑娘

陳紹祖

我單戀着個美麗的姑娘，

她是蓋世無雙的副花王，

我脆弱的心兒要碎了！  
都爲了她那可愛的模樣！

自從那年在課堂上邂逅，  
朝思暮想害我兩個春秋！  
有一次你把痰吐我衣上，  
至今那痰印兒我還保留！

叫我怎捨今日一旦分手，  
從未一通款曲枉想溫柔！  
只可憐胆小如鼠的我喲！  
落個癩蛤蟆要吃天鵝肉！



還有一位更缺德，不知是故意，還是一時心粗，把「同窗」二字，寫成了「同床」，我只記了幾句，大意如此：

……與靜姿小姐同床二載，曷勝榮幸，俯唯鶩鈍之才，恬顏附驥，自愧精力不足，毫無成績，殊有負花王之美意也！……」

小奎滔滔不絕的說到這裏，大士和疏竹都哈哈大笑起來。大士道：「得！不用再念了，論理，靜姿這樣舉動，來得多麼是味兒，同學們太不够面子了，沒有話，可以不寫！什麼「同床」二載，毫無成績！」這玩笑開的太粗野了！」小奎笑道：「所以我只簽了個名！」疏竹道：「孫靜姿這完全是跟同學買好，下學期好把她的副字取消了，可以說是一種實際家的手腕，固然寫的太隨便，是不好，如果太鄭重了，也未免有點上當！」小奎笑道：「這話確是至理！」又閑談了一陣，疏竹回了北舍，晚間看了看書，預備明天的考試。直至夜深了，才得安寢！這樣一連六天，完全考完了，這幾日裏，難免多看點書，所以精神很覺不振，那日醒來，腦子裏昏昏的

，有點不舒服，出去洗澡，靜靜的休息了一天，吃過晚飯，身上舒快了許多，天氣也涼爽了，一人坐在院子裏，看小說消遣。忽見看電話的聽差走來道：「林先生，您的電話，瓦匠胡同唐宅來的！」疏竹知是問松打來的，忙到了電話室，接過耳機問道：「你是問松嗎？我疏竹！」聽見那邊說道：「疏竹，你考完了沒有？我打算晚車離平，去河南！」疏竹聽了，好生納悶，忙問道：「怎麼這樣匆忙，也沒早通知一聲，這就走嗎？」那邊問松道：「十一點半的特別快，現在已經八點多了，你也不用來這裏了，如有功夫，可以去車站，咱們在那裏見好了！還有許多話想同你說！」疏竹道：「好，我們車站見吧，我昨天考完，正閑着沒事！」說完又笑道：「也不能給你餞行了！」說畢，掛上耳機，忙回屋換了件衣服，到東安市場買了兩大蒲包水菓，坐着洋車，到了前門。這時剛十點，離開車還早，提着包兒，走進月台，天氣熱，早出了一身汗，上了頭等臥車，挨次巡視，疏竹提的包兒太大，車廂的甬道過分狹窄，走起來極不方便，來往的人又多，真是摩肩接背，疏竹找的有點

心慌，臉上汗珠直往下流，想掏出手絹擦擦，兩手又不得空。正自爲難，忽聽身後有人叫道：「林先生，在這兒呢！」疏竹回頭看時，原來是王升，從一個單間裏走了過來，忙替疏竹接了菓品，疏竹這才掏出手巾，痛痛快快的把汗擦盡，笑道：「叫我好找了一氣，原來走過了，我還不知道！」跟王升進了臥房，見行李都放好了，主人還沒有來，王升見疏竹揮着扇子喊熱，忙把電扇打開，疏竹笑道：「你們大爺，這次離平，走的真倉促！」說着躺在臥舖上，見王升在那兒站着，忙又笑道：「這裏沒外人，坐下，坐下！」王升彎了彎腰，坐在一捲行李上笑道：「好像是軍長來電報，叫我們大爺見字速去，聽說連我們大爺還夢想不到呢！」疏竹笑道：「你們大爺要坐官了，這回跟出去，你也少不得要高陞哩！」王升忙欠身笑道：「林先生，托您的福，只求我們大爺賞飯吃，就算我的造化！」正說着，門兒突的開了，王升早跑到甬道裏。疏竹知是主人來了，忙站了起來，棣華已笑着走進來了，和疏竹笑着點了點頭，問松也跟了進來。疏竹忙握住問松的手，笑道：「我早不知道你們走

，論理該餞餞行才好！」說着兩人坐在臥鋪上，棣華坐在一個皮箱子上面，王升把疏竹送來的菓品，提了起來道：「這是林先生送的！」問松忙笑道：「疏竹，就是這一點，我不敢贊同，你實在太多心了！」疏竹笑道：「送朋友走，好像不應該空手來似的！一點小意思，路上解個悶兒！」棣華笑道：「這次離平，走的是匆忙一點，昨天清早才定規好的，當時就想去電話告訴你，怕你沒考完，又怕你要餞行送禮，所以索性到這會兒了，才通知你！問松怕你抱怨，我說見了疏竹，有什麼錯兒，有我一面承當！」疏竹笑道：「說我多心，其實二位的多心處，也就很够瞧的了！」問松笑道：「並不是我多心，因為這次去河南，究竟爲什麼，連我還在夢中，說不定過三五天又回來了，如果現在鄭重其事的讓朋友們送行，過一兩天，無聲無臭的再回來，反而顯的沒趣！別的朋友，一概沒有通知，不過，你是例外，過後當叫化子回來，也不怕你笑話！」疏竹笑道：「不要說那些話了，你們這一走，我受影響最大……」棣華忙笑道：「你受什麼影響呢？要我說，我們李媽，才受影響呢！侍候我們

幾年，挺好的，家裏窮的十分可憐。」疏竹笑道：「固然你們李媽的飯碗沒有了，很可憐，不過她的失業是暫時的，人緣好一點，明天又能找個主兒，左不過侍候人罷咧！我的損失，實在無法可補！一塊相處多少年，心裏痛快的時候，也找你們，煩悶的時候，更不用說，記得去年在你們沙發上悶坐了半天，一句話也沒說！吃了一頓飯，扭頭就走！不是好朋友，誰能體諒你！」說着又握住問松的手道：「問松，我近來思想太可笑，總覺着在這混亂年頭兒，天災，人禍，外侮交相煎迫！我們的生活，實在沒有半星兒保障，今天大家能見面，就該互相道賀，都又活到現在了！明天的情況如何，真不敢細想！所以我把離別看的十分鄭重！在這草菅人命的時代，還敢有什麼大志氣！」說完深深的嘆了口氣！棣華見疏竹太傷感了，忙用話岔開道：「這兩天見元音來沒有？」疏竹放開問松的手，說道：「最近忙着考試，沒有去！」棣華笑道：「我前兩天去了一趟，和葉太太談了好半天。」疏竹忙笑道：「真的嗎？」問松插嘴道：「實在的，她去了一趟！」棣華笑道：「葉太太是個能人，

家裏收拾的多麼好！人家真關心你，打聽你家裏有什麼人，最後又問我，你結了婚沒有？」疏竹一聽，好像一根箭，直刺到心上，萬一棣華把這點秘密通破，可怎麼好，忙問道：「你怎麼說的？」棣華笑道：「看你急成那個樣兒，我不是傻瓜，作不出殺風景的事來！」正說着站台上的鈴子響了起來，快開車了。問松站起來笑道：「請下車吧！」疏竹走下來，站在車窗前，問松伸出頭來道：「疏竹，我早想同你說，又實在不好啓齒，今天要分手了，這句話又好像不能不說！」說完又緊握住疏竹的手說道：「好朋友，不要傷感太重了，所謂多情自古終遺恨！元音雖好，你要放明白些，這樣繼續下去，終非了結，不啻自己找着作一個悲劇的主角！」疏竹強笑道：「我現在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將來如果，我實在不敢想，縱然想起來，自己也沒有排解的能力！」問松道：「這話不用我說，你也清楚，不過，我們成全不了別人，總應該成全了自己，要把自己也犧牲在裏邊，未免太不值。」說完又笑道：「你現在和元音的關係，已經很深了，這好像蠶兒作繭兒的工作，快完成了！人常說

作繭自縛，決沒有做好繭縛旁人的！疏竹，你要放聰明些！」月台上淒迷的燈光，照着疏竹蒼白臉色，變成了灰暗，他心裏百感齊集，對好友的臨別贈言，不曉的怎樣答覆才好，只深深嘆了口氣，半句也沒說出來。問松見如此，怕他心裏傷感過度，忙又笑道：「你是明白人，自己心裏清楚，總不會走入迷途！」棣華也笑着湊在窗口說道：「你們倆的話真多！差兩分就要開車了，疏竹，你回去吧！」疏竹強壓住悲思，笑道：「我且不用忙，總比你們先回去！」說着都笑了起來，棣華又道：「我們走了，北平有什麼新鮮事兒，記着寫信告訴我們！」疏竹點頭道：「那是一定！」望了望車窗裏面，又笑道：「車開以後，你們把門兒一閉，又是你們倆的世界了！」正說着一聲汽笛，送行的人，都手拿着帽子，離開車廂，向行人笑着點頭。疏竹仍舊緊握屋間松的手，不肯走開，車身徐徐的走起來了。問松道：「車開了，回去吧，務必要保重自己的身子！」疏竹拉住問松的手，還是不肯放，好像這個吞煙吐霧的大怪物，把他的好朋友，從手中奪去似的！跟着車跑了七八步，速度慢慢的加

快了，這才撒開手，聲音顫顫的說道：「祝你們一路平安！」樵華還是女孩心性，見疏竹如此，不由的一陣心酸，早流出淚來！將手兒伸到車窗外，兩個指頭捏住一塊很大的白綢手絹兒，隨風飄舞，向疏竹招手，問松也把手兒揚起來，疏竹苦笑着提起了帽子，在頭上不住的搖！車走的很遠了，還隱約的看見那白絹子飛飄着向疏竹示意！一直到影踪全無，回身看時，站台上已冷寂寂的剩了幾個人，送朋友的，全走盡了！疏竹這才舉起沉重的步伐，一個人慢慢的走去，好像沒有歸宿的孤魂。清冷的燈光，照在他身上，顯的那瘦長的影兒，細弱的可憐！一股落漠的哀感，直透在疏竹心上！他穿着雙笨重的皮鞋，每一步踏在那淚珠兒浸潤了的月台上，便發出一種乾澀刺耳的聲音，好像人在悲痛過度，嗓子啞的已不成聲，而猶餘哀未盡，強作出的悲號！一聲聲刺入心中，悽痛欲絕！他實在不敢再聽這種聲音了，忙把脚步放輕。想起方才車未開前，一片鬧嚷嚷的景況，人人爭先恐後，這一片土，這一寸地，不曉的有多少人搶着踐踏！會幾何時，任你鋪上美麗的花磚，也沒人過問了！落



得這等淒涼！不覺又長嘆了一口氣，走出站台，仰面一看，忽見娥眉似的一灣新月，橫掛中天，長空一色，沒有半點星斗。照着冷靜的站台，好像姦婦對泣，互訴淒清，天上人間，竟是一樣的可憐！心裏不平道：「這些自然景色！說來也可惡，那些關人們，擁着嬌妻美妾，得意忘形的時候，那月兒總是圓圓的，瞧着個笑臉兒，陪着人家玩樂！如今我一人孤零零的，含着滿腹愁滋味，由站台中走出，她也偏偏變的那樣纖巧，小寡婦似的哭喪着臉，那叫幹什麼？我孤獨，與你何涉？真是吹皺一池清水，干卿底事！」再看那月兒時，越覺着淒清，放出一點失神的寒光，好像在說：「今宵不忍圓！」走出車站，早有一羣洋車，圍了上來，講好價錢，隨便上了一輛，心想：「問松勸自己的話，句句是金石良言，可惜他沒有身歷其境，嘗嘗這哭笑不得的滋味，叫我怎麼去擺脫呢！」又想了一會，不覺已到了北舍。時間很不早了，不敢再就誤，趕緊睡下。次日上午，同學們大半都考完了，回家的很不少，出去寒暄了一陣。午後因為身子太疲倦，睡了一會，醒來後，看了幾頁書，隔壁

的鐘響了四下，天氣不很熱了！想看看元音去，又想她們正在考試，去不得。一人悶的實在無聊，起來披了件衣服，跑到南舍，正巧大士和小奎都不在家。沒奈何，一人順步蹣到北海，門口一層一層的汽車洋車，下午四點五點，正是遊人最盛的時候。進去繞到五龍亭，揀了一付光亮的座兒坐下，茶房沏好了茶，疏竹坐在籐椅上，身子仰後去，右腿疊在左膝蓋上，飲了口茶，抬頭正望着對面的小白塔！山脚下瀾瀾的長廊，圍成了個半圓形，正是三面環水，一面依山，遠遠看去，蒼靄滾滾，只見對岸的人影兒亂撞，在廊中熙來攘往，十分熱鬧，真像如何，却看不清楚。疏竹心想：「舊小說中，描寫大賊寇佔據的山寨，多半是三面臨水，一面靠着山，據天然的險要，什麼吊橋，信船，上有銅羅，下有鐵網，說的煞有介事。慢說古代的官兵，沒法下手，依我們想像起來，就是用現在的大砲去攻打，恐亦不易取勝！可惜全由小說家的生花妙筆，着意形容，實在真找這麼個所在，却是難的很！勉強一點，這瀾瀾圍着的小山，倒有點相像，不過，也只是個古山寨的縮影罷了！」打五龍亭

看去，真倒怪有趣的，疏竹正陶醉在古代俠客大盜的生活情景中，忽見身旁有一人上下打量他，正像了京劇落馬湖中酒樓的那個節目，黃天霸正沉思着，忽見一人仔細端詳他，不由的怒憤填胸，拍案大呼。所幸疏竹在五龍亭上，既無搭救忠良的要務，又不曾聽僮官說這北海裏有什麼猴兒李佩！所以雖有人細看他，他却絕不生氣，還是十分安閒的坐在那兒品茶，要知那人是誰？下回交代。

### 十三回 銀燈前最是睫毛美 正名後從此一家人

却說疏竹一人正在那兒想的出神，忽見身旁一人，上下打量他，不由的細看那人時，那人早笑着迎了上來，握住疏竹的手，說道：「巧遇！巧遇！我們有多少年沒見了？他這樣一招呼，疏竹也想起來了，忙笑道：「原來是厚生，真是巧啊，約有八九年沒見面了吧！」說着忙讓厚生坐下，茶房早送來一條熱手巾，兩人寒暄了一陣，原來他們是中學同學，畢業後，厚生沒升學，就回南了，他們的感情本來很淡薄，所以亞根兒再沒通信息。厚生喝了幾杯茶，很鄭重的問道：「疏竹，多年不見，有什麼工作？」疏竹欠身笑道：「依然故我，碌碌庸人，不敢談什麼工作。」厚

生道：「在二十世紀新時代的潮流推演中，我們青年人應該有點中心思想，爲實現我們的思想，應該從事一種工作；赤白色帝國主義壓迫之下，青年人再徬徨歧途，是最可恥的！」厚生好像演說似的，把手兒一揮，態度十分嚴重！疏竹領教之下，不覺暗吃一驚，心想：「真是士別三日，括目相待。厚生幾年不見，不料這樣努力，開口不及浮言，竟直談這些大問題。」因笑道：「厚生我不怕你笑話，我實在落伍的很，對新思想很少研究！」厚生忽領悟道：「啊！我倒忘了，疏竹，你是習科學的，但是，時代不同了，科學家也應該轉變一下，作個新的科學家，必須把實驗室，移在羣衆面前，不要做統制階級的奴隸！」說完又笑道：「疏竹，我看你有點灰色！」他這樣說的津津有味，口沫飛濺，驚壓四座；一席話把疏竹聽的呆了！忙笑道：「厚生，實不相瞞，你說的這些話，我全不懂。」厚生搖了搖頭說道：「不應該不懂！你有點末世紀的哀愁病，我對你這種人生觀，表示一百二十分的惋惜！布爾喬亞的沒落期中，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不能不剷除！」疏竹更莫明其妙。厚生見桌上

放着火柴，好像還欠缺點東西，笑道：「疏竹，我們從事革命工作的人，說話一向很坦白，你的精神是頹廢點，不過英雄主義的色彩還很重！」疏竹笑道：「領教：領教！」厚生道：「崇拜英雄主義的人，有時雖同情小資產階級的享樂，但是，為將來達到英雄二字，却十分迷信那些『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等等統制階級的走狗，造出的謠言！所以，對於嗜好，便一概謝絕，我見你不抽煙，所以聯想到這一層！」疏竹聽到這裏，不覺偷笑起來，初以爲厚生滿腹經綸，肚子裏新東西真不少。再一領教這個推論，原來想抽煙捲，心想：「抽煙捲何不早說，還用繞這個大灣兒幹嗎！也就太可憐了！」忙吩咐茶房，取來一盒大前門香煙，又送過兩碟瓜子，那兩碟早讓厚生全吃完了！厚生點着一根煙笑道：「近來學潮鬧的挺利害，你對於教育的法西斯蒂化，有什麼見解？」疏竹笑道：「平時不大關心這些事，你對我這席話，等於對牛撫琴，請你留着和別人談吧！」厚生仍嘻皮笑臉地說道：「你有點官僚化，說話太不負責！」說完哈哈地大笑起來，吸了口煙，又笑道：「前三年我當過兩天官

僚，也是官僚架子十足，現在完全站在敵對的地位了！」他這樣說，疏竹也想起來了，好像舊同學們傳言，厚生在南京某部，混過點小差事，所謂「當過官僚」，大約就是指這件事，因故意笑道：「那至小也是科長吧！」厚生紅了臉道：「按差事的名義倒還在科長之下，不過我是直接受命於部長的，部長很拉攏我，我說話、沒有不聽的！俗話所謂：「我叫他打狗，他不敢罵雞！」我對部長，就有這麼點兒拿手！」疏竹忙道：「你這個體面真不小，和部長的關係當然很深嘍！」厚生說的得意忘形，便突口說道：「我有什麼話，雖不能直接教部長聽，可是間接着，他必須聽！不然我可以告訴我姐姐……」厚生一時高興，把小舅子的威風，露了出來，見疏竹暗自偷笑，也有點不好意思，忙又鄭重的說道：「部長雖是屬於統制階級，但是，腦筋非常清楚，把階級觀念看的很輕！他連原配，一共有六個太太，我姐姐和部長的結合，完全是統制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大攜手，雖是姨太太，不過在戀愛神聖的立場上，能打破一切束縛，是最值的歌頌的。按中國的宗法社會，大太太和其餘的太太

，中間的階級，一向很嚴密，因為太嚴密了，所以時常起階級鬥爭，部長爲消滅一切鬥爭起見，所以六位夫人，一視同仁。不只如此，我姐姐還有後來居上的趨勢呢！在舊人物裏，部長這種精神，實在很難得！」疏竹故意笑道：「厚生，你的門路很大，對新思潮又別具慧眼，前途真不可限量！」厚生長嘆了口氣道：「沒有什麼前途了，家姐在去年去世了！」疏竹暗笑，原來舅爺的靠山已倒，無怪這樣落魄呢！因笑道：「人有旦夕禍福，那也算不了什麼，你現在很努力，方才一片談吐，已領教不少，這樣努力下去，將來的希望仍是很大，無庸灰心的！」厚生拍了下桌子道：「疏竹，蒙你獎勵，我們是多年老同學，不能不接受。總之，我們對現代的政治意識，非有充分的認識不可，我們要同情窮苦階級，赤手的農夫，拉洋車的，妓女都是未來社會的主人！」正說着左邊亭子裏走過三個千嬌百媚的雌兒，蜂腰削肩，圓潤的膀子露在外面，雪藕似的白淨，疏竹一看，知是青樓中人物，因爲來往的人很多，厚生又坐在背面，所以不會看見。不料有一個雌兒，輕移足蹀，走到厚生身後，用纖



織手指，在他肩上按了一下，厚生回頭一看，羞的臉色通紅，只笑着略點點頭。那些雌兒，慣會看人的臉色，見厚生如此，定有不便之處，也就走過去了！弄的厚生沒了主意，滿口講了些同情第四階級，和窰姐兒却這般慣熟！繼又一想，疏竹是個老實人，未必能看出破綻，因笑道：「方才那是舍妹，她們還是孩子氣，見了生人也不懂的招呼！」疏竹正喝一口茶，幾乎噴了出來，笑道：「原來是令妹，長的怪聰明的！在什麼學校念書呢！」厚生紅了臉道：「我近來工作很忙，真倒記不清了！」疏竹取笑道：「是不是在前門外……」這一下把厚生說的更難爲情。疏竹見如此，心想：「這種人也够可憐了，何苦太難堪他！」隨用別的話岔開，又談了一會，已經快六點了，疏竹站起來笑道：「我要先走一步，厚生，不許客氣，你要沒有事，請坐着吧！說着會了茶資，厚生站起來笑道：「我們從事革命的人，是不會鬧虛的！我還想坐一會！」疏竹離了北海，回到宿舍，見桌上放着個條兒，那清秀的字跡，一看便知是元音寫的。上面寫的是：

林先生：拜謁不遇，甚悵！考試得意否？暇時祈臨敝舍一叙！風雨晨晦，諸希珍攝！元音敬上。即日。

疏竹反覆看了幾回，字兒雖少，跑到有情人眼裏，那每字竟有千百斤分量，意味深長之至！吃過晚飯，心想：「時候還早，去看看元音還來的及。」幾天不見，真好像隔了幾年，後悔下午不該去北海，讓一個俗人纏了半天，不料就誤了大事！忙出去上了洋車，一直到青樹胡同，付了車資。一看見那兩扇小紅漆門子，被道旁的一盞街燈，照的通亮，好像張開笑臉，在迎接他！三步並作兩步，忙跑到上房，葉太太在裏屋，早聽見了，忙走出來，元音拖着一雙布鞋也跟了出來，笑道：「考的很好吧！林先生！」疏竹笑道：「對付而已：不能很好了！」葉太太笑道：「徒弟能考好，先生一定也考不壞！」見疏竹茫然不解，又笑道：「元音已經考完了，每天回來，總告我說，考的好！她是你的學生，學生考好，先生還能考壞嗎？」疏竹這才笑了起來。元音笑道：「本來明天還有一門，因為那位先生有事，提前考了！」

說完又笑道：「林先生，棧華前幾天還來我們家一趟，和我媽整坐了半天。」葉太太大笑道：「就是那位唐太太吧！說話和氣的很，不像個闊少奶奶。」疏竹道：「他們夫妻倆昨天離平了！」元音突異道：「怎麼那天連走的影兒也沒題？」回頭對葉太太道：「該送送人家才對。」疏竹笑道：「他們怕朋友們送，才偷走的，連我還是臨開車的幾分鐘，才知道的呢！」說完看了看屋子裏，笑道：「怎麼不見元筠？」元音笑道：「早睡去了。」疏竹對葉太太笑道：「沒有小孩，就顯的太清靜！」葉太太笑道：「孩子們都是那樣，淘氣起來，有時實在惹人嫌。稍微安靜一會兒，都又寂寞起來了！」說完又嘆了口氣道：「林先生，您也是愛孩子的，說出來不怕你笑話！我這會兒就活着個筠兒，沒有了事，有她在一旁嘻嘻哈哈的開心，我見了她這樣，有多少愁，也得全忘盡了。」疏竹笑道：「唯有這種天倫間的樂趣，最寶貴，用多少錢也買不來！葉太太以後還要達觀點，就這一點開心，多少人都打着燈亮兒也找不着呢！」元音睜了疏竹一眼，笑道：「媽媽不要聽林先生的話，他專會

趁着你的心事說！」說的都笑了起來，葉太太笑道：「林先生說的都是實理，有你和筠兒，倒都够我開心的，不過，一着了正經事，有你們簡直還碍手兒！」元音把頭伏在葉太太懷，撒嬌道：「那媽媽乾脆不用耍我了，省得碍您的手！」葉太太撫着元音的柔髮，輕輕打了一下，笑道：「又要逗我生氣了，是不是？這們大的姑娘了，也不怕林先生笑話。」一句話說的元音臉兒紅了起來，伸起腰來，在燈下弄指甲，羞怯的說道：「媽媽一說就是這麼大的姑娘了，反正也不是我要長這麼大！」葉太太瞅了元音一眼，說道：「看！又說傻話了！」說完又笑道：「你不是早說，等林先生來，問預備考大學，該買什麼書。那一次都是這樣，林先生不在時，說下一大片，問這個問那個的，一到林先生來了，你就不提了。林先生一走，又抱怨媽媽！媽媽的記性，眼看着不中用了，不要盡靠媽媽！現在林先生在這兒，你倒是說呀！一元音笑着看了疏竹一眼，說道：「也沒有什麼買的吧？」葉太太急的笑了起來，忙道：「我跟你沒法生氣了，這倒像是媽媽造謠言。你說的要買書，你如不說，

媽媽何常懂的那些！」疏竹笑道：「我酌量的替她買吧。」說完又笑對元音道：「想考好大學，這一暑假，可得多出點汗！」葉太太笑道：「年輕輕的，就教她多出點汗吧，讓她學點針黹，總是推三關四的不肯，放了假左不過閒着！多多的教她些，看她念書有夠沒有，要背不過書，用勁的打她幾下。」說着都笑了起來，元音把頭兒枕在葉太太肩上，囔道：「那不成，媽媽總想揍我們！」疏竹笑道：「元音這樣聰明，當先生的想找個小錯兒打幾下，也怕找不着呢！」葉太太笑道：「元音念書，就是多勞累你一點，別的話，我也不敢說了，說出來林先生也不愛聽！廂房已經收拾好了，林先生那天搬來吧！只把你用的書，和零用衣服，帶來幾樣就行了！林先生喜歡乾淨，喜歡個雅潔，讓他們每天多打掃幾次，其餘你們念書用的零碎東西，元音都替我安頓好了。」元音忸怩着道：「唯有媽媽奇怪，說話動不動拉扯上我們！」葉太太笑道：「媽媽當了一輩子呆人，不曉的孩子們像了誰，都這樣爭氣！樹葉掉下來，也怕打着！」說完又對疏竹道：「你是個細緻人，被子褥子全是

新做的，也沒敢讓他們縫。粗針大麻線的，怪不是樣兒。全是我自己縫的！」疏竹忙道：「葉太太這樣熱忱！教我心上不安的很！」說完又思忖道：「人家待自己的一片誠心，也就很可感佩了，再不搬來住，實在說不下去了。」又見元音今天特別天真可愛，站在母親身旁，有意無意的把一雙靈慧的眸子，向自己賤來賤去，那一片稚情，看着又可憐，又纏綿。不由得又思忖道：「人常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最難求！』這不過就普通俗人而言，已覺可貴。而元音是婦女中的翹楚，所謂山川水秀天地精靈，鍾於一身，才能有這樣一個可人兒！她週身蘊着天地的正氣，山川不朽的真精神，西人常把表率的女性，當作萬能的神明看待，焚香頂禮，習以爲常。元音確正是那一類靈慧的人物！待月西廂的張君瑞，曾把雙文姑娘看的出了神，說出那句：『若能夠湯她一湯，騷與人消災障！』的妙語！但是，要用在元音身上，實覺胃瀆神明，有點太輕薄，不妥之至！最好把元音請在古代專制帝王的寶座上，讓這一羣愚昧的人們，都匍匐在萬層金階之下，聽元音嬌聲宣諭，那又柔和，又溫

文，又矯健的聲骨，好像世界上著名音樂聖手默奏着希世名曲，漫漫的隨風飄送下來，讓這一羣笨拙的男子聽了，足可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如果有一人，乘一片虔誠，偷偷的匍匐着，爬上金階，一瞻這希世可人的容顏，那不啻遊了三山五獄，天下之名勝全溶匯在那嬌嫩的臉龐兒上，可使人長生不老！若學張君瑞那樣放肆，想去湯她一湯，恐怕要驚天地，泣鬼神，山川草木全要震憾起來！你是冒瀆了神明，將永無復生之日！像這樣一個只敢說可敬，不敢說可愛的天使，做自己的知己，恐怕就是修煉終身，頂禮百世，也找不到吧！人生百年，不過一死，我今博得美人青睞，從今後，逢山山潤死，遇水作波臣，也是甘心情願，死而瞑目的了！朋友們的忠告，是無法接受了。」疏竹吹着電燈，一陣瑤思瓊想，坐在那兒一下也不動。元音母女初覺着他那怔怔的樣兒，十分可笑！又見他這些時候了，還是那個傻樣的樣兒。元音的心兒最是怯弱，拉了拉媽媽的衣襟，低聲道：「林先生那是怎麼啦！」葉太太實在也忍不住了，忙笑道：「林先生你不怕燈光愧眼嗎？」一句話提醒了

疏竹，不覺吃了一驚，忙歪轉頭，閉上眼睛，覺着一片昏黑，眼睛也有點漲痛，腦子裏十分昏重！定了定神，見元音對自己憨笑，忙笑道：「你們沒有見過這樣怪事吧！」葉太太笑道：「這還算怪事嗎？年青人誰沒個心事兒！」疏竹一聽，暗暗的出了身冷汗！站起來喝了口茶，見時候不早了，因笑道：「我今天先回去吧！過一兩天，一準搬來！」葉太太笑道：「時候不早，不用回了！有什麼事明天再料理！都收拾的便便當當的了。」疏竹看了元音一眼，自己一定要回去，怕伊心裏不願意，用試探的口氣道：「我還是回去吧！」元音沒有作聲，葉太太笑道：「林先生，我和你也熟慣了，知道你回去也沒甚事，今天得由我吩咐，不許再說別的話了。我說不用走就不用走！」說完又笑道：「我不是早說過嗎？林先生不要太見外了，這和別處不同，唐太太家也走了，你也沒別的去處，以後就安安心心的住在這裏！衣服也都拿回來吧！看有該洗的，該剪補的，全交給他們！」疏竹見如此，也就無話可說了。元音笑道：「林先生，我的書多會買呢？」疏竹道：「那天都可以，不然就



明天吧！」葉太太道：「現在倒是放假了，不要緊着就補習，等休息一兩星期，再說吧！林先生的身體不好，元音，你也不大壯實！天氣怪熱的，考學校倒是小事，不要因小失大，弄出病來。」疏竹道：「休息兩天也好，我倒不要緊，元音實在太單弱，剛考完，先玩兩天，散散心！」葉太太忙道：「林先生，你怎麼會不要緊呢！我說話最公道不過，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疼愛！別人家的孩子不是一樣的嗎？林先生在家裏，老太太還不曉的多麼心疼哩！所以，我見了旁人家的孩子，有時比自己的還疼！」元音笑道：「媽媽嘴裏孩子長孩子短的！把林先生也當成孩子了！」葉太太忙笑道：「林先生不要見怪，我是老糊塗了！」疏竹見葉太太對自己這樣客氣，心裏實在過意不去了，忙笑道：「我還能見怪嗎，照那麼說，我成個什麼人了！」說完又站了起來，笑道：「我本來年紀很青，葉太太叫我個小孩子正應當，不想總是客客氣氣的稱先生，我心裏實在不安的很！以後請直呼我的賤名吧！再者，葉太太照拂我，可謂無微不至。說句越軌的話，和長輩看待她的子弟完全一樣，我對

葉太太」這種稱呼，也早想改一下……」又極不自然地說道：「改稱伯母好不好？」葉太太早有此心，只是不好啓齒，見疏竹這樣爽直的說出來，真是喜出望外，忙笑道：「難得你這樣明達。」回頭對元音道：「以後你也不用叫林先生了，疏竹比你大，就叫疏竹哥吧！」葉太太心裏十分歡喜，看了看自己娟秀的女兒，又看疏竹，見他的身材英俊不俗，面貌兒又溫和，又沉靜！一個斜依在她身旁，一個坐在遠不盈尺的椅子上，左顧右盼，不覺一個人微笑起來，元音笑問道：「媽媽無緣無故，笑什麼？」葉太太笑道：「這孩子，什麼事也管我，媽媽想笑！以後你疏竹哥住在咱們家裏，就是一家人了！你喜歡念書，你疏竹哥也喜歡！你們的性情又那麼合癖，好好的在一塊兒念吧！」說着又是一陣哄笑。元音的臉兒，又覺紅了起來，伏在媽媽肩上，柔髮順勢披了下來，把那可憐的處女羞，却完全遮住了！葉太太見女兒如此，又看了看疏竹，好像也有點羞澀，見他拿起桌上的一本書，低下頭強自掩藏着。心裏一喜歡，不覺又笑了起來！忽聽裏屋元筠，在夢中驚醒，喊：「媽媽！

「葉太太站了起來，笑着答應了一聲，又對元音道：「時候不早了，領你疏竹哥哥到廟房去，少談一會兒，教你疏竹哥哥早點安息吧！」說着又看了他們兩人一眼，帶着滿面笑容進了裏屋。元音領疏竹到了廟房，把電燈擰着，牆上裱糊的雪亮，比上次又潔淨許多，床上新添了個帳子，鋪着三友實業社的白直貢呢紅花大床單！蓋着一張薄綿被子，另放一張毛巾被！燈光之下，照的十分整潔！寫字台上添了幾樣應用的文具，中間擺了個精巧玲瓏的古式小坐鐘兒。疏竹把大衣脫下來，掛在衣架上，見屋子裏佈置的這樣週全，心裏十分感激。坐在寫字台前的椅子上，元音歪着身兒，斜依在側面。兩人不約而同的互瞅了一眼，都笑了起來，元音笑道：「盡叫人幹嗎？」疏竹笑道：「你不瞅我，怎麼會知道我瞅你！」元音笑道：「那也是你先瞅的我們！」說完想了想，又笑道：「咱們在西山照的像呢！」疏竹忙跑到衣架前，在大衣袋子裏，掏出個小紙包兒。打開笑道：「我的記性真壞，初洗出來，恨不得託飛着的鳥兒捎來，趕快給你看，不想自己帶來了這半天，却又忘了照的很好呢！」說

着兩人伏在燈光下一，張一張的看，頭兒緊對着，蓬鬆的長髮，都密密的連在一起！疏竹嗅着一股微妙的幽香，心兒忐忑的跳了起來，眼睛往上一瞟，正看着元音的那一付神潔的臉兒，那含情的眸子，那細長的睫毛，那一對粉中透紅的雙頰，好像銀幕上放大的美人倩影，相距短不盈寸，元音細弱的鼻息，呼出來時正散在疏竹臉上，覺着熱烘烘的中人欲醉！元音翻到那張哭比唐聖僧，對泣後的照片，依然是玉容寂寞，不由得又觸起前情，兩個孤零的人兒，暗對山川密誓的可憐情況！臉兒上的笑容，登時斂了起來，疏竹見情景不對，怕元音又難過起來！忙指着下面的一片，笑道：「快看這張吧，這張好玩的很！」說着把那張取去，露出一張新的來，正是元音初上山，在山腰休息時，半躺在草地上照的，憨態可掬，樣兒十分有趣！元音也忍不住笑了起來，疏竹想起那天元音自比孫悟空，因笑道：「這是大聖的化身吧？」元音也想起來了，笑道：「我就喜歡西遊記的孫悟空，他的本領大，還在其次，他能無條件的保護唐僧，那毫無所為的一點虔誠，才可佩服呢！」疏竹聽了，暗

想道：「元音真是個非常的女子！」又是伊那淡掃的娥眉，似蹙非蹙，益增嫵媚！又覺暗嘆道：「蒼天忌才，像這樣秀外慧中，沒有半點缺憾的可人兒，怕總放不過去，自己無論如何，非要有唐僧堅苦剛毅的精神，携着這個才奇福薄的可人，到一個正當的歸宿，打破紅顏多薄命的傷心織語，也算不虛此生了！」元音已經全看完了，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又伏了下去，揀自己喜歡的放在一邊，正看着，一縷柔髮，垂了下來，疏竹替伊掠在耳後。看到碧雲寺照的那張，兩個在羅漢堂依偎的樣兒，陡的湧上元音心頭，臉兒又紅了起來，疏竹的臉上突然感到一種熱力！睜起眼看元音時，伊也正在看他，兩人赤熱的額面，都碰在一起！元音把眼兒一閉，那一系列細長的睫毛，正巧在疏竹的額上輕掃了一下，只這一點微渺的接觸，兩人的心兒早震盪起來。疏竹伸起顫慄的膀兒，由元音的脖後圍過來，忽聽上房葉太太喊道：「元音，不早了，快來睡吧！」兩人都嚇了一跳，元音忙伸起腰來，應了一聲，對疏竹羞怯的報了一笑。跑回上房去了！疏竹躺在床上，心裏悸跳不止。次日起床，王媽

給打好臉水，疊着床上的被子。疏竹洗完臉，喝着一杯開水，元音跑了進來，笑道：「起來啦！」疏竹笑道：「起的太晚了罷！伯母起來了沒有？」元音笑道：「早上街去了！」疏竹皺眉道：「這早上街，有什麼事？」元音道：「上菜市，不得不早，大約快回來了！」疏竹笑道：「伯母真是過光景的人，菜還要親自買？」元音坐在椅子上，笑道：「往常也不去，今天不曉的怎麼回事！」王媽插言道：「太太今天可起的早着呢！一早兒就走了！」說着走了出去，不一會，端來一碗牛奶，一碟兒雞蛋羹，放在桌上，元音笑道：「請吃點心！」又對王媽道：「把我的也拿過這屋來吧！」王媽應聲而去。疏竹站起來，又拿濕手巾擦了擦臉，笑道：「你先吃吧！」元音笑道：「你不用管我！」說着王媽又送來一碗，疏竹看時，却不是牛奶，黃澄澄的一碗小米稀飯，熬的火候十分老到，元音接過來，放在桌上。疏竹見專給他預備牛奶，心裏好生不忍，暗想葉太太也忒多心了，忙端起那牛奶碗，送給元音，笑道：「我想喝點粥，你把這喝了吧！」說着放在元音面前，拿起稀粥來，元音

忙拉住疏竹的袖子，怎麼也不肯，笑道：「我媽專給你預備的！」疏竹見元音拉着袖子，不許他喝，怕把稀飯灑在地上，忙又放上桌上，元音趕快搶到手裏，喝了一口，笑道：「不許你喝這個！」疏竹笑道：「伯母的盛意，我很感激，不過！我自己喜歡喝稀粥！」元音笑道：「喜歡不喜歡，是另外一件事，這杯牛奶必須喝了，即便裏邊有毒藥，只要是誠心誠意給你預備的，你也該喝！」說完又笑道：「你先把這個喝了，稀飯且有的是呢！」疏竹見如此，也就無語可說了，喝完牛奶，笑道：「現在可以喝粥了吧！」元音點了點頭笑道：「好，我給你端去。」端來稀飯，疏竹喝着，十分津津有味，喝完擦了擦嘴，忽問元音道：「小元筠怎麼不見呢？」元音笑道：「你和筠兒倒是好朋友，無怪筠兒總惦着你！」疏竹笑道：「那孩子怪好玩的，真的上那兒去了！」元音笑道：「還有那裏，上學去了！」疏竹才醒悟過來，笑道：「她們還沒有放假呢！我又忘記了！」說着王媽走進來道：「小姐，太太回來了，身上零錢不夠了，問您要兩吊零票兒，給車錢。」元音聽說，忙跑到門

外，疏竹也走出來，站在簷下。見老劉提着一個挺肥的大油雞，兩條活魚，一大框子菜肉之類，到廚房去了，葉太太也跟了進來，拿着幾個小包兒。元音跟在後面，提了兩瓶酒，疏竹見葉太太這等興頭，當然爲厚待自己，忙笑道：「伯母這樣多心，叫我怎麼過意的去！」葉太太上着台階，笑道：「一塊兒團聚團聚，就是一家人了！」疏竹忙跑過去，把簾子撩起，葉太太見他如此，心裏更喜歡的了不得！率性也不客氣了，由疏竹在一旁撩着，笑着走了進去，把包兒放在桌上，吩咐王媽道：「現在不早了，早飯叫老劉隨便的配幾樣抄菜，再把買下的冷菜，切四碟！雞，魚晚間再作吧！」王媽正要出去，葉太太又道：「回頭早點接二小姐去！」說着解開一個包兒，露出一堆精妙的花糖球兒，笑對元音道：「你們年青人，都喜歡吃糖，拿去和你疏竹哥吃去吧！」說的兩人都掩着嘴兒偷笑。元音過去拿了幾顆，遞給疏竹，低聲笑道：「吃呀！」疏竹接過來，偷看了元音一眼，低聲笑道：「謝謝！」葉太太回裏屋脫去旗袍，出來笑道：「疏竹，晚間睡的很好吧！」疏竹忙笑道：「很好



「很好！」說完又笑道：「伯母給我佈置的那麼舒服，再要睡不好，真太不恭敬了！」元音正吃着糖球，幾乎噴了出來，笑着彎了腰說道：「媽呀！你瞧我疏竹哥說話多麼不通！睡在皇宮裏，也許睡不着，那與恭敬不恭敬有什麼關係呢！」葉太太笑道：「那也值得笑成那個樣兒，你疏竹哥是實心人！」元音笑着對疏竹道：「你既說睡不着，就是不恭敬，那你以後不許有一夜失眠。我要看見你跟圈兒發青，就說你不恭敬了。」說的疏竹也笑了起來。忽聽院子裏大聲嚷道：「媽媽！我們後天放假了！」都站起來向窗外看時，元筠已經跑進來了，穿着簇新的竹布褲褂，足上穿一雙小黑皮鞋，戴着白帆布童子軍帽，帽沿上鑲着紅邊兒，頰上齊齊的露出兩縷兒柔髮。站在地下，先對媽媽行了一禮，又給疏竹行了一禮，把小書包放在桌上，拉住媽媽的手道：「我們先生說，後天放暑假，放一個多月呢！」看見糖球兒，揀了一個紅色的，放在小嘴裏，瞅着疏竹笑。疏竹蹲在地上，拉住元筠的小手，笑道：「元筠別看歲數小，真有禮貌，孩子們養成這個習慣，最好不過！」葉太太笑道：「就

她一個小孩，我倒是嬌她一點。不過大樣總得有，我不許她們太隨便了，惹人笑話！」元筠笑對疏竹道：「林先生，在我們家吃飯呀！」葉太太忙道：「筠兒，以後你記着，不要叫林先生了，他是你的大哥哥，叫他竹哥吧！」元筠走到媽媽懷裏，瞪着黑眼珠兒問道：「媽媽，爲什麼？」說的都笑了，元音笑道：「你就不用管爲什麼了。」葉太太撫着元筠蘋果般的雙頰，笑道：「媽媽告訴你，林先生以後和咱們是一家人了，他的名字不叫疏竹嗎，因爲他比你大，你就叫他竹哥！」元筠點了點頭兒，又問道：「我姊姊管竹哥叫什麼？元音臉兒紅紅的道：「沒見過你這孩子，打破沙鍋問到底！」葉太太笑道：「筠兒，你就說：不清楚還不許我們問嗎？」說完又笑道：「你姊姊和你一樣，也叫竹哥！」有元筠一個孩子，夾在中間，更顯的熱鬧，葉太太今天特別高興，疏竹又會和女人們談話，隨便應答幾句，早哄的葉太太眉開眼笑。自從昨晚改了彼此的稱呼，葉太太好像作了件大事，二三月來懸在半空的一顆心，才算有了着落，真是說不來的歡喜，又見他兩個縫縫的樣兒，有時

真快活的流出淚來！昨晚因爲太喜歡了，一夜沒有睡，一直盤劃到天亮，所以一清早起，就親自上了菜市，要着實的痛快一番，不一會，飯已開來了，葉太太也不遜讓，坐了首位。燙了一壺黃酒，疏竹早恭恭敬敬的替葉太太斟了一杯，葉太太是個喜歡體面的人，當着下人，見疏竹如此，實在風光的很。桌上擺的亂紛紛的，冷菜熱菜，足有十多樣，葉太太坐在當中，說一句話，笑着瞅瞅他們，談些持家教子的故事，疏竹唯唯是聽。元筠跪在椅子上，見有這麼多的菜，小眼兒早看的花了。問道：「媽媽，今天過什麼節？」都聽着笑了起來，元音笑道：「傻孩子，不過節就不許吃好的嗎？」葉太太笑道：「今天不是過節！你竹哥以後在咱們家住了，今天是第一天，媽媽也學着你們說句文明話兒，算個紀念吧！」都又笑了起來，小元筠又瞪了眼兒道：「真的嗎？」元音笑道：「誰還哄你！」元筠拍着小手兒，笑道：「竹哥，住在我們家，可得給我講故事！」葉太太道：「你竹哥剛住了一夜，你就給定功課了！」疏竹笑道：「元筠！故事好些個呢，慢慢的給你講！」元筠點了點頭。吃

完飯，又坐着喝了會茶，葉太太道：「我晚間沒睡好，有點乏，你們到西屋去吧！晚半天涼快了，你們想出去，教你們疏竹哥帶着上公園玩玩。」元筠早喜歡的跳了起來，拉住元音的手道：「姊姊！我也要去！」元音笑道：「誰說不要你去來着？」小孩們都喜歡人多，元筠見疏竹也住她家，更高興了，忙一手拉着姐姐，一手拉着疏竹，到了西廂房，疏竹躺在床上，元筠爬在身旁，嚷着教他說故事，疏竹笑道：「叫你姐姐講吧！她好故事很多！」元音坐在椅子上嗔笑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懂不懂？」元筠也不管姐姐說的是什麼，只纏着疏竹道：「姐姐不會講。竹哥，你不講不成！」疏竹笑道：「給你講過多少，都記住了嗎？」元筠點點頭兒，笑道：「都記住了！」疏竹看了元音一眼，笑道：「元筠，我欠你的故事債，有完沒有了！」元筠不懂。元音笑道：「這個小債主，可不好打發，欠下就得還！」疏竹想了想，笑道：「欠下債，當然要還！元筠，我給你講個雞兒的故事吧！」元筠早喜歡的跪上床來，笑道：「雞兒怎麼着？竹哥！」疏竹笑道：「先給我遞杯水來。」元筠忙跳下

床來，送過一杯茶，又爬了過去。元音笑道：「故事還不知道在那裏，架子倒先擺的不小！」疏竹笑道：「既然有架子，本事一定壞不了，你聽着吧！」說完喝了口茶，笑着講那故事：

有一家人家，喂着一隻母雞，四五個小雞兒。有一天下午，母雞領着小雞兒在院子裏玩，他們家的小姐下學回來了，一直跑了進來，把雞兒嚇的亂飛起來了。她媽媽在屋裏聽見，很生氣，說：「你這孩子，真太頑皮，爲什麼把雞兒趕走？」這個小姑娘，見媽媽罵她，也不敢作聲，心想：「實在也是自己的錯，雞兒玩的正有趣，被自己全驚散了！無怪媽媽不願意！」到了半夜裏，不是都睡下了嗎？雞兒也和她的孩子們在窩裏睡着了。這個小姑娘偷偷的起來，沒敢讓媽媽知道，跑到雞窩前，慢慢的把窩門兒拉開，爬了進去，不想雞兒早驚醒了，嚇得又飛又跳，把她媽媽也吵醒了。起來看時，見她又和雞兒搗亂，氣忿的了不得，大聲罵道：「白天剛說過你，晚間又來嚇雞兒了。以後再這樣，

小心媽媽打你！」小姑娘聽罷，差點兒哭了出來，可憐的把頭兒垂下去，對媽媽說道：「我不是去嚇雞兒的。因為白天得罪了她們，實在是我的錯了，乘着夜裏，到雞兒家裏，給她們陪個罪兒，不想一進去，她們就……」母親聽到這裏，早笑了起來，撫着她的柔髮道：「你的心倒很好，可惜雞兒不懂！」

元筠聽的非常有趣，見疏竹不說了，笑道：「竹哥，完了嗎？給雞兒陪罪，真好玩！」元音也笑道：「這故事真好！」疏竹坐起來笑道：「這是丹麥安徒生編的。他是全世界的童話大王，還能不好嗎？」元音笑道：「我也想起來了，那個「醜小鴨」的故事，」也是他編的吧！」疏竹伸了個呵欠道：「正是！」元音見疏竹有些疲倦，忙把元筠拉下床來，說道：「竹哥要歇一會兒，咱們也回去睡睡，過一會好上公園！」說着姐妹倆走到院中，元音又放開妹妹的手，轉回來撩起簾子，對疏竹作了個醜臉，笑道：「有個人死了，你知道嗎？」疏竹見元音走到院中又回來，以為是那兒來的新消息，忙坐起來道：「真的誰死了？」元音忍俊不置地笑道：「是個很有名的人呢。」

大大的文學家！」疏竹忙道：「倒底是誰？」元音一字一頓的念道：「蘇東坡，他老先生！」疏竹躺了回去，不由的大笑起來！元音回了上房，見媽媽早睡着了，不敢驚動，拉着妹妹在一塊睡了。到四點多，元筠惦着去公園，早醒來了，把姐姐叫醒，都換了新衣服，到廟房來看疏竹。疏竹因爲不慣白天睡覺，亞根兒沒有睡，在桌上找出一套三國演義，翻着亂看，見他姊妹倆來了，忙把書扔開。元音穿件淡黃色綢子的短袖襯衫，腰裏束的緊緊的，下面繫一條淺藍色嗶嘰裙子，白襪，白帆布橡皮底鞋，色澤配置的非常調和，越顯的亭亭玉立，秀媚可人！元筠穿着外國式的連身裙兒衣服，皮鞋沒有換，只把長襪去了，換了雙花小襪套兒，腿兒全露在外面，這樣打扮着，又活潑了許多。疏竹也忙穿好衣服，笑道：「元筠，你穿着這麼好的花衣服，也借給我一件吧！」元筠笑道：「竹哥穿不上，我的衣裳太小！」元音忙笑道：「快不要說沒用的話了！走吧！」三人走出去，坐上洋車，到了公園。疏竹和元音並着肩兒走着，元筠好像初脫出籠子的鳥兒，喜歡的跟着他們亂跳起來。遊入

們都睜着眼兒，艷羨這一對璧人。走到社稷堂前，迎面走來四個人，穿着白布制服，又肥大，又不整齊，又很不潔淨，臉兒一個比一個黑。內中有一位粗大個子，腦前留了個長平頭，因為太長了，又散了下來，伏在額上，出着滿頭汗，好像走的很累，像兒十分猥獷。元音看着，推了疏竹一下，掩着嘴兒偷笑！疏竹看那人時，不想那人也注視他，又走進了幾步，疏竹忙離開元音姐妹，過去握住那人的手。疏竹因何認識那人？下回交代。



第十四回 小四兒修談腌臢事 風塵客無異淫書生

却說疏竹看那人時，那人也注視他，又走近了幾步，忙離開元音姐妹，走過去握住那人的手，笑道：「我看着很眼熟，克儉，你們多會兒來的？」說着對那三位點了點頭，克儉笑道：「來半個多月了，我們地方不熟，早想看你，又記不清你的住址！」原來克儉和疏竹有點藕斷絲連的親戚關係，疏竹寒假在家時，聽說他今年在省城高中畢業，預備來平升學，所以方才雖是巧遇，却並不覺着怎樣奇怪。因笑道：「我現在暫住一個朋友家裏，不很方便，有功夫先約好時間，我在敝校北舍等你。丙字一零三號！」元音拉着妹妹走到五色土堆上，克儉指了指笑道：「疏竹，那

是誰？」疏竹笑道：「一個朋友的妹妹。那位朋友到後面圖書館去了，我們在這兒等着呢！」疏竹不願讓他們知道實情，所以這樣說。克儉笑道：「好！我們要回去了。」說着和疏竹點了點頭，疏竹笑道：「我有功夫看你去！」克儉把他的住址告訴疏竹，才各自分手，他們到公園已經好一會了，因為時候不早，一塊出了園門。原來他們四人，都是一起來考學校的，克儉和一位叫柳志新的住在西城，那二位住在東城。走到天安門大街上，分道揚鑣，克儉和志新回了西城公寓，兩人都很用功，看了一陣子書，吃過晚飯，把櫬兒搬在屋外，光着膀子乘涼。公寓的少掌櫃的，名叫小四兒，約有二十歲上下，見克儉和志新聊閒話，也湊了過來。克儉因為臉特別黑，同學們送個外號，叫印度美人，又因為印度美人四字太長，改作黑美人，而一般相好的同學，整天叫慣了，覺着黑美人三字還嫌不簡便，乾脆改成個老黑，倒也輕便順嘴。當下志新拿着洗臉大毛巾，擦了擦汗，笑道：「老黑，那位林疏竹，人也漂亮，也真會找漂亮對兒，那個女的真够個美人了！」克儉笑道：「你還不知道呢！疏

竹家裏的太太也很不錯，真是走上了桃花運！那個女的，方才他說是朋友的妹妹！」志新笑道：「老黑，你才是傻瓜呢，他不過那麼說說罷了！朋友的妹妹，不正好是自己的愛人嗎？」克儉笑道：「你說的倒近情理。不過，疏竹那人，向來潔身自好，最用功不過，同鄉中在這裏念書的，要算首屈一指。和他女人感情很好，他用情又極專一，絕不能夠再有愛人的！」那小四兒在旁，見有機可乘，涎着臉兒笑道：「二位先生打老遠的來考學校，離鄉背井，也不覺着悶的荒嗎？」二人一聽，知話內有因，志新忙笑道：「天氣這麼熱，誰說不悶來看，不過悶也沒有法子！」小四兒忙陪笑道：「敢情二位初來，不曉的呀！北京城裏什麼玩藝兒沒有？只要您一句話！」克儉聽着也好笑，偷看了志新一眼，笑道：「小四兒，真是我們鄉下初來，怎麼會曉的呢！究竟有些什麼玩兒，說出來我們聽聽！」小四兒見有點上鉤的意思，忙笑道：「初來的先生們，大半都不知道！我們不能不告訴，因為先生們在外面念書，孤零零的，年青人兒，誰沒有個三情四慾。要我們不告訴，悶出個長短來，倒是不

與我們相干，不過明知不救，我們心裏也過意不去呀！先生們一年整千整百的大洋花花，不在乎那幾個小錢。念書念膩了，尋個樂兒玩會子，再看書，腦子裏也是清楚的！」志新暗想：「究竟北京人了不得。明領你學壞，還說的怪有理，且先逗逗他，看他再說什麼。」因笑道：「小四兒，你這話說的很有理，不過我們滿身鄉下老味兒，不怕人家笑話嗎？」小四兒忙笑道：「您這話可說擰啦！您花錢買樂兒，誰敢說什麼？不管到了那裏，她們得陪着您的笑臉兒說話！」說完又笑道：「您要愛個漂亮，嫌您的衣裳不合體，那也不難，有的是緞綢店，洋服店，裁縫舖。給您掛個電話，都搶着來。給您二位一人裁一身，兩三天就得！」克儉笑道：「小四兒，那你說了半天，究竟有什麼好玩兒？」小四兒笑道：「什麼也有，這北京城裏，明的，暗的，玩意兒好多啦！您要愛年輕的，有十四五歲的小妞兒，給您叫來也可以，上她家也可以，關上門子，隨您去玩，高興怎麼着，您就把她怎麼着！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更多！您上前門外，有八大胡同，全是在官家上捐的，您愛個體面，收拾的漂亮點，咱

們門口有的是專跑那兒的車子，跑起來亞賽一根箭，十分鐘保您到！那班子門口，電燈明晃晃的，就像衙門口似的，好她媽的闊啦！那姑娘們是真叫漂亮，一個賽一個的，擺着小屁股且兒，扭來擺去，那都是侍候您的！」說的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志新笑道：「那麼闊，咱不敢去！」小四兒笑道：「您不敢去，不要緊呀！初去的先生們都有點磨不開！我給您找個伴兒，您就穿這身衣服，她們要敢慢待，您回來揍我，我小四兒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說完又笑道：「二位先生有意嗎，不去前門，先叫個小妞兒玩會子，您不要不好意思，作什麼也有個第一遭兒！」克儉笑道：「這兩天不成，過後再說吧！考上學校咱們慢慢的玩！」小四兒笑道：「這是個小意思兒，有心玩就玩會子，您把她們抱在懷裏念您的書，也不耽誤事！要說咱們公寓，那夜不叫十個二十個的，您要實在磨不開臉，小意思兒，這次算我請，反正您還能虧的了我嗎？」說的兩人又大笑起來，志新笑道：「我們沒有柳下惠坐懷不亂的本領，小四兒，謝謝你的美意！」小四兒笑道：「柳先生幹嗎這麼客氣，您別看我這個窮樣兒

，就愛講個交情，只要您瞧的起，那兒不是交朋友呢！二位要真有意，咱們公廨現在住的就有，一招手兒就來了！」克儉笑道：「今天我們沒功夫，不談那些了。小四兒，我問你，有人說男學生時常帶女學生住公廨，真的嗎？」小四兒湊近克儉，低聲笑道：「您不要問起來，我可不敢說，怎麼會沒有呢！就咱們公廨，那天沒有三起四起的！」克儉咋舌道：「不見得吧！那兒有那麼多，也許是夫妻呢！」小四兒又低聲道：「您二位盡願用功，瞧不出來，那有她媽的那麼多夫妻，住一夜就走，除去櫃上的開消，還要給我們許多零錢！您想，要是夫妻，他花這份兒冤錢幹什麼？」志新也聽着非常有趣，忙問道：「這些女學生，是專幹這個，還是被人引誘出來，清客串兒呢？」小四兒道：「沒有的事，我們絕不敢胡編排，要論女學員專幹這個，當然很少。間或有，也多半是不缺衣食，被人引誘失足，爲名譽關係，不能不偷幹。也有是初上鈎的！」志新道：「你怎麼知道有女學員呢？」小四兒笑道：「您真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幹的是什麼，那些浪貨，早沒有羞恥了！門子大開着，

她也坐在客人身上胡調！被誘來的女學員，初嚐這滋味兒，早臉且兒通紅，坐在牆角不說話，男客們笑嘻嘻的陪盡小心，有的還淌眼抹淚的哭呢！實在說哭也沒用，只要一進咱們這門坎兒，那怕她是大總統的千金小姐，也得乖乖兒的陪着睡覺！」

二人聽了，暗想道：「無怪人說到北京念書，考不上好學校，流落在公寓裏，非墮落了不可，看起來，真是千真萬確！不只安下陷阱，等你無意之間掉下去，簡直要活活的往下拉！」小四兒又笑道：「今天剛出了件新聞，就是在咱們公廨開的舖！」

克儉道：「什麼新聞？」小四兒笑道：「離這兒不遠，不是有座女子專科大學堂嗎？大學堂的西院，有個大樓房，是女學員的宿舍，正臨着個夾道兒，路兒挺窄，一到夜裏，就沒人走了，所以很僻靜。今天清早，本段的巡警，打那夾道兒走過去，忽聽見哇哇的哭，低頭看時，牆根有個白毛巾包兒，哭聲是那裏邊跑出來的，正驚疑間，又聽見女校的宿舍窗兒響，忙抬起頭來，見臨街的窗口爬着個女學員，臉兒黃黃的，非常瘦弱，好像病的挺重，瞅着那包兒淌淚。見有人看她，忙一回身，不想

這一震動，一滴淚珠兒正掉在巡警臉上！二人聽的都笑了起來！小四兒又道：「這一滴淚，把警察吃驚不小，忙了一會，再看時，那樓窗早關的嚴嚴的，任什麼也沒有了！那白包兒內還是不斷的哭。別人可以不管，巡警幹的是什麼，忙抱了起來，打開一看，原來是個剛出胎的嬰兒，洗的挺乾淨，還是個男孩子呢！再翻那包兒，見有個信，撕開看時，這巡警差點喜歡的跳了起來，原來是一張五十元的鈔票，另外還有兩張信紙，寫着些話兒！這巡警年已半百，家裏只有個老娘們，連半個孩子都沒有。一見這白胖小子，就有點喜歡，拿回去抱養成人，也聊勝於無！又見這五十元大洋，主意更拿穩了！」說到這裏，小四兒掏出兩張信紙，遞給志新道：「這就是小孩身上帶的信，和那五十塊錢，通在一起的！你們先看了，我再講！」志新接過來，驚異道：「怎麼會跑到你手裏呢！」小四兒笑道：「反正有個緣故，你們看完再說！」志新和克儉湊在一起看，上面寫的是：

親愛的仁人君子：請你們都原諒我，可憐我！我是死有餘辜的人了！因為我



太年輕，那知人世有這樣險惡！去年冬天，被奸人華夏大學生楊聞烈，甜言蜜語，引誘失足！奸人得意之餘，飄然而去，遍訪不知所之，不想早種下這個孽根！我是無法撫養，又不忍將這無辜的小生命害死！萬不得已，用毛巾包好，用帶子懸下去，扔在夾道裏！如有仁人君子，將孩子抱去，這五十元算我的——點謝儀。禮輕情義重，萬請笑納！如能把孩子撫養成，有生之日，皆銜德之時也。孩子長大後，告訴他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他只有一個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奸人楊聞烈。到那時，如楊賊已死，亦要效伍員鞭平王主之屍！庶爲狼子野心輩，作一誥誡也！否則我將含怨永世，永墜恨海，生生世世，永無復見天日之時也！——遺恨終身之弱女子無名氏哭啓。

二人看完，不覺毛髮悚然，混身打了個寒噤。克儉道：「這位無名氏也就够利害了！看這口氣，和筆跡，一定是個很有丈夫氣的女子！」志新道：「真不像個弱女子的筆調！」小四兒在一旁笑道：「您二位不知道，這楊聞烈就住在咱們公廨裏！」

克儉素性剛烈，聽了小四的一席話，心裏早不高興了，看完這兩張紙，越發憤恨。心想這個姓楊的，真是人中的敗類，不料小四兒又說住在他公廨裏！再也容忍不住了，跳起來道：「姓楊的在那裏？真她媽的世界上還有這種混旦！」這一下把個小四兒早嚇慌了，志新忙攔住道：「老黑，你又怎麼啦！管人家的閒事幹麼？」又對小四兒道：「你只管說你的！」這樣一來，小四兒有心不講，又有點不敢講了！見克儉站在那裏，眼珠白亮白亮的，臉皮比地道的南山煤還黑，握着黑森森的兩個精拳頭，立着倒像半截黑塔，怒眉裂眼好像要送一個鍋貼兒。想到這裏，又不由的摸了摸自己的臉皮，心想：「我這小臉旦子不早打歪了嗎？」忙小心陪笑道：「姓楊的那小子，本來就混蛋，不怨王克儉先生生氣。您想咱們公廨能容那種人住嗎？去年九月間早搬走了！」克儉這才坐下來，又笑道：「小四兒，我的性情，就是這樣，不要害怕，只管講你的！講好了明兒還許請你！」小四兒更摸不着頭腦，這位黑爺的性情，說雲就雲，說雨就雨的，真叫人猜不透！只得陪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說完又接着說道

：「原來那個巡警，專管查戶口，咱們公廨，正歸他管，所以楊聞烈三字，早在店簾上看過。他見這事與姓楊的關係很大，上午帶着那信，到咱們公廨打聽了一回，我們一塊很熟，所以把信交給我！」說着又低聲道：「他有心自己撫養，所以沒敢讓巡長知道，偷偷抱回去了！這封信他讓我看了後燒掉！免將來留口舌！」志新笑道：「楊聞烈怎麼引誘的這個女學生，你一定知道！」小四兒偷看了克儉一眼，對志新歪了歪嘴，志新早知其意，因笑道：「你只管說吧！沒有關係的！」小四兒這才放了心，笑道：「姓楊的長的一表人才，不用提有多麼漂亮，生着個鴨蛋臉兒，大姑娘似的，又白又嫩，又整天外國的香水膏粉擦着，小背頭梳的錚亮！南方人學的一口好京白，說起話來，又清楚又柔和，見了人總是笑臉先開，不要說姑娘們見了，沉不住氣，就咱們……」克儉聽的哈哈大笑起家！小四兒見如此，知道他的怒氣早沒有了，又着說笑道：「姓楊的你別看他外表溫柔，內裏比誰也毒。仗着有錢，又長了付迷女人的臉兒，小姐們一見他，本早沒有主意了，再經他說幾句殷勤話兒，那還

曉的什麼叫東西南北，便打的一團火熱！姓楊的只愛嚼個新鮮味兒，玩上一兩個月，早不理那回事了。他親自告我說，他壞過的姑娘有整一打了，那時還不連這個女子呢！這位女學員名叫郁芬，長的並不出奇，不過圓圓的臉兒，總穿件布衣服，也不肯擦粉，有那麼點說不出的襲人處。下了學時常打咱們門口過，被姓楊的看見，不知迷了他那一竅，非弄上手不成！郁芬面貌雖不出衆，性情可真利害，總算女人中少有的。那日又打門口走過，可巧姓楊的閒站着，忙回屋披了件西服，緊趕了去，一直趕到中山公園，郁芬買票進去，他也進去，寸步不離，跟着繞了兩個圈。她心裏清楚，有個流氓糾纏着，流氓長的什麼樣兒，時常在公廨門口碰見，她還不能知道嗎？於是故意繞到假山後，僻靜處。姓楊的是採花老手，知道這是默認了，讓他好開心，這類事情，女子大半在被動地位！忙上前深深的行了一禮，笑道：「小姐，恕我的冒昧……」不料事出意外，郁芬拉下脖子裏的絲巾，回手在姓楊的臉上抽了兩下，聲音又脆又響！這叫初出茅廬的小夥子，早嚇的抱頭鼠竄而去。聞烈到

底不同，好像沒那麼回事，毫不在意，只用手摸了摸臉皮，心想：「反正沒外人看見，怕什麼的！」本着大無畏的精神，忍住痛，忙趕前兩步，揪住郁芬的旗袍襟兒，率性跪了下來，說道：「小姐，我是個可憐人，漂泊無依，了無生趣，自見小姐後，被小姐高貴的儀容所征服，覺着世界上還可留戀！所以朝夕爲小姐祝福，因爲我殘餘的韶華，得以復生，全是小姐所賜！我知道這樣太突兀，不過，我受着一片熱情的驅使，什麼也顧不及了。小姐慢說打我幾下，甚至於打的筋疲力竭，我也絕無二心的！」說着早哀哀的哭了起來，淚珠兒徧也來的那麼容易！人有幾顆心，不用說郁芬是個年青姑娘，正是最有熱情的時候，就是鐵打的心腸，也怕禁不住他這一番做作！聞烈又長的那麼嬌嫩，哭的淚人兒似的，跪在青草地上，郁芬心裏早軟了。繼又一想，不能太造次了。她是個非常的女性，意志非常堅決，只這一猶疑，早挺起胸脯要走，不想聞烈又跪着趕前兩步，假意道：「我的心跡早已表明了，小姐既不見諒，我也不敢強人所難，不過我這可憐的廿春秋，就遇小姐一個知音，小姐雖

不承認，但我心裏却無時無刻不如此作想！既得不到小姐的憐愛，我也不敢有什麼話說，只有這一顆血淋淋的心兒，掏出來讓小姐看看，我就死也甘心！」說着拉開襯衫的鈕扣，口袋裏取出一把電鍍的裁紙小刀，只露出個亮晶的尖兒來，寒光閃閃，作的像煞有介事，郁芬早嚇的呆了，也不好去拉，只掏出個手絹兒伏在石頭上哭了起來。姓楊的一見，知道有八成了，忙站了起來，掏出一塊雪白的大綢手絹，替郁芬擦眼淚，郁芬用手一推！他却乖巧異常，早又順勢兒跪了下去，也哭着說道：「小姐不要這樣，要哭等我死去再哭！不然，我的內疚更深了！」郁芬嘆了口氣道：「你起來吧！那像什麼樣！」只這一句話，就大功告成了！聞烈使盡平生媚術，加意安慰了一番。從此以後，一來二去，郁芬常上公寓來，有時也一塊出去，不過郁芬還是不好對付，姓楊的始終陪着笑臉，談些本分話兒，沒敢下手。去年十月間，也是事有湊巧，有一天郁芬來了，剛吃罷晚飯，忽然飛沙走石，風雨交加，下到十一點多才止了些，滿街七八寸深的雪，天氣不用說够多麼冷，院子裏連個狗都拴不住

。郁芬幾次要走，可也是實情，怎麼都走不了！姓楊的叫我們把爐子添的紅紅的，真是和暖如春，屋子又收拾的漂亮，香水灑的遍地，比小姐們的綉樓還迷人呢！他又如醉似癡的，說些又俏皮又風騷的話兒，郁芬沒長着三頭六臂，何況又在女子懷春的年齡呢！次日一早，郁芬就走了，眼兒哭的腫了起來，頭髮散着也沒有梳！聞烈送到門口，竟連頭兒也沒回，氣忿忿的坐上洋車走了！我問姓楊的道：「味兒怎麼樣？」姓楊的笑道：「別提啦！好難擺佈的姑奶奶！儉香的事兒不知幹過多少了，這是第一次！」我見姓楊的右額上有一片皮破了！笑問道：「怎麼楊先生掛彩了！」聞烈笑道：「可不是嗎？不過，許她老先生利害，總逃不出咱們的掌握之中！」說着吸了口紙煙，樣兒非常得意，我問道：「楊先生究竟怎麼動手的，說出來我們也長長見識！」聞烈笑道：「真正傻瓜！無非是剛柔相濟，軟硬功夫齊來，多費點功夫就是了，這個事情也好一字一句的說出來嗎？」說完又笑道：「總算可以，讓她打了一洋燧座子，儉香掛彩，這是破題兒第一遭呢！」從這天起，郁芬打十多天

沒有來，有一天聞烈回來，忙到櫃上算了帳要搬家。臨走時把我叫過去，特別賞我兩塊錢！笑道：「以後郁小姐一定要來，就說我回南了！要問我的通訊處，就說沒留下，千萬不要露半點實話，郁小姐可不是好惹的！」他去後的第二天，郁芬果然來了。氣忿忿的詢問了半天，只是不得要領。過後又來過兩三次，再沒見來！楊聞烈現在到那兒去了，早不知道了！」小四兒說完吸了口氣，又笑道：「看這封信上，郁芬若遇見姓楊的非同他併了不可！」志新笑道：「郁芬這樣有血氣的女子，還免不了失足！這些壞人的心腸也就够毒了！」克儉嘆了口氣道：「真他媽的烏七八糟！」說着見時候不早，天氣也涼快了，把櫈兒搬回來，用起功來。到了十二點，公寓的電燈，照例要滅了，他們又點起兩支洋燭，到一點多，實在乏的坐不住了，吹了燈睡下。不想臭虫咬的睡不着，兩人又起來，拿着手電燈尋了半天，才又昏昏睡去。次日醒來，克儉要到神州大學，找一個同鄉，出去搭了一段電車，到了神州大學號房，打聽了半天，才知道不在校內住，在附近的個公寓裏。又找了好一會，



才尋見那個公寓，門口一盞瓷泡兒大電燈，門洞裏擺一張桌兒，牆上掛一個牌子，上寫着那位先生住那號，對面是櫃房，克儉見這派頭，知道是個大公寓。這時櫃房走出一人，彎了灣腰，笑問克儉道：「您找那一位？」克儉道：「你們這裏住一位田西洛先生嗎？」那人忙道：「有，有！」說着又叫來一人，手裏提一把開壺，衣服穿的十分不潔淨，笑對克儉道：「田先生打了通宵牌，才睡下！」克儉打老遠的跑了來，心裏早有點不耐煩，因道：「才睡下，不會把他叫醒嗎？」那人見克儉說話不客氣，艾艾怨怨的道：「我是告訴您，他還沒起，您一定要見，那還不好辦嗎？」說着走了進去，不多一會，只見西洛一手揪着個褲腰，頭髮亂紛紛的，像一叢野草，跑了出來，一見克儉，忙笑道：「啊呀！老黑嗎？多會兒來的！」說着拉住克儉的手，拐進一個小院子裏，約有兩間大的正房，西洛正住在那裏。克儉走進去，見當地歪放着一張桌子，上面亂亂的一堆麻將牌，地下盡是些瓜子皮，空紙煙盒，紙煙頭兒。窗前放一張長方形的小桌兒，扔着兩本京調大觀，三四張小報。牆上掛一個

胡琴，床上的被子也亂堆着。西洛忙理好，取過枕頭，把床掃了掃，夥計進來把桌子擺正，把麻將牌也全包了出去，西洛笑道：「我也不怕你笑話，這亂七八糟的，你瞧着那一塊潔淨，隨便坐下。」說着見克儉坐在椅子上，送過一杯開水，笑道：「克儉，你是那天來的，怎麼也沒早來信？」克儉笑道：「半個多月了！」西洛驚異道：「半個多月了嗎？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也沒聽同鄉們提到你，」克儉笑道：「我們初來，人地生疏，和同鄉們來往的很少！早想看你來，苦於不知道住址，最近才探聽清楚的！」西洛坐在床沿上，撩起白紡綢褲子，揉了揉腿肚子，燃着一支香煙，笑道：「你不吃煙，我也不客氣了！近來毛病大的很，剛睡下，就翻腿肚子，翻醒了，正痛的難受，夥計叫我！」克儉笑道：「用功太勤了吧！」西洛笑道：「這話算猜着啦！這牌功用的不算不勤！」說着大笑起來！夥計送來些燒餅，油條，又沏好一壺茶，克儉隨便吃了點，笑道：「我這次來是有使命的！是令尊大人特派的事使，請你暑假裏務必回去一趟！」西洛大笑道：「老黑，你也不用打官話了！」

我的主意早已拿定，家裏催我回去的信足夠幾十封了，要回早回去了！我不見得比別人傻，我父親他那點小心眼兒，我還不清楚嗎，把我騙回去，揪住揍一頓！我幹嗎找着挨打去！」克儉笑道：「我保險，決不能夠！」西洛笑道：「怎麼不能夠？打開窗子說亮話，咱們就是敗家子！實不瞞你說，我在這裏，每年必須兩千塊錢！住了這麼個野雞大學，整三年了，留了二年級，等於住了一年，以後怎麼混？回去憑什麼不挨揍！憑自己饅頭比旁人吃的少嗎？我父親那個暴性情，我才不回去呢！就住在這兒，給那個舖子去封信，要五百，那些掌櫃的不敢給四百九十九！且够我玩幾年呢！我也看出來了，早畢業出去，也是闲着，花錢還不如這樣有理！我父親他老先生不用沉不住氣！這不過是個開始，再過幾年看，咱們姨太太也抱在懷裏了，玩呀！怕嗎哩！只怕他老人家找不到長生不老的仙丹，緊着生氣也氣不了幾年了！」克儉知道西洛是花花公子，家裏是出名的富商，傳了足有七八輩了，並未少衰。據說在遜清暮年，家道最盛旺，有三個露天銀庫，叫做「沒奈何！」有了銀子，

用火化成銀水兒撲在土地上，日子久了，竟撲成三座大銀山，有樓房高！眼瞧着白花花的，可不羨慕死人！那些強盜們，眼看着銀子堆着，只是無法下手，搬不動，移不動，叫你有什麼法子！所以便給那銀山起個渾號，叫「沒奈何！」到民國年間，因為地方太平靜，有錢都搶着往外國銀行存，找那保險路兒。還敢再擺銀山的架子嗎？早取消的沒有了！又因為公司銀行興起來，舊式大銀號貨莊受影響最大，西洛家首當其衝，所以漸漸中落下來，不過，常言說的好：「死了的大虫也能嚇死人！」雖然不像先前了，要和一般人家比起來，拔根汗毛，還比別人的腰粗。西洛的父親當了一輩子財主員外，無功無過，「所謂創業難，守業更難！」總算克勤克儉的把祖業維持下來了！聽說西洛在外邊胡鬧，如何不氣，所以當克儉來時，再三的託咐，務必把西洛弄回來。老財主的性兒最烈不過，西洛當然比誰也清楚，在這兒逍遙自在，多麼開心，回去自投羅網，他當然不幹！所以克儉剛提了一句，引出他這些話來，克儉又笑道：「回去住幾天，開學再來，絕不難為你！」西洛笑道：「

老黑，你這個說客，還不够資格！你就把蘇秦張儀請來，任他們把兩片肉嘴說破，也動不了我心！」說完又笑道：「蘇俄不是有五年計劃嗎？我個人也有五年計劃，凡與我的計劃立於敵對地位者，恕不接受！」克儉笑道：「你的五年計劃是什麼？」西洛笑道：「有現成的五個字，曰：『吃，喝，玩，樂，嫖！』五年之內，我能把這幾樣全幹的十分盡興了，也不愧在人間走一遭了！」克儉笑道「這五個字，全能做到，沒有半點遺憾，也就不容易哩！」西洛笑道：「豈只不容易，簡直是不可能！老黑，你是好人，許不知其中的奧妙？」克儉笑道：「是不大清楚！」西洛笑道：「你來的正好，每年考學校的新同鄉來，舊同鄉照例舉出兩人，負責指導，你有甚不明白，可以找他們去！」克儉忙道：「這樣好極了，我們正苦於探訪無門，既然有指導，到底是誰？也好去請益呀！」西洛笑道：「其實也並不是正式選出來的，因為這兩人各有所長，在同鄉中算出色人物，新同鄉來了，都肯找他們，舊同鄉也肯把事向他二人身上推！」克儉道：「到底是誰同誰？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西洛笑道：「其

實你都知道，並且還很熟悉！第一人是專管考試方面，你如有疑難問題，或者打聽某一個學校的好壞，他沒有不清楚的！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林疏竹！」克儉道：「這個說的很對，疏竹的才情學問，人所共知，又久居北平，很合格！我正打算找他  
去呢！」西洛笑道：「這第二位的名聲，也不在疏竹之下！他是專管玩樂方面，同鄉們來了，如不知道審子怎麼逛法，那兒的野雞最浪，飯店裏開房間要用多少錢，看名角兒的戲，怎麼能買下前五排的票，那家館子的燒鴨子出名，那家的燴蝦仁怎麼樣好吃，他總可以對答如流！」克儉大笑道：「這一位的本領也就不小哩！我認識嗎？」西洛大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不才在下就是我田西洛！」說的克儉又哈哈大笑起來，因道：「你這個責任真不小！」西洛喝了茶，鄭重其事的說道：「誰敢說小！古人常說：『食色性也！』可見古人把食和色平等待遇！同鄉們來了，一天三頓飯，都會找着吃。性慾來了呢，都咬緊牙根忍着！外表裝的挺道學，放了假，都趕着回家，抱那黃面婆子！不管好看難看，只是饑不擇食，也就够可憐了！年青小

夥子，那有個不胡思亂想的呢？不找個適當的消遣，很危險的。所以投考學校的新同鄉，在疏竹指導之下，用點功，用的疲乏了，我再領着胡同裏玩玩，這算我應盡的一點義務，同時也是應負的責任！我領着去兩三次，以後再繼續不逛，我就不管了，人常說，「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即便迷戀起來，也是自迷，自己沒把握！不能瞞怨領導人的。」說完又笑道：「老黑，今天你來的正好！正該輪到你了，晚間帶你開開竅去！不要過後回了家，和人談起來，北平玩了會子，連胡同裏都沒人領去，西洛只顧他自己玩，不盡一點地主之誼！」克儉笑道：「這一排高論，頓開茅塞矣，今晚一定不負盛意，開開眼界！」西洛笑道：「在未逛之先，我再把玩姑娘的理論給你補充一下，人常說娛樂，娛樂！你知娛樂二字作何解識！」克儉笑着搖了搖頭！西洛又道：「不管那一路玩意兒，只要能使耳，目，口，鼻，有一樣器官，能感到興趣，就為娛樂！比仿看電影是娛目之悅！聽話匣子，是娛耳之悅！吃野味兒，是娛口之悅，嗅着花香，是娛鼻之悅！唯有玩姑娘一道，是

耳目口鼻之悅，都可以娛到！眼裏看着粉白黛綠，耳聞着燕語鶯聲，口吻着櫻唇香腮，鼻嗅着脂粉香息。各樣器官都可以同時得到安慰！比起別種娛樂，真不可同日而語，最後我得到一個結論，曰：「逛窯子是娛樂之王！」克儉見西洛這樣放浪形骸，也不便說什麼，只勉強笑道：「講的十分透澈！」西洛笑道：「我的嫖經，是最新式的，絕不要那些陳腐俗套。咱們是用科學的方法來言論，打倒一切封建的走馬章台式自命風流的嫖場遺孽！」克儉見西洛的話，雖有點荒唐，不是過分聰明的人，却絕編制不來，沒有點胆量的人，更不敢這樣坦白！心理着實替他可惜，有天才爲何不走正規。因笑道：「西洛，你的環境好！不好好的念點書！怎麼盡幹這些沒正經的事？」西洛正色道：「我的環境爲什麼會好！你以爲有幾個錢就是好環境嗎？什麼是正經事！拿上親妹子去運動差事，坐大官，增光耀祖，那是正經事嗎？」克儉知西洛是富貴圈兒內長大，說話不肯讓人，他生性又各別，只好順着他說就是了。又坐了一會，克儉要回去看書，西洛笑道：「我們多時不見，你老遠的來，看書



也不在這一會兒，好夕吃了飯再回去！」說着披了件綢大掛兒，又燃着一根香煙，含在嘴唇上，拖了一雙青緞千層底圓口兒鞋。笑道：「好，咱們現在就吃去！」和克儉出了公寓，走到一家小川菜館，正對着神州大學，西洛揀頂講究的菜要了兩樣，小館子沒甚希奇菜，左不過鱈魚海參之類，總共吃了不過兩塊錢。吃完飯出來，西洛笑道：「你沒進過敝校吧？進去看看！」克儉點頭道：「好！」進了外面的柵欄門，有一座大影壁，有兩個校役站在梯子上斯舊榜紙！那影壁的面積很大，會被榜紙糊出來了！克儉突異道：「怎麼有這麼多的榜呢？」西洛笑道：「你不清楚，學校每年招兩次學生，分春秋二季，每季足招二十多次，一共發四十次榜。還能少了嗎？學校的收入，全靠學生，多一個人多六七十元的進款，何樂而不爲呢！所以近年來敝校學生之多，也不在晚霞大學之下了。這樣不厭其繁的招，當局還怕有遺珠之感，普通三人兩人，隨時都可以考，差不多一年三百六十天，無時不招生。不過不正式宣布罷了，只掛個小牌兒就成！我覺着這樣還不算精確，正預備給學校考

試委員建議，仿着天橋招兵的辦法，弄幾個白布旗兒，上寫「神州大學招生宣傳隊！」讓驕差拿着，探訪那個出名大學要放榜了，趕快打着旗兒站在榜下，落第的最少也有一千多，他們在失意之餘，正沒歸宿，不防乘機把神州大學的優點演說一下。拿着簿子，就地報名，一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克儉聽着大笑起來。走進裏院，四處繞了一週，全是破舊房子，略加修理，偏西有座花園，樹木長的正盛，當中一個荷花池，擁着一片片的蓮葉，花兒正開的粉嫩，有一羣貧民學校的孩子，正跑着玩。他兩走到一個小亭子上，見有十歲上下的孩子，伏在石案上哭，淚道兒流着，哀哀的很是可憐。西洛笑着推了一下道：「喂！不要哭了！你愁什麼？哭的這樣難過！愁教育經費不獨立嗎？」克儉聽着笑了起來，也說道：「快不要哭了，和誰打架來嗎？」那小孩嗚咽着說道：「不是，我丟了三個大子兒！」西洛笑道：「我當什麼事，你怎麼會丟的呢？」小孩哭喪着臉道：「我爸爸給我三個大子兒，買豬油，還沒買呢，就玩的沒有了！」克儉道：「給你錢，不趕緊去買，怎麼玩起來

了！」那小孩聽了，再不作聲，哭的更利害了！西洛笑道：「回去告訴你爸爸，再給你三個大子兒不完了嗎！」小孩又道：「爸爸要揍的！」西洛一聽，暗笑道：「這孩子和我犯的同病，都是不敢回家，怕爸爸揍！」繼又一想：「這孩子才多麼大，因為三個大子兒，實在犯不上挨打。自己這樣浪蕩逍遙！縱打幾下，也有點太輕！」想到這裏，很受感動！忙掏出一張一角錢的票子，說道：「你這孩子真可憐的！給你一毛錢，快買去吧！剩下的送給你買吃糖！可不要再丟了！」小孩見西洛給錢，遲疑了一下，才接到手裏，也不哭了，對西洛行了一個禮，跑出去了！克儉笑道：「小孩的心理，非常有意思，一點事嚇得那樣！」西洛笑道：「有一毛錢，小孩少挨一頓精打，這幾個錢，數目雖少，算我近年來用的最有價值的錢！一克儉也笑着點了點頭。說着繞到東院的寄宿舍，屋子大小不一，有住一人的，有五六人的，都標着牌兒，寫着號數。地方很大，又分着五七個小院落，走到東首的一個長方形院子，擺着幾盆花兒，布置的很整潔，也不過四五個屋子，每屋只住一人，克儉笑道：「

這也是宿舍嗎？」西洛點了點頭笑道：「是的，這院中住着個本校聞人！」正說着克儉見正屋的玻璃窗上露出張信紙，寫着幾行小字，非常工整，見那屋門鎖着，以爲是主人出去了，給朋友留的話，也就不注意了。正往外走，西洛笑道：「你過去看看！」克儉這才走了過去，細看時，早忍不住笑了起來。上面寫的是：

現已放假，鄙人旋里在即，所有下列各書，祈同學於三日內擲交爲盼！謹將書名列後：

- 一，金瓶梅
- 一，燈草和尚
- 一，綠野仙踪
- 一，肉蒲團
- 一，性史全集
- 一，花麗全集

### 風塵倦客謹啓

克儉看完，忍不住笑問西洛道：「這位風塵倦客，也是你們同學嗎？」西洛笑道：「到了這裏邊，還能有外人嗎？敝校這些缺德人物多的很！風塵客渾號淫書大王，全校兩千多男女同學，沒有不知此人的！搜藏的淫書淫畫，既精且博！屋子裏另外放一支書架，掛一個白布簾兒，上寫風塵室藏書，分門別類，弄的很是精詳。不知道的，還以為藏着許多治國安邦的名著！但是把簾子一掀，真是花花世界，目不暇接，一年半載你也看不完，這不過其中的百分之一二。這位風塵客，外表好像很荒唐，其實是位大經濟人！收集這麼多的淫書，固然是煞費苦心，起初也不過因性之所近，愛買這類東西，慢慢的同學們都知道了，轉向他借！不上半年，真有點門庭若市。後來風塵客的靈機一動，竟異想天開，想出個巧招兒來，自訂了個出賃藏書價目，取價很廉。這樣一來，同學們出一角兩角錢，都算不了什麼，看起書來也覺着名正言順了，不用再領他的情。和他沒大關係的，也不用轉托人了，都可以

直接來賃。這樣「傳十，十傳百，別校同學，都聞風而來。收藏的確是周詳，上下古今，中外俱備，法國的浪漫小說，莫泊桑的原文，譯本都有。唐伯虎的真跡，楊貴妃和唐明室的合歡圖，都有歷代風流才子的題詩，自是十分名貴，所以都不惜微資，羣以先觀爲快。二三年來，生意日見興隆，收入很有可觀了，每月除去開銷，最少也淨賺一百元，不只讀書費不用抑給家人，居然也花天酒地，穿着漂亮的衣服，高了興也跳跳舞，開開房間。在八埠一擺，都是二爺長二爺短的，叫的怪親熱，簡直是一位走馬章台的關公子了，你說怪不怪？風塵客的家境很平常，本來今年該畢業了，身無一技之長，畢了業上那兒吃飯去？他自己也看清楚了，索性不畢業，又轉到別的系當學生了，這上面寫的書名，全是賃出去，沒有按期還，他借回家爲詞，催一催罷了。其實他何嘗真回家！走一暑假不要緊，又少幾百元收入。他不比誰聰明！」克儉聽完，乍舌道：「這北平城裏，真盡五花八門之能事了，看性史也能看出飯碗，真不愧奇談。」說完又道：「貴校有這種人物，也不愧辦學校先生們的

一番苦心，每年招四十多次學生，真沒有白招了，鷄鳴狗盜，無所不備了。」西洛笑道：「你這幾句話，算罵痛快啦，你初以為我的言行，很奇怪了，殊不知比起這一類大人物來，真可謂望塵莫及，我不過憑着不缺錢花，胡混一氣就完了。」說着又繞到一個院子裏，西廂房的玻璃窗兒上，也貼個條兒，克儉近前看時，原來是白宣紙上，寫着藍字，遂低聲念道：

賞雪團同人，爲故名坤伶

香筱雪女士開進悼大會的籌備處。

克儉念完笑道：「貴校可謂無奇不有矣。」西洛笑道：「名不虛傳吧？」說完又笑道：「這個香筱雪，生前很有點名氣，你初來不大清楚，最近才死的，死的非常可憐，這位籌備進悼的，所謂賞雪團的中堅人物，名叫鄭銘三，和我很不錯，他與死去的筱雪，很有一段可泣可歌的因緣。」克儉笑道：「看起來這位鄭先生，總算有點癡情。普通捧角兒的，也不過貪戀美色，一到香消玉殞，紅粉變成骷髏，誰還理會

那些事呢。」西洛笑道：「可不是嗎？所以銘三這人，總算不錯。」說着一塊走了出去。西洛遇見熟識同學，少不得寒暄兩句，出了校門，西洛笑道：「到公寓裏，乾脆再把這個故事，給你說一說，把這奇怪事都聽够了，以後再不致少見多怪，像這類事情，做校那天不出七八起！」克儉笑着點了點頭，回了公寓，屋子裏已經收拾的很潔淨了。桌上又放下兩份當天的小報，夥計沏來茶，克儉倚着桌兒坐在籐椅上，西洛躺在床上笑道：「香篋雪唱青衣花衫，才十七八歲，正在妙齡，生的水葱兒似的，唱那齣鴻鸞喜，去蓬門碧玉，金玉奴姑娘，對他一見傾心的愛人兒，莫稽秀才，說那聲，「你不要走，你可，不要走哇！」頭兒一點，媚眼兒一瞞，柳腰輕輕的一擺，早跑回後台去了。」說着爬起來喝了兩口茶，笑道：「真他媽的要人的命。」克儉笑道：「簡單點說吧，不用形容了。」西洛笑道：「銘三也是第一次紅鸞喜，看的入了迷，回來之後，朝思暮想，竟以莫秀才自居了。每天去看，坐在第一排，拼命的喊好，日子久了，篋雪在台上，自然也注意到了。可惜那時她的身形已高，閻老兒們捧的有千萬，銘



三一個學生裝，自然上不了她的眼，但是銘三的一片癡情，可謂古今罕見。每天去了，且不先進戲園子，座兒早有茶房給他留好了，園子對過，有個咖啡館，便坐在咖啡館的樓頭，眼珠兒死瞅着，等到筱雪坐着雪亮的包車來了，赶快站在樓窗前，細細賞鑑一回，見已跚跚的走進去了，這才算了帳下樓，看戲去。到散戲後，又上了咖啡館，等筱雪下裝出來，上了包車，這才算完了一日的心願！這樣整整的半年，沒有間斷。後來認識了個報館的朋友，借了張片子，去拜訪了一次，筱雪一見，當然很面熟，銘三却也乾脆，把思慕之情，一古腦兒全說出來，低聲下氣，把咖啡樓頭的癡望，也都傾吐出來。世間真情最貴，也最易感動人，究竟人心都是肉作的，筱雪雖是墮落女子，也覺出這人的一番苦心，甚是可感，又想起唱那齣「賣油郎獨占花魁」的戲來，這位鄭先生的殷勤樣兒，亦不亞於賣油郎秦鍾，要論身價，還是大學生，比秦鍾可強多了！可惜她的身子沒有自由，乾爸乾媽乾兄弟，圍了個結實！他們見有錢的主兒，才許接近，知道銘三是窮光旦，盡給他臉子瞧。銘三却毫

不灰心，硬着頭皮去了多少次，終于被人家冷噤熱嘲，闕了出來！筱雪的身子本來很單弱，又因自己主班，戲碼太重，一齣全部玉堂春，由嫖院直到團圓完，足唱十六刻！她又不肯惜力，據說早有癆病了。不過外人不知道而已。前一月，又得罪了個闊老，受了許多說不出的穢氣，好像擲票似的，把伊用汽車搶走，三天不知下落，四天頭上，又送回來了。這位闊老兒，有錢有勢，當年良家婦女，常讓他架走，何況一個坤角兒！從此以後，精神肉體都受盡摧殘，早病了起來。初躺在病院裏，一般王孫公子，爲博美人青睞，効寶玉探病的，却大有人在。到後來病的越利害了，乾爺媽瞧着無望，也不讓住醫院，白花錢了。搬到小房子裏，瘦的成了一把乾柴，誰還高興來看雞骨頭！唯有銘三，一縷癡情，反而變本加厲，去的越勤了！筱雪的家人，到這個結果眼兒，也顧不得一切了。見銘三這樣赤心相待，早感激的要流出淚來了。有一天銘三去了，見景況不大吉祥，筱雪睡在土坑上，窗戶都用破報紙糊着，屋子裏又熱又臭，黑洞洞的還有點怕人。筱雪那一付豐潤的臉兒，早看不見

了，只剩一雙大眼。銘三想起：「這雙美麗的眼，曾勾引過多少人的魂魄，多少人爲之傾心，現在只落得這等光景。」不覺傷心起來。筱雪在瀰留之時，意識還很清楚，銘三衣不解帶，侍候了半月之久，筱雪滿腹深感知遇的哀思，已經說不出了！只咬定牙關，依枕將終久之事，默許了銘三，衣物早已典當一空，筱雪想問他媽媽要一支唱戲時頭上戴的珠花，送給銘三，作爲相逢地下的盟證！說起來真傷心，她媽見她已絕望，那捨得把值錢東西送人，因淡淡的說道：「珠花留着給你妹妹吧，年頭兒蕭索地皮緊，媽媽沒錢再買，你妹妹眼看到出台的時候了！」筱雪聽了，心如刀割，有氣無力地說道：「媽媽，你們有心肝沒有，還忍心教妹妹再學戲嗎？我成了這個樣子，你們還不覺唱戲傷心！」銘三忙安慰筱雪道：「你不要生悶氣了，要那些無用的東西幹嗎？反正彼此心裏都明白就是了！你靜靜的養病吧！」筱雪一直死，握着銘三的手不放。她爹媽的意思，只用個破蓆子，捲了出去，到南下窪子，掘個坑兒埋了，也就算完了。生前給他們整千整萬不知賺了多少，竟這樣不顧

情理。真是利慾迷心，喪心病狂。銘三實在看不過，自己湊了幾個錢，雖不能怎樣風光，總很像回事，買了五六十元的一口棺木，葬在陶然亭畔，立了個小碑兒，一杯黃土，相逢隔世。痛哭了一回，猶以爲不足慰伊人芳魂，遂發起了個追悼會，糾合學界賞雪團同志，追悼了一番，又借了一家報紙的副刊，連出了三天紀念刊。銘三筆下很可以，又出之真情，發刊之日，滿紙淒雲慘霧，不忍卒讀，博得不少同情。筱雪以一飄零女子，死後能有這個風光，也就很不容易了！」西洛說完笑道：「怕耽誤你的時間，不敢細講，賞雪團的組織和由來，全未談及，要首尾兼全的說起來，怕三天三夕也完不了！」克儉笑道：「北平一市，號稱學府之多，甲於全國，這樣看起來，怪事之多，也可以說甲於全國了。」正說着，忽聽有人在門外哼了一下，接着說道：「大姐，開門來！」完全仿着京劇的口白，克儉好生納悶，只見西洛早跳下地來。後事如何？下回交代。

第十五回 聞喜訊故人膺縣令 苦攻讀霖雨浸書齋

却說克儉剛說完，忽聽門外叫道：「大姐，開門來！」心裏好生納悶。只見西洛跳下床去，忙推門子，早走進三個油頭粉面的青年，有一個接着唱那句四平調：「有勞大姐喜相迎！」克儉看時，都穿着一色的黑綢大襖子，領子又硬又高，一直到耳根，袖子底襟都十分長，走到他面前，嗅着一股香水味，他本來坐不住了，又見有了來客，因笑對西洛道：「我回去了，有功夫請到我那裏玩！」西洛知他有事，也不強留，送到門口，笑道：「你現在沒功夫，等考完了，咱們一塊玩兩天！我父親方面，請你代我好言奉上，哄的老人家心裏痛快點就是了。我的荒唐行爲，千萬

一字也不要提！」說完又緊握住克儉的手，笑道：「切記！切記！」克儉笑着點了點頭，坐上洋車。回了公寓，已經四點了。志新笑道：「你不是說走一會兒，就回來，怎麼走這一整天？」克儉笑道：「今日得的知識實在不少！」便把西洛的生活，和在神州大學宿舍的見聞，說了一回，志新笑道：「不知道的，都老遠的搶着來這兒念書，現在冷眼一看：真讓人灰心，那裏是大學堂，簡直是毀人爐！」克儉笑道：「話雖如此，可不能一概而論，有幾個國立大學，確實是不錯，咱們沒有找着真正念書的同鄉！西洛是襖袴子弟，任的又是野雞大學，難乎其不墮落了！明天訪訪林疏竹，那是正經！人品學問，任的學校，都是上等的。」志新皺了眉頭道：「林疏竹住的那個學校太難考，怎麼辦。聽說往年平均二十人中，才取一個，咱們要想作考上的夢，非打倒廿人不可，不容易！不容易！」克儉笑道：「愁也無益，考學校沒有什麼巧法兒，足踏實地的用兩天功，離考期還有兩月光景，不要聊天兒了，幹吧！」這樣說着，兩人真伏在桌上苦攻起來，一連三日，偏偏的下起雨來，再沒

有停止，克儉想看疏竹去，只是路兒十分難行，暫作罷論。又過了四五天，才漸漸的晴了，克儉先給疏竹去了一信，訂好明日清早，在北舍相見。次日如約而往，疏竹得信之後，也忙由元音家趕了回去。見面之後，克儉問了些學校的情況，考試的手續，試題的難易，一年花多少錢，疏竹就所知者，都詳為解答，一直坐到下午四點多，才回去。疏竹送到舍門，回來一人躺在床上，因為說的話太多，覺着有點乏，口腔也有點特別難過，正閉目養神，小奎和大士來了，疏竹忙跳起來，笑道：「二位請坐，這可有幾天沒見了！」小奎坐下笑道：「你還有臉說呀！住在女學生家裏，一住就是半個月，給我們連個話兒也不留，找你够干幾趟啦！」疏竹忙拱手笑道：「二位不要生氣，多有得罪啦！精神不大好，到一個地方，就癩待動了！」大士笑道：「照你那樣舒服，有愛人兒徒弟伴着，真是東吳招親的劉使君一般，我們要有你那福氣，恐怕也癩待動呢！」疏竹又躺回床上，嘆了口氣，笑道：「玩笑只是玩笑，我現在是作繭自縛，啞子吃黃蓮的苦處，你們那裏知道哇！」二人知疏竹的話，

不全是空中樓閣。他和元音的將來，若不早斬清荆棘，前途未必能樂觀，大士因鄭重的說道：「疏竹，你自己既已覺察出來，聰明人不作糊塗事，總是及早設法好一點！」小奎道：「以我看來，疏竹你還是一很百很，乾脆把家裏的扔了吧！終久得很一下心！世界上苦命的人兒多的很，我們既不能全搭救出來，弄得皆大歡喜，也不仿作點稍微殺風景的事！凡事許權其輕重，撇下家裏的，充其量不過一人受點苦。成就元音，可以救出一家三口，都走入光明之路，不然社會這樣險惡，像那孤苦零丁的寡母弱女，又薄有資產，早爲野心家乘虛而入，將來若真有個好歹，你的內疚，不更深了嗎？你又殺伯仁，伯仁亦由你而死！疏竹，你過意的去嗎？」疏竹抱住頭苦笑道：「我是世界上的罪人了！」大士道：「固然這個問題很複雜，你還是看輕點好，你自己的精神很壞，要是結果那一方面都顧不了，自己把有用的青春賠在裏邊，那就太不合算了！自己的身體，是不能不顧慮的！」小奎也嘆了口氣道：「他的這個世界真是矛盾！」疏竹道：「我的意思，想在暑假多賣點勁，讓元音跳一



年，考個好大學，早受一年正當的大學教育，或許對人情世事，早有點正確的認識。對好人壞人，也辨別的清楚一點，不至走入歧途，上野心家的當。元晉的天資很好，只要把思想確定，不要太意氣用事，倒還很有些剛毅精神！到那時我好把我不已的苦衷說明白，她自己也有主見了，再找一個稱心合意的對像，我的責任也算盡了。這樣或者可以兩全其美！」小奎笑道：「理論和事實，永遠不能混爲一談！你這不過一時的理想，事實上未必有這樣簡單吧！」大土也道：「就怕到了那時，我們的感情，愈來愈密切！都難捨難分，情感這個東西却是可怪的很！疏竹！此路怕有點不通吧！」疏竹皺着眉頭，又起來枯坐了一會。忽站起來苦笑道：「我們再不談這些了！無聊！無聊！往常海闊天空的閑談，多麼有趣，我們換換空氣吧！小奎，還得借重你！想個有趣的題目！」小奎笑道：「好，談什麼？」大土見疏竹的精神不好，因笑道：「乾脆什麼也不要談了，回去睡覺！小奎，走了！」疏竹笑道：「那有這麼早睡的，好歹再坐一會！」小奎笑道：「真是要走了，

我還有個約會，你的精神也不好，一人早點安息吧！」疏竹笑道：「我自覺還不算壞，近來很想多看點書，精神好有點寄託。不然，這樣矛盾下去，白擲了光陰，還在其次，有時心煩起來，真是又想哭又想笑！不要弄成精神病吧！」小奎道：「以後頂好是心寬一點，什麼事也不要管了！走到最後一步自有活路可通，我們一個活活的人，總不許環境迫死的！」說完和大士走了出去，疏竹看着他們走遠了，才回了屋，一人看功課，到一點多才睡的！次日起來，號房李老頭兒送來一封信，一看是問松的筆跡，這是別後的第一封信，疏竹急於要知道故友的近況，忙拆開一看，臉上登時泛起了笑容，越看越喜歡，連着重看了幾次，閉上眼睛一想，幾乎一個人喜歡的笑了起來，率性也顧不得洗臉了，拿上信一直跑到南舍，到了大士和小奎的屋外，就喊起來了：「小奎呀！給你報喜來了，問松坐了七品縣令了！」不料裏面靜悄悄的，沒有半點回音，忙拉開門子，原來都還在夢鄉。疏竹把小奎推醒，小奎在被子里裹伸了個懶腰，問道：「什麼事，大清早起，這樣慌慌張張的？」疏竹笑道：「不

「要作夢了，你知道疏竹現在坐什麼啦！」小奎笑道：「快說吧！就坐了主席，也不用喜歡成那樣呀！」說着大士也醒了，笑道：「疏竹，今天這麼精神，唐問松闖了嗎？」疏竹笑道：「可不是闖了嗎！真當了主席了！」小奎笑道：「那看什麼主席！要說我還當過自治會的主席呢！」疏竹笑道：「哎！你快不要和人家比了！問松坐的是縣政府主席！」小奎赤身跳起來道：「真的嗎？」大士忙笑道：「真假且先慢問！你也穿點衣服再跳呀！」一句話提醒了小奎，忙又躺了回去，拉了一角被子，遮在身上，問疏竹道：「你怎麼知道的？」疏竹把信遞了過去，笑道：「你看呀！」小奎看完，又傳給大士，笑道：「問松坐了父母官，咱明年畢業，沒有事幹，也去揩揩油。」疏竹笑道：「真好玩的很。和問松一塊玩笑慣了，都還當小孩子，不想他倒板起面孔，學起那鐵面無私的包龍圖來了！我們一齊到他任上，看着這位大老爺開庭理事，倒怪好玩的！」小奎笑道：「棣華也是縣長太太了！」大士道：「其實也沒甚希罕。憑着他爸爸的勢力，自然好辦！」疏竹道：「那是當然！不過，問松的爲人，是很好的

！我們相交了多少年，相知最深，他的才學，在現在的一般知縣之中，絕不能算壞的。我覺着最有趣的是，平時一塊什麼話不說，那裏還有個分寸。這會兒居然也要管人了！坐在大堂上，把驚堂木一拍，那些衙役狗腿倒要偷笑起來，那兒來的這麼個漂亮小知縣呀！」小奎道：「信上不是說叫你去嗎？」疏竹笑道：「我倒真有意去，可惜假期裏的工作太多！不然，小奎，你去給咱們當個代表，看着咱們的夥伴兒，坐的是清官，還是臧官呢？」小奎道：「好，我就當這個代表，隸華正愁暑假後沒伴兒回平，去住幾天，和她一塊兒回來，也很有意思！」疏竹忙笑道：「真的嗎？我趕快寫信告訴問松，也好派衙役三班迎接大老爺的貴友！」小奎笑道：「別開玩笑了，我算老幾呀。不要一去了，問松才把驚堂木一拍，正襟危坐，大喊一聲：『帶上堂來！』」兩旁一喊威，還得「報門而進」呢！我這個小命兒還有嗎？」說的都大笑起來！大士笑道：「不要混說了！在一塊處的挺好的，我們三個人，應該送問松點紀念品才好！」疏竹本有此意，因為他的感情和問松深的多，由他嘴中說出，若大士和小奎

不願意，反爲不美，所以也就不提了。見大士這樣說出來，正合了他的意思，忙笑道：「好！我極端贊成！」小奎也表示同意，於是互推大士負責辦理，用了多少錢，三人共攤。大士爲難道：「坐縣長該送什麼禮，你們也好想想呀！我真沒幹過這事！」小奎笑道：「自己給自己出下難題，還用求人嗎？本來送縣長赴任的禮，恐怕是創舉吧？」疏竹笑道：「標奇不如隨俗！」我們乾脆送個銀盾好了！」大士笑道：「銀盾也沒甚不可以，不過，上面須要寫句話，才覺像回事！普通送結婚，過壽，都有四個字，什麼「花好月圓」，「鶴鹿同春」。我們這該寫個什麼，你們想？」小奎略一沉思，笑道：「你們看：「龍圖再世」，好不好？」說的都大笑起來。小奎道：「這有什麼可笑，包龍圖是有名的清官，我們希望問松也能鐵面無私，爲民父母，好像龍圖重生的一樣，這有什麼不妥，和中醫門口掛的「華陀再世」也沒甚區別吧？」疏竹笑道：「不敢說不妥，好像有點太滑稽，暫先保存起來，還能再想個好一點的，豈不更妙！」大士笑道：「功在庶民」如何？」小奎笑道：「還是我編一個吧！」如降甘

舞」，怎麼樣？」疏竹忍不住笑道：「不用忙，慢慢的想吧，這遲幾天也不要緊！」說完看了看窗外的太陽，笑道：「我要回去了，還有許多事呢！」說着告辭出來，回了北舍。一人又掏出問松的信看了一回，見末後提到他和元音，還是委曲婉轉的勸他。好友的一番苦心，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嘆了口氣，伏在桌上，寫了封回信，他們是不拘形跡的朋友，疏竹的筆調兒又極靈活，寫的非常有趣，自己重看了一回，不覺也笑了起來，關於他的戀愛事情，只在末尾寥寥的叙了幾句。當下封好，叫校役送了出去。他預備晚間回青樹胡同，忙把帶來的元音做好的英文，取了出來，又找出一本文法，對照着改下去，天氣十分熱，前兩天剛下了雨，濕氣大的很，又經太陽一曬，全蒸發起來了，坐在屋內，嗅着一股又濕又熱的臭氣。好容易強忍着改完，身上穿的背心，早全濕透了。吃過午飯，東北角上起來一股惡雲，刮了一陣熱風，天氣越發悶熱起來，那股雲彩，漸漸的擴大了，四面也好像響應起來，慢慢的都合攏到一塊了，越聚越厚。忽聽得一聲悶雷，院子裏早皮皮乒乓的掉下雨滴來，疏竹也

沒去理會，心想這種雨，只是一陣兒，不會下長久的。坐在椅子上，抽出一本微積分，補作習題，不想有一題十分費解，把公式都套盡，怎麼也是不對，左手支頤，正在沉思着，忽聽一聲巨響，好像天驚地裂的一般，又清脆，又響亮，震的腦子還痛，疏竹不由的打了個寒噤，那雨早像覆盆似的傾倒下來！疏竹忙把窗戶閉緊，披了件汗衫，窗外早濕成一片，玻璃模糊糊糊的什麼也看不清了。疏竹又坐了回去，心想：「隨他怎麼下去吧！下了雨倒涼快點！」想着又把思緒轉在書本上，抱住頭把那題又分析了下去，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正想的有點門路了，心裏非常高興！忽聽門外有人笑道：「好雨！好雨！」說着走了進來，疏竹沒提防，倒嚇了一跳，看時，原來是同院住的一位同學，名叫賀梓才；穿着個黃布短褲，赤着兩隻足，足上帶進許多水來，疏竹忙合好書，往起站，不想兩眼昏黑，忙又坐了回去。定了定神，笑道：「梓才，真是越孩子氣了，光着足玩水，不冷嗎？」梓才也沒理會他說什麼，忽指着床鋪嚷道：「哎唷！你看怎麼啦！老林！」疏竹回頭一看，也大吃一驚，見床上

的被子籃子，全都濕盡了，床前正放着他的皮鞋，滿滿的聚了兩鞋水，地下也濕了一大片，驚異道：「怎麼我一點也沒有覺？」梓才忙又走到桌前，取起他的書來道：「你又要發傻了！快看這兒呀！」疏竹忙又走過來一看，原來窗縫裏已透進水來，已順流而下，看着要流到他方才看的書上了，不是梓才手快，又是一處小水災。也顧不得說什麼了，忙把桌上文具，窗台上的東西，移在書架上，兩人七手八腳，又找了塊布子擦了擦。被子已經沒辦法了，只好重拆洗。把皮鞋裏的水，倒在痰盂裏。這才都坐在椅子上。疏竹笑道：「我這人真快成廢物了，屋子裏濕成這個樣子，還不知道！」梓才笑道：「別不要命的用功！這是給你個警告，以後再這樣，小心着吧，房頂子也會掉下來的！」疏竹笑道：「不要玩笑了，咱們看究竟這水是怎麼漏下來的？」梓才指着天窗道：「那還用看嗎！天窗正對着你的床，雨太猛，窗縫裏流下來的，也許把天窗打破了！」疏竹抬頭看了看，這才明白，因笑道：「今天的雨，大約是不小！」梓才忍不住笑道：「你真成了書獃子了！咱們院子裏早成河了，理學院門



門口的大柳樹，被吹倒兩棵，房倒屋塌的多的很，你還做夢嗎？現在雖然雨住了，街上的水還是嘩嘩的流。」疏竹瞪了兩隻大眼；好像聽海客談瀛，以爲是說那兒的事呢！忙笑道：「走！走！咱們看看去！」梓才笑道：「想出去看看，你也得吃點苦，先把尊鴨子光了起來，像我這樣，才好出去呢！」疏竹還有點不信，忙跑到院子裏一看，門口的一截引路沒有了，變成了一片水海，回來笑道：「可了不得！真不許穿襪子了！」疏竹好奇心勝，見院內尙且如此，大街上的水景，一定很有可觀，也不顧一切，把襪子脫下來，褲腿捲了卷起去，赤足跟着梓才往院中走去。剛下了台階，一足踏在濕地上，早皺了眉頭笑道：「了不得！了不得，梓才，你先等我一下！」說着又跑回去，赤足穿了對破鞋，走出來笑道：「赤足真受不了！」兩人走出引路，梓才在前走着，疏竹慢慢的提起足來，放到水裏面，初覺一陣透涼，走了兩步，也不覺怎樣了。到了北舍門外，緊鄰着理學院，門口的兩棵大柳樹，長的非常粗，兩個人絕抱不住，不曉的有多少年代的老樹了，果然也被暴雨吹倒，好像兩個大

怪物，躺在街心，把路也阻斷了。西邊靠景山的大街上，積水最深，有兩個洋車夫站在裏邊，水已經到他們腰上了。電線桿子全東倒西歪，電線絞在一起，好像放大的蜘蛛網。最可笑有輛簇新的雪佛蘭牌汽車，正停在水深處，遠看去好像一支怪形的船，坐着一對摩登男女，衣飾之名貴與時髦，足與那汽車相埒。女的穿一件透紗花旗袍，頭髮很長，全攏在後面，用一個長花夾子扣成了一束。臉兒長的還算修整，只是那一對灣灣的娥眉，快愁到一塊去了。握着一對粉拳頭，看看那水面，差點和車窗平了起來，急的像要哭了。男的究竟不一樣，多少還能沉住點氣，只瞅着那又黑又臭的街水，在漂亮的車身上湧。他心裏作何感想，就不問可知了！開車的手托着舵輪，一籌莫展。梓才笑道：「我看着這個景況，倒想起個故事來了！」疏竹知道梓才是出名的舊小說迷，因笑道：「你想起什麼來了？是孔明設計擒諸葛？還是李逵醉打黑旋風？」說的梓才大笑起來，歇了歇說道：「你看那輛汽車困在水裏，真像薛仁貴征東，小唐王李世民被困在淤泥河似的！」疏竹笑道：「可惜站着

這些人，都袖手看景兒，沒有個奮勇救駕的薛仁貴，過去把一對摩登背出來！」梓才笑道：「小唐王被困，出了賞格，有人救出他，願把江山奉送一半！他們如果下賞格，我願告奮勇！」疏竹笑道：「你要什麼賞格？」梓才指着車上的摩登女子笑道：「把那個美嬌娃送我一半，就很滿足了！」說着都笑了起來，過了有十分鐘，水勢早退去一半，兩人看着也沒大意思了，遂一塊回了北舍，在院中分手，疏竹回了他的屋子，見地下還是水汪汪的，床上成了那個樣子，躺一會都不能！想要弄得能躺了，地下也不濕了，還得自己費多少心，不由的想起：「在元音家裏，多麼舒服，一點閒心也不費！近來和元音一塊廝守慣了，小別這兩天，真有一日三秋之感！剛才下這麼大的雨，母女們可憐的又不知怎麼着慌呢！如果自己在那裏，多少還熱鬧點！」他本來很疲乏，見屋子裏被雨打的七零八落，沒一處不需要他收拾的，心裏十分不耐煩。暗想：「清早爲什麼不回去呢，這不是等着看不痛快的景況嗎？要有元音在一旁，縱有天大的疲乏，只要一抬頭看見伊歪着臉兒憨笑，早拋到九霄雲外

了！」他又想世界上的情人，都是彼此太憐惜了，如果稍微心腸硬一點，比仿說：元音能總笑着催他用功，晝夜不息，總在一旁陪着，他自信不吃不喝不睡覺，也不會感到絲毫疲乏，並且永遠是聰明，永遠是有持久力的！要照那樣研究起來，別人十天看的書，他一天足能看完！這樣一來，豈不是世界上第一進步神速的學問家了嗎？想到這裏，越發思念元音，晚飯鈴已經響過了，他也沒覺着餓，索性不吃了，忙找了一塊布，把足擦乾淨，穿了一雙新襪子，衣服全穿好了，到院裏一看，水已經流淨了！叫校役喊洋車，校役走了一會回來道：「林先生，他們要八角錢哩！」疏竹歸心似箭，早顧不得一切，忙笑道：「八毛也可以，你找一個年青拉車的！」校役應聲而去，疏竹又找了幾本書，才走了出去，坐上洋車，又下起了毛毛細雨，篷子閉得非常嚴密，街上的雨後情形，都看不很清。走了足有兩個鐘頭，才到了青樹胡同，正趕上吃晚飯，王媽忙搬過個橈子來，小元筠嚷道：「疏竹哥挨我坐！疏竹哥挨我坐！」疏竹脫了大衣，遞給王媽，把橙子搬近元筠，笑道：「這挨你坐了吧？」葉

太太忙道：「王媽，快給林少爺倒杯開水，先喝口水兒，再吃飯，小心壓住了涼氣！」元音正坐在對面，睨着疏竹笑道：「雨下的真大，把筠兒都嚇哭了呢！」疏竹喝了杯開水，葉太太笑道：「真是少見的大雨，筠兒把頭鑽在我懷裏，嚇的不敢動。元音那麼大了，還拿了床被子把頭蒙上了。可巧你也不在，要不然，多少給他們壯個胆兒！」疏竹笑道：「要不下雨，早回來了！」元筠忽叫道：「疏竹哥，你們那裏，也下大雨來着沒有？」說的都笑了起來！元音笑道：「咱們筠兒真是傻孩子，什麼也不知道！」葉太太撫着元筠的柔髮笑道：「你們都好，就我們筠兒是傻閨女！」元筠回過小臉兒來，看了媽媽一眼，說道：「媽媽！我不傻！」葉太太忙笑道：「不傻！誰敢說我們筠兒傻呢！」元音故意笑着用手做了個樣兒說道：「怎麼不傻，筠兒是這麼大，比老倭瓜還大的個大傻瓜！」元筠正挾了一口菜，聽見姊姊說他傻，小心兒裏實在委曲不過，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抽噎着說道：「姊姊討厭！媽媽，我不傻！」疏竹忙笑着站了起來，一邊給元筠擦眼淚，一邊假意用筷子探着打元音，說道

：「我替你打姊妹！元筠大孩子了，還哭嗎？」葉太太睨了元音一眼，埋怨道：「那麼大的姑娘了，半個錢的事，也替媽媽作不了，就會逗她哭！」元音笑道：「我們那裏逗她來着，沒見過你們篤兒那樣嬌情的，大氣兒也不敢呵她一下！」吃完飯，元筠早不哭了！疏竹喝了口茶，忽然笑對葉太太道：「伯母，我的那個朋友，唐問松，坐了知縣了！」葉太太忙道：「就是唐太太的男人嗎？」疏竹笑道：「正是！」元音笑道：「人家坐了官，把我疏竹哥喜歡成那個樣子！」葉太太笑道：「你疏竹哥和唐先生是好朋友，那有不喜歡的呢！就咱們聽了，也覺得怪好的！你看人家剛畢業，又那麼年青，就坐知縣！」元音笑道：「疏竹哥，你怎麼知道的呢！」疏竹笑道：「我清早接見問松的信，和太士，小奎整喜歡了半天！」元音道：「棣華來不來了？」疏竹道：「來，一開學就來！」葉太太問道：「疏竹，你念的這書，畢了業坐什麼官呀？」元音忙笑道：「媽媽，我疏竹哥學的是自然科學，怎麼會坐官呢！」葉太太笑道：「我也不清楚你們現在念什麼書，按早年說吧！念完書就坐官，沒聽說學這個學那個

的！」又談了幾句，疏竹回了廂房，給元音補功課，葉太太看着元音睡覺。疏竹把元音作題作出的錯兒，全指出來，一一講解明白，又教了兩章三角，到了十點多，疏竹講完，讓元音把講了的三角公式，在紙上推證一次，看究竟明白了沒有，元音慢慢的作完了，低聲道：「疏竹哥，你看呀！」說完一抬頭，見疏竹在椅子上打盹兒！元音從沒見他這樣懈怠！忙推了一下，笑道：「醒醒！」疏竹這才睜開了眼，打了個呵欠，見元音對他憨笑着，忙道：「作好了麼？」元音笑道：「你眼前是什麼？」疏竹不覺失笑起來，忙擦了擦眼，喝了口清茶，把元音作好的看了一回，並沒什麼大錯兒，只有幾處無足輕重的小毛病，全隨手改了過來，笑着看了元音一眼，在紙的空白處，大大的寫了個B，全對的記號。笑道：「稍微再細心點，就連半毫錯兒也沒有了！」元音笑道：「你真會找，我左看右看，決沒有毛病了，不想你隨便一翻，總要尋出三四處！」疏竹笑道：「那就是心粗的原故。心粗的人，眼睛也跟着粗了！小毛病好像小魚兒似的，全從網裏漏出去了。元音站了起來，看了疏竹一眼笑道：「你

的精神不好吧？」疏竹抬起頭笑道：「不見得吧？」元音笑道：「那怎麼我們好好的寫着，你會睡着呢？」疏竹又伸了個呵欠，點了點頭，怔怔的道：「是有點不大合適！」說完便將昨晚入睡太遲，和午後看書，連下大雨，滿屋濕了個一塌胡塗，還沒覺出來，說了一遍，又笑道：「你說銜兒傻，其實我才傻子呢！」元音不悅道：「我們說過你多少次，你總當耳邊風，眼瞧着自己的身子成了那樣了，那是何苦呢！分明是和自己有仇，故意的作踐，那裏是什麼傻不傻！」疏竹聽了這兩句話，心裏非常難過。元音有時天真瀟灑，像十二三歲的姑娘，有時說出話來，却又沉着成這樣，忙陪笑道：「元音，我以後再不那樣了，我願意認錯！」說着翻起臉故意瞧着元音的臉兒，取笑道：「我聽人說，葉元音小姐向來不愛笑，比褒姒還不愛笑！我今天倒要看看，究竟怎麼樣？」說的元音撲哧的笑了起來，用手巾在疏竹臉上虛打了一下，嗔笑道：「那是叫幹嗎！人家心裏不知有多麼難過，你才尋開心呢！」正說着葉太太拿着個窗簾子走了進來，說道：「你們講完了嗎？」疏竹忙站起來，笑道：「講完



了，伯母請坐！」葉太太坐下笑道：「下了雨，晚間容易招涼，元音，給你疏竹哥把這窗簾子掛上！」元音掛好了，笑對媽媽道：「今天下那麼大雨，我疏竹哥還沒有覺！」葉太太忙道：「睡覺睡的濃了，也許聽不見！」元音看了疏竹一眼，笑道：「睡着倒好了！人家盡顧用功，坐在那裏，一直下罷了雨，他還不知道，有他的一位同學進去，才告訴他的，回頭看時，床上早成了一片水海。媽媽，你見過這樣書獃子嗎？」葉太太忙道：「被子濕了，沒有拿回來嗎？」疏竹笑道：「沒有！」葉太太忙道：「還在那兒濕着嗎？」元音道：「不濕着？誰替他收拾！」葉太太忙道：「明天快叫老劉取回來吧！濕放在那兒，還像回事嗎？」說完嘆了口氣，對元音道：「你疏竹哥有時太用功，年青青的，也要愛玩愛跑的才好！按說用功是好事。不過，你們的身子都不壯實！」說着又對疏竹道：「以後可再不要那樣了，我又不把你當外人，你們都精神精神的，等我把這口氣嚥了，你們看着抓把土，把我埋了！你們再怎麼着，我也看不見了！」老年人說話，最容易傷感，何況葉太太的遭遇，多麼可憐。幸虧

有了個疏竹，以爲後事有靠，不想他又這樣單弱，這樣不顧一切的好勝！心裏如何能不難過呢！元音聽着，更十分心酸，忙道：「媽媽總愛說那些話，也不管我們心裏難受不難受！」葉太太見元音如此，老年人舐犢情深，早後悔起來，忙笑道：「媽媽就是這老年人，說話顛三倒四的！」說着站了起來，手扶了元音的肩膀，笑對疏竹道：「元音長成個大漢子了，這樣笨，還像個女孩家嗎？」說的元音粉臉兒上，又泛起了紅潮，葉太太母女走了出去，疏竹送到門口道：「雨水浸的，院子裏滑，元音，你好好的攙着伯母！」看着母女回了上房，才返進了屋子裏。第二日上午，又教了元音一段功課，疏竹提綱挈領，講的非常明白，又遇着元音天資過人，又喜歡用功，只補習了不過十日上下，把一年沒學過的主要課程，差不多全教完了！疏竹又彙集了許多投考指南，另外自己還補充了好些，把歷年大學試場中最肯見的題，分門別類，歸納起來，讓元音腦中有個統系的觀念，全澈底明白了。這樣又十餘日，真是一日千里，進步的非常迅速，疏竹心中的快慰，可想而知。只可惜他迷

信了那「有情人在旁安慰着，縱不喝不吃不休息的用工，也不會感到疲乏！」的信條，近來苦攻的更勤，身體也日益消瘦了。時常夜深了，還不睡睡下之後又失眠，失眠之餘，又要亂想，想到他和元音的將來，每至澈夜不眠。輕微的咳嗽，好像一個忠僕似的，已經依附在他身上，再不肯離開了。葉家的用人，只要有三四分鐘聽不到疏竹的咳嗽聲，便敢斷定他是出門了。有一天上午，給元音演了兩題，又找來幾本國學常識的書，把阮要處用筆畫出來，讓元音自己去看。雖說天氣熱一點，不過才八點多，本不會十分利害的，僅這樣講述了幾句，不料疏竹頭上的汗，竟出的有黃豆大小，隨着咳嗽的聲音流了下來，元音忙道：「竹哥，你的汗怎麼出的那麼利害？」疏竹用手推了一下水津津的頭髮，早抹了滿手汗珠，強笑道：「沒有什麼，天氣是熱一點！」元音道：「那我們怎麼不出汗呢？」疏竹覺着頭有點發暈，也沒顧的回答元音，忙站起來往床上走，一股熱風撲在元音臉上，他躺在床上，略定了定神，才覺好些了。強笑道：「沒有怎麼樣，許是

昨天睡覺晚了！」元音笑道：「昨晚就乾脆說睡晚了，還加個「許是」幹嗎？自己睡覺，自己還不清楚嗎？」說完又蹙了娥眉苦笑道：「我們真不知道該同你說什麼話好。你自己的身子，自己一點也不懂的保養，我媽怕晚上太費神，不許咱們再在燈下看書，不料你總是瞞着我們，等都睡下了，一人偷用功，你當我不知道嗎？用功我們不管，你就爭點氣不要咳嗽，不要病！你想：白天給我補習，門類又多，你又不惜力，晚間再不休息，我本來考學校不考，又沒大關係，你的精神既然不好，乾脆不用考了！你心裏又不願意！自己一向是和自己有仇，恨不得一下把自己作踐完了，才覺適意。不過，你也該替旁人想想，我母親爲你，把別人身上從沒有操過的心，也全使出來了，你自己也該清楚，至于我，那就不用說了，你總該明白吧！再退一萬步說，我們母女們，全無足輕重！你家裏還有你的母親呢，你常說：老人家怎麼疼愛你，關切你！你不替他老人家想想嗎？縱然你能不顧一切，我行我素，但是，你這樣下去，我們也對不住你家裏呀！」元音這一片話，一字一淚的從心頭上吐洩。

出來，越說越緊迫，聲調越清析，越悲瑟！說到最後，眼圈兒早紅了。用小手巾掩住臉，伏在桌上，肩膀一聳一聳的，飲泣起來。疏竹聽的迴腸九轉，似萬箭穿心，喉嚨裏早也嘎咽起來，忙用牙咬住嘴唇，把悲思強壓下去，長呼了口氣道：「元音快不要那樣了，你勸我替旁人着想，你也該替旁人想想呀！」說着下了床，走到元音身旁，柔聲道：「妹妹，我以後總聽妹妹的話，再不那樣了，每天早睡早起，清早吸吸新鮮空氣，吃了早飯，再睡一個午覺，醒來後，到電影院一坐，回來晚間幫你看點書，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問一下，沒有我也不管了，乾脆當一個大閑人，好不好！」疏竹這樣嘮嘮叨叨的說着，元音忍不住破涕爲笑了，說道：「能那樣再好沒有了，咱們到上房去吧。時候不早，我媽媽又快叫了！」說着就往外走，疏竹忙拉住道：「元音，你回來！」元音回過頭來，疏竹拿起桌上的小圓鏡子，放在她眼前，元音看時，早笑了起來，原來臉上的淚痕還沒擦呢。疏竹取過一塊雪白的面巾，替伊拭淨，兩人頭兒並着，看見鏡子裏的一雙影兒，都微笑起來。影兒也跟着吟

吟的笑着，疏竹由不得俯下臉兒，貼在元音柔滑的額上，聽着元音的呼吸還略帶點急促，低聲道：「妹妹！」元音翻起紅紅的臉兒，聲音十分細微地叫道：「哥哥！」身子一扭，早跑出去了！疏竹喝了口水，也到了上房，元筠坐在小桌兒前寫字，葉太太拿着塊毛巾，擦一對古瓶子，笑對疏竹道：「這是老人們留下來的，我也不認識好壞，他爹在世時，讓一家古董鋪估了估價，說少也值二三百塊錢！」疏竹過去仔細看了一回，笑道：「我也和伯母一樣，不識貨！」葉太太睜了睜元音和疏竹，笑道：「你們好好的保存着吧！」正說着王媽送進報來，疏竹指着封面的廣告，笑對元音道：「報名的日期，都很近了，你報那個學校？」元音也湊過來笑道：「隨你給我報！」說完又笑道：「那也不能說一定報那個學校，要是考不上呢？」葉太太笑道：「疏竹，你不要和她商量的，你看那個好，給她報上就是了，她懂的什麼？」元音笑道：「反正揀好的學校多報幾個就是了！」疏竹笑道：「要是報幾處考上幾處，該住那個呢？」元音笑道：「那能都考上！」疏竹笑道：「比仿都考上，你喜歡住那個？」

元音看了疏竹一眼，扭扭着說道：「那我說不來！」說完又笑對媽媽道：「媽媽！您給我定吧！」葉太太笑道：「這也問媽媽，你說不來，媽媽更說不來了！」元音撒嬌道：「不，非媽媽說不可！」葉太太笑道：「要教我說，我就喜歡你疏竹哥的性格，一定是學堂的先生管的好，你也任你疏竹哥的學校吧！」這一句話，正合了二人的心意。疏竹不願意直說，只管用試探的口氣，追問元音，想教伊說來出，不料元音更聰明，沒費半點事，讓媽媽說出來了！心裏非常喜歡，笑對疏竹道：「你們學校，我怕考不上！」疏竹道：「不要緊，現在離考還很早，以後補習的時候，專門注意我們學校的課程，那個先生出題，我全知道，肯出那路題，也多經驗過了，萬無一失的！」葉太太笑道：「要論元音從小到這麼大，倒沒有考不上過，不過聽你們說考的人十分多，也是不可大意的！那有長勝將軍的道理！」說的都笑了起來，元音道：「照媽媽那麼說，準考不上！」疏竹笑道：「我和伯母打個賭吧！元音要考不上，我情願認罰，要考上的話，伯母可得酬勞我！」葉太太也是喜歡鬧着玩的

，忙笑道：「好！元音考上，你就贏了，你喜歡要什麼，隨你要吧！」元音笑道：「媽媽要贏了呢！」葉太太笑道：「媽媽要贏了，就不用提了！」疏竹笑對元音道：「你看咱們這賭，打的多麼好，只有贏沒有輸，好好的用功吧！贏下東西，咱們二一添作五！」說的葉太太笑了起來。吃過早飯，疏竹果然睡了一覺，身上爽快了許多，拿定主意，不操閒心，也不用功了。專心修養身心，不然怎麼對的起地親愛的元音！起來擦了擦臉，心想又半個月沒回北舍了，難免有自己的信件，或朋友們訪問去。見天氣涼快了，出去走走正好，穿好衣服，到了上房，對葉太太說明白了，葉太太笑道：「晚間可記得回來，你住慣了，有一夜不在，都孤寂的難過！」元音由裏屋走出來道：「媽媽，我讓疏竹哥順便領我照像去，下禮拜就要報名呢！」葉太太掏出個鑰匙，遞給元音道：「你自己取去吧，有五塊一張的，拿一張好了！」不一會元音取出錢來，葉太太又道：「可早點回來，不要又上同學家去！」元音穿好衣服笑道：「媽媽想叫我多走一會，我也不。早回來，還要趕功課呢趕考上疏竹哥



的學校時，好贏媽媽的禮物呀！」說的葉太太笑了起來，伸起手替元音攏了攏頭髮，笑道：「總這樣亂成一片，長毛獅子狗似的，也不會梳梳！」元音撒嬌道：「媽媽罵我是狗，那不成！」葉太太笑道：「快去吧！天氣不早了！」兩人走到街上，坐上洋車，一直到了東安市場，進了一家照像館，元音先照了一張，那攝影師笑嘻嘻的說道：「二位不合照一張嗎？」要知二人照與不照，下回交代。

## 第十六回 馬敬之口述墮落史 葉安人預置新衣獎

却說那攝影師笑嘻嘻的說道：「二位不合照一張嗎？」疏竹瞅了元音一眼，躊躇着笑道：「怎麼樣？」元音只是憨笑着看他，不說什麼。那人十分曉事，見如此，早笑着說道：「二位請坐下計議計議！」說着早走開了，元音笑道：「隨你吧，反正我媽也不管。」疏竹笑道：「什麼事也隨我，今天非隨隨你不成！」元音笑道：「你比我歲數大，應該隨你。」疏竹笑道：「又是這一套，爲什麼該歲數大的出主意？」說着又偷笑道：「那攝影師比咱們都大，試問他贊成照不贊成？」元音用花手絹兒掩着嘴笑道：「你真會出主意！」疏竹用手一招，那人早又笑着迎了上來，說道：「二位

要照嗎？」疏竹噙了噙元音，說道：「我們可以照吧？」那人有點莫明其妙，忙陪笑道：「可以，可以！」疏竹笑道：「你說可以，咱們就照。」元音早聽的偷笑起來，那人摸不着頭腦，心想：「這一對兒可真會尋開心！」學徒早搬好了一個樣子，放在鏡頭前面，那人道：「二位照弧光的吧！」疏竹點了點頭，那人又道：「一位坐着，一位站着如何？」疏竹又點了點頭。元音笑道：「你坐下吧！」疏竹笑道：「好。」說着便走過去，坐了下去，那攝影師忙笑道：「先生，是您坐嗎？這個樣兒高一點，專預備堂客坐的，您先請起來，換個低點兒的，才正合式呢！」疏竹忙站了起來笑道：「你怎麼不先擺一個男子坐的，豈不省事？」學徒換了樣子，那人笑道：「不瞞您說，學界的先生和女士們在一塊照，全是堂客坐着的，我們也是爲的省事，不知您不喜歡那樣。」說着哈哈的一陣笑聲！元音也站了過來，那人把頭鑽到鏡箱後對光，學徒早開了弧光燈，把兩人照的好像粉彫玉琢的一般，旁邊幾個候着照像的人，都暗自稱贊不迭，攝影師伸出頭來，笑道：「二位配在一塊照出來，管保沒有錯

兒的！」元音見許多人瞅着，燈光又強，又聽了這兩句話，早有點羞澀。那人端詳了好一會，又笑道：「女士請再靠近些！」元音只得往疏竹身邊移緊了一步，一顆芳心，早小鹿似的撞了起來，臉兒上陣陣的發熱，正十分難爲情的當兒，那人早按了下機子，笑道：「照好了！」疏竹站起來，付了定錢，扶着元音下了樓，走出照像館，笑道：「我回學校去了。告訴伯母，晚間十點前不回去，就不要等我了！同學們幾天不見，難免話多點！」元音笑道：「可不許你一人回宿舍熬夜去！」疏竹笑道：「請妹妹放心，再那樣，我還成個什麼人，把妹妹的一片好心豈不全辜負了！」元音笑道：「又和你們大士小奎聊天去呀！」疏竹笑道：「多一半是那樣子，除了這大小二位，沒有別人了。」說着給元音叫好車，笑道：「你也不要熬夜啊！」元音笑着上了洋車道：「你就不管我了！」車夫已拉前幾步，元音又轉回臉來道：「疏竹哥，你晚間還是回來吧！少和他們談一會好了！」疏竹忙笑道：「好，好！」見元音的車拐進了霞公府，這才一人回了學校，一進南舍，迎面碰見管電話的校役，那校役見

是疏竹，忙道：「有位馬先生給您來四五次電話啦！請您上他那兒去！」疏竹問道：「那裏的馬先生？」那校役道：「我也記不清了，給您把條子留在桌上了！」疏竹忙回了屋內，見桌上果有個條兒，寫着：

馬敬之先生，住前門外三義路，通順客店，電話南局三〇七九。找本舍林先生說話。有要事，請速回電！電話室工友李成具。

原來這位馬敬之是中德大學的學生，和疏竹同過一個中學，兩人的感情很好，只是不知何故，這半年來，敬之竟失蹤了，朋友們都不知他的下落，家裏派人到各處探詢了多少次，還在報上登了啓事，仍是渺無音信，疏竹到中德大學查訪過幾次，也不得要領。整整的悶了半年，有人說他自殺了，有的說奮國事日非，投軍去了，不過都是捕風捉影，不足徵信的。當下疏竹看了那單兒，驚喜之情，不必細表，忙跑到電話室，叫來通順客店，找見敬之，忙問道：「你是敬之嗎？我疏竹！」那邊道：「我敬之！我實在愧見朋友們的面！現在景況很落魄，你先給我送幾件衣服，詳

細情形，見面再談！」疏竹再要問時，那邊早掛上了。忙回屋找了自己的幾件乾淨衣服，用包袱包好！心想：「敬之的生活，誰知混到那一步了！」出去上了洋車，一直到了前門外，西珠市口地方，又拐進個小胡同，亂繞了好一會，才看見個小牌子，寫着三義路，疏竹下了洋車，尋找了半天，正走到一個破舊的大門口，忽聽叮鈴噹啷的聲音，走出一排憲兵，帶着明晃晃的指揮刀，後面五花大綁，擁出三個穿破軍衣的人，臉上印着鮮紅的血痕。疏竹忙站在一旁，讓這一夥人走過去。見門口的人少了，正想往前走，忽有一人，穿件破馬褲，光着腳拖一雙破鞋，滿嘴鬍鬚子，臉色灰黑的可怕，過來握住疏竹的手，出其不意，疏竹嚇的倒退了一步！那人笑道：「疏竹，不要害怕，我是敬之！」疏竹忙細看時，不覺驚喜道：「敬之，你怎流落到這一步了！不要你說，我真不認識了！」敬之笑道：「真是罪過，朋友，你應該不認識的！」說完又笑道：「知道你快來了，出來等你！」疏竹道：「你住的通順店，我怎麼沒找着！」敬之指着那大門笑道：「這就是，你不看那牌子嗎！」疏竹細看時

，果見門欄上，掛個小牌子，寫通順店三字，忙笑道：「方才那一幫人，就是由貴寓內捉住的嗎？」敬之笑道：「疏竹，你見到的北平社會，是上層的。這黑暗鬼容的世界，你那裏知道！像才綁出去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一兩起，那些票匪，盜墓賊都窩藏在這些店裏！」說完又笑道：「衣服帶來了嗎？」疏竹把包袱遞給他，說道：「這不是嗎！真的，你這半年怎麼過的，朋友們竟沒有一個知道你的下落！」敬之嘆了口氣道：「真是一言難盡，三天三夕也怕說不完，你先到店裏坐坐，還有幾個共患難的行伍朋友，給你介紹一下！」說着跟了進去，見門洞裏放張破桌子，桌旁坐一個大肚黑漢，也穿着破馬褲，光着脊梁，拿着大芭蕉扇乘涼，敬之笑對疏竹道：「這是盟兄老大，王有才王大哥！」那人忙站了起來，疏竹心想：「既是敬之的盟兄，總要客氣點好！忙笑着點了點頭，敬之又對有才道：「這是我常提起的林疏竹林先生！」有才聽說，摸了摸胸口的黑毛，笑道：「這就是林先生嗎？快請裏面坐！」說着也跟了來，一進院，疏竹就嗅着一股惡臭。因為天晚了，院子裏已看不真確。

敬之領到西北角上的一所屋子，有才早趕前撩起簾子，疏竹拱了拱手笑道：「老哥這樣客氣，太見外了！」說着進了屋，一股大蒜味，衝人欲嘔，室內非常昏黑，吊一盞光度極弱的電燈，燈盤子已破了一塊。疏竹定了定神，才看清楚了，原來有一條土坑，佔了全屋的三分之二，坑上鋪兩條破蓆子，早有三個挺胸疊肚的大漢站了起來，都光着膀子，穿一色的破馬褲。敬之一一介紹過了，才知都是他的盟兄弟，疏竹和他們客套了幾句，才都坐下。老大有才提着一把剩了半截嘴兒的茶壺，給疏竹倒過一杯茶，顏色深黃，好像病入的小便。疏竹這時，真如墜入五里霧中，敬之見他坐不穩，忙笑道：「讓你看我們這地獄生活，不然，怕你做夢也到不了這地方來！」疏竹強鎮靜着，笑道：「敬之，不要這樣說，衆位老哥們都在這兒，我說句實在話，人都有個時運，這算的了什麼，能屈能伸的才是好漢子呢！」剛說完，老大大把肚子使勁一拍，過來拉住疏竹的手道：「林先生，你這句話說的够個朋友！」坑上坐的三位弟兄，也都睜開眼笑，伸起刺着藍色花繡的胳膊，按在胸脯上



，好像出了口冤氣！敬之乘着笑道：「我這個朋友，天生一付公子哥兒像，並沒一點公子派頭，最是俠骨柔腸，肝膽照人的好兄弟！」說着買來一盒哈德門烟，老大抽出一根，遞給疏竹道：「請吸！請吸，烟不好！」疏竹忙欠身道：「謝謝老哥的盛意！我不會吸！」老大早擦着洋火，說道：「林先生，你要不抽，就是瞧不起我有才！」敬之忙道：「疏竹，大哥一番盛意，你試吸一根！」疏竹沒奈何，欠身接了過來。敬之坐在坑上換衣服，疏竹無意中回頭一看，見牆上花花的，盡是些臭虫血，還寫着許多字兒，只有一段，字跡歪斜的十分可笑，却甚清晰，好像最近才題上的，疏竹細看時，原來是首七言絕句，那詩是：

人在外面心在家，家中留下一枝花，有心回家把他採，又恐路遠大洋花！

疏竹看完，暗笑道：「這倒是真正的平民文學！愛情與麵包不得兩全，異地相思之苦，全表現出來了！」這時敬之已換好衣服，身上渙然一新。對疏竹道：「我們上茶館談談去！」那幾位弟兄，也同聲道：「老四，你陪林先生出去走走吧！」疏

竹站起來拱了拱手笑道：「敬之年輕，全仗老哥們照。」老大笑道：「我們行伍的人，講的是義氣二字，只要義氣相投，就是好兄弟！」說着哈哈大笑了起來，疏竹走到門口，忙又拱手道：「改日再和老哥們暢談！」那些兄弟們，都送了出來，走到大門外，疏竹又客套了幾句，才和敬之到了大街上，疏竹忙道：「究竟怎麼回事，怎麼交下幾個大兵？」敬之笑道：「一兩句話說不清，我還沒吃飯哩！先吃點東西再講吧！」到了西珠市口，給敬之買了雙鞋。順腳走進糧食店，進了一家便飯舖，揀了一間清靜的雅坐，剛落了坐，只見布簾兒一挑，跚跚走進個女招待來，胸前掛了一排晚香玉，穿件花布旗袍兒，臉兒不算襲人，只是十分瘦俏，身材長的怪窈窕，衣服也很整潔，頗有點病態美。見了二人，忙點了點頭兒，笑道：「您剛來，給您湖壺茶吧！」疏竹笑道：「先慢湖茶，我們正餓的要命，有什麼好吃的，吃飽再說！」那女招待拿過菜牌子來，笑道：「給您想幾樣菜吧？」疏竹對敬之道：「隨你吧，你吃什麼？」敬之也不客氣，要了四五樣菜，半斤白乾，那女招待出去告訴去了。疏竹

笑道：「現在可以講了吧？」敬之嘆了口氣道：「我這是浪子歸來，沒有什麼光彩事可說，整整的嘗了半年鐵窗風味！」疏竹忙道：「怎麼，坐監來着嗎？無怪都說你失踪了！」敬之拍了下桌子道：「唉！她媽的，這半年的生活，雖只短短的幾個月，中間的曲折變化，和受的痛苦，恐怕誰也想不到！」疏竹道：「不用說別的，鐵窗風味，那當然够苦的了。不過，我看你的精神還好！」敬之笑道：「你很清楚，我是最隨遇而安的！這些日子，盡跟大兵一塊窮混，更滿不在乎了。在獄裏每天吃上兩頓飯，任什麼事沒有。扯開嗓子唱二簧！且自由的很呢，精神怎會不好！」說着抬頭瞧了瞧疏竹，忙驚疑道：「方才沒留意，疏竹！你的臉可消瘦的多了，有不如意的事嗎？」疏竹笑道：「沒有，沒有！正因為如意的事太多了！咱們沒福消受！」正說着酒菜俱已來齊，敬之好像風捲殘雲的一般，吃的非常香甜，笑道：「這是半年來第一頓飽飯！」說着又手不離杯的呷飲起來，疏竹笑道：「現在可以講了吧！你說着，咱們再喝着酒，一定有許多慷慨悲歌的情節，倒是個好下酒的小菜！」敬之

一時高興，酒喝的已經不少，頗有點醉意了。笑道：「疏竹，我們的感情不同別人，我們是少年的老友，我自從前三年，因為家庭裏遭了變故，休息二年之久，這次復學後，本來無心念書了，想混個大學生的頭銜，也很滿足了。不想，學校的功課，十分吃緊，又在低年級，更不好混，功課弄的茫無頭緒，縱想用點功，已成了一部四廿史，無從讀起了。正月間，你初從家來，我們不只見過一面嗎？那時我的景況，就異常落魄。書既沒法念，你知道我的性情，無事在家裏悶坐，那是辦不到的！交了幾個混混朋友，花天酒地，徵歌擇色，把簪子當成了安樂窩。咱們一個窮學生，那禁的起這樣揮霍，況且那些朋友，心目之中，早把我們當成大頭，變盡法兒的揩油。我何常不明白，她媽的，那時早成了今日有酒今日醉，什麼也不管了，只要陪着玩玩，怎麼也好，簡直成了個狂人了，覺着惟有塗了很厚的口紅女子，抱在懷裏，那才是人生的真意！」說着那女招待又走了進來，先用眸子向他們睨了一下，笑着提起酒壺來斟好兩杯，正要轉身，不料敬之早將那杯酒，一飲而盡，伸出

一隻粗手，把伊拉在懷裏，摸着伊蒼白的臉兒笑道：「我就怕見這些東西，見了非抱住不可！」疏竹見敬之這樣粗率，深恐那女子不願意，不想大謬不然，伊傻傻的坐在敬之腿上，也不說話也不轉動。敬之又笑道：「在脂粉隊裏鬼混了一整月，錢也沒有了，朋友也沒有了！衣物典質待盡，不料嗜好養成，再也沒法改了！」疏竹道：「怎麼，你染上鴉片癮了嗎？」敬之又飲了一杯酒，笑道：「不是！那時有了個怪癖，每天要不抱女人，她媽的，真比不吃飯還難受！沒錢了，班子裏的嬌娃抱不成，只好求其次了。在二等窩子裏，率性毫無顧忌，也不管什麼體面不體面。有一次，只穿了件破袂襖，也住了一夜！你猜大褂兒那裏去了？咱們並不是沒有！」疏竹見敬之吃酒過量，說話太隨便了，又不便阻攔，忙笑道：「猜不來。」敬之又把那女子的臉擰了一把，笑道：「小東西！你猜我的大褂兒那裏去了？」那女子搖了搖頭，沒有說什麼。敬之笑道：「你應該知道的！也是賠在你們女人身上了！那晚的夜度資，就是那件大褂兒！白天送到當舖裏，當下六元錢，原想痛改前非，儉省點，怎麼也

能混五六天，沒有長衣服，縱然想去，也辦不到。不料一到天晚，癮又來了，怎麼也不對勁兒，身上好她媽的難受啦！後來一橫心，管他三七廿一，窩子也沒有定章說不穿長衣服不許逛。老子們花錢買樂兒，誰管的着！今日有酒今日醉，明天沒錢，還不許死了嗎！沒有錢找人去借，得看人家的臉子，想要死，幸喜還不用求人，什麼時候也方便！這樣一想，便換開一塊錢，坐上洋車，那時是舊曆正月廿前後，寒風襲來，不亞於冬天！緊縮在車座上，兩手抱肩膀，咬住牙關，在冷凍的襲擊中掙扎，自己安慰道：「吃點苦吧！待會兒又要抱女人了！」到了前門，進了家熟識的茶室，不想那姑娘見我穿的小衣服，作怪起來了，竟大模大樣，松香架子擺的十足！自己一想：「真傷心，在這些地方，不知花多少錢了，臨完還受這份兒膾臙氣。班子裏的紅姑娘不知玩了多少，都是二爺長二爺短的，今天受這個冷遇！」繼又一想：「還是安分點吧。現在則便擺起大爺的脾氣，也怕不靈了。反正咱們要抱她，就不願意也不敢怎麼着！」睡下之後，那才叫氣人呢。叫她改個樣兒，誰知用手兒掙扎

着，再也不肯……」疏竹實在沒法再聽，說的太不倫不類了，那女招待好像也覺着有點刺耳，回頭看了敬之一眼，笑道：「你是喝多了吧？」疏竹也笑道：「敬之，是不是喝醉了？」不料語言未了，敬之忽把懷中抱着的招待一推，用力過猛，差點把伊碰在門欄上，忿忿的罵道：「她媽的，你怎麼知道老子們喝醉了？」可憐那女子，出其不意，早嚇的跑了出去。疏竹忙道：「敬之，真太不像話了，她可憐，說你喝醉酒，也不算壞話！」敬之又作着怪笑道：「見了這些墮落女子，真想一拳打死七個八個的，才覺痛快！」疏竹笑道：「敬之，不管怎麼，我們應該顧全點大體！」敬之又喝了杯酒，笑道：「好兄弟，我聽你的話就是了！自從那次在窯子裏，住了一夜，受盡烏氣，心裏總不痛快！過了幾天，由一位玩樂朋友介紹的認識了幾個行伍中的弟兄，就是現在店中的盟兄弟！我覺着有機可乘，第二天便約了一千人，找見那姑娘，盡興的玩了一回。說來也真可憐，弟兄們都怒眉裂眼的，尋找個借口，就要摔器皿了。我把那姑娘抱在懷裏，嚇的那姑娘直發抖，老鴿子也小心翼翼的，奉煙敬茶

，沒讓找出一點把柄。自此以後，又窮混了幾天，和那幾人竟成了莫逆之交。整天陪上他們，又降到三等下處了。我一月之中，竟由頭等嫖客，一下墜到三等。嫖場之中，也算個新的紀錄吧！最後大家聚議，這樣終非了結，真等着作風流鬼嗎！遂由盟兄老大計議，到天津去，說有朋友可投，我也不知底蘊，誰想他們糾和……」說到這裏，瞅了疏竹一眼，用筷子沾了一滴酒，在桌上寫了「票匪」二字，疏竹一看，不由暗吃一驚。敬之又低聲道：「我那時已不顧一切了，無顏回家，無臉再見故人！反正是這一條命，早已死有餘辜了，他們幹什麼，咱也幹什麼！因為他們是粗野人物，胸無點墨，無形之中，我便是鶴立雞羣的人物了，所以很推重我。咱們好壞當過大學生！」說着瞅了疏竹一眼笑道：「我把大學生的人，算丟盡了！他們很佩服我的那筆字。有時出個主意，比他們總新鮮點，還很有效驗！在天津住了半月，全靠這干朋友維持，他們幹那營生，很有點背景，是個大規模匪黨的重要羽翼，頭目全是些失意軍人，我們處的很相投。不過，細說起來，既已墜在鬼窩裏，不能不屈己從人



，順他們的脾味，給他們戴個高帽子。早典的笑臉常開，跟我要好的了不得！非和我拜把子不可，咱們在患難中，拜就拜吧！那些人確有義氣，經過這種形式，在他們心目中，很當回事。又覺着能和大學生叙年譜，特別高興！」疏竹聽到這裏，非常有趣，因笑道：「你們換蘭譜的儀式，怎麼舉行的？」敬之笑道：「今天來不及細講了！換罷之後，大家把兄把弟，叫的真怪親熱，所謂樂極生悲，事機不秘，被軍警知道了，一天晚上，剛睡下，茶房進來說，有朋友拜訪，話言未了，進來兩個人，大家面面相識，都不認識，把兄弟們對這種情形閱歷的很不少，早覺着來頭不對，忙站了起來，老大王有才早從背後偷摸了根鐵手仗。兄弟們怕我初上陣勢，膽怯，都把我攔在後面，那二位冷笑道：「不認識我們嗎，對不住的很！」偷使了個暗號，早擁進一羣暗探，都帶着手槍，把我們擄了起來，在屋內搜查好一會，沒有結果！本來我們另有大本營，棧房只安身而已，除幾張破衣服外，別無長物！把我們繫到一起，裝在門口的大汽車上，我那時把眼一閉，早橫了心，拉出去當下槍斃，倒

替我解脫了！開了車，一陣風馳般的狂奔，只聽押解的兵士說：「到了！」一齊拉下來，押在軍法處，次日開審，我早預備着受番苦痛，不料只略問了幾句，因為沒多大證據，案情很輕，遂正式鎖在監獄內。身上的東西，全被搜去了，我的眼鏡，褲帶，都算充公了。弟兄見我的骨頭還很可以，更加推重，意外之意，好像他們還很抱歉，覺着我之投筆從匪，全是他們的引誘，沒有分過贓，就落水，更替我可惜！有這幾種原因，對我越發的關切。因為我們只是嫌疑犯，一切都很自由，並沒吃多少苦，每天兩頓黑麵饅頭，吃飽之後，大唱一氣，什麼念頭也沒有了！塗口紅的女人，早已拋諸腦後！心靜如止水，比在課堂上痛快幾萬倍。高興了，山南海北，亂談一陣，不高興歪倒頭就睡，一直住了四個多月。有一天獄卒滿面笑容的走來說道：「恭喜列位，一兩天就可以出去了！」說也奇怪，一聽了這消息，反而心煩起來，一日三秋的望着！又思前察後，出獄後的行止，也不能不計議，因同這些朋友混下去，真不知伊於胡底，怕有點不值吧！這次沒有賣了腦袋，已是萬幸了，返回去

再上學，也不是辦法。半年來和朋友們不通音信，一定都很奇怪，也許以爲我死了，也許以爲我立志發奮，要做點驚人的事情，不料依然故我，又這樣恬不知恥的滾回來了，再厚着臉皮吃祖先們留下的那點薄田，那怎麼好意思呢？浪子回頭，去到老父母面前，長跪不起，任老人家使勁打幾下，把氣全消盡了，自己也痛哭上一場，以後改過自新，作一個克勤克儉的好兒子，亦未常不可。又想：自己如有那個勇氣，倒不如借着這次的失蹤，乾脆消聲匿跡，到南洋去作苦工，去當奴隸，死了也好，終身不得自由也好！給資本家當個奴性十足的走狗，也怪好玩的！這樣反來覆去，想了好多天，定不了主意，反而憔悴起來！盟兄弟見我如此，都非常突異，笑道：「眼瞧要出去，你怎麼愁起來了！」我笑道：「正因爲要出去，才愁人呢！要乾脆判個無期徒刑，那倒痛快！」他們聽了這話，都前仰後合的大笑起來。有一天獄卒又送來信息，要我們取保，舖保到了，隨時釋放。老大王有才教我寫了幾封信，托獄卒帶出去。我那時真像熱鍋上的螞蟻，更着急起來！過了一天，舖保到齊，正

式和鐵窗生活告別，我們身上都還穿着破棉衣。到大街一看，真是花花世界，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子，依舊是嬌模嬌樣，賣弄風姿！我們弟兄幾人，走進一條鬧市，迎面走過一個妙齡的少婦，那兩扇微妙的乳房，不加約束，自然地嬌聳起來，穿件花紗旗袍兒，裏邊粉嫩的肉，還可隱約的看見。最妙在每一舉步，那乳頭便貼在衣服上，顯出個微笑的小圓印兒來。我想：一手握住那乳房，有多麼圓潤可愛！自己已經是不可救藥的人了，還顧忌什麼名譽，在青天白日下，穿着叫花的衣服，把那千金玉體，使勁抱在懷裏，讓大家都知道，窮人也有撲抱女人的本能！穿上破衣服，也能把那粉嫩的嬌娃抱住！美人兒絕不是闊老們的專利！唉，還是自己太懦弱，空想了半天，讓人家跚跚的走過去了。我們又跑回小店，計議了一番，天津空氣太緊張，非久居之所，托朋友找了幾張免票，當晚回了北平，這是前天的事。大家一身之外再無長物，幸虧老二和通順店的東人，是同鄉，所以暫住在那兒，問櫃上借了幾圓錢，對付着吃個半飽，比在獄裏還可憐！落得這等狼狽！舊朋友們多半是幸災

樂禍的，這樣去找他們，不只得不到同情，還要拿你尋開心！我想到只有你一人，可以推誠相見，所以一進店門，就給你去電話，不想偏不湊巧，你沒有回去，又連打幾次，還是不得要領，正愁的沒辦法，連店門一步都不能出，可見天不絕人，我們終于見面了！我今天特別痛快，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呢！」說着把拳頭重重的在桌上一拍，又料那女招待以為喊她，忙跑了進來，躲在疏竹身旁，小心翼翼的站着，敬之的臉色，早成了浦州的關聖人了！瞅着伊癡笑了兩聲，可憐那女子早慌作一團。疏竹知敬之受刺激太深，又兼飲酒過量，有點變態了，深恐再狂性發作，一個墮落女子，身世已够可悲，如果再讓他蹂躪，於心何忍。忙用手攔住那女子，說道：「敬之，不要這樣，放和平些，她是個可憐人！」這樣一說，敬之忽又把桌子一拍，滿桌的器皿都震了一下，酒杯兒全歪倒了！他却哈哈地大笑起來，說道：「疏竹，你放心吧，我決不難為她！她和我是一樣的可憐人，我怎忍心同類相殘！」說完睜着兩個赤紅的眼球，笑對那女子道：「小東西！你的芳名怎麼稱呼！」方才橫眉

豎目，十分可怕。誰想敬之笑起來，也不是本本分分的笑，更有點森然可怖。那女子見疏竹和霽可親，忙依在他身旁，聲音顫顫的道：「我叫倪素珍，您多關照！」敬之見素珍躲在疏竹肩下，嬌小玲瓏的身兒，真如依人小鳥，益覺可愛，燈光之下，疏竹的神彩，也越顯的瀟灑，兩人這樣依偎着，非常有趣。素珍的秋波兒還不很老實，不時的偷送給疏竹，頗有眷愛之意。敬之早又哈哈大笑起來，說道：「素珍，看上我們朋友了不是？算你有眼睛，我給你們拉這個皮條。」素珍好像是久經風塵，毫不在意，只笑着瞅了疏竹一眼，疏竹却早慌了起來，忙道：「敬之，快不要這樣混說！」說畢忙又對素珍道：「你再沏壺茶去。」素珍應聲而去。敬之笑道：「疏竹，你只顧念書了！這些道兒竟不理會，實在說：凡人都不齊全了，總是有點嗜好才好，素珍對你很有意呀！」疏竹忙低聲道：「你是怎麼啦！這樣高聲喊叫的，飯座很多，怪不好聽！」素珍沏好茶，送了進來，疏竹濃濃的倒了一大杯，遞給敬之道：「先解解你的酒吧！」敬之拿在手裏，且先不喝，笑道：「素珍，這位是林先生

。我給你介紹一下，以後就是好朋友了，一次生二次熟，不要不好意思！快坐到林先生懷裏去！」疏竹忙站起來道：「敬之，太不像話了，你簡直是欺負老實人！」素珍見疏竹急成那個樣兒，也抿着嘴兒偷笑，心想：「見過的飯座兒多了，沒見過像這位先生的，比大姑娘還害羞，多一半一進屋就把自己抱在懷裏！像這位先生可真各別，人樣兒長的也真漂亮！」墮落女子都有種奇癖，你越老實，她越喜歡逗你，何況疏竹又是一表的人才，素珍這樣一想，越覺着疏竹的懷抱，好像金鑾殿上的九龍椅，坐下去不曉的有多麼美妙哩！見疏竹說出話來，柔情似水，不覺芳心突突，早沒有半點主張，因媚笑道：「林先生，您請坐下，那位先生跟您哪開玩笑，我們又不是大老虎，吃不了您！」敬之也笑道：「疏竹，快坐下吧！你真比大家閨秀還持重！」疏竹把頭髮往後一掠，坐下笑道：「對不住的很，我的性情太固執了！」素珍忙倒好一杯茶，送給疏竹，又靠近了去！疏竹忙往後移了移身子，笑道：「謝謝！」素珍媚笑道：「林先生幹嗎呀，那麼客氣！」說着早又含嬌送媚，纏在疏竹身邊，再

不肯離！敬之又大笑道：「好兄弟，不要太辜負那孩子的盛意！逢場作戲，玩玩！你這樣冷冰冰的，誰活那孩子的相思病呢？」說着伸出一隻大粗手，把素珍往後一推，伊也作嬌作賴的恰恰倒在疏竹懷裏。還故意嗔怪道：「幹嗎呀！怪不好意思的！」疏竹忙用手把伊扶起來，搬了個襪兒，放的遠遠的。笑道：「素珍，請那邊坐吧，對不住的很！我不喜歡那樣，請你開個大恩，饒了我吧！」素珍見疏竹如比，也就無可奈何了，只好快快的走了出去！敬之笑道：「賢弟，你真有柳下惠之風！我一向佩服你澈底，今日一見，更加深信！」疏竹站起來抖了抖衣裳，笑道：「敬之，我非常抱歉，有負你的美意。可惜我天性各別一點；自己也清楚是逢場作戲，玩玩亦無妨，並不是自鳴清高！只是實在不好意思那樣糾纏！」敬之笑道：「那當然，強人所難，最是件苦事！我今天是故友重逢，心裡太痛快了，不覺有點失檢，還求你原諒呢！」說着兩人都笑了起來！又喝了幾杯茶，聽着樓上的飯客，差不多全走了，敬之站起來說道：「坐的時候不少了！我們這次會面，沒有別的話說了，你給我換了這



身新衣服，夏天又可以混過去了。此外我還想借二十塊錢！」疏竹忙笑道：「那很可以！」敬之又道：「我知道你是痛快人！我只有和你，能毫無顧忌的開口！我們現在分手，後會在何日？有期無期，連半點把握也沒有。我的行止已經定好了，明天清早和盟兄弟們一齊離平，到何處去，我一點也不知道，生死早置之度外，隨他們去吧！這二十元，作我們的路費，我今後將來如果探出你故友的下落，確是死了，那麼二十元錢，就算你活祭我的奠儀！」疏竹聽到這裏，心裏非常難過，舉起一杯殘酒，苦笑道：「那麼我要死了呢，你也該奠祭我呀！這杯殘酒，也算你活祭我！」敬之忙去阻攔，疏竹早仰起脖子，一飲而盡！敬之心想：「自己是墮落不堪的人了，說個死活，原沒大關係，疏竹前程很大，不應該這樣自餒！」忙道：「疏竹！你好像春天的樹木，正在欣欣向榮的時候。我不願意聽到你說出這樣沮喪的話來！」疏竹苦笑：「好，我遵好朋友的勸告，以後再不那樣了。我要放開胸襟，我要作世界上的第一個快活人！」說完取出二十元遞給敬之，又笑道：「够了嗎？」敬之點了點頭

笑道：「愧領了！」說着把素珍喊來，算了賬，一共才兩元上下，疏竹開付完了，笑對敬之道：「素珍這孩子怪可憐的。」說着拿了一塊錢，放在素珍手心裏，笑道：「不要嫌輕！給你買晚香玉帶吧！」素珍早喜出望外，也顧不得思索了，忙取疏竹的大褂兒，提着領子，伏侍着他穿好，身子緊貼着笑道：「林先生，您那天來呀，明天好不好，還是這個時候，我給您把座兒留着！」疏竹笑道：「謝謝，我有功夫就來！」素珍忙先給敬之點好煙，媚笑道：「林先生，您可記着來，不要把我們忘了！」說着也略帶點羞澀，又笑對敬之道：「你們一塊來！」說着一齊走了出來，素珍一直送的下樓。兩人走到大街上，疏竹送了敬之幾步，已經到了西珠市口，敬之無論如何，不許再送了，緊握住疏竹的手道：「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前途珍重！」疏竹道：「我實在不願意你這樣冒險下去！」敬之道：「我的主意已經拿堅決了。人生百年，不過一死，就任性點吧！我這次回平，請你保守秘密！」疏竹苦笑道：「那不用你囑咐，我很羨慕你這種精神。你能吃苦，你能不要身家，你將來一定很有希望！我

太懦弱了，恐怕終久要負了朋友們的熱望！」敬之忙道：「我不很清楚，你近來的境遇，有點失常嗎？怎麼這樣悲觀！以後生活不要太規律了，或能減少許多痛苦，這是我的一點小經驗！」說完又道：「我們這一分手，都難免有點惜別的情緒。不過，我們應該強爲歡笑，才是正理。不許再這樣悲淒淒的了！」說畢，哈哈的一聲慘笑，疏竹聽了，越覺悽楚，也苦笑道：「好！我們應該喜歡，應該笑！」說着也不自然地笑了起來。敬之笑道：「你早點回去吧！再見！如上天見憐，後會當有期！」說着竟連頭都不回，向東而去。疏竹遠望着敬之的清瘦的背影，長嘆了口氣，看錶時，還不到十點，怕元音母女們惦念，忙回了青樹胡同，元音還在桌前看功課！見他進來，笑道：「這麼晚了，我以爲你不回來呢！」疏竹脫去大衣，笑道：「整忙了一天，好容易才趕回來！」葉太太從裏屋走出來笑道：「什麼事這樣忙？」疏竹不便說出真情，因笑道：「遇見一個老同學，拉到他家裏，一直坐到現在，無論如何不讓我回來！」葉太太笑道：「這就是了，我說你往常回來，沒有這麼晚！」又談了幾句，

因時候不早，各自安寢不提！第二天，給元音講解了許多試題。這樣過了一禮拜，他們的像也照好了，疏竹取了回來，兩人合照的那張，不便讓葉太太看，到了晚間，才又取出來，細細的端詳，疏竹坐在椅上，元音斜依在身旁，照的十分有神彩，只是疏竹的腰，略微彎了一點，是爲美中不足。元音笑道：「你快成了駝背青年了！」疏竹看看，也覺好笑，說道：「你還嫌駝背，那照像館已經掛出去了！」元音忙道：「真的嗎？」疏竹道：「怎麼不真，我說了他們半天，又收回去了！」元音笑道：「倒把我嚇了一跳，讓討厭人看了，少不得又給我們造謠言！」疏竹見元音不看了，把像折好，笑道：「你保存好吧！」元音笑道：「我沒有好地方攔，要讓媽媽翻出來，雖沒大關係，倒是怪不好意思的！」疏竹笑道：「我保存也可以，等你考上我們學校，我回了北舍，我們都是同學了，買一個最漂亮的鏡框裝好，掛起來。等你去了，咱們並着肩兒看！豈不好玩的很！」元音笑道：「不要說那些沒影兒的話了！要考不上呢！」疏竹取笑道：「憑着我這一點熱忱，也應該感動天地，幫助我們成功！我倆這

樣要好，誰忍心分開！」元音笑道：「你就愛說那些沒用的話。功課不好，人家就不客氣，管什麼熱忱！」疏竹又笑道：「再施展起你孫悟空的本領來，西天的經，還能取回，何況小小的攷試！」元音見疏竹又提起講西遊記的笑話，也笑道：「不管怎麼樣，有你念着吉祥話兒，縱然考不上，心裏也是愉快的！」次日元音問母親要了三塊錢的報名費，交給疏竹。葉太太笑道：「報上名，多會兒才考呢？」元音天真地笑道：「媽媽快預備獎品吧！再過一禮拜就要考了！考完過一兩星期，就要發榜！貼出榜來，過去一看，葉元音三字正在上面，我趕快跑回來，媽媽，你給我們呀！」說着走到媽媽身邊，伸着手兒。葉太太笑着在她臉上假意打了一下，說道：「媽媽給你個耳刮子！」說着都笑了起來，疏竹笑道：「元音這份兒獎品，可以說賺在手裏了！我聽同學說，今年報名的人很少。元音的功課又預備的再充足沒有，那還有錯兒嗎？」葉太太笑道：「這全是你的功勞，除獎品外，還要擺桌酒席，重重的謝謝你呢！」疏竹笑道：「伯母請我吃什麼，早點說出來，我好盼望着。從今天起，

每頓少吃一碗飯，把肚子困的餓餓的，好多吃一點！」葉太太笑道：「你喜歡吃什麼？隨你的便吧！」這樣談笑着，吃過午飯，疏竹到了學校，給元音報上名，又到小奎大士處坐了一會，八點多才回來。跑進上房，一見元音，忙拱手笑道：「給你報喜來了！」葉太太笑道：「什麼事這樣歡喜？」疏竹笑道：「往常報名，總在兩千五百上下，今年因為戰事影響，外省學生多不能來，眼看要考了，才報到九百多人，明天就報名截止，頂多報到一千四百，不能再多了。比往年少了一千人，學校又不能少收學生。這樣一來，那還有問題嗎？十分把握也有了！」疏竹說的眉飛色舞，快愉之情，溢於儀表，元音母女也喜歡的了不得，真好像已經考上似的。葉太太笑道：「元音和你住了一個學校，上學也有伴兒了，她早想買自行車，我怕她一個女孩家，在大街上出了岔兒，可怎麼好！以後和你一塊走！我就放心了！」又對元音道：「媽媽給你和你疏竹哥，一人買一輛，都騎上車一塊兒去，再一塊兒回來！」元音笑道：「媽媽，那我要三槍牌的呢！」葉太太笑道：「喜歡什麼的，叫你疏竹哥陪你買去

！元音想了想，又笑道：「那我不能回來吃午飯了，媽媽怎麼辦呀！」葉太太笑道：「不能回來就不用回來，那還用愁嗎！」說完又笑道：「媽媽明天就給你們買獎品去，一人一件衣料，給我們筠兒也買一件！」元音笑道：「媽媽給我買什麼料子呢？」葉太太笑道：「現在不許細問，媽媽給你買件大紅花兒的！」元音笑道：「我不喜歡太漂亮的！」葉太太笑道：「全由媽媽買，不許你管！」元音又笑道：「我疏竹哥呢？」葉太太心裏喜歡，一下說的嘴快了，笑道：「也是一樣的！」元音笑的彎了腰兒道：「媽媽，也是一樣大紅花兒嗎？」說的都笑了起來。葉太太看了疏竹一眼，笑道：「你疏竹哥真穿件大紅花兒的，也一定不難看！怕誰也認不出是個男子來！」元音也笑着偷瞅疏竹，疏竹忙笑道：「伯母拿我開心，欺負我們老實人吧！」說的葉太太也笑了起來。天氣非常悶熱，元音和疏竹回了廂房，又補習起來，都不停的揮着大芭蕉扇，汗珠還是直往外流，因為考試在即，不能不加緊用功，熱不熱早置之度外。看到十一點多鐘，已告一段落，疏竹笑道：「這回在你媽媽面前，誇下海口，萬

「要名落松山，那可成了大笑話了！」元音笑道：「你再多找些題，我看往年的試題，好像並不難！」疏竹笑道：「按咱們預備的，可以說再詳盡沒有了，如果考不上，那只有怨天了！」元音笑道：「疏竹哥，考上後，我媽教咱們一塊上學，你當然也不用住學校了！」疏竹道：「伯母雖那樣說，我還是任學校好，這樣太遠，也不大方便。」元音道：「那我們怎麼不嫌遠呢！」疏竹笑道：「到那時再說吧。」元音很不願意，把臉兒一沉道：「我媽媽好容易答應了買車，你要搬走，又買不成了。」疏竹忙笑道：「不搬了，我不過是句玩笑話，你倒當真了，」元音早又笑了起來，說道：「有許多流氓，討厭透啦！我們有幾個同學，騎自行車上學，他們盡在後面追着搗亂，咱們倆騎着一塊走，有多麼好。嚇死他們！」說着又握着粉拳兒笑道：「他們如果再胡鬧，跳下來揍他們一頓！」疏竹見元音說的怪有趣，握住伊的手兒笑道：「你這個小拳頭，還敢打人嗎？」元音笑道：「有你呀！你要打，我就敢打！」疏竹笑道：「不要打人了，開了學，我教你打網球吧！」元音喜歡地跳了起來，說道：「真的嗎？我



早想打，可惜沒人教。竹哥，我一點都不會，可怎麼辦？」疏竹笑道：「你只管跟着我打，保你一個月就學好了，我們學校，女同學打的好的太少了，你去加緊練習幾天，還可以當選手呢！報上一登，女網球家，葉元音女士，够多麼風光！」元音拍手笑道：「真的嗎？你可得教我呀！」說着忽又沉思了一回，皺了眉頭道：「不成！不成！」疏竹笑道：「怎麼又不成了呢？」元音擦着纖手道：「您敢情會說風涼話，我沒有拍子怎麼打呢？」元音一點小事，又愁的沒辦法了，疏竹笑道：「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沒有拍子，不會買嗎！有你買自行車的錢，能買幾十個！很便宜呀！」元音又跌足笑道：「你猜怎麼着，我忘記拍子能買了！」說着又笑了起來！正笑着，忽聽上房的鐘響，都閉上氣靜心數着，不多不少，整響十二下，元音也顧不得笑了，把書本放在抽屜裡，低聲道：「我媽媽要醒來，又要挨罵呢！」疏竹也站了起來，笑道：「真是太晚了。快睡去吧！」元音拉開門子，又折回臉兒來笑道：「竹哥，明天可不許早起，起早了要受罰的！」疏竹笑着點了點頭。元音去後，一人又看

了本閑書，更深了才得入夢。次日醒來，果然應了元音的話，滿窗都是太陽，疏竹知道時候不早了，心想：「葉太太是個規矩人，起的這樣晚，太不對！」忙披衣服，下了床，王媽早送來臉水，笑道：「林少爺，今天起晚了吧？快吃飯了！」疏竹忙道：「太太沒有說什麼吧？」王媽笑道：「林少爺，您才叫多心呢！再起晚一點，太太也不會說什麼的！太太常吩咐我們說：『林少爺晚間用功太勤，早起不來，不許你們去驚動！』房椽上有麻雀兒飛叫，還叫我們暗暗的打着，怕把您驚醒呢！」說完又笑道：「也不怨太太誇獎您，像您生的這樣體面，待人又和氣，我們下人也沒有不說好的！」疏竹笑道：「王媽，你真是你們太太手裏管教出來的人，也學會給我戴高帽子啦！」說的王媽笑了起來，正要說話，見元音進來了，忙笑道：「小姐，您評評這個理，我說林少爺好人性，什麼都好，他說我給他戴高帽子！」元音也沒理會王媽，笑問疏竹道：「今天怎麼起的這麼晚？」疏竹笑道：「你不是不許我早起嗎？」元音笑道：「噯！我們也沒敢嫌您起的晚呀！」說着都笑了起來，疏竹擦完臉，

王媽遞過一杯開水，疏竹接在手中笑道：「怎麼不見伯母？」元音笑道：「我媽慣了起早啦，喜歡清早上街，也沒有覺出什麼時候，就帶着筠兒走了！」正說着葉太太已經回來了，元音先回了上房，疏竹看了會報，也到了上房，見桌上堆滿了大紙包兒，小元筠跪在椅子上守着。看見疏竹，笑道：「疏竹哥，我媽給我們買下花衣服了！」疏竹笑道：「給我看看！」元筠的小手兒指着桌上道：「這不是嗎？花衣服都在裏面包着呢，我媽不許動，疏竹哥，還有你的呢！」葉太太換好衣服，走了出來，元音也跟在後面，看了疏竹一眼笑道：「我媽給咱們買下獎品了！」葉太太笑道：「現在只讓你們看看，考上學校才給呢！」說着又對元音道：「你把包兒打開，讓你疏竹看，元音走過去，先打開一包，是淡紅色的紗料，疏疏落落的有些綠花點兒，葉太太笑道：「這是元音的！」疏竹過去用手一摸，薄如羽翼，好像是透明的，質料輕而柔緞！顏色又鮮艷，又調和，因笑道：「這個獎品，也就很貴重了！」葉太太笑道：「我從沒給她穿過這麼好的料子，年青青的，太浮華了不好！這回一暑天，用的功

很不少，早盼望着媽媽的獎品，應該給件像樣兒的了！」說完看了元音一眼，又笑道：「實在說：元音生的雖不是十分細緻，總也稱的起這身衣服了！」疏竹不由的也噙着元音，見伊風姿綽約地站在那兒，心想：「不要說這件料子，就把全世界的成衣名匠全約請來，給元音作一件冠絕古今的名貴衣裳，還怕有點配不過元音吧！」雖這樣想着，當着葉太太的面，自不便說什麼。元音又取出一包，是一件雪白的紡綢料子，伊用纖手捏住邊兒，提了起來，隨便抖了一下，噙着疏竹竅笑。葉太太道：「疏竹，這是你的，男子穿的料子不如女人的好買，樣兒太少，揀了好久，質地都太壞，還是通俗點吧！夏天穿紡綢，倒是正好！不過你們年青人，總是有些大素靜了！」疏竹忙欠身笑道：「謝謝伯母，這就很好了。」小元筠見翻了兩件，沒有她的，早等的不耐煩了，忙嚷道：「媽媽！我的花衣服呢？」元音打開個小包兒，笑道：「這不是你的嗎？」也是綢子的，花樣非常好看，質地略差點，元筠早喜歡的抱起來了。最後的一個，是件銀灰色嘩噉料子，非常素靜雅潔，葉太太笑道：「我也湊湊

趣兒。你們考上了，都換新衣服，就我穿舊的也不好！」疏竹笑道：「伯母這樣熱忱！元音萬一考不上，可怎麼好！」葉太太笑道：「也不過鬧着玩罷咧！考不上有什麼關係！天氣怪熱的，你們忙了一夏天，這是千真萬確，憑這一點辛苦！也够我喜歡了！」元音道：「媽媽雖那樣說，我要考不上，也不穿媽媽的衣服！」葉太太笑道：「又說傻話了，你穿的那一件衣服不是媽媽的！給我全脫下來！」說的都笑起來了，元音笑道：「媽媽故意取笑我們，我說的是新買的衣服！」說着又把衣料全包好，送到了裏屋。午飯後，疏竹回了廟房，一人躺着，閉目沉思。忽見元音推開門子，又跟進一個女朋友來，要知這人是誰？下回交代。

## 第十七回 歸途中橫受霖雨歎 不眠夜深感美人憐

却說疏竹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忽見元音領着個女子走了進來，年歲和伊彷彿，身材略低些，長着個桃兒臉，下顎尖尖的，笑起來還有兩個酒窩兒，非常好看。穿件白洋紗旗袍兒，足穿一雙圓頭黑皮鞋，兩條腿全露在外面，足面上只有雙短的花襪套。對疏竹深深的行了一禮，疏竹忙起了來，笑道：「原來是密斯李，你看我的眼多麼壞，幾天不見，差點不認識了！」這位密斯李，名謹和，和元音是同班學友，疏竹教過她們幾個月課，當然是熟識的！謹和坐下笑問道：「林先在現在的精神好了吧！」疏竹忙笑道：「好了！好了！」元音靠在桌旁笑道：「謹和有兩道數

學題不明白，問我來了！」疏竹笑道：「你還會教人家嗎？」謹和忙笑道：「林先生，您不知道，元音是我們班的數學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除去問先生，全都找她！」元音高興得把嘴兒一扁，偷瞅了疏竹一眼笑道：「這回把我也給問住了！請你替我們解答一下。」謹和把課本拿過來，疏竹把題意看了一回，心裏早瞭然了。詳詳細細的寫在一張紙上，元音在一旁看着，笑道：「你這麼一寫，我也明白了！」疏竹又問謹和道：「你明白沒有？」謹和笑道：「林先生寫一次，比講的還清楚，一目了然，我也全懂了！」元音笑道：「謹和實在愛用功，可惜她們家裡太亂，不許她用功！」說完又笑對謹和道：「你以後來我們家看書吧！又有林先生教咱們，多麼好！」謹和怔怔的道：「我媽媽不許隨便出門，今天到你們家來，還費了好多口舌呢！」又談了幾句，謹和心裏有事，不敢久坐，忙告辭出來，跳上洋車，一直回了家。一進院，碰見了老媽子，忙問道：「太太起來了沒有？」老媽子笑道：「太太多會十二點以前起過！」謹和這才放心了，回了上房，兩個弟弟拉住手道：「姊姊！我們都餓啦

「謹和又走到院子裏，問那老媽子道：『什麼時候了，怎麼還不開飯，少爺們餓的都直嚷！』老媽子埋怨道：『小姐！您真會說自在話，太太昨兒晚上剛輸了一百多塊錢！正在氣頭兒上，我們敢要菜錢去嗎？』謹和道：『不能開飯，先給少爺們烤幾個饅頭！』老媽子道：『十天叫了一袋子麵，上上下下，十好幾口子人，早沒有了，還那兒來的饅頭呢！』謹和無奈，掏出一毛錢的票子道：『快買十個燒餅去！』老媽子接了過去，不一會買了回來，兩個小弟弟，分着吃去了！謹和正要回自己書房，忽聽媽媽醒了，扯開嗓子喊老媽子，忙又折到媽媽屋裏。兩弟弟也吃着燒餅跟了進來，媽媽坐在床上，瞪着兩只怪眼，臉色蒼白的可怕！見孩子們吃燒餅，便罵道：『討厭鬼東西們，大清早起，吃不够！就餓你們！』謹和在旁，實在看不過去，忙道：『您睡覺不知道，已經三點了，都還沒吃飯哩！』李太太道：『爲什麼還不開飯？這個厨子真混帳，簡直用不得了！』老媽子笑道：『太太，您還沒給菜錢呢，麵也早沒有了！』李太太一聽，眼珠兒一瞪，登時無明火三丈，早按捺不住，大罵道：



「討厭！」開口就問我要錢！那一袋麵叫來，也不過兩三天，怎麼就沒有了！」媽老子陪笑道：「太太，您忘記啦！已經十多天了！」李太太罵道：「混帳，一張嘴就是我忘記啦！我多會兒忘記過！這個厨子，簡直壞的不能用了，給我把她看好。等老爺回來，押到司令部去！」老媽子知道太太的脾氣，也不再作聲了，過了一會，李太太在枕下摸出一塊現洋，往地下一扔，罵道：「買菜去！」不料用勁太大，隨便一扔，正扔在二孩子的腿上，天氣熱，都光着腿，立時打下個青印，小孩早放聲大哭起來，李太太不明究竟，心裏正煩的沒有好氣，便大罵道：「好端端的哭什麼？就不學好！討厭鬼東西們！」孩子滿腹苦楚，見媽媽不來安慰，反而大罵起來，心裏一難過，索性躺在地毯上大哭起來！謹和忙過去，摸着傷痕道：「媽媽，您方才把一塊錢，打在他腿上了，快流血來了，怎麼不許他哭！」李太太這才明白，只是對着老媽子，不便認錯，說道：「這麼大的孩子了，死人也似的站着不動，那多虧是一塊錢，要是一個炸彈，你們也站着等死嗎？」謹和見媽媽說的更不像話了，忙領着

兩個弟弟走出去了。沒過半晌，已經開飯了。謹和見媽媽的氣小了一點，忙低聲道：「媽媽給我三塊錢，我想買本書！」李太太道：「都是問我要錢，你爸爸在家，你們就不提了。你爸爸一月給我三四百塊錢，那裏禁的住你們，今天也買書，明天也買筆的！」說着掏出三塊錢給了謹和，說道：「以後可不許這樣了。」說完正端起一碗米飯，聽差李成過來說道：「太太，王參議家請您打牌去！」李太太放下飯碗，潯面堆下笑來說道：「你告訴我就去啦！」飯也不吃了，回頭對老媽子道：「叫老劉把車拉出去！」回身進了上房，換好衣服，頭髮略攏了攏。出來對謹和道：「你爸爸回來，不要說媽媽上什麼地方，就說買點東西，一會兒就回來了！」又走到兩個孩子跟前，用手在孩子們頭上摸了摸，掏出兩塊錢笑道：「你們好好的玩吧！媽媽給你們一人一塊錢，可不許打架，小心媽媽回來揍手心！」說着揚起手的走出去了。到了晚間十二點，弟弟們都睡了，謹和一人坐着用功，來。忽聽門外汽車噠噠的響，知道是爸爸回來了，忙站

鞋的聲音，爸爸已經走進來了。原來謹和的父親名叫李

了上房，李成侍候着脫去大衣。謹和走過來笑道：「爸爸，您回來啦

摸又黑又粗的八字鬚子，笑道：「你媽媽呢？」謹和皺了眉頭道：「吃粥

了，我們也不知道上那兒啦！」振國捻着一支雪茄烟，吸了一口，說道：「李成

快去打電話，叫太太馬上回來，打發汽車接去！」李成唯唯而去。謹和笑道：「我

媽說走一會兒就回來的，半夜了還不見回來！」振國躺在沙發上說道：「你媽媽說

話還有準兒嗎？你弟弟們都睡了吧？」謹和給父親倒了一杯茶，說道：「他們早睡

了。」正說着李成挑起了簾子，原來太太正回來了。一進屋，見老爺先回，心裏也

有點不自在。放下手中皮夾，陪笑道：「天晚了才出去的，到李參議家，一死不讓走

，剛打了四圈兒，倒這會了。我忙說不早了，還惦着孩子們！」振國一回來，見家

裏這份冷落的樣子，就有點生氣，又見女兒夜深了，還侍候着未睡，怪可憐的，有

氣不忍發作。聽了太太的這一片話，再也按納不住了，遂淡淡地說道：「你還知道

慙着孩子們！要靠你慙着，早一個個的死乾淨了！」謹和見爸爸的臉色變了，知道媽媽也不是好惹的，早慌作一團。忽聽媽媽喊道：「你這是什麼話，平白無故的，我的孩子不要我慙着，要誰慙着呢！我早知道，把我們母子們，全死乾淨，你就喜歡了，對不對？好把你那些老四老五的都接回來！」振國見她對着成年的女兒，許多下人，說出這些不三不四的話，不由的氣沖牛斗，使勁把沙發旁的茶几一拍，罵道：「你不要太不識身份了。覺着有幾個孩子，就要上天！」李太太率性放大聲音，毫不示弱，喊道：「我怎麼不識身份？你那些狐狸精老四老五倒貼小白臉兒，就算識身份嗎？」謹和見媽媽越說越不像話，忙過去拉住媽媽的手，心裏一陣酸痛，早流出淚來，偷用手兒掩着。忽聽嘩啦一聲，忙回頭看時，爸爸把手中的茶杯，連茶全一齊摔在地板上，打了個粉碎！臉色氣的青紫，一句話也沒說。李太太那裏受了這個，早跑到桌前，謹和含着淚使勁拉着，把她一推，差點摔個斗筋，說時遲，那時快，李太太早端起一壺熱茶，毫不疑遲，也摔了出去！嚷道：「你摔，我就不

敢摔了嗎？」屋內登時茶水四濺，又因爲聲音太大，把正在濃睡中的孩子們也都驚醒了，鬧嚷嚷的哭成一片，男女差役都偷站在屋外，不敢擅入。振國聽的孩子們哭，又見女兒偷聲飲泣，心如刀割。李太太還不知好歹，嘴裏好像連珠快書似的罵了起來：「我把你這個老混蛋！我什麼對不住你！什麼配不過去！你在外面受了狐狸精的氣，回來在我們母女頭上發作來了！」謹和忙拉住媽媽的手哭道：「媽媽，你不要說了，我爸爸不是早不作聲了嗎？媽媽，不怕人家笑話嗎？弟弟們哭的多可憐！」吳太太也忒作怪，不但不聽女兒的話，反而大罵道：「天生的下流東西！就知道媽媽不好，你爸爸成天在外面和狐狸精纏着，你不怕人家笑話嗎？天生不是好東西，也把個寶到簷子裏去！」振國一聽，這與女兒何干，竟這樣咒罵，氣的無名火三丈，一時性急，拿起桌上的個銅茶盤，照定太太頭上打去，盤子摔了老遠，一下紅光四射，李太太早成了個血人，謹和見媽媽如此，疼的放聲大哭。弟弟們聽着，莫明其妙，又加勁的哭了起來。僕役們都顧不得一切，全跑了進來，一邊由謹和拉着媽媽，

老媽子們擁着，到了小客廳，找來綳帶，先把傷口裹住，半夜三更，自不便找大夫去，謹和伏侍着媽媽躺下，李太太嘴裏還是咒罵不休。謹和教老媽子們小心守着，忙回到上房，李成在裏屋哄着弟弟睡覺。可憐的爸爸，兩手托住腮，早已老淚縱橫，流了滿臉，謹和又忍不住痛哭起來。忙取了一塊面巾，送給爸爸，振國擦了擦臉，怕女兒悲傷過度，忍着滿腹辛酸，對女兒說道：「謹和，不要難過了，天就要亮了，快睡去吧！」謹和嗚咽着道：「那爸爸也快睡吧！不許再坐着了！」說着忙又回到小客廳，見媽媽已經很疲乏，嗓子也啞的罵不起來了，蒼白的臉上，還帶着星星點點的血痕。謹和靠在床前，李太太仰臥着，滿眼蓄着淚水，見了女兒，那淚珠早又奪眶而出，握住女兒的手，喊着伊的乳名道：「珠兒！媽媽實在沒法再活下去了！」謹和安慰道：「媽媽就當可憐我們，媽媽活不下去，我們能活下去嗎？」說着又流出淚來。李太太見女兒哭的可憐，自己更加心酸，想起方才罵女兒，真有點過分了。女兒已經十八九歲，什麼不懂的。忙教女兒坐在床沿上，取過手巾，替女兒

擦乾眼淚。又搔着伊的長髮道：「你爸爸不像人，當着多少人，把媽媽打成這個樣子！媽媽還有臉再活下去嗎？」謹和道：「媽媽快不要說那些話了，也不管我們難過不難過！」李太太怕女兒再傷感起來，也就不說了。只嘆了口氣道：「珠兒，快回去睡覺去吧！好孩子！全是媽媽不好，不要再難過了！」謹和又安撫了媽媽一會，返到上房，見爸爸含着一支雪茄烟，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還在那兒出神。李成偷站在門外，等着侍候老爺睡覺。謹和忙走到爸爸跟前，振國一抬頭，見女兒又來了，忙道：「珠兒，怎麼還沒有睡？不早了！快睡去吧！」謹和撒嬌道：「那爸爸爲什麼不睡？爸爸不睡，我也不睡了！」振國不忍拂了女兒的意思，站起來把烟頭扔在痰盂內，說道：「爸爸就要睡的。好孩子，你也快睡去吧！」說着進了臥室，李成在門外早看清楚了，忙跟了進去。謹和回了自己的臥房，獨自安寢不提。次日醒來，已經下午一點多了。老媽子送進臉水，謹和問道：「老爺起來了沒有？」老媽子道：「聽李成說，老爺面根兒就沒睡，他侍候着燒了幾口大烟，一天亮，就叫開出車來，

不知上那裏去了。」謹和知道，今天爸爸和媽媽見面，一定要舊事重提，還少不了一場風波，爸爸却也乖巧，早早的躲出去了。她正漱着口，兩個弟弟吃着麵包走了進來！問道：「姊姊！媽媽頭上怎麼啦？」謹和道：「媽媽害病，你們不要吵，快到花園玩去吧！」謹和喝了一杯牛奶，到了小客廳，放輕脚步，走了進去，把銅床帳子，慢慢撩起，見媽媽還昏昏的睡着。臉上的氣色很正，也沒腫了起來，這才放心了。這樣過了幾天，爸爸一連五六天沒回來，空氣慢慢的緩和下去，媽媽的不平之氣也漸次消滅了。爸爸回來之先，給謹和來了個電話，謹和忙跑到媽媽床前，使盡女孩子的本領，千方百計的勸好了媽媽，過去的事，一概不追究了。果然爸爸回來之後，再沒有鬧意見。那日起床，謹和洗漱畢，清早上街，給爸爸買點心，坐着自家的車，走到一個鬧市，迎面正碰見元音和疏竹，也都坐着洋車。元音看見了謹和，忙笑着點了點頭，因為車子都跑的飛快，也顧不得說話了！元音笑對疏竹道：「你看見謹和來嗎？」疏竹搖了搖頭，笑道：「沒有！你現在心慌不慌了？」元音皺了眉頭



道：「怎麼不慌呢！」原來今日是疏竹學校考試新生的第一日，疏竹正送元音赴考去。元音從來沒經過這樣嚴重的考試，所以老早就心慌起來。心裏亂紛紛的，顧了這個，又愁那個，回頭說道：「疏竹哥，我心裏直跳！」疏竹笑道：「這是考學校的通病，把心放平，自然就好了！」元音也笑道：「你倒會說好聽話，把心放平，就好了。心在肚子裏，怎麼放平呢？」說着都笑了起來。拐進疏竹學校的那條大街，見一群一夥的洋車，都往那裏跑！遠望着校門口，站滿了年青學生，都拿着毛筆墨盒之類的東西，元音心裏更不靜了。下了洋車，校門牆上掛着坐次表，疏竹見元音偏促不安，忙笑道：「你先站着，我給你看看坐次！」說着擠入人叢，元音看着有點發昏，不一會疏竹又擠了出來，笑着向元音招手，元音忙跑了過去。走到院中，正遇見大士，和元音點了點頭，說道：「還很早呢！元音考的時候，記着不要心慌，三個鐘頭，慢慢的作，時間足夠分配！要一心慌，最怕看錯題，作半天白耽誤時間。越作越不對，越不對越着急，趕到清楚是錯了，再重作，則便時間還够，心

裏早慌作一團。本來很容易，也常常的弄錯了。這一點最切要！」疏竹也道：「吳先生說的話，全是實情，都是最肯犯的毛病。要全記住！」大士又道：「疏竹，你送元音上了場，到南舍來玩呀！」說完都笑着點了點頭，大士出校門去了。他倆到了裏院，五六個試場，全在這座院內，所以到處人山人海，比廟會還熱鬧，元音多會兒見過這樣盛大的考試，依着疏竹，低聲道：「疏竹哥！我心裏有點害怕！」疏竹笑道：「不要緊：放大膽些，你看見人很多，其實真正考的人，也不過三分之一，其餘都和我一樣，送考來的，還有看熱鬧的！」元音點了點頭。疏竹找見元音考的教室，進去尋見伊的坐位，元音走過去把墨盒和筆放在桌上，差不多已經坐滿了，女生却很少，所以都瞪着怪眼瞅她。元音一小兒住的女學校，從未和男學生同堂上課，今天第一次，更覺着忐忑不安！疏竹低聲笑道：「你看那些男學生，都是油頭粉面，流氓打扮，想來功課也不會好的！你還怕他們嗎？」元音笑道：「其實並沒甚可怕的，只是心裏說不來的不自在！」疏竹看錶時，只差一刻鐘就要考了。替

元音修了修鉛筆，又把毛筆收拾整齊，笑道：「頭一堂國文很容易，你不管他出什麼題目，不要做的太長了，越簡潔明瞭越好。把題義看清楚，就題發揮，不要說題外的話。」元音點了點頭，又蹙着娥眉道：「疏竹哥，你待會兒可別走遠，就站在窗外吧！我抬頭能看見你，就不心慌了。」疏竹見元音這樣孩子氣，着實惹人憐愛，忙笑道：「我在不在沒有關係。人家不許在窗外站，還要闖到校門外去呢！」元音抱住頭蹙足道：「糟了，那可怎麼辦呀！」疏竹笑道：「不要緊，我站在校門外，和站在你身邊一樣，心裏總惦着你的考試呢！」說着見元音拿一塊小方手巾，擦着額上的汗珠，疏竹忙掏出一塊雪白的大絲巾，放在桌上，笑道：「你的手巾太小，天氣熱，再一心急，出汗是免不了的。這塊手絹給你留下吧！」正說着，鈴又響了起來，校役門在門外喊道：「送考的先生們，請到校外去！」疏竹笑道：「我走了，千萬不要心慌。祝你勝利！」元音心裏更跳的利害了，目送着疏竹出了教室，到了窗戶外，兩人又笑着點了點頭，疏竹這才走出校門。院內除考試委員會的職員外

；全趕了出來，立時雙門緊閉，貼上了十字封條，真像煞有介事。疏竹駐足看了會子，信步走到南舍，小奎忙笑道：「今天辛苦不小哇！」疏竹躺在床上，長出了口氣，笑道：「實在是不小，近來趕着給元音看功課，晚間連覺都睡不好。精神壞透了！」大士笑道：「吃點苦也值，你這是有代價的！過半個月，令徒金榜題名，那可不是苦盡甘來嗎？」疏竹笑道：「這倒談不到什麼代價，只是辛辛苦苦的補習了一夏天，元音又聰明，又喜歡用功，自己教着也很感興趣，總是有相當的成效好一點！」說着又將葉太太預先置好的新衣獎，說了一回。笑道：「老太太這樣知趣，你們想：咱們能不多賣點勁嗎？萬一考不上，豈不太丟人了嗎？」大士和小奎都笑道：「這樣說來，考上之後，還不曉的要怎樣給你們祝賀呢！」說着都再三的贊賞葉太太。疏竹笑道：「那位老太太，實在是精明強幹的很！你們還沒到家裏看呢，收拾的又整潔，又是味兒！」大士笑道：「等令徒住了咱們學校，都是同學了，有機會咱也上她家裏瞻仰瞻仰。」疏竹嘆了口氣，笑道：「元音要能考上，總算完結我

的一個心願。當下死了，也沒甚惦念的了！」小奎忙道：「疏竹，你近來說話，比我還唐突，我們年青人，還是不說那些話好！」大士也說道：「葉太太那樣會調理，考上後，小家庭說不定多麼有趣呢！你怎麼盡說喪氣話！到那會兒，你們要大熱鬧的話，我們可以當個來賓，去參觀一回，看看你們的新衣服！」這樣一說，疏竹也喜歡起來了，忙笑道：「好！請你們去參觀，不過，可有一層，要買門票！」小奎大笑道：「好極啦！你們賣多少錢一張票？聽說北京飯店的音樂會，票價最高，十元一張，你們如賣十塊錢，我就當點衣服，也要去的！」說着都大笑起來！疏竹笑道：「說句實在話，你們看元音到底有希望沒有？」大士笑道：「不要裝腔作勢了，誰不知道你們預備的好！十二分的把握早有了，還問我們幹嗎？」小奎燃着紙煙，在疏竹腿上拍了一下，笑道：「暑假後一開學，你也是咱們學校的摩登人物了！」疏竹笑道：「你又說什麼瘋話？」小奎笑道：「並不是瘋話。元音住了咱們學校，一定要起個大變動。皇盾楊弱士，副皇后孫靜姿，和元音比起來，都差的很多

，下學年公選皇后，定是葉元音小姐了！」大士拍手笑道：「這話我也信！」小奎又笑道：「元音作了皇后，你是皇后的情人，這個位分還小嗎？皇后也罷，皇帝也罷，反正都是摩登人物無疑的了。」說完又笑道：「不要說你，就我們和皇后有點頭之交的人，談論起來，也覺光彩不少。」疏竹推了小奎一把，笑道：「你算把我挖苦透了。」雖如此說，心裏也暗自歡喜。因思忖道：「小奎的話，確是實情，憑元音的那份兒高貴儀容，現在的花王副花王實在比不上！何況她們的年齡已過花信，那有元音的妙齡風姿呢！皇后雖未必是好名詞，不過，一個女子的美，並不容易，能在幾千人的目中，公認爲絕色的美人，也是宇宙造物的一種奇跡，如果埋沒了，豈不可惜。元音的高貴脫俗，要大家都能鑑賞到，卻能覺到伊的偉大，未嘗不是件幸事！」想到這裏，覺着暑假後的生活，一定能很有意義。小奎笑道：「疏竹，現在是你幸福史的第一頁，將來佳運，正如雨後春筍，我們這一圈朋友中，前途希望最大的要推你。人生難得一知己，而紅粉知己，更難到無法尋覓，你如今不費

吹灰之力，把個美慧絕倫的少女真心，完全把握住了。將來有天上的事業，也能完成！異性的魔力最大不過，元音叫你上天摘星球去，你也能用盡畢生的精力去幹！」

「說完又拍了疏竹一下，笑道：「朋友，努力吧！一個又光明又偉大的前途在候着你！」大士也笑道：「小奎今天的話，倒全是正經的。你的前途，實在是沒有法子限量！」疏竹跳起來笑道：「不成，我走了。你們倆今天偏也齊心，拿我窮開心！」

說着拿起帽子來真要走。小奎拉住道：「你最會這樣假惺惺的，幹嗎呀！你將來闢了，成名了，我們也不打算揩油，多坐會兒怕什麼的。」疏竹笑道：「小奎，你真會罵人。我自知口齒不濟，不敢多說了。倒不爲別的，元音快考完了，怕她找我，實在不便再坐了。」小奎笑道：「你有點操心太過了，現在才考了一個鐘頭。你們元音，有天大的本領，也不能那麼快呀！」大士也笑道：「再坐半個鐘頭無妨的。我保你不悞事！」疏竹無奈，只得又坐了下去，笑道：「其實我也知道還很早，只是心裏十分紊亂，有點坐不住！」說着握住小奎的手笑道：「你摸我的手，有多麼熱

。「小奎看了大士一眼，笑道：「疏竹的手怎麼這樣熱！」大士道：「手熱也是身體不好的一種顯示。」疏竹道：「晚間睡下，身上也是這樣的。」大士道：「身體可不是鬧着玩兒的。你等元音考完，你的心總算盡了，最好上西山休養幾天。離開學還很早哩！」小奎也笑道：「去西山很好，白天玩玩山景，晚間一人清清靜靜的，什麼事也不要想，早點睡覺。不上一月，你的病會全好的！」疏竹一聽，又想起和元音逛西山的綺事來了。真能上那裏住幾天，倒享不少的清福，再和元音盡興的在松林，山澗散散步，一定有趣的很。因笑道：「這是個好主意，我覺着天然療養，比住醫院強的多。鄉間有句俗話：三分吃藥七分養。調養佔了七分，可見比吃藥有效的多，咱們一塊去好不好，租一個小院子！」大士笑道：「好極了，我正在城裏住膩了，咱們一塊去！」小奎睜了大士一眼，冷笑道：「不管什麼地方，你都喜歡去，我領你到化學試驗室，喝阿姆尼亞水，你去不去？自己也不想！人家疏竹有愛人一齊拜山，一處談心，你夾在中間，算個幹什麼的！真是胡巴結差事。」疏竹忙



道：「小奎，你這話說的太不對了，那有什麼關係呢！」大士笑道：「有好話沖狗說去，你不要理他！我知道今天還沒有犯病，那根變態的神經早有點不舒服了！」小奎罵道：「就你好，老子們是狗；老子們是精神病！誰有你美呢！」疏竹正奇怪，爲什麼坐了好一會了，還沒見兩人吵架呢。忙笑道：「得！二位瞧我的三寸金面，今天作個例外，等我走了你們再吵好不好？」小奎拉住疏竹笑道：「你走了我們還吵什麼勁兒，連吵架的都沒有了！」說的大士也忍不住笑了起來。疏竹看錶時，又過半點了，忙站起來說道：「你們愛吵不吵，實在沒功夫管了，我怎麼也坐不住啦！」他們知疏竹有事，也不便再強留了。疏竹走出來，小奎又拉住笑道：「吃完飯帶元音來玩玩。實不相瞞，我同大士，住這屋有五年之久，從未有一密斯光臨，你今天給咱們開開戒！」說完又笑道：「對不住的很，開戒二字，有點不妥。你給我們破破例吧！」疏竹笑着點了點頭。忙跑到學校門口，見封條已開，詢問時，已經有四五個下場的了。不覺心中一慌，再一細問，才放心了。原來才考完的都是男生

。在門口等了好一會，快十一點了。正心焦的站不住腳，元音早蹣跚的走了出來，遠遠望見疏竹，好像海船迷途看見燈塔似的，忙跑了兩步，笑嘻嘻的趕到疏竹面前。疏竹把墨盒，毛筆都接過來，笑問道：「考的很好吧？」元音笑道，「我覺着差不多，不知究竟怎麼樣？」疏竹笑道：「自己覺着差不多，就滿行了！」說着回了北舍，疏竹叫校役打來一盆臉水，給元音倒了一杯涼開水，笑道：「受辛苦了，快擦擦臉！喝水鎮白開水！」元音笑道：「熱的人真要命！」說着用溫手巾略拭了拭臉，連着喝了兩杯白水。疏竹看那國文題，很容易，除去作一篇文章外，標點一首杜甫的詩，也是很普通的。還有幾樣關於國學常識的小題目，也是常見的。料定元音應付這幾樣東西，不會發生困難。因笑道：「元音，現在不心慌了吧？」元音笑道：「一點也不了。就是你初走了的那一會，題目還沒有發下來，真急死人啦！我摸了摸胸脯，疏竹哥，你猜怎麼着？」疏竹笑着搖了搖頭，元音笑道：「心跑到喉嚨裏來了，差點要跳出來！」說的疏竹大笑起來！說道：「我告訴你會不會難的！」元

音又笑道：「初散下題紙，眼花的連字都看不清，忽然想起你吩咐我的話來了，就當坐在家裏似的，低下頭什麼也不要看，這樣自己寬慰了好一會，才看明白了。」

疏竹笑道：「沒有作過的事，逆料起來沒有不心慌的，你第一次考完，以後就不至再那樣了。」元音又得意的笑道：「疏竹哥，還有一多半沒交卷呢，我交的不晚吧？」

疏竹笑道：「一點也不晚！」元音忽又嗔怨道：「討厭透啦，我旁邊坐的個男學生，有三十多歲了，還是十分不要臉，盡偷抄我的！」疏竹笑道：「我不是早告訴你，飯桶多的很！」元音展開個小扇兒，不停地搨，皺了眉頭道：「陰天怎麼這樣熱？」疏竹笑道：「陰天悶熱起來比青天還難過。怕要下雨！元音，你還不知道，我們學校每年考新生，總要下雨的，怪的很。聽老職員說，快十八九年是這樣了。」

元音忙道：「那下起來怎麼考。咱們離家這麼遠？」疏竹笑道：「又說小孩話了，因為下雨就不考了嗎？那有點講不通吧？」元音道：「我們怕下大了回不去呢？」

說着伸了個懶腰，舉起手來對疏竹笑道：「阿彌陀佛！老天爺快晴了吧！等我

考完再下！」疏竹笑道：「老天爺不講面子，非用武力對付不可。要再施展起你孫大聖的本領，他亞根兒也不敢佈雲彩！」元音笑道：「我隨便比了個孫悟空，你倒記在心裏了，動不動就提起來了。」疏竹笑道：「以後不提了，你要乏了，上床躺一會，下午兩點才考，還早的很呢！」元音笑道：「一點也不乏，我還要溫習溫習下午的功課呢。」疏竹笑道：「下午的理化，更容易了，化學只變幾個方程式，物理左不過套套公式，你不是都記住了嗎？」元音掏出個紙單兒來，笑道：「全在這上邊呢，我再過過目，怕萬一想不起來。」疏竹忙把桌上收拾淨，拉過把籐椅子，笑道：「你坐下看吧！我叫他們弄點飯來。」說着走出去，告訴校役，回來躺在床上，拿起本夜譚隨錄消遣。讓元音靜靜的用功。過了約半點鐘，飯已作好送來了，元音忙站了起去，疏竹取兩張報紙，鋪在桌上，校役把飯菜放在上面，走出去了。元音笑道：「我一點也不想吃。怎麼辦？」疏竹按住元音的肩膀，讓他坐了下去，笑道：「又沒辦法了！不想吃，也得少吃點，肚子裏太空虛了，怕待會兒考的時候，頭暈

眼花，支持不下來。」說着兩人吃了起來，且吃且談，非常有趣，疏竹笑道：「你考完後，我想上西山，找個僻靜房子，休養幾天。元音，你看可以嗎？」元音忙道：「我極端的贊成。你的精神太不好了，早應該休養一下，因為我考學校，把你帶累成這個樣子，實在抱歉的很！」疏竹笑道：「又客氣起來了！元音，我不願意你也學那些應酬的虛套子！」元音誠懇地說道：「並不是客氣，這完全是我的良心告訴我這樣說的。」說着又笑道：「你要住在西山，每過一兩天，我帶筠兒看你一次，也帶點衣服，到海甸村外的河裏洗洗去，和鄉下的大姐姐們談談，多麼好玩！」疏竹笑道：「盡說去西山，你媽給咱們縫好的新衣服，上那兒去穿呀！沒有穿上那麼漂亮的紗旗袍兒，坐在大石頭上，光着腳洗衣服的！」元音笑道：「要不，我們先在城裏玩幾天，看看電影，媽媽還說過，帶咱們看梅蘭芳的戲，上攝英番菜館吃大菜。把新衣服穿舊了，再上西山好不好？」元音指手畫腳的說着，非常天真可愛，疏竹也笑道：「就依你的計劃，穿舊衣服上西山。我還想給你開個慶祝會，在院子裏搭個

小台子，咱們倆演一齣新戲。你再約幾個同學跳跳舞，我還會演雙簧。小奎的單口相聲，是很有名的。再找一兩位清唱的，有這幾樣遊藝就足够了。至于來賓，那更好辦，你把你們同學全請來，再把你叔父全家也都約好，我把相好的朋友也叫幾個，已經很不少了！伯母也是喜歡熱鬧的。花不了多少錢，倒是非常有趣！」元音拍手笑道：「那好極啦！我們同學會跳舞的多着呢！表情唱歌，也都會，我去年還演過次新戲呢！還有一層，下月正是我媽的生日，捐着給她老人家祝壽，我媽更喜歡了！」說着喜歡的跳了起來，飯也不吃了。過去擦了擦臉，忽又皺了眉尖道：「疏竹哥！咱們家的橙子怕不够用吧？」疏竹笑道：「棚舖有的是，可以去賃！」元音聽着，又笑了起來。疏竹笑道：「我領你上別處坐坐，好不好？」元音問道：「什麼地方？」疏竹笑道：「小奎和大士請你上那兒去，現在還很早呢！咱們去談一會！」元音笑道：「我和他們不很熟，我最怕見生人，見了面怯生生的，怪不得勁！」疏竹笑道：「去少坐一會，你這次考試，人家也間接幫了不少忙，應該去的！去一兩次就

熟了，大士和小奎都是最有趣的。」元音笑道：「那咱們只坐一下就走！」疏竹笑道：「好！好！」說完帶着考試用的東西，一塊到了南舍。走近他們屋外，疏竹因為有元音，不便直入，在門上輕敲了一下，聽見小奎在屋內說道：「是誰？請進！」疏竹慢慢的拉開門，元音跟在後面，大士正躺在床上看報，小奎寫家信，看見元音，都忙迎了上來，小奎把椅子放在當地，笑道：「元音，請坐！請坐！看我們屋子裏亂七八糟的，太不像樣！」元音坐了下去，笑道：「汪先生，您太客氣了！」大士早送過一杯開水，笑道：「元音，上午考的很得意吧？」元音欠身接過茶杯，笑道：「一點也不好！」說着偷看屋中的佈置，見對面放兩支小鐵床，支着兩個紗帳子，牆上掛兩幅煙草公司的美人畫，還有一個裝着影星克拉寶的大鏡框。正看着，大士問道：「元音，你這次考，一定很有把握，你們林先生教出的學生，沒有失敗的！」元音聽了，臉龐兒上現出快愉的微笑，只是不便作聲，嗽着疏竹笑！疏竹忙道：「元音，不要聽吳先生的話！」小奎笑道：「元音要住了我們學校，來回上學太遠吧

？」元音笑道：「一定考不上，所以我還沒有想到那一層！」小奎笑道：「這並不是我瞎恭維，人常說強將手下無弱兵，疏竹的學生，總有十二分把握的！」疏竹看了元音一眼笑道：「你們二位是有意拿我開玩笑吧！」說的都笑了起來。疏竹見元音侃侃不安，怕她心裏不耐煩，忙站了起來，到小奎和大士耳邊低聲笑道：「元音小孩子氣很大，怕和生人在一起坐，我要領着她走了。」二人笑着點了點頭，也不強留。疏竹和元音出了南舍，元音忙道：「你們方才耳語些什麼？」疏竹笑道：「他兩人的性情非常特別，不管誰去，總是留着不許走。我告他們說，你還要回北舍。看看功課，他們見如此，當然不便再強留了。」元音笑道：「我實在膩和生人談話，坐半天只說一句，說完又沒話了。真無聊！」說着到了學校，在教室的廊下站了一會，又轉到試場，元音找見了自己的位子，坐了下去，疏竹笑道：「考物理記着套公式！別的定律，大概沒有太複雜的！」元音笑着點了點頭，說道：「多麼奇怪，這會兒也不心慌了，清早真好笑，心跳的那樣利害！」疏竹笑道：「現在可以說是有經驗了



，明天還要更不在意了呢！」元音打開墨水瓶，把自來水筆又重灌了一次，削了削鉛筆，笑道：「最好現在就考，坐着怪膩的，天氣又熱。」說着打開小花扇子，又不停的搨了起來，疏竹笑道：「今天整悶悶的陰了一天，晚間定有場大雨，下過後明天定要涼快許多！」元音掠了掠鬢髮笑道：「這一回考完，考上考不上，全不管了。別的學校也不考了。天氣這麼熱，實在受不了這個罪了！」正說着，見院中的人全走了進來，元音的四週全坐滿了，左邊有個歲數挺大的新生。元音撇了下嘴，低聲說道：「疏竹哥，就那人，真討厭，自己不作，盡偷抄我的！」疏竹見那人足有三十多了，一臉剃了鬍子的青痕，神氣果然很討厭。遂低聲道：「你不要理他好了，監場的看見，自會干涉他的，」說着鈴子響了起來，疏竹又笑道：「我走了，希望你比清早還要考的好！」說完走了出去，回到北舍，身上覺着很困倦，想睡一會，躺在床上，合上眼睛，元音的影兒又站在面前，怎麼也睡不着。拿起夜譚隨錄，看了幾個鬼怪故事，約摸兩點多了，知道元音快要考完，赶忙走出南舍，元音早滿面笑容的

走來了。疏竹看那神情，料到又考好了，心裏也非常快慰。因笑道：「題目不難吧？」元音笑道：「一點也不難！我早做好了，不好意思交頭卷。等着有兩人交過了，我才送上去的！」說着見雲彩陰的越厚了，吹着點西北風，那雨勢好像就要來，頗有一觸則發的樣子。元音跟疏竹回了北舍，把東西收拾好，笑道：「怕要下雨。我媽媽也惦着，我們回去吧！」疏竹道：「你先回去吧！我還有點事情，隨後就回去了。」說着取出他的雨衣，給元音披上，又低聲笑道：「妹妹，你先回去吧！」元音瞅了他一眼，笑道：「那你也快點回來！」疏竹笑着點了點頭，送元音出了南舍，僱好洋車，才又返回來。原來疏竹有一件事，好久沒有辦，他家裏的妻子資中寄來五六封信了，還沒有作覆，在元音家裏，當然不方便寫，所以讓元音先回去，一人好靜靜的還這個文字債。本想寫的纏綿一點，不料怎麼也下不了筆。本來他目前處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給自己妻子寫信，不管寫的有多麼婉轉，也不過是虛偽的，敷衍了事而已。但是，別人好敷衍，要敷衍他曾經感情很好的妻子，着實有點困難。苦坐

了半天，還是不得要領，心裏越發煩燥，越難下筆，結果還是長嘆了口氣，一字未寫。心想：與其這樣苦坐着，那如回去呢？於是拿定主意不寫了。正穿好衣服預備要走，却巧走來一個同學，纏着他談了一會，好容易盼望那人走了，忙鎖好房門，出了北舍，天空的陰靈之氣，還是有增無已，雨始終沒有下起來，門口的洋車，見快下雨了，都居起奇來，到青樹胡同，異口同聲的問他要六毛錢。要在往日，也就坐了，此刻他心裏太不痛快了，心想這都是些熟車，平時總多給他們錢，不應該這樣和人爲難。這樣想着，那裏還有好氣，便不顧一切走出去了，心想：「天氣雖陰的很厚，但是已經整一天了，未見半滴雨，走幾步再叫車也不悞事。走到南北長街，顧名思義，那街特別的長，又不是衝要街市，竟沒碰見一輛洋車。疏竹沿着路旁的便道走着，忽見起了一陣狂風，一時飛砂走石，勢子來的挺兇，他心想風頭不對，忙急急的跑了幾步，打算跑出這條街，就叫車子了。剛跑了一箭之地，地上拍拍的響了起來，看時早落下許多雞蛋大小的雨滴，身上已濕了幾處，風勢忽然小了

。疏竹默想：「這種暴風雨，是下不久的，也許掉幾滴，就要天晴的！」正暗自慶幸，忽聽一聲悶雷，慢慢的響了起來，臨到尾音，忽又急轉直下，好像地雷爆發似的，大響了一聲，嚇的疏竹毛髮皆悚。他是有科學常識的人，忙離開馬路旁的樹，在街心拚命的跑。不料雷聲甫完，接着嗖的一道閃光，令人不寒而慄，那雨就像傾山倒海般的蓋了下來。隨着狂風又起，雨注好像是衝鋒的千軍萬馬，暴風好像是久經慣戰的指揮官長，那一道閃光過去，好像是衝鋒令下，所以頃刻之間，都隨着風勢狂下起來。一陣強烈的掃射，接着雷聲不斷。可憐的疏竹，還在街心踉蹌而行，混身濕的好像個水雞。街上已經成了大河，疏竹穿着濕衣，又怕容易着電，忙使勁撕了下來，被雨吹的連摔了幾跤，氣都接不上來了。好容易爬起來，那街水越聚越多，慢慢的上了他的大腿，疏竹實在支持不住了，跑到路旁的一塊大石上，身子伏在上面，兩手把頭抱了起來，生死早置之度外了，冷的混身打戰。疏竹驚魂甫定，忽聽一聲巨響，側目看時，對面路旁的一棵老槐樹，被風雨吹倒了，橫臥在馬路上

，樹稍兒已經到他的身邊了，又出了一身冷汗，心裏很明白，不住的默祝道：「沒有被槐樹壓死，可算萬幸了！」街上行人絕跡，遠遠的望見幾輛洋車，全躲在門洞裏，不敢拉出來。過了一會，雨勢漸漸的小了，街水還是不斷的流，可憐疏竹的精神，本來虛弱不堪，又被霖雨輕薄了一次，坐在石頭上，早喘作一堆，幾次想站起來，只覺混身有千百斤重，休息動的分毫。又過了幾分鐘，天氣已暗，太陽浮在西山頂上，吐散着鮮紅似血的餘輝，好像在人間放罷了淫威，又猙獰的笑起來了。街上漸次有了行人，巡警也跑出來了，見疏竹伏在大石上打戰，料定是被大雨襲擊的，走過去先冷笑了一聲，說道：「喂，醒醒！這不是您睡覺的地方，街上已經好走了，您上那兒去，也該走動走動了！」疏竹知是警察，少氣無力的說道：「勞駕，你給我叫輛車子，青樹胡同！」那巡警又冷笑了兩聲，對街頭的一個破洋車，招了招手，那車早飛奔過來。巡警用手中的短棒一揮，說道：「去拉那個人，青樹胡同！」車夫道：「多少錢呀？這道兒可不好走！」巡警道：「快去呀！許還有氣呢！拉

到地頭，隨你要吧！」車夫忙拉過去，疏竹好容易掙扎起來，車夫扶着坐了上去。下了這場暴雨，地勢低下的街道，都聚成了一片水海，實在不好走。好容易到了元音家，車夫到門上打了幾下，老趙走出來，見疏竹成了那樣，忙攙扶下來，送到西廂房。這時元音因為考的十分得意，正和母親妹妹在上房高聲縱談，說的津津有味。老趙忙跑進上房，神色惶惶地說道：「林少爺回來啦，被雨淋的快過去了！」母女們一聽，摸不着頭腦，早慌作一團，元音腳快，早跑了過去，見疏竹躺在床上，嚇的倒抽了口氣，衣服水津津的，還往下流水，混身泥砂，臉色好像浸在水裏的一張白紙。疏竹見伊進來，只微微的點了點頭，半句話沒說，眼睛全閉上了，擠出兩滴淚珠，流在頰上。元音用手背掩着嘴兒，又是害怕，又是可憐。正沒主意，葉太太携着元筠的手也來了。歲數大的人，知道個利害，見疏竹不過被雨濕了一下，忙叫元音道：「你傻站着作什麼！快給你疏竹哥找衣裳，先把濕的換了！」說着又叫王媽沏熱茶。元音這才如夢方醒，忙蹲在地下，開了疏竹的箱子，取出一身乾淨衣服，葉太太

吩咐老趙道：「你快侍候林少爺把濕衣換了！」說着和元音姐妹，暫時出去。不一會老趙提出濕衣，掛在院中的繩子上，元音母女又進去，葉太太拿杯熱騰騰的紅茶，遞到疏竹唇邊，說道：「疏竹，你喝口熱茶，身上也暖和點！」疏竹伸出手來接住，強笑道：「我自己喝罷！謝謝伯母！」說着略欠了欠身子，喝了幾口，覺着非常吃力，元音在一旁瞅着，見他換了新衣，更顯的臉兒憔悴，頭髮還是濕的利害，貼在額角上，心裏一陣酸楚，差點流出淚來。疏竹喝完茶，身上也不濕了，只是一陣陣的發冷，見元音驚慌失措的樣兒，十分難過。葉太太問道：「疏竹，這會兒覺着怎麼樣？」疏竹強笑道：「好一點了！」葉太太見他臉上有點血色，神志也清醒了，這才放心許多，因笑道：「方才的雨，來的實在太急，你也沒找個地方避避！」疏竹道：「我也是太大意了，以爲整陰了一天，不會下的那樣快，不想……」小元筠依着媽媽，見疏竹躺在床上，不言不語的，小心兒裏早納悶起來，爬在疏竹枕邊，瞪着小眼珠兒說道：「疏竹哥！你怎麼啦？」樣兒非常天真有趣，疏竹也忍不住笑。

了起來，握住伊的小手道：「筠，我沒有怎麼。你怕我嗎？」元筠搖了搖頭。葉太太笑道：「筠兒實在愛多管閑事，什麼事都想問問！」又對元音道：「回頭把阿司匹林取來，臨睡前給你疏竹哥服兩片，出點汗，明天就會減輕的！」疏竹瞅了元音一眼，說道：「我身上還是發冷，你替我把被子蓋上。」元音忙到床前，給疏竹蓋好。葉太太道：「咱們出去，讓你疏竹哥一人靜會兒吧！」說着站了起來，疏竹道：「我這不要緊，不過被雨淋了一下，睡一夜自會好的，伯母請便吧！」葉太太帶元筠走了出去，元音瞅着疏竹笑了笑，見媽媽走了，忙跑到床前，用手兒摸了摸疏竹的額角，取過塊乾手巾，替他把頭髮擦淨，俯下頭來，那一縷柔髮，直垂在疏竹眉稍，低聲道：「疏竹哥！你靜靜的躺一會，我待一會看你來！」說着往外走，一邊輕輕的走着，一邊不斷的回頭看疏竹，一直走出去，把門兒閉上，才聽着放重脚步，回了上房。晚飯時候，疏竹正昏昏的睡去了，元音托着個茶盤，親自送來一碗湯麵條兒，煮的滾熱，還有一碟烤饅頭，一小碟八寶菜，放在桌上。忙放輕脚步，走



至床前，見他頭上汗津津的，鼻息十分細弱，眼簾合攏來，眼圈兒上現出點青紫，元音怕他招了涼，忙取過一塊手巾，輕輕的覆在額角上，不料疏竹的身子太虛，早驚醒了。正在夢中，以爲有人在他頭上打了一下，嚇的出了一身冷汗，忙道：「誰？誰？」元音笑道：「是我呀！疏竹哥！」疏竹這才清楚了，把被子掀了掀，手按住心口，還覺着不住的悸動。笑道：「元音，你多會兒來的？」元音笑道：「我剛來，給你送飯來了。」疏竹搖了搖頭道：「我不想吃，你拿去吧！」元音替疏竹把被子往上掀了掀，笑道：「不許不想吃，多吃一點！你的精神本來不好，再不吃飯，那還支持的住嗎？」疏竹不忍拂了元音的意思，勉強坐了起來，元音把茶盤，放在床上，笑道：「我媽說，吃點熱熱的湯麵，能多出汗！」說着見他背上的衣服，又濕了一片，忙問道：「怎麼才換了衣裳，又濕了？」疏竹道：「出汗出的！」說着眼內金花亂跳，略定了定神，元音道：「吃完飯，再換件汗衫吧。」疏竹點了點頭，勉強吃了半碗麵。元音又取出件襯衫，疏竹自己慢慢的換了。元音伏侍着他睡下

，才把剩下的飯端了出來。晚間葉太太又看了兩三回，雖知不是大病，不過疏竹的體格，一向太壞，再接上這個緣由，也就十分擔心。臨睡時，元音給疏竹吃上發汗藥，見他的精神清爽了許多，才聽他把歸途遇雨的經過，詳述一回，元音聽着，連打了兩個寒噤，咋舌道：「你看多麼危險，以後再不要大意了！你要同我一塊回來，什麼事也沒有！」元音這樣一說，疏竹又想起爲什麼不一塊回了，本想給資中寫信，所以遲走一步，給果信也沒寫成，無故受了這場大罪，又轉念一想：「這也許是種責罰。資中來了多少次信，自己隻字未回，因此觸怒了神明，安排下這場大雨，給自己個警告，亦未可知！一想到這裏，不覺嘆了口氣，思忖道：「實在也不能怨自己，並不是把資中忘記了，整天那樣忙迫，那裏有功夫執筆！也是萬不得已呀！」想到這裏，因隨口說道：「那也不能怪我呀！」元音聽着莫明其妙，忙問道：「你說的是什麼？」疏竹這才明白了，不覺失笑道：「元音，你瞧我沒有病，倒說起病話來了！」元音皺了眉尖道：「偏也這樣巧，我正喜歡的考好了，你却遇了這件奇

事。如果我要考壞，用數學的反証法，你一定沒有這場事非了。」疏竹又嘆了口氣，笑道：「只要你考好，我受點災難，也覺十分快慰！」元音笑道：「只要你的精神好，從今以後，我變成個白丁也情願！」說着都笑了起來。疏竹道：「你不要再孩子氣了，我這病無碍的，你快看書去吧。明天的功課很要緊呢！」元音道：「你就不用管我了，你成了這樣，我怎麼看的下去！考好考壞，我全認命啦！你不要替我操心太過，怕我考不上，也不至被雨濕一下，就這樣利害！」疏竹閉上眼睛，出了口長氣說道：「那就隨你去吧，我再也不管了！」元音見疏竹心裏不願意，忙笑着說道：「疏竹哥！幹嗎又生我的氣！聽你的話了！我好好的預備一夜，不要睡覺，明天考，門門都得一百分，好不好？」疏竹忍不住又笑了起來，說道：「說的不像話了，少看一會兒就行，誰教你熬夜！早早的睡下，把精神休養好，明天一早起來，再把我給你抄的大綱目，默記一次，就很可以了！」元音笑道：「我全依你的話，明天要考不好，也就沒臉見你了。」疏竹瞅了元音一眼，笑道：「又胡

說起來了。考試還有個定準嗎？不回來見我，上那兒去呀！」元音笑道：「對不住，又逗您生氣了，反正我盡力考就是了。這可以了吧？」疏竹點了點頭笑道：「這才是句正經話。我睡一夜，明天的精神，總要好些，還可以伴你去。」元音忙道：「你連你自己還顧不來，不要盡管我了，我又不是找不到！」說着又灌好一暖瓶水，放在床頭，低聲笑道：「我看書去了，你快把眼睛閉上！不許想別的事！」疏竹見元音這樣天真可愛，拉住伊的手笑道：「我自會閉上的，你快去吧！」元音蹙了下半足，笑道：「不成，不閉上我不走！」疏竹只得閉上兩眼，笑道：「快去吧，時候不早了，少看一會就睡！」剛說完，只聽兵的一聲，元音早把燈擰滅了，笑道：「疏竹哥！我們「古得白！」」元音去後，疏竹因爲白天睡了一會，翻來覆去，怎麼也不再睡不着。身上不斷的出汗，十分難受，被子掀開一點，涼風透進來，又要咳嗽，全蓋緊了呢，又好像困在蒸籠裏。越心煩神志越清楚，好像癡士抽足了大煙，精神不曉的有多麼大，少不得思前想後。也是他病人心多，因思忖道：「元音一家人，待

自己說不能說不好，不過，究竟不是一家人，平時都客客氣氣的，容易處好。如今自己病了，如杲一直病下去，總覺不方便，還是住醫院吧！率性一不作，二不休，都說自己身體不好，乾脆多住幾月，澈底把病根除一下！」繼又一想：「醫院用錢太多，想長期住，頂少也須三四百元，近來家境不好，這種額外的花項，怎麼能擔負起。問葉太太暫借，一定不成問題，不過，有點不妥吧，一家都是女子，讓外人知道了，說起閑話來，可怎麼好。還是向問松提提吧！他來過幾次信，總問自己用錢不，他現在的境遇，拿三四百元，自不費吹灰之力。棟華也是最明理不過，決不會阻難的。」又一轉念，嘆了口氣，默想道：「終久怎樣了結？元音是無法擺脫了，伊天真的意識中，早把自己看作最可信任的人，葉太太的言外之意，更顯明到傻子也會明白的地步，上上下下，差不多都存了一樣的心。看目前的情勢，她們一家的禍福，全維繫在自己一人身上。可憐千里外的資中，還在夢中，她遲早有一日，要知道這個薄情人，已經把她拋棄了，該怎樣的傷心呢？不至于自殺吧？唉！自己真是

作繭自縛。蠶兒自縛起來，靜候着人們放進鍋裏，活活的煮死，自己現在也自縛起來了，難道也等着煮死嗎？」這樣想起來，又不覺一陣心酸，流出兩行清淚，正要伸手去擦，忽聽門兒開了，走進個人來，雖在暗中，也看的真確，是元音來了。這一定是看完功課，又偷偷的看他來了，伊人的這一片癡情，可謂纏綿已極。疏竹忙閉上眼睛，裝着熟睡起來。怕元音看他還未入睡，心裏一定不舒服。淚也顧不得揩了，身子一動不動，鼻息放的十分勻稱。元音躡手躡足走到床前，把電燈擰亮，不知他睡熟了沒有，俯下頭去低聲叫道：「竹哥！竹哥！」見他不答應，以為睡的很香甜，心裏非常歡喜，又見頰上掛着一行淚珠，燈光之下，襯着他蒼白的臉，越顯的淒涼，元音心想：「竹哥千里作客，漂泊無依，且在病中，難免思親落淚！」又啾了啾疏竹多感的面孔，暗自嘆惜道：「竹哥，你也太多心了。我母親的意思，你還不知道吧？我們倆的……」想到這裏，臉兒有點發熱。這時疏竹假睡着，身上悶熱，喉嚨裏又癢癢的難受，忍不住一翻身，被子掉在一邊，元音忙過來蓋好，疏竹

睜開眼，故作驚慌之色，好像才由夢中醒來的，把元音反而進退兩難起來。臉兒紅紅的，踉蹌到寫字台畔，笑道：「睡了一覺吧！」疏竹撒謊道：「睡了一會，身上熱的很。」元音笑道：「身上發熱，那是汗快出了，不要掀開被子，小心着涼！」疏竹道：「現在什麼時候了，怎麼你還沒睡？」元音明慧的眸子轉了一下，笑道：「才打過十二點。我也睡一會了。」疏竹想喝水，元音過去打開暖瓶，倒好一杯，先拿在嘴邊吹了吹熱氣，疏竹欠起身來，喝了兩杯，復又躺下道：「元音，你快睡去吧！不要不聽話！明天你還要考！」元音笑道：「我走了。竹哥，你還用什麼不用？」疏竹搖了搖頭，元音過去，把燈擰滅，正要往外走，疏竹忽又想起一件事，忙叫道：「元音，你明天考完，替我到南舍是見大士和小奎，就說我不舒服，一人怪悶的，想請他們來坐坐。」元音道：「好啦！你靜靜的睡吧！」說完回了上房，後事如何？下回交代。

## 第十八回

### 憨嬌女輕語戲阿母 懶書生恬効騰文公

却說元音回了上房，疏竹也就昏昏的睡去了，一夜神魂顛倒，非常難過。次日醒來，嘴裏好像乾成了瀚海，渴的要命，好容易坐起來，探着取水壺，玉媽早笑着走來了，問道：「林少爺，今天好點了嗎？太太叫我看好幾次啦！」疏竹待要說話時，嗓子啞的說不出，忙低聲道：「口渴的很！」王媽忙道：「您快躺下吧，我給您倒！」說着倒好一杯水，送給他，疏竹一口氣全喝了，好像嚐了觀音老母的甘露，清香無比。王媽見他渴的可憐，給他連喝了三杯，葉太太也走了進來，見疏竹面色發紅，眼框子有點浮腫，倒像個真個的病人了。疏竹喝完水，不等葉太太開口，忙



笑道：「我今天好一點了，就是身子太沉困，好像沒有了筋骨，口渴的利害。」葉太太坐在床沿笑道：「這是內裏的風寒，全發表出來了！」疏竹道：「元音早走了吧！」葉太太笑道：「一提到關於念書的事，不用我們操心！我吩咐王媽早起來叫她，不想元音早起來了。王媽還是她叫的呢！」說着王媽送來臉水，葉太太道：「你給林少爺擰一塊濕手巾好了，省得一起一坐，不方便。」王媽忙侍候着疏竹擦完臉，又送來點心，疏竹道：「我一點也吃不下去！」葉太太一向是主張「病從口入」的人。有了病，最好是少吃東西，見疏竹不想吃，也不相強，因笑道：「少吃點也好。不過，疏竹，我時常不放心，怕你不好意思，想吃什麼，想用什麼東西，手頭如缺錢花，千萬不要客氣，再分彼此。我們全是一家人了！住了一夏天，住的多麼好！我怕你病中心多，又要拘謹起來！如果那樣，我盼望你的心就算白操了！」疏竹忙笑道：「伯母請寬心吧，我要耍心事，昨天遇了雨，不會返回學校去嗎？」葉太太道：「那樣我才喜歡呢！」又談了幾句，葉太太回了上房。下午一點多鐘，

疏竹喝了一碗稀飯，王媽正侍候着漱口，老趙進來道：「林少爺，門外有二位先生看您來啦！」疏竹知托元音帶的話送到了，忙笑道：「你請進來吧！」老趙出去了，領進大士和小奎來。二人一見疏竹，和昨天判若兩人，問候了兩句，見他說起話來，還很有精神，但是，臉上的神色，很不自然，分明是十分勉強的。小奎走過去握住疏竹的手笑道：「我給你送個好消息，元音上午考數學，又非常滿意，好像比昨天的那兩門還好！」疏竹聽了，自是十分歡喜，因笑道：「元音的數學，本來特別拿手，應該考好的！」說着老趙沏來茶，大士端起茶杯笑道：「你近來的神色太壞了，本來早該休養幾天，這樣也好，你可以靜心調治幾天了。」疏竹笑道：「你說的話，我也沒理由反對，不過這個打擊，似乎太猛烈了，再緩和點才好呢！」說的都笑了起來。二人在屋內看了一回，見收拾的真不愧「整潔」二字，處處雅俗共賞，令人心曠神怡，讚賞不絕。疏竹笑道：「不要裝老獃了！你們也不是劉姥姥，這兒更不敢比大觀園，犯不上那樣大驚小怪的！」說着又用手招了一下，把二人喚

到床前，低聲道：「我請你們二位來的用意，還沒有說呢。我的身體已經壞到不可言喻，歲數還很輕，這樣下去，不管作什麼，精力不濟，是非失敗不可的。我想長期療養，住在這裏，總不是回事。元音的母親雖竭誠相待，不過，我心裏總覺不方便，打算搬到醫院去，過幾個月真正病人的生活。元音倒沒有關係，只是她母親待我太好了，怎麼好意思搬走，方才還囑咐了半天，教我在這兒靜心調養，想請你們二位替我和葉太太說一說。」二人聽了，知是疏竹病人心多，葉太太是明白人，還不曉的醫院調養比家裏強嗎，決不能發生悞會的，因笑道：「疏竹，你放心吧！全交給我們好了，總要說的葉太太心口都願意，清楚了你不得不走的苦衷！」疏竹點了點頭，又說道：「還有一層，想和你們商量一下，我近來的境遇很不好，小奎最清楚不過，住病院非要一大筆款項才能辦到，葉太太倒說過，手中缺錢，只管問她要，我知道她也願替我出這幾個錢。不過，她們寡母弱女的，我不願和她們有了銀錢上的糾葛，如跑到有小孩的嘴裏，反爲不美。昨晚整整想了一夜，才想到問松，我們

都是披肝瀝胆的朋友，他現在的情形很好，問他暫借幾個錢，我看總不成問題吧？

「二人見疏竹說了這一席話，非常吃力，說到臨完，聲調悠徐細弱，十分可憐，有些地方好像失之過慮，又有幾處却慮的正對。忙笑道：「當然不成問題。問松不同別人，你和他的交情，又非泛泛可比，不要說他現在坐着縣長，就十分不得意，臨到他頭上，也應該替你籌借的！」疏竹笑道：「我一病了，就糊塗的十分可笑，心裏總是疑神疑鬼的。既然如此，我也懶的提筆，小奎，請你替我給問松去封信，你酌量個數目好了。」小奎笑道：「病人最怕操心，我看你有點操心太過了。回去就給你寫，大士找醫院，明天就可以搬去了，自己一人靜心躺着，有什麼事全托付我二人好了。」疏竹看了看錶，說道：「元音該回來了吧？」小奎笑道：「現在才三點多，沒有那麼快的。」疏竹又問道：「元音早上在那裏吃的飯？」大士笑道：「她到我們那裏時，說已經吃過了。你不用操那個閑心了，她不會挨了餓的。」說着都笑了起來。又坐了一會，小奎和大士回去還要替他找醫院，不敢久停，告辭而去。

到四點多鐘，元音考完回來了，一進院忙跑到疏竹屋裏，見他的神色比昨晚好了許多，心裏非常歡喜，笑着走到床前，疏竹整盼了一天，病人的情感，最容易激盪，有一點快慰事，早忍不住了，一見元音，喜歡的幾乎流出淚來，忙笑道：「我正說你該回來了！」元音把頭兒一歪，笑道：「這也不晚吧！方才考史地，我本來全會作，因為慌着早交了卷，早早回來。只顧算修七八十分了，就忙着送上去了。比我先完的，才有兩人呢！」疏竹笑道：「那你怎麼不等全作完，再回來。要有做錯的呢，折扣下來，萬一不及格，豈不可惜？」元音瞅了他一眼，憨笑道：「我全作完，怕有一個人要等的不耐煩了！」疏竹見元音含情凝視，倍覺可愛，握住伊的手笑道：「音，明天可不要那樣了，我替你告訴『那個人』，讓他耐心點等着！」說着都微笑起來，疏竹又道：「快看你媽媽去吧！」一句話提醒元音，忙笑道：「差點忘記了！」說完急急忙忙的回了上房。一進門就喊了聲：「媽！」到了裏屋，媽媽正戴着老花鏡，給她補襪子，見女兒回來，忙放下活計，笑道：「考壞了吧！」元音笑

道：「媽媽怎麼盡念着我們考壞？」說着換了件竹布旗袍兒。葉太太叫來王媽，吩咐道：「給小姐煮一大碗掛麵，再取兩個雞蛋，臥在裏面。」王媽應聲而去。元音兩手又在腰裏，蹙了娥眉道：「媽媽！我實在是餓的挨不住了。」葉太太笑道：「沒有聽見給你煮掛麵嗎？我們也是早間吃的飯，就偏餓你！」元音急的蹶足道：「媽媽，我們還沒有吃飯哩，昨天在疏竹哥那裏吃的，今天就我一個人，上那兒吃去呀！我看有些小館子，有許多男學生，全擠滿了，鬧曬曬的，亂成一片，我沒有進去！」說完又笑道：「媽媽！我實在，實在的餓壞了，肚子裏直響！」說着跑到外屋去了！葉太太笑道：「真是家裏的大王。出去連飯也不敢一人吃！」語言未了，元音早從外間冰桶裏，取了兩個冷饅頭，吃着走進來了！葉太太忙道：「我不信就餓成那樣，這麼大的孩子了，什麼也不懂，吃下去肚子裏難過，可不許找媽媽！」說着站起來要搶，元音吃的剩了半個，早全塞在嘴裏了，腮上鼓的圓圓的，非常有趣，用手兒掩住小嘴，笑了起來，葉太太瞪了她一眼，笑道：「就學的不聽話吧！看媽

媽打你的！」說着拿起個雞毛撻子，假意探着打。元音早站的遠遠的，笑着給媽媽行了個軍禮。一會兒又作起揖來，把葉太太逗的大笑起來。這時麵已煮好，王媽送進來，還另外烤了一碟饅頭，葉太太笑道：「餓了半天，你吃吧！」元音吃了那碗麵，取手巾擦了擦嘴。葉太太道：「餓了個利害，怎麼就吃那麼一點？」元音搖了搖頭，笑道：「不吃了，實在吃不下去了。」葉太太對王媽道：「不給他烤饅頭，搶着吃冷的，烤好又不吃了。」王媽也笑了起來。元音走過去，手托住媽媽的下顎，笑道：「媽媽，你不是說吃多了要害病嗎？我不敢吃了！」葉太太推過她的手笑道：「不要逗媽媽生氣了，媽媽不聽你那些廢話！冷饅頭也是媽媽教你吃的嗎！」正說着元音和鄰家的小妹妹玩完，也回來了，看見饅頭，早嚷了起來：「媽媽！我也吃！」葉太太道：「吃去吧！姊妹們可是一模一樣的，就陪着吃！」王媽笑道：「不要有大小姐二小姐這樣好玩，太太還嫌孤寂呢！」葉太太笑道：「因為我喜歡個熱鬧，咱們家裏又人少，所以把她們都慣壞了。你看人家林少爺，多麼規矩，多麼有

禮貌，那才是正經書香子弟呢！」這時元音帶着妹妹看疏竹去了。王媽笑道：「要說林少爺，實在是好，不要說太太誇獎，就是我們下人和鄰舍們，也沒有不贊服的。待人接物有多麼和氣。闊宅門裏的少爺，能像林少爺那樣的，真是一千人裏也找不出那麼一個來！」葉太太嘆了口氣道：「倒是個齊全的孩子，可惜身子太單薄，禁不得一點兒風吹雨打！」王媽爲討太太的歡心，忙笑道：「我看也不算單薄，林少爺和大小姐一樣，貪念書，時令兒不好，自己不會調養，往後天氣涼快了，那點病自會好了的。」葉太太道：「我也是那麼想，他們都能沒災沒病的，我少操多少心！」王媽又走近了一步，低聲笑道：「大小姐和林少爺可真好，真像親兄妹似的，待一會不見，就都惦記起來了，見了面，總是說些書本兒上的，永不說句玩話！」葉太太笑道：「我就喜歡林少爺這點穩重，大氣，交給他什麼事我都放心。」王媽笑道：「林少爺生的多麼俊氣，一看就是正經門坎兒出來的公子，見了太太，間長間短的，有多麼禮貌，真像是太太跟前的一樣！」這樣一說，葉太太心裏更是



說不出的歡喜，因笑道：「林少爺家裏人口很少，老太爺已去世啦。有個兄弟，管理家務。前日來過的唐太太，和林少爺是同鄉，她知道的很清楚呢！」王媽又進一步笑道：「林少爺畢了業，把家裏的老太太接來，也住在咱們家，也沒甚惦記的了。大小姐也不用離開您。家裏的事情，全交林少爺管起來，太太就坐着享福吧！」葉太太正色道：「你跟我多年的人了！這話可不要到別處混說去！」說完又笑道：「我早有這個意思。本來，自你老爺棄世後，沒有半個男人，就我支撐着這個門戶，現在小姐們還小，打打鬧鬧的，還不覺怎麼着，將來都出閣了，剩我一人，孤魂野鬼似的，真不敢往後想。不論大小姐，二小姐，有一個能不離開我！反正，們這點家當，安安分分的，他們不用做事也够了！我死了後，也有個上坟添土的。年輕人是好是壞，一眼就瞧的出來，林少爺初來時，我看那一舉一動，就和那些頑皮孩子不一樣，後來住久了，越看越好。這麼個合意人，實在難找。不三不四的，咱們不願意，實在說也配不過咱的姑娘，稍微像樣點兒的，都扔不開家，能照林少爺這

樣，人有人才，文有文才，性情又篤實，恐怕打着燈亮兒也沒處找。不料，他自己來了！這也許老天爺看着我可憐，暗地裏送來的！王媽，你該知道，我是個命苦人，我有時十分胆虛。因為，越是命苦人，老天爺越待他苛毒，越讓他樣樣苦味都要嚐到！不想現在不但不給我苦吃，反而教我喜歡，這不是老天爺故意戲弄我吧？讓我空喜歡幾天，臨了還是撲個空。你知道我實在是個福薄的人，依現在說，林少爺總是咱們家的人了，我總嫌他太好了，太持重，太聰明，連一點毛病都沒有，怕我沒有這麼大的福氣！」葉太太說了這一大片，半年來鬱積在心中的話，全盡情吐露出來了；王媽忙陪笑道：「太太可不要說那話，福薄的人會生到這個門弟嗎？太太要福薄，我們這樣的，該壓到十八層地獄了。常聽人說：老天爺的事太多，也常出錯兒，太太您想：咱們通常過日子，不過芝麻大的一點事兒，還要有個不小心，像天上的爺爺，又管神，又管人，又管鬼，那事情够多麼麻煩，誰有福沒福，都是早定好的，寫在生死簿上，一時照顧不來，就許寫錯了，像太太這樣，本是最有福

的人讓小神們記錯了，老天爺是最公道的，他老人家全能查出來，記錯了的，不是吃了虧嗎？全要給補起來，林先生到咱們家，正是老天爺補他的錯兒來了！太太，千萬不要操那閒心！」這幾句老媽子的哲學，把葉太太哄的，喜歡起來了，因笑道：「你說的也對，要不，真沒有個報應循環了！」說着元音領着妹妹又進來了，見媽媽和老媽子談的很起勁。因笑道：「媽媽談些什麼？這樣喜歡。」葉太太道：「說些閒話，你玩你的去吧！」元音站在媽媽跟前，笑道：「那不成，閒話也得告訴我！」葉太太看了王媽一眼笑道：「我才和王媽說，小姐這麼不聽話，許是想要個婆家了！」元音把身子一扭，低下頭，紅着臉兒道：「討厭的媽媽！」葉太太笑道：「長成人了，學會罵媽媽了！」元音抬起頭來笑道：「那媽媽爲什麼說那些話？」說完拉上妹妹回她的書房了。葉太太吩咐王媽道：「快開飯了，小姐才吃過，一定不吃了。你問林少爺，想吃什麼，預備點去，我今天也不想吃，不用在桌上開了，給我隨便送來一點好啦！」王媽領命而去。天氣快黑了，葉太太眼睛不好，不能做活

計了，也跟到元音臥室，看她們做什麼。剛一進來，姐妹倆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元音正給妹妹臉上擦粉，頰上還塗了很厚的一層胭脂，嘴兒也抹的紅紅的，眉尖中間，塗了三個小紅點兒，用頭繩把一束短髮紮起來，弄成個又細又硬的朝天小辮子。葉太太看着也笑了起來，元音笑道：「媽媽！我考上學校後，下二月不正是媽媽的生日嗎？疏竹哥幫着我們演新劇，給媽媽賀生日！」葉太太道：「演什麼戲？」元音道：「好多呢！新戲，跳舞，雙簧，相聲兒！」葉太太道：「媽媽的生日也不用你們給賀，你疏竹哥又病着，你們辦不了，快不要胡鬧了。」元音道：「我疏竹哥一點小病，到那時早好了，全是他出主意的呢！」葉太太道：「要你疏竹哥願意，你們想演就演吧！」說着走出去了。元音對妹妹道：「筠兒，姐姐告訴你，姐姐考完學校的時候，咱們院子裏搭個大大的戲台，把你的同學，我的同學，竹哥的同學，都叫到咱們家來玩。姐姐領你跳舞，唱可憐的秋香！好不好？」元音點了點頭，反過臉兒問道：「姐姐，那我沒有跳舞衣服呀？」元音笑道：「姐姐給你縫！」說着

揪了揪妹妹的小辮子，笑道：「快讓竹哥看去吧！就說：『竹哥，你看我打扮的好不好！』快去！可不許頑皮！」元箴笑着跑出去了。元音又坐了回去，取出一張白紙，用鉛筆寫了「家庭遊藝會遊藝項目。」幾個字，抱住頭想了一會，連着寫了七八項，又修改了幾次，最後才決定了。又拿張紙，重抄了一回，寫的非常整齊。

家庭遊藝會開會秩序表並遊藝項目：

- (一)，振鈴開會
- (二)，主席致開會辭——林疏竹
- (三)，家長報告——媽媽
- (四)，來賓演說——未定
- (五)，自由演說
- (六)，遊藝：
  - (1)，麻雀與小孩——葉元箴等

(2)，電棒——體育教員王魯齋先生

(3)，單人舞——李謹和女士

(4)，單口相聲——汪小奎先生

(5)，團體舞蹈——葉元音等

(6)，滑稽雙簧——汪小奎先生，吳大士先生

(7)，新劇——少奶奶的扇子。林疏竹，葉元音等

謹呈

林主席林疏竹先生台鑒

家庭遊藝會遊藝股主任葉元音擬

元音又重看了幾回，忙跑到疏竹屋裏，見妹妹正坐在床沿，聽疏竹講故事，忙道：「疏竹哥，你有病，說話說多了，也要勞心，你就不用給她講了！」說着又瞅了元筠一眼，說道：「沒見過你這個小東西，聽故事永聽不夠！」疏竹忙道：「我說的很慢，一點也不累，筠坐着就像大人似的，有多乖！剩了我一人，也是悶的難

受！」元音把才擬好的單子，送給疏竹，笑道：「再過半個月，就要請你當主席了。可不許再病！」疏竹看見擬的非常有趣，心想：「還有半個月的功夫，自己的病，縱然不能全好，總也差不多了，勉強支持一兩天，料也無妨！」這樣想着，因笑道：「你媽媽答應了嗎？」元音笑道：「我媽媽就信任你，一說你的意思，沒有不答應的！」疏竹笑道：「我整天有病，就够我對付了！我只能當個名譽主席，一切籌劃，約演員，全是你的事，你一定辦不了的，我可以托小奎代辦。不過，責任全在你身上，將來弄下笑話！我的這點小信用，也保持不住了！」元音笑道：「那當然，反正我清楚，不要多約男演員，總出不了笑話！乾脆讓我們同學包辦好了。你只約大士小奎二人！」疏竹笑道：「你倒像是個老手！」元音拍了拍胸脯，忍俊不置地笑道：「不瞞尊駕您說，學校裏開遊藝會，那次咱們不是要緊人物！少奶奶的扇子也演過兩次了，一次去的少奶奶，一次是少奶奶的黑漆板樑兒！」說的疏竹笑了起來，說道：「我可沒有演過，怕幹不了！」元音笑道：「那沒關係，我們有

的是老配角兒。」疏竹和元音談的有趣，小妹妹伏在床沿上睡着了。疏竹看了看錶，忙笑道：「以後慢慢的商量吧！時候不早了，你把元筠送過去，自己也該預備預備明天的功課。就剩一兩門了，不要功虧一簣，那多麼可惜！」元音搖了搖頭笑道：「不忙，反來覆去，還是那些東西，考英文無非是文法，我全看膩啦！明天一早起來，再過過目，沒有個忘記了！」疏竹欠起身喝了口水道：「不要大意呀！」元音笑道：「咱家從來不懂的大意！」說着又沉思了一下，笑道：「我們的遊藝會，應該作個「緣起」一類的東西，油印出來，分散給來賓，才像回事呢。」疏竹點頭道：「有幾句話比較好一點。」元音皺了眉頭道：「你又病着，請誰作去呀！」疏竹笑道：「日子還長哩！照你這樣操心，真還要勞出病來呢！」元音笑道：「不然就我作吧。作好你再改一次！」說完又笑道：「我的新衣服全縫好了，到那時都穿上新衣服，多麼好玩！」疏竹笑道：「我的也做好了嗎？」元音點了點頭笑道：「我想讓媽媽給你做身西服，那有穿紡綢大褂當主席的呢！」疏竹忙道：「你千萬不要



和你媽媽提，你喜歡穿西服的主席，那不難，我自己也有兩身！」元音道：「我知道你有，不過，我媽喜歡了會子，穿我媽的衣服好二點！」疏竹聽見上房的鐘，正打九點，時候不早了，又催了元音一次，想教他回去看看書，早點睡覺，元音談的有趣，恨不得明天就開遊藝會，怎麼也不肯走。疏竹忽又想起，明天就要往醫院搬，不能不告訴元音，忙用手一招，元音走到床前，疏竹低聲道：「元音，你挺清楚，我們倆的感情恐怕世界上再無人可比擬了，你一定不能誤會的。我想明天搬到醫院，實在是萬分不得已，在外面養的稍微好一點，不用你們催促，我自己就搬回來了。我知道，你是沒有關係！伯母跟前，我覺着非常慚愧，老人家待我的恩情太大了，我這一走，萬一她老人家心裏不願意，可怎麼好？」元音知疏竹完全是病人的心理，情感太重了！忙笑道：「這一點關係也沒有，竹哥，你實在是病人心多，我媽也喜歡你住到醫院，早勿勿藥！我媽方面有我，你不用再操心了。明天搬，看好醫院了嗎？」疏竹便把日間托大土小奎的話說了一回！又笑道，「我一害病，心神慌

總的利害，瞻前顧後，可怎麼好！」元音替疏竹把頭髮往後掠了一下，笑道：「好好的養你的病吧！不要杞人憂天了！」說着都笑了起來。元音把妹妹喚醒，回了上房，把方才的話，對媽媽說明。葉太太精明過人，絕無不悅之意！不過，住了一夏天，疏竹又極會討老年人的歡心！雖明知是小別幾天，病好了就回來，也難免有點悽惋，自是人之常情，不必細表。因嘆了口氣道：「住醫院用錢很多，你疏竹哥手頭，我見也不很寬裕，明天用給他帶幾個不用？」元音道：「零錢他也有，多的數目，恐怕我竹哥那性情，也不肯受！媽媽如果實在過意不去，倒不如先把錢存在醫院裏，一切用費，預先全繳清，他當然不能推辭了！」葉太太道：「你這話很對，明天搬的時候，媽媽也想隨着去，你竹哥對媽媽，當長輩奉敬，問長問短，實在惹人疼愛。到醫院親自安頓一下，我也放心！稍帶看該先交多少錢，一齊全辦了。」元音見媽媽聽允了，又怕疏竹心焦，一點小事，都那樣操心，趕快告訴他，也就放心了。忙跑到廂房，疏竹正看本閱徽章堂筆記，見元音進來，扔過書笑道：「還不去

睡，又作什麼來啦！」元音把嬌軀一扭，笑道：「不喜歡我們來，我們也會出去呀！」疏竹忙道：「歡迎！歡迎！大小姐的脾氣真不小！」元音笑道：「不要廢話了！」方才的話，已經對我媽說過了，我媽非常諒解！明天還要親自送您上醫院！」說完知時候不早，怕疏竹嫌煩，忙把燈檯滅，回了自己的書房。看了幾頁英文，連打了兩個呵欠，身上疲乏的實在支持不住了，躺在床上，不覺早入夢了。因爲心裏有事，次日天色還未大亮，就醒來了。披上衣服，把文法的扼要處，又從頭到尾，看了一次，天才大亮了。王媽送來臉水，洗漱完畢，吃了些點心，媽媽也起來了，和媽媽說了三言五語，怕誤了考，結束停當，走到院中，到廂房偷看了看疏竹，見他睡的正濃，也不去打攪。出門上了洋車，到了考場，還差半點才到時間呢。她已經考過兩天了，又考的很好，所以心裏非常平靜，若無其事的一般，在荷花池畔，繞了兩週，見旁的新生，都三五成羣的聚談，好像談的很起勁。女學生們多有男朋友伴著，元音見那些男朋友，大半是小背頭梳的錚亮，臉上好像還擦的粉，顯的非常

討厭，又在那些女學生面前，作出種種諛媚的樣兒，令人作三日嘔。不由的想起前天初試，疏竹護送着她，那種細心體貼處，比起這些俗人來，真不可同日而語了。又看了看在场的男子，高的，矮的，俊的，俏的，什麼樣兒的都有，只是能照她竹哥那樣誠實之中又帶漂灑，漂灑之中又含着無限溫柔，却連半個都找不出。不覺嘆了口氣，暗想道：「偏偏的不湊巧，要不然，竹哥現在和我並肩站在這兒，那些自以為美的人，不知作何感想呢！」想到這裏，覺着臉兒上火一般的熱。無精打彩，正往教室裏走，已經打起鐘來了。進去找見自己的位子，坐了下去，沒過半晌，監場的人都來了，散下題來，元音細心把題意全看了一遍，除去一個做文題外，其餘都是關於文法的，除一兩個小節目，不大很清楚，別的都很容易。她先把文法作文，正預備開始作文，監場的剛從她身邊走過，座旁的那個坐在三十開外的新生，又轉過一付賊眼，偷抄她的。元音把胳膊故意支起來，正好攔住他的視線，心裏不耐煩道：「真不要臉，不管人家心裏痛快不痛快，那麼大歲數了，不會作乾跪交白卷！」

這是何苦呢！」正想着，忽見東北角上，有一個新生和看場人吵起來了，監場人拿住那新生的卷子，說道：「你一字一句的盡抄旁人的，犯了考場規則，請你出去！」那新生還在強辯，怎麼也不肯走，看場人又道：「你強辯也無益，有你的卷子爲證，你爲什麼和人家作的一字不差？我看上好一會了！還賴的過去嗎？」說着用手一揮，校警早走進來了，那新生料已狡賴不過，只得把東西收拾起來，向看場人一鞠躬，忿忿而去。看場人却也乖巧，還送了幾句臨別贈言，說道：「青年人做事務要光明磊落，這算不了什麼，誰都難免一時作錯！你喜歡這個學校，明年照舊可以來考的！」全場人聽了，都吃吃的偷笑起來。元音回頭看身旁的那位抄襲家時，早嚇的目不斜視，手摸着滿臉鬍子發呆！因思忖道：「以一儆百，這倒是個好法子！」想着又拿起筆來，沉思了一會，便作起文來，這時已有人交卷了，元音看錶。還有一點半鐘的功夫。且不用着忙，先打了個草稿，慢慢的修改字句。英文作文和中文不同，並不要有什麼稀奇見地，內容如何，沒大關係，文法上沒有錯誤，字句

要簡短，這是最重要的。修改完後，抄了上去，又看了幾回，認爲沒大毛病了，遂交了卷。出去到閱報室坐了一會，心裏總是說不出的煩悶，怎麼也沉靜不下去，心想：「竹哥現在不知上醫院了沒有？身子那麼虛弱，怎麼移動呢！不要在路上弄出病來吧！」轉念一想：「雖說今天搬，也許延期吧？能恰好找下病房嗎？說不定改成明天！」心緒不寧，又亂想了一陣，走出校門，打算尋個小飯館，多少吃點東西，可憐元音長了這麼大，從未一人在外面吃過飯，真有點膽怯！走到一家飯館門口，見門內站着幾個光膀子大漢，站在爐台前炒菜，出的滿頭汗珠，菜炒好往碟內一放，對着連打了兩個嚏噴。一條青鼻涕，正好流在炒瓢內，也不理會。早又放進了兩杓油。再往裏瞧，更是亂紛紛的，每個桌上，指手畫腳，坐的足有七八個人！元音看的有點頭暈，忙躲過去，心想：「自己寧可餓死，也沒法吃這裏的飯！」又走了老遠，忽見有一家，甚是清潔，看不見廚房，一進去就是飯座兒，擺着五七個桌子，都蒙着白布，每桌上放着一个小盆草花兒。元音走進去，揀靠牆的一張桌前坐下

夥計早迎上來，拿了個菜單子，另外放下一張白紙，和一支鉛筆，笑道：「你要什麼菜和湯，請寫在紙上，我們這兒論一份一份的賣，每份一毛八，您照這單子上的菜名寫，吃什麼都是一樣的價錢！」元音聽了，心想這倒乾脆，隨便拿起筆來，寫了兩樣，叫夥計拿了去。抬頭往四邊一看，見隔座有三個男學生，擠眉弄眼的正睨她，元音忙扭過身來，弄着自己的一塊花手巾，暗想：「自己的運氣真壞，竹哥要不病，一塊在北舍吃飯，多麼有趣。現在沒法子，自己一人上這些地方來，那討厭鬼東西們也厭不厭！」正想着，忽聽有一人低聲道：「你們知道這位密斯嗎？」元音清楚是說自己，早紅飛雙頰，芳心突突地跳了起來，那二人道：「怪漂亮的！真的是誰？」那人道：「虧你們還談情論侶的，這就是咱們理學院四年級林疏竹的情人！」那二人道：「呵呵！就是老林養網球時，替他拿衣服的吧？幾天不見，風趣越發嬌然了！」那人道：「你今天才知道哇！早公認爲我校五百情人中的花魁了！」元音聽到這裏，氣的差點哭了出來。夥計送來飯菜，只吃了一兩口，扔下兩毛錢

走了出去，又聽見那三人一齊大聲哄笑起來。元音忍住氣，又回了學校，在荷花池畔站了一會，暗自氣忿道：「這個學校的學生，原來盡是些流氓，自己費上這麼大的精力來考，未免太不值！不要爲着竹哥，現在真不想考了。考上也是多生點氣，有什麼好處！」又自己勸慰了一回，好容易挨到搖鈴，最末一門是黨義，當然好對付了。發下題來，元音揀省事的作了幾題，估算可以及格了，忙交上去。走出校門，僱好洋車，恨不得一步飛回去。後事如何？下回交代。



第十九回 汪小奎妙語讚銀娃 吳大士勇作綠衣人

却說元音考完黨義，一心惦着疏竹，出了校門，跳上洋車，一路思緒不斷，心想：「最好疏竹哥今天不要搬走，回去一拉開廂房門，疏竹哥笑嘻嘻的在床上躺着。再告訴他，自己攻的很好，他該多麼快慰呢！」到了青樹胡同，元音遠望着自己的家門，就心跳起來。車夫跑的很快，三五步早奔到了，停住把，元音跳下車來，一直跑了進去，見院子裏靜悄悄的，情知不好，忙拉開廂房門，王媽灣着腰掃地呢！屋子裏空蕩蕩的，疏竹早不在，心裏萬分酸楚，快要流下淚來。王媽偏也不似往日那樣歡喜，沉下臉來說道：「小姐，您回來了！」元音忙道：「林少爺去醫院

了嗎？」王媽道：「才走的。」元音道：「醫生沒有先來看看林少爺的病勢嗎？」王媽點了點頭，正要說話，老劉進來說道：「小姐，您還沒給車錢吧？」元音忙掏出兩毛票子，扔了過去。又問王媽道：「大夫說什麼話來着？」王媽道：「來了個外國大夫，他說林少爺的病很重呢！是肺癆病，傳染的挺利害，待會兒還要派人來，在這屋子消毒呢！消毒，才敢進來，我倒不怕那些，林少爺多麼好人性，他待我挺好的，要傳染也不能傳給我呀！」元音聽完，心裏更加惶恐。忙道：「太太也去了嗎？」王媽道：「去啦！太太聽了大夫的話，也淌眼抹淚的……」元音皺了娥眉，咬了下嘴唇，問道：「是什麼醫院？」王媽道：「東城普濟醫院！」元音忙回了上房，把東西放下，換了件衣服，走到門口，正要上車，王媽趕出來道：「大姐，太太還給你留的飯呢！吃了再去呀！」元音搖了搖頭道：「我不吃了！」王媽忙道：「不吃飯還行嗎？多少吃點呀！」元音頓足道：「我不願意吃，你就不用管啦！」說完早上了洋車，一直到了普濟醫院，上了二層樓，才是病房，自有看護婦

領着，元音心裏早忐忑的不安起來。慢慢的推開門子，緊靠西牆放一具白色病床，伊那可憐的竹哥，正躺在上面。媽媽坐在臨窗的個椅子上，還有兩個男子，元音認識是小奎和大士，大家見她進來，都無精打彩，作着極勉強的微笑。見病人和昨天的情景，並沒大差異，爲什麼王媽方才那樣大驚小怪的。疏竹見她走了過去，喜歡地道：「大夫說，我的病很輕，養幾天就會好的！」元音也笑道：「那很好，你什麼心也不要操，慢慢的養着吧！」疏竹又道：「今天考的怎麼樣？」元音道：「還算好！」說着坐了下去，疏竹指着茶几上的白瓷壺道：「裏邊有水，你喝吧！」元音點了點頭，笑道：「我不喝！」又回頭對大士和小奎道：「吳先生和汪先生一齊來的嗎？」二人笑道：「對啦，都是剛來，今天的題不難吧？」元音笑道：「不算難！」葉太太道：「我給你留下飯，吃了沒有？」元音道：「我不想吃！」葉太太忙道：「整考了一天，不吃飯還成嗎？」大士忙道：「怎麼，元音午上沒吃飯嗎？我早不知道，怎麼不上我們那裏吃去？」元音笑道：「謝謝吳先生，天氣熱，不很

餓，不然一定去的！」疏竹笑道：「多虧考兩三天。要不然，盡這麼不吃飯，還考的瘦了呢！」說的都笑了起來。元音笑道：「並不是因為考，不想吃飯！這兩天不曉的怎麼着。平時也不少吃呢！」說着看病房的佈置，非常雅潔可愛，兩個向陽的大窗戶，懸着降色的窗幔，中間有一便門，直通外面的曬台，擺着兩具病床，預備病人出去行日光浴的。東牆上裝兩個洋瓷自來水洗面具，旁邊一個玻璃架子，放些清潔用具。病人床頭放一個白漆鐵几，除些水壺之外，下面還有一層，放個玻璃溺器。病床的四週，有白布簾子，可以自由開閉。大家又坐了一回，見天色不早，葉太太吩咐疏竹許多靜心調養的話，一齊告辭出來。走在甬道裏，元音問媽媽道：「我看疏竹哥的病還是那樣，並沒有利害了，怎麼王媽吹噓了一大篇，說的怪怕人的。」

「葉太太道：「我也不覺怎麼着，不過，大夫說够重！都沒敢告病人說！」大士忙道：「大夫們的話，只能信八九成！他們都是往利害裏說，等將來治好了，好露他的本領。葉太太放心吧！就依他說，才是肺癆第二期，就到了第三期，也有治法的

我這兒

矛盾！

大概

你也犯

了這病

「葉太太道：「依吳先生說，真的不要緊嗎？」大士道：「不要緊，決不要緊！」說着早下了樓，走到醫院門口，元音母女，乘車歸寓不題。大士和小奎因為回去也沒甚事，慢慢的閒躍着走。小奎道：「疏竹的病，真有那麼重嗎？看那大夫的意思，好像已經到了第二期的末期了！」大士道：「大夫說話，向例許打幾個折扣才能聽！不過，疏竹的病，伏在身上，為期很久了，不能算輕！」小奎嘆了口氣道：「世間的事真奇怪，疏竹生性多情，偏又遇了個癡情的元音！葉太太又那樣坦白，待他無微不至！他偏又是使君有婦，無法擺脫，矛盾！矛盾！」大士笑道：「我看待這位造物主，有時極願意成人之美！有時却很可惡，又極忌人之美！」二人且行且談，繞到東安市場，天氣十分熱，走下一身汗，忙跑進一家小館子，先要了兩瓶汽水，一邊喝着，一邊在電扇下吹了一陣，才覺爽快了。叫來點便飯吃了，走出來時，還是照樣的悶熱。小奎笑道：「像這個盛夏天氣，咱們的屋子又小，我真怕回去了！」大士笑道：「不回去也可以，找個涼快地方坐坐，聽說前門外明和大戲院的屋

頂花園很不錯，有坤書雜耍，票價還很便宜！」小奎拍手笑道：「妙！妙！有這麼個好去處，你怎麼不早說！走！趕快去！」大士笑道：「那咱們就去。出去坐電車，一下就到了。」說着買了一盒紙煙，兩人各抽了一根，出了市場，走到街頭，搭上電車，幾分鐘的功夫，早到了明和大戲院。在樓下打了兩張票，灣灣曲曲上了不少台階，才走到屋頂花園，正中搭個蓆棚台子，池子裏擺幾十付坐兒，台上台下全是空蕩蕩的，只幾個不相干的人守着，還很早呢。大士揮了揮手，早跑過一個茶房，笑道：「您來啦！」大士道：「你們幾點開演？」茶房道：「九點開，還差半點，其實也就快了。先沏壺茶，二位先生寬了衣服，涼快着！」大士瞅了小奎一眼笑道：「你看怎麼樣？」小奎道：「就坐下吧，出去街上跑也怪熱的！」說着揀了正中的一付座兒。脫了大褂，茶早已沏來，坐在藤椅子上，迎面正送來一陣微風，十分清爽宜人。台子上放一個長方形的小桌兒，桌上放一個紅漆的木頭架子，吊着些鑼鼓，橫裏還有個扇子形的小匾，刻着福祿堂三字，旁邊貼個黃紙條兒，上寫「本堂坤書

雜耍，專應喜慶堂會，訂期不誤。」桌前掛一條金線盤花，紅綢面子的圍裙，台前掛兩盞小汽燈。台後一塊大紅呢幕幔，正像京戲舞台的縮影，也有兩個出將入相的上下場門，掛兩條黑色布簾。桌旁擺一把椅子，坐着個五旬開外的老蒼頭，前面的頭髮全脫盡了，電燈光下，照的錚亮，腦後還剩了幾根蒼髮，不肯剪去，留了個中國式的小背頭。手拿把白紙摺扇，上寫精氣神三個大字，有一下沒一下的擺着。嘴裏含根旱烟袋，吊着個青緞烟荷包，意態十分幽閒。小奎看着笑道：「此老的清福，也就很够瞧的了！」大士笑道：「這個老傢伙，正代表中國人知足者長樂的劣根性，你看他坐在那兒，覺着真不錯了，頗有國府主席不易也的神氣！」又坐了一會，已經賣出不少的座兒。小奎笑道：「看這情勢，買賣還不錯哩！」大士道：「按說屋頂花園，就作這幾天的買賣，應該熱鬧的。在天津差不多成了紙醉金迷，盛暑中最消魂的所在，規模都很大，玩藝兒也特別齊全。一般人晚間悶的無聊，全上這些地方消遣。北平公園多，面積又寬大，坐在蒼松古柏下，只有一番清趣，遠非屋頂

方寸之地可比，因此，這些地方也就因陋就簡，更沒大出息了。好在偌大的個故都，只有這麼一家，還可以維持住的！」正說着，忽聽台上的鑼鼓響了起來，音聲非常刺耳，亂鬧了一陣，又有個中年男子，扯開嗓子大唱一氣，怪腔怪調，比鑼鼓的聲音還難聽！小奎忙用手掩住兩耳，笑道：「這是闖我走吧？」大士笑道：「各有各的門路，坤書開場都有這一套！」小奎笑道：「我真不明白，開場專揀討厭的玩藝擺出來，是什麼道理！」大士笑道：「現在你覺着刺耳，待會兒姑娘們上來，那才真悅耳哩！送你個吉祥話兒，這叫作：「苦盡甘來！」」小奎笑道：「你真會給他們找理由！」說話之間，鑼鼓全息，紅木架子并那些刺耳的樂器，全移在了後面，只剩了那個小桌子，旁邊放了個竹子拴成的架兒，玲瓏精巧，高出桌面，托着一扁扁的鼓兒，上放一付烏黑的牙板，一根細長的鼓槌子。走出兩個男子，一人坐在桌後，一人坐在桌右，拿起三弦和二胡來，先試了試音。方才會享清福的那老兒，又出來了，笑着向台下示了示意，好像背書似的說道：「不忙，咱們慢慢兒來，請諸位



老爺們，先賞下耳音來，讓他倆個把孩子定好，先教個小妞兒上來，侍候諸位一段兒！」話言未了，鈴子響了一聲，走出一個十歲上下的小姑娘，居然打扮的油頭粉面，把小孩子的稚氣全沒有了！臉且兒拿的挺穩，真是不苟言笑。小奎看的好笑，說道：「這小鬼歲數小，却很有個派頭！」大士笑道：「那都是耳濡目染，一上了這道兒，那還好的了嗎？看見紅一點的大姐姐們，唱起來都拿點架子，無形中也就仿效起來了！」小姑娘唱的聲音很低，但是，調子裏的頓挫，却還能分出來！唱完之後，又接着有三四個獻藝，可惜都是庸脂俗粉，無一可人意者。小奎正自敗興，忽見身後轉過一人，穿件竹布大褂，態度非常謙恭，給他倒好一杯茶，滿面堆下笑來，連連打躬不止，展開手中的個大白紙扇，一面寫着福祿堂三個大字，一面盡寫些曲牌名目，放在小奎面前笑道：「您點一個呀！」小奎有點莫明其妙。大士很在行，對他便使了個眼色，小奎也明白了一大半，那人又灣了灣腰笑道：「全仗您捧場，您那回來不點幾個，沒什麼座兒！」小奎照舊喝他的茶，不動聲色，那人見無望

了，又來纏大士，還是那一套，大士是老手，更不得要領，只快快的上別的座兒去了！小奎笑道：「點一個曲子，要多少錢？」大士伸出一個指頭來笑道：「要一塊錢哩！既要點，連着點兩個曲子，才够個派數，不然你白花銀餅一枚，他們還要小瞧你！」說完又笑道：「凡點曲子的主兒，都別具野心，他們這拿扇子的，就專替姑娘拉皮條，你連來三四次，每次捧三四個曲子，他們就要給你拉攏了，讓你請姑娘吃飯，到姑娘家捧牌，一來二去，某種目的自然可以達到了！」說着，台上正唱完了！忽聽方才找客人點曲兒的那人，扯開嗓子高叫了一聲。大士笑道：「你聽他說的是什麼？」小奎搖了搖頭，笑道：「沒聽清楚！」大士道：「這就是找下點曲的主兒了。他喊的是被點的姑娘的芳名和曲名！」小奎笑着點了點頭，台上的鈴子，早又響了起來！簾子啓處，只見嬌軀一扭，閃出個妙人兒來，蛇背峰腰，體態風流，穿件黑紗旗袍兒，不遠不近還有些蝴蝶形的小白花兒，那一付皓腕，大半裸露在外面，右手腕兒上，帶着瓜指大的個長方形小手錶，一塊印度綢的小手絹，織纖巧

巧，塞在那精妙的錶帶下。走到台前，拿起兩塊烏樾樾的牙板，又用兩個青葱兒似的纖指，捏住那根鼓槌兒，先輕輕的痰嗽了一聲，試了試嗓音，胸前那一對看看要撐破輕弱的衣料脫露出來的小邱，隨着聳動了一下。小奎拉了大士一把，笑道：「妙哇！」大士笑着點了點頭。又有個蒼頭，送過一個精雅絕倫的小瓷壺兒放在桌上。○反回身去，拿起把大鵝毛扇，站在那姑娘楚楚的纖腰後，有一下沒一下的搨了起來。小奎看的忘神，忙笑道：「長的那樣弱不勁風，還敢搨嗎？要一扇搨到半空，掉下去豈不要香消玉損！」大士道：「得！得！不要杞人憂天了！你聽呀，人家要唱了！」說着果然絲弦都奏了起來，那姑娘將櫻唇微啓，露出兩列雪也似的榴齒，輕操牙板，左手嬌弱不勝地在鼓兒上打了幾下。微風也會湊趣，吹的那袍襟兒飄飄盪盪，額前的一束留海，也隨着一根一根的舞動，恍若玉樹臨風！伊用手掠了掠髮邊，早鶯聲嚶嚶的唱起來了。頭一句是：「我表的是那宋江，殺死了閻婆惜。」這樣唱着，纖腰往後一擺，鼓槌向上一舉，做了個手勢，小臉兒怔怔地，益增嫵媚！小

奎笑道：「古代著名的歌妓，如宋徽宗賞識的李師師，那才够個講究！在曉風殘月籠護着的閃媚的岸頭，讓溫文爾雅的小侍僮，蹲在地下，拿把小扇兒，搨那羨着香茗的小爐兒，這邊佳人輕操牙板，斜倚在錦緞坐褥上，唱那：「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蘇學士的水調歌頭……」大士笑道：「不要說了，再這樣酸溜溜的，我坐不住了！」小奎依舊笑道：「如今的人，真不能比古，就依墮落道兒來說，也沒古人的超脫漂雅！你看這變好的個姑娘，一開口就是宋江殺了閻婆惜！其實那裏殺了閻婆惜，簡直是把風景全殺了！這些怪調俚詞，本來是滿口扎鬚，一嘴大蒜味的魯男子，蹲在大糞坑上高歌的！現在教一個滿蓄着世界上最寶貴的熱情的少女，從那一粒嬌艷欲滴的櫻桃裂縫中吐出，真是一朵鮮花插在糞堆上。天下最令人掃興的事，莫過於此了！」大士笑道：「什麼事一到你嘴裏，真說的煞有介事。把她送給你，你教她蘇學士的水調歌頭吧！就怕教好了沒有人聽！」小奎拍了下桌子，笑道：「她媽的！此道不行，我也要乘桴浮於海了！」大士順嘴道：「從你者，其

誰歟？」小奎笑指台上道：「就那個妙人兒！」說着都笑了起來！走過一個茶房，小奎攔住問道：「她叫什麼名字？」那茶房指着台上道：「是她嗎？林萃鳳！」說着走過去了。小奎笑道：「人漂亮，這個芳名也不壞，林萃鳳，多麼響亮的三字呵！」

「大士笑道：『少發神經吧！你快看！要唱完了！』小奎忙向台上注目，萃鳳柳早把柳腰輕輕擺了一下，跚跚的走回去了！接着又唱了幾個，都俗不可耐，還很不老實呢！眉梢眼角，時向座客送媚！有一位屁股特別大，兩個乳房擁在胸脯上，倒像一對小豬腮，鑲了兩個大金牙，看了令人作嘔，嗓子偏也斜門兒，怪怪的好像貓哼，越這些臭而不可聞的臭貨，越不識身份。飛眼賣俏，那一套祖傳拘搭人的工架，全使了出來。小奎驟足道：『她媽的真倒霉，我說今天這麼喪氣，身上總覺不舒服，原來遇見她了！』」

「好容易盼着那妖精唱完，拿扇子的又喊了一聲！小奎忽然笑了起來，推了大士一把道：『還是她美！』原來林萃鳳又出來了，儀態萬方地站在台前。這回却不用牙板了，拿起兩個月牙形的鐵片兒，兩頭尖尖的作的非常精巧，夾在纖纖

玉指間，那兩個鐵片的尖和尖一碰，發出錚鏗悅耳的聲音，絲拉隨着緊奏起來，萃鳳又輕啓朱唇，唱了句：「九月裏金風陣陣兒涼，一場兒白露，又是那一場霜！」詞句非常典雅，又經萃鳳天賦的歌喉唱出，真如金聲玉律的一般！小奎聽的高興，伸着一付手掌，響着連珠砲似的拍了起來，滿場的人，見他有點怪樣，都瞪着大眼珠子瞅他！台上的萃鳳，也由不的慢轉秋波，把小奎掃了一眼，大士忙低聲道：「規矩點！再這樣警察要干涉的！」小奎笑道：「帶到公安局我也任命啦！不要拍這下手，萃鳳能送咱們這個秋波嗎？」說完喝了口茶又笑道：「這個妙人兒，唱這兩句絕妙的歌詞，又站在這高處不勝寒的妙境，可謂三妙歸一，妙絕古今了！」大士忍不住笑道：「既然是妙，你就不用費話了，快聽呀！」小奎點了點頭，果然屏息靜氣，默聆絕唱。唱完之後，又目送萃鳳回了後台。前台的大鼓套數，全搬走了，接着雜耍上場，走出個變戲法的！小奎最不耐煩這些玩藝兒，站起來道：「走！除非他變出個美人兒來，不然咱們不理！大士，走呀！」大士把他拉在椅子上道：「不

要犯神經了，就要完，完了再回！」小奎只好坐着。戲法過去，是個老頭子的連珠調的快書，再過去是相聲雙簧，小奎又看的高興了，他對相聲，本有特別嗜好，學校開遊藝會，出過多少次台了。這時台上的兩個滑稽人物，正演着「會審」的那個節目，觀客都笑的前仰後合，小奎道：「這些賣嘴的，多會兒也是那一套！不會推陳出新！」大士笑道：「本來他們斗大的字未必認識一升！那有你大學生說相聲，滿嘴文明詞兒呢！什麼亞歷三大也加了進去！」原來小奎有一年在寒假同樂會說相聲兒，先由京戲賣馬做了個引子！去那開店的王老好！念完坐場詞，便解識他緣何叫王老好！說道：「只因南來北往的，住在我店中，吃了就走，如今住了個山東好漢秦叔寶，當年亞歷山大第一也在我這兒作過大本營，……」這句話還沒說完，惹的滿座同學教授，都哄堂大笑起來！當下小奎道：「相聲雖小道，好像逗着大家樂一下就完了，其實很寓着個大道理！說相聲的，都講的四個字：「說，學，逗，唱！……」大士忙道：「得！得！又來你的相聲論了，我們聽膩啦！」說着相聲雙

簪都完了。忽又走出個姑娘來，生的銀盆大臉，真是嬌若春花，媚如秋月，眉宇之間，英氣撲撲，俊秀的了不得。梳着短背頭，纖塵不染，光可鑑人，體格非常軒昂，又穿了件男式的綠川綢大褂兒，頗有點軀國英雄的風彩。走到台前，對觀衆行了一禮。小奎正預備要走，不想臨完又出來這麼個可人兒，精神早爲之一振，忙笑道：「咱們這幾毛錢花的真值！這妞是作什麼的？」話言未了，又出來個鬚髮斑白的老兒，結束的很是利落。胸前飄了半尺長的一把美髯，穿件白布褂子山東綢褲兒，下邊一對青布皂鞋，扎着黑緞腿帶。雙手捧過一個長方形的楠木匣子，做的非常精巧，好像藏了一件價值連城的古玩！輕輕的放在桌上，小奎細看時，見匣子前面，刻了三個大隸字，上邊還有一行小字，看的很真確，那小字是：「名振京都，祖傳空竹聖手。」三個大字是：「田鳳英。」這樣一來，好像故意教大家看看招牌，見都看清楚了，忙把匣蓋抽開，取出三個精巧無匹的空竹，老兒只拿了一個，身後取過抖空竹的綜繩和桿子。早有人把桌子搬開。台上空蕩蕩的，只剩了這位白髮老叟，



和那位紅顏少女，一邊站了一個，好像唱一齣時裝的女起解。小奎看的出神，心想：「鳳英這個風度，和翠鳳比起來，真有過無不及，林萃鳳生的嫵娜纖巧，還脫不了她們本家瀟湘妃子的病態美！鳳英這種英俊不凡的氣概，真是娘子軍中的勁旅！堪稱個有現代性的女子了。」這時鳳英早把川綢大褂脫了下來，露出一身雪白的紡綢褲褂，完全男式打扮，褲腳全扎在襪內，越顯的輕便利落。手拿着抖空竹的杆兒，這老兒先在一旁抖弄起來，看看聲音很大了，却輕輕的往起一扔，鳳英早張着線繩，接了過來，只抖了三五下，那空竹早震天價響起來！兩隻皓腕，一上一下，氣力用的十分勻稱。嘴裏更是好語如珠，插趣打諢，說的非常有趣。耍了許多套數，前後左右，忽上忽下，把個空竹弄的好像在身上滾了起來！滿座人看的都呆了。耍完之後，真是面不改容，沒帶半點嬌喘。小奎笑道：「真不愧祖傳聖手，鳳英的家也不知在那兒住？」大士笑道：「你打聽什麼？想找人家去嗎？」小奎笑道：「那可說不定！高了興，就許拜訪一下。」大士笑道：「你且慢慢高興吧！像你這樣瘦弱，鳳

英一拳打你五個！」正說着，那老兒又拿出個大肚細脖腔的白地紅花古瓷瓶兒，笑對觀衆道：「要把這個瓶兒，教姪兒像耍空竹似的抖起來，各種花樣，一樣兒還不能少！姪兒是初練，練好了，諸位老爺們多多捧場，算我爺兒倆露臉，練不好掉下來，打碎了瓶兒，逗着老爺們樂一下！閒話少說，說練就練！」說完又像方才，老兒先抖弄起來，說也奇怪，那瓶子盡在線繩上轉了個不停，伏伏貼貼，比放在桌上還穩當。大家家正贊賞着，老兒忽輕舒兩膀，扔了出去，瓶子比不得空竹，不能保持平衡，頭輕足重，萬一摔下來，不早碎了嗎？看的人都替他們握一把冷汗。不料老兒早把杆子扔在一邊，不理會了。鳳英迎上前來，徐展皓腕，那瓶子早乖乖的掉在線上，比落在線絮堆裏還穩當呢！連着抖弄了十數下，究竟比不得空竹，微覺有點吃力！小奎笑道：「休息休息再練吧！何苦那樣不惜力！」大士笑道：「你倒會憐香惜玉，既然有這份兒孝心，何不上去替鳳英練練呢！」小奎用拳頭在大士腿上捶了一下，笑道：「說話不要那樣損！」說着鳳英更抖擻精神，那花瓶竟飛轉起來

，電燈光下，成了一道白光！滿座掌聲大作。小奎再也忍不住了，扯開嗓子喊了幾聲好。鳳英早耍完了，手提着大褂兒，嫣然一笑，深深的行了個鞠躬禮，跑回後台去了。小奎正喊的帶勁，却沒理會鳳英多會兒完的！見台上空空如也，座客都預備散去了。因笑道：「大士，你看見鳳英是怎麼回去的？」大士一邊穿大褂兒，一邊說道：「你是幹什麼的，怎麼還問我？真是豬八戒吃人參菓，吃完了不知是什麼味兒！」說着把小奎的衣服扔過去，又笑道：「快穿！不許廢話了！」小奎站起來，穿好衣服笑道：「可人兒是有呀！可惜不給咱！」大士也不理會他，一塊走了下去，回了南舍。次日午後又看了回疏竹的病，元音也在那裏，和昨天還差不多。又過了三五天，二人總不斷的去。一日清早，號房送來一封掛號信，托小奎轉交疏竹，二人知是間松寄來的，打開一看，抽出一張五百元的匯票，另附一封信，雖只寥寥數語，却寫的非常懇切動人。勸疏竹好好的養病，心平氣靜，什麼也不要顧慮，沒有錢只管向他要。又說他打算在短期內，回北平一趟，有點私事，必須親自料理，順便看看

疏竹的病。對朋友一番熱情，完全流露在字裏行間。吃過午飯，小奎又到了普濟醫院，把信和匯票都交疏竹看了，疏竹天性多感，又在異鄉臥病，見問松對他的關心和照拂，早感動的流出淚來。接着一陣連珠似的咳嗽，一封信反累的他半晌喘不過氣，幸有元音和小奎，極力的勸慰，才寬解過來。疏竹把匯票又交給小奎道：「醫院的花費，葉太太早替交了。我要這些錢，也沒用處，請你取出來，暫存到郵政儲金局，問松來時，再物歸原主好了！」小奎回去，依着疏竹的話辦了，又給問松寫了封回信。這樣又過了五七天，他們還是每天去，見疏竹的精神，大不如前，有時竟有點昏迷。又過了一天，小奎探罷病人回來，急忙跑進南舍，見了大士，失色道：「你說怎麼辦，疏竹的病越發不好了！不知昨天是吃錯藥，還是疏於調養，今天清早，竟腹瀉起來。汗珠出的有黃豆大，飯量也大減了，據大夫說：這是肺病患者的禁忌。這樣一來，每天照例的曬太陽燈，打針，都不敢施行了。必須先把這點急症治好，可惜他的身子太弱，顧此又恐失彼，所以那大夫也覺得棘手啊！」大士

聽了，吃驚不小，搓着兩手，在地下踱來踱去，不知如何是好。抽出一封信，遞給小奎道：「這信才由北舍轉來，許是疏竹的家信吧！」小奎一看筆跡，忙道：「這是疏竹太太的手筆，怎麼辦呀！」大士道：「那有什麼爲難，交給疏竹好了。信面不是還注着「速交本人，不許旁人私拆。」的字樣嗎？」小奎急的躡足道：「你是怎麼啦！那如何使得！他這次病，雖說是勞累過度，不過主因還不只此。自認識元音後，把他陷入了矛盾生活，總不得解脫，所謂憂能傷身，弄得一病至此，小命兒都快保不住了！他對家裏的女人，時常表示抱歉，這封信，如果對他有所責難，他的精神壞到那樣，還禁的住嗎？語句要和平一點，他受的刺激更大，更覺着自己慚愧！」大士作事，素重信義，他理會不到這一層，以爲既受疏竹的托付，替他轉信，就應該一封不誤的送去，才對的住朋友，因道：「這不同別的信，人家夫妻間的千里相思，誰知有什麼秘密的話兒！我們如果就誤了，將來有個水落石出，疏竹質問起來，我們這種舉動，對朋友就算不忠！」小奎聽了，暗想：「大士的話也不無理

由，信上明標着：「非本人不得私拆。」他的嚴重性，可想而知。萬一疏竹有個長短，人家夫妻間遠隔千里，不能作最後的一會，已經够可憐了，連這個超山越嶺，紙上相逢的機會，也取消了，未免太殘忍吧！如果資中追究起來，自己縱有不得已的苦衷，怕有千百張嘴，也難分辯了。」兩人整計議了一夕，小奎向來是痛快人，也沒有了主張，大士還是堅持着要當個忠實的綠衣人。小奎無法可想，只好隨他去吧。不過心裏總覺不妥，因對大士道：「要去你一人去，我無論如何不去！不過，在你未去之先，我想貢獻你幾點意見。第一，明天一早兒送去，不要過了九點，因為一過九點，元音就去了，看見當然不合適。第二，須看疏竹的臉色行事；不要貿然拿出信來。見他精神如好一點，不妨先用話領着，問他資中近來有信沒有，看他作何感想，要是毫不介意，你可以取出來交給他了。如果無精打彩，好像很悔愧似的，那你還是原信帶回。將來如有什麼錯兒，我願一人承當，與你無涉！」大士心地忠實，把小奎的話，只當了耳邊微風，隨便颯過去就完了，那裏能理會的那樣透澈。次日起

來，早早的結束停當，把信揣在身上，小奎在被子裏又囑咐了好多話，大士全未入耳。一直跑到普濟醫院，到了疏竹病房門口，躡足躡手的踱了進去，見床簾全合攏了來，看不見疏竹，也不知他醒了沒有？正猶疑間，忽聽簾內一陣咳嗽，聲音非常細弱，若斷若續的連咳了好一陣，才聽着緩了口氣，說道：「是誰？」大士忙進前走了一步，說道：「是我，大士，看你來了。」說着只見簾子的縫內，伸出一隻蒼白的手，瘦的只剩了骨骼，把簾子往開掀了掀，有氣無力地道：「大士嗎？這麼早就讓你來！」大士忙走到床前，把簾子全推開，一見疏竹，嚇的倒抽了口氣，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眼睛深陷回去，四邊帶着青紫，臉色灰白，好似廟中的泥像，暗淡無人色，嘴顯的特別大，說話時還略帶點臭味，上下兩列牙齒，又白又亮，陰森森的，令人不敢直看。大士強自鎮靜，忙低聲問道：「你現在覺着怎麼樣？」疏竹閉上眼睛，頭在枕上略搖了搖，說道：「還不見好！」大士掏出信來，放在枕邊，說道：「疏竹，這裏有你的的一封信！」疏竹睜開眼睛道：「誰寄來的？」說着用手拿

了起來，他一看那纖細的字跡，乾枯的頭皮上湧出一粒一粒的汗珠，接着又是一陣咳嗽。兩個指頭在信口上撕了幾下，還沒有撕開，大士忙取過來，替他拆開，把信紙抽出，放在他手裏，疏竹早喘作一團，眼內金花亂拼，也顧不得看，忙合上眼簾，手戰戰地持着信紙，好像有一二斤重。大士看神色不對，才想起小奎的話，確是實情！只是已經送在他手裏，沒有挽回的餘地了。疏竹休息了好一會，才又睜開眼，看了下去。要知後事如何？下回交代。



第廿回 多情女空培鏡花菓 癡書生身殉水月緣

却說大士正自懊悔，疏竹已睜開眼睛，看了下去。上面寫的是：

竹哥：給你寄過好些信，不知收到了沒有？一直到現在，已經放暑假了，還未見雙字寄回。我初以為你功課太忙，沒功夫提筆，現在該有功夫了吧！總可以忙裏偷閒，把你的近況，告訴我一聲，以解相思之苦。你不是又生我的氣吧？竹哥，請你原諒，我是個不學無術的女孩子；我的處境，是瞞不了你的，寫封信也是很不容易；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望你指教我，領導我，不要率性賭了一口氣，不理我了。我有時作着杞人憂天的幻想；不是竹哥又有了情人吧

？又想怎麼也不對，我的竹哥是不忍心拋棄我的，也不能拋棄我！這種幻想，太無聊了，太對不住我竹哥了。竹哥！你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人物。我對你如有半點簡慢的心，願受神明最高的責罰！倘若出于無意，請你要體諒我，你並不是不知甘苦的，見了這封信，千萬給我寫個回信，就是一張白紙也好，我也知道是愛我的人，親手寄來的。我們究竟和外人不同，有萬里長城那般厚的隔膜，我也可以跪在你的面前，一語道破的。母親病了幾天，現在早痊好了，請你不必掛念！母親說：你暑假大約是不回來了。不回來也可以，天氣怪熱的，來回路上，也要吃不少的苦。只要你身上沒有病，見不着你的面，也是安心的。你的精神向來不好，要格外保重。竹哥，你有最偉大的志趣，你的責任，比任何人都偉大！我一想到你瘦骨支離的兩肩，須支撐個很沉重的擔子，我真想抱頭痛哭。你能在假期裏，少用點功，找個僻靜地方，着實休養幾天，我雖不能親身侍奉你，而我的罪戾，也就減輕多多了。七巧節快到了，不知你做何感想

。你記着：到了那天，如下着瀟瀟的細雨，那是牛郎織女抱頭痛哭的淚水，也是你我在異地同哭的淚水！時候不早了，祝你晚安，並祝花長好，月長圓，我親愛的竹哥長康健！

妹資中手書七巧節之前十日

疏竹歇了幾次，容易才看完。又合上了眼睛，那一字那一句，好像變做千百個銳利無比的繡花針兒一齊刺在他心上，兩行熱淚，早滾了下來，接着又是一陣咳嗽。枕旁放着個白瓷鐵痰盂，疏竹把頭一歪，吐出一口痰，不紅不白，只作玉青色，圓的很堅紮！好像一塊結晶體，夾着紅絲線似的幾縷血絲兒！幾次想和女士說話，喘的換不過氣；女士雖不知信上說些什麼，但見疏竹的可憐樣兒，知道受刺激不小；一面暗自悔愧，一面又心疼疏竹，幾乎掉下淚來。忙勸慰道：「疏竹，你要放心寬些！自己的身體要緊！」疏竹喘着氣道：「女士，我是，世界上，第一個，大罪人了！我是，自己，斷送了，自己，又斷送了，別人！」說完使勁睜開眼簾，把

信交給大士，指着茶几上的洋火，想要說話，又喘的說不出。大士會意，忙取過火柴，替他把信燒了，疏竹這才略點了點頭，又閉上眼睛。大士心想：「自己搶着當綠衣人，全是爲朋友的一番好意，沒想真應了小奎的話！」看疏竹的情景，比未看信前越喘的利害了，心裏非常難過，怎麼也坐不住了，忙站了起來，低聲道：「疏竹你靜心歇一會，我明天再來看你來！」疏竹眼睛也沒睜，只略點了點頭。大士又把床簾子拉回來，放輕脚步往外走，忽聽疏竹又少氣無力的叫道：「大士！」大士忙回轉身，撩起簾子，疏竹又道：「學校什麼時候發榜？你打聽一下，記的看元音考：……」大士早知其意，見他說話太吃力，忙道：「再有四五天，一定發榜，你不用慌。」大士早知其事，我全不致就誤了！」疏竹又閉上眼睛，咳嗽了一陣說道：「有 you 和小奎，我沒有不放心的，你回去告訴小奎，不要給我裏寫信。大士，我並不灰心，我還盼望死不了呢！」大士聽的非常難過，忙道：「當然要好的！醫生說，不要緊的，你靜心養着吧！」疏竹點了點頭，臉上佈着可憐的慘笑。大士放下簾子

，低聲道：「疏竹，我要走了！」說完輕輕走了出去。剛下了樓梯，正要出門，迎面正遇見了元音，伊穿件白地黃小花兒的國布旗袍，手裏挽着紫色綢傘，臉兒沒有以前豐滿，頭髮很凌亂。那一雙細長的娥眉，快要蹙到一起去了。看見大士，寒暄了兩句，說道：「吳先生，你看疏竹的病，到底怎麼樣？」大士見元音的神采，和前半月判若兩人，明知疏竹是每況愈下，當然不便直說，忙應道：「我看，還許不要緊，這種癆病，向極棘手，非長期療養不易見效。現在在盛暑中，況時令又不好，到了秋天，氣候也涼爽了，一定能有大轉機！」元音道：「我也是那樣想。」大士又道：「請勸葉太太，也不要過於傷心！人還有個不病的嗎？」元音嘆了口氣，又問道：「吳先生知道那天發榜嗎？病人整天恹着，有時一天問三四次，能早點發出來，像待考上的時候，告訴他，一定喜歡得很，心裏暢快一點，病勢或可減輕！」大士道：「他方才也問我來着！你們都不用操心了，只要一發出來，我就給你們送信的。」元音強笑道：「謝謝吳先生！」說完點了點頭，上樓去了。大士回了南舍，

小奎早迎上前來，大士踉足道：「悔不聽你的話，教病人好難受了一陣。」說着將方才下書的情形，詳述了一回。小奎埋怨道：「我說怎麼着？你以為我那話，又是犯神經！自己饅頭也不比別人少吃，怎麼捨不得多用用腦筋？」大士自知理缺，也不便計較，因笑道：「你再罵的我苦一點，事已至此，也來不及了！你知道多會出榜嗎？疏竹的一條心，全放在那上面了！」小奎道：「頂多出不了四五天。疏竹也問過我幾次了。眼看他性命難保，還無時無刻不惦着元音，可見這個情字的力量，真有想像不來的偉大！」說着也不免慨嘆起來。到了下午四點多，兩人正躺着休息，差役忽來告訴道：「普濟醫院，葉先生來電話，找二位說話！」小奎知是元音，忙跳下床，跑到電話室，剛拿起耳機子，那邊問清楚了是小奎，早滔滔不絕的說了起來。說的非常可憐，小奎連連應着，最後安慰元音道：「你不要害怕，我馬上就去！」說完忙回到屋子裏。大士見小奎去了，本也不放心，早站在地下，等候消息，見小奎回來，忙問道：「什麼事？」小奎一邊穿着衣服，一邊說道：「你就不

用問了，全是你幹的好事。元音說：醫生才診斷了，說越發不好了，好像受了什麼大刺激似的！可憐元音如墜入五里霧中，但見疏竹流淚，百盤詢問，疏竹當然不能說出原因。她一個女孩子家，早着了慌。又說：叫他千百聲，也許不答應，嚇的沒了主意，想叫咱們去助助膽！這不是闕下辛辛苦苦送信送成的功效嗎？」大士被搶白了一頓，有口難分辯，心裏更加懊悔！只嘆了口氣道：「你一人去好了，我明天再去吧！」小奎也沒理會，穿好衣服，走出了南舍，一直到了普濟病院，七點多才回來。大士忙問道：「怎麼樣？怎麼樣？」小奎道：「並沒大變化，只是元音一個小女孩家，心裏莫明其妙，再一聽大夫的話，早嚇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不過，縱然這一萬步來說，你老先生的送信之功，也掩沒不了。疏竹一見我，盡說了些悔愧交加的傷心話，直哭了有一個多鐘頭。對着元音，雖不敢說的太露骨了，我知他最深，言外之意，更令人聽的難過。他平時說話，就有條理，病了後，因中氣不足，若斷若續的淒涼聲調，一字，一句，都在勾你的眼淚！可憐元音摸不着頭腦，面黃

着窗外，也低聲飲泣起來。這一幕悽楚的悲劇，不是閣下一手玉成的嗎？」大士見罵的他太刻薄，但亦無可如何，只哀憐着道：「小奎！你也不要過爲己甚！我何常不清楚，爲這事，我也整悶了一天了！」正說着號房送來一封快信，又是問松來的，小奎忙拆開一看，只聊聊數語，寫的是：

小奎兄青及：日前得所惠書，感承注存，曷勝欣慰！聞疏竹病入膏肓，中心悱惻，匪可言喻。弟擬即日回平，預計六日晨可到達。專此順頌近好

弟唐問松拜啓

小奎看完，扔給大士道：「問松要來了。今天三號，還許四天才來，他來了正好，疏竹成了那樣，叫人真愁！」大士也道：「問松來再好沒有了。倘若怎麼樣，也有個拿主意的人！」次日上午，大士又去了一趟，告訴問松要來的話，疏竹聽了很喜歡，病勢倒像略好一點。回來和小奎說道：「能這樣平穩下去，該許不要緊了。大夫雖說利害，不過，看他那樣子，還很有自信力，並未露出絲毫沒辦法的神色。」



「這樣又過了三天，疏竹的病，好像真有點轉機！臉色也不像前兩天的灰白！神志非常清楚，元音還是孩子心性，早喜歡的跳了起來！白天伴伴她竹哥，晚間忙着又籌備她的家庭遊藝會，心想：「再移後一月，疏竹哥的病，一定會全好了！還可以照舊開！稍着慶祝竹哥占了勿藥！不是更有意義了嗎？」這樣想着，以爲到那時準可以開成，忙趕着作緣起。睡下了，還要替她竹哥祈禱，舉起手合十在胸前，跪在床上，低聲道：「萬能的神明！請你們恕我竹哥吧！他今年才二十四歲！他不想死！我也不想教他死！讓他再活下去吧！」這樣天真地默祝完，那兩行熱淚，早奪眶而出！這才躺了回去，昏昏地入夢！葉太太見疏竹有轉機，也十分歡喜！不過，年歲大的人，看的總要透澈一點，她被命運播弄怕了！還不敢驟作樂觀！小奎和士也都放心了許多！那日下午，快到晚飯時了，二人正計議着，明天早車，問松就要來，定好小奎上站接去！士到醫院看病人！忽見校役跑來道：「您不是打聽發榜嗎？剛掛出來，在理學院大門前，看的人好多啦！」二人一聽，忙各披了一件襯衫

，一齊跑了出去，早見人山人海，擁了一大堆！站的太遠，看不清字跡，大士往裏擠了幾次，都進不去，急的出了一身汗！小奎心更慌，怕萬一元音落了第，可怎麼好！叫大士道：「你忙什麼？反正掛出來又不撤回撤去了！」大士跺足道：「這一個榜，能救疏竹的一條命，我如何不急呢！」還是小奎的身材靈便，見擠出一個人來，忙乘着這個空兒，擠了進去，心裏更跳的按納不住，他從頭看起，先看有姓葉的沒有！到第二列，果然有個姓葉的，往下一看時，不免大失所望，却不是元音！又一列一列的看下去，見還是沒有，不免又心慌起來，暗想：「不是自己太粗心，遺漏了吧！」轉念一想：「遺漏了怕什麼的，這次看完，如果沒有，不妨重看兩三次！」拿好了主意，忙又接着看下去，到了倒數第二列，又碰見個葉字，小奎早喜歡的失笑起來，原來葉字下面，分毫不差，正是元音二字！忙擠了出來！見大士還在那兒抑着脖子亂找！過去拉了一把，笑道：「考上了！不用看啦！」大士出的滿頭汗，忙道：「在那兒呢！」小奎用手指，笑道：「你順着我的手兒瞧！倒數第二列

，第三個名字，那不是葉元音嗎！」大士這才清楚了，笑道：「疏竹的生死，端賴此金榜標名了！」說着掏出手絹，擦了擦汗！回了南舍！半月來因爲至友的病，弄的二人寂然寡歡，小奎那樣愛打鬧，也提不起興頭來了！這兩天疏竹的病好一點，又見元音考上學校，都痛快的了不得！吃過飯後，小奎含了支香煙，笑道：「疏竹的病也快好了，元音又如願以償！以前不是聽說開家庭遊藝會嗎？真有實現的可能了！」大士笑道：「也不知演些什麼，咱們也看看去？」小奎笑道：「你還想看嗎？教人家看你吧！元音擬的開會節目，把閣下的芳名也列入了！咱們倆的雙簧！」大士笑道：「真的嗎？這孩子倒會找老實人開心！我可幹不了！」小奎笑道：「你先不要着急，反正有我哩！」大士喝了口水，忽然跳了起來，就要穿衣服，小奎忍不住大笑道：「你也犯神經啦！無緣無故！穿衣服幹什麼？」大士也不理會他，穿好衣服，戴上草帽，拿了一把扇子，笑道：「這不能算無故吧！元音既然考上了，咱們就聊閒話還成嗎？應該去告訴人家才對呀！」小奎笑道：「真的，我也忘記了，

疏竹那裏太晚了，可以不去！你直去青樹胡同好了！這是個喜訊兒，憑你怎麼說都可以！」大士古道熱腸，並不辭勞。出去坐上洋車，到了元音家，老劉引到上房裏，元音母女早笑着迎了出來！元音穿件粉色陰丹士林布的旗袍兒，週圍鑲着白邊！新理了髮，襯着一個柔媚的臉兒，非常可愛；這兩天疏竹略有起色，伊心理早爽快許多，不像前些日子的焦粹了！一見大士，微微的彎了灣腰，憨笑道：「吳先生，從南舍來的嗎？」大士點了點頭！葉太太吩咐了王媽沏茶，也笑道：「吳先生，您不常來，咱們家裏，不大潔淨，您可不要笑話！」大士笑道：「葉太太太客氣啦！」說完再也忍不住了，忙又笑這：「我今天報喜訊來了！」元音忙笑道：「什麼喜訊，疏竹出病院了嗎？」說的都笑了起來！葉太太笑道：「你下午才從病院回來！真能那麼快出病院！成了故事了！」大士道：「不是別的！元音考上了！」伊早喜歡地跳了起來！追問道：「真的嗎，吳先生不要冤我吧！」大士笑道：「才發榜，我親眼看的，怎麼會不真呢！」元音拍着手兒，頭兒埋在媽媽懷裏，嚶道：「我考上

了，告訴我竹哥去呀！」葉太太笑道：「現在什麼時候了，醫院裏許你進去，你就去吧！」元音笑道：「不許進去，我不會把柵欄門子打開嗎！」說完又蹙了娥眉苦笑道：「媽媽！不能告訴我疏竹哥，怎麼辦呀！」葉太太看了大士一眼，笑道：「這麼一個傻孩子，你們學校還要她嗎？」說完又對元音道：「這又愁起來了！有明天沒有了，明天天一亮，你就告訴去！」大士笑道：「元音真是又聰明，又活潑！」葉太太笑道：「那裏是活潑！快變成個野孩子了！」元音笑道：「媽媽，我明天可以穿新衣服了吧！你和篤兒也都換上新的，一塊上醫院去，竹哥一見，知道是我考上了，心裏一喜歡，從床上跳了起來，一點病也沒有了！咱們叫輛汽車把他接回來！後天開遊藝會！媽媽！你說好不好？」伊這樣天真有趣，可憐一縷柔情，無時不緊緊繫在伊竹哥的身上。說着都笑了起來！葉太太隨着笑了一下，臉上忽又沉着着，凄然對大士道：「吳先生！你是疏竹的好朋友，你們在一塊兒處的很久，我見他的神色很不正，好像心裏有什麼爲難的事，問他他總不肯說，你知道嗎？他是個要强

的孩子，要悶在心裏！對身體也不好！你們能多勸解勸解他！教他心寬一點，比什麼都好！」大士聽着，暗讚葉太太的精明，不過，也不便說什麼，只敷衍着道：「沒有吧！我們也沒聽說過，怕是他病人心多，難免一點鎖粹事，也擱在心上，因之變形於色！別的大穩衷，不會有的！」葉太太嘆了口氣道：「我看總是有，不過，那孩子是要強，也許悶在心裏，連一個人都沒告訴過！」大士見如此，也不便再說什麼了！元音回了裏屋，又出來笑道：「吳先生，請你幫我們開遊藝會！」葉太太見了女兒，早又喜歡起來，笑道：「就惦着玩吧！」大士笑道：「元音不論幹什麼，都整的有頭有尾！怎麼能算是玩呢！」說着又笑對元音道：「一定要努力幫忙的！」葉太太笑道：「這樣大玩，本來我也不願意！花錢是小事，人多了難免有個照顧不來，出了錯兒，後悔也晚了！這就是有她竹哥！他做事細心，我靠的住。既然喜歡了會子，我也是打年青時過來的，不願把她們那點愛熱鬧的心打消了！」大士笑道：「葉太太這話再對沒有了，疏竹實在靠的住！元音又這樣聰明，有人領

着往錯路兒上走，也走不上去的！」又坐了一會，已經九點多了！大士起身告辭，元音母女都送了出來，大士笑道：「明天醫院見吧，元音，你要快點去呵！疏竹聽說你考上，真說不定一下跳了起來，霍然全愈了！」說完乘車歸寓！小奎已經睡下了，見大士滿面春風的回來，這是預先料定的，不足為奇！因笑道：「這個差事不錯吧！盡看些笑臉自己也賺了個笑臉！」大士脫了大衣笑道：「元音真是個美麗的天使，那種活潑天真，名貴超脫的樣兒！不愧是上帝的精品！笑起來，滿臉無一處不是柔波起伏的曲線，好像奏着和諧的默樂，又好像散着快樂的材料！」小奎聽完，哈哈大笑道：「真了不得！可見一個美人兒！你只要看她一眼，便會助長你的聰明，大士，你這一趟的代價真不少！領略了元音的笑容！便也說出這樣又酸又妙的話兒來了！」大士道：「小汪，你真是有點欠通！你那弦外餘音，好像俏皮話是你的專利！對不對？」小奎聽罷，又大笑起來！大士又道：「你這麼早睡下幹嗎？想找個香艷的夢兒嗎？」小奎笑道：「別胡扯啦！明天一早還要上車站，接閏松去，不早睡

能早起嗎？」說完又笑道：「你也快點挺屍吧，明天也早點上醫院去。」大士笑道：「留點口德好不好！連個匪都不會說了！」說畢上床安寢！次日天亮不久，小奎拮着上車站，忙起床洗嗽畢，把大士喚醒！出門喊了輛洋車，直奔前門而去！到了西車站，看了看錶，差一刻車就要進站了！小奎買好月台票，走進站台徘徊了一會，見那鐵路警察，都走了出來，十步一崗地散佈在月台上，搬運貨物的鐵車，嘩啦嘩啦不斷地直往下推！小奎知車快到了，正凝視間，忽聽悶悶的一聲汽笛，由遠而近，一片黑煙迷漫空際！頃刻之間，車頭已入了站台。這時一般接客的人，都紛紛地隨着車身跑！小奎不慌不忙，等車停穩了，忙跑到頭等臥車車窗下巡視，下車的人絡繹不絕，小奎平心靜氣，注視着間松。見走下去不多了，歐的有些眼花瞭亂！心想：「不會已經走出去吧！」正猶疑着，忽聽身後有人叫道：「汪先生！」小奎回頭一看，忙迎上去笑道：「啊！王升，你回來了，你們大爺呢？」王升手中提着個皮箱，肩膀上掛一條細絨洋毯！忙給小奎行了一禮，笑道：「縣長才在車上遇見個朋友



，應酬兩句，就要下來的！」小奎聽了，暗想：「問松現在是縣長了，差點忘記了。」想着不覺笑了起來，這位青年地方長官，如今是怎樣個風度呢？沒過一分鐘的功夫，問松早走下來了。穿件淺灰色湖縐大衫，戴着巴拿馬草帽，足登一雙中式長臉漆皮鞋，一手提着朱漆手仗，一手拿着湘妃竹的雅扇；態度很是幽閒，風采嚇嚇，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幾日不見，頗有點發福了！二人一見，都往前邁了一步，握住了手，小奎笑道：「問松！給你賀喜呀！」說着都呵呵的笑了起來；又寒暄了數語，問松忙詢問疏竹的病狀！小奎道：「實在說，够利害的！不過，這兩天好像有點起色，大危險總不至于有了！」走出了站台，問松對王升道：「你先把東西帶回去，我同汪先生上病院瞧瞧林先生！」王升應了聲：「這！」忙喊來兩輛車，二人坐了上去，小奎又問棗華的好！問松笑道：「她也是嚷着要來！在北平住慣！移到鄉間，真悶的人要命！她也想來看看疏竹；我因為來住不了幾天，再過半月，她們就要開學了，索性開學再來吧！」又談了些地方情形，疏竹和元音一晷期中的愈見

親密。不覺早到了普濟醫院！小奎領着上了樓，走在甬道裏，看看快到疏竹的病房了！忽見大士一人，站在門口，眼圈兒紅紅的偷擦眼淚。小奎一見，情知有異，忙喊了一聲；大士見是問松來了，把手巾偷塞在口袋裏，苦笑着招呼了一下！說道：「病人大約是不行了！」淡淡的一句話，好像一聲霹靂，又像一桶冰水，從問松頭上直滾下來！也顧不得說什麼，拉住小奎的手，就往裏走。大士忙攔住道：「大夫才打了強心針！不許旁人進去，教他靜一下！我也是才走出的！看護婦說是黎明時犯了腹瀉症，溫度驟然加高！意識極不清淅！但有時也忒奇怪！好像比平常還明白十倍，說的句句真情實理！令人聽了心酸，看起來前兩天略好點，也不過迴光返照罷了。醫院要找負責人，正急的我沒辦法！」正說着，忽見看護婦由門內伸出半個身子，向大士招手；三人遂慢慢的跟了進去！問松把帽子拿在手裏，手丈立在門外，剛一進去，早聽見一陣極細弱的嗽聲！忙走近床前，幾乎不認識了！他的好朋友，瘦的成了一把乾柴，只一層灰白的皮膚，緊貼在骨節上！咳嗽的聲音：好像先

天不足的嬰兒在啼哭，眼簾緊閉着，臉色成了黑灰，頭上的汗珠，好像落在枯樹上的雨滴！小別數月，問松千萬沒想到好友變的這樣可慘！強壓住滿腹酸楚，忙俯下身去，只聽着疏竹往外呼氣的鼻息，忙低聲叫道：「疏竹，你醒醒！我看你來了！我是問松！」忽見疏竹把眼一睜，眼球大而無光！十分可怕！問松正驚疑間，見他忽然怪叫了一聲，嚇的問松倒退了一步！一股熱臭氣味，直撲上臉來！接着又是一陣咳嗽！嘴裏的痰，已吐不出來了，這樣興奮了一下，眼睛又閉上了；問松好生不忍，忙又近前去，拉住疏竹蒼白的手，低聲叫道：「疏竹，我是問松，我這麼遠特意看你來，你忍心一句話都不說嗎？」過了好一會，疏竹才又睜開眼！看了問松一下，嘴唇顫動着好像要說話，可憐舌根僵直，咬不真確字音，哀哀地道：「資中，我對不起你，我不想死，……你能恕我嗎？……」問松知把自己當成了他的妻子，忙替他把散草似的亂髮，往後掠了掠，低聲道：「疏竹，我是問松，不是資中！你不要難過！資中會原諒你的！」疏竹又睜開眼，牙關緊緊地咬着，看了看疏竹，好

像認不清楚了，早湧出兩滴淚來，喉嚨裏喘作一團，說不出話來，問松輕輕的在他胸脯上按摩了幾下，才哽咽着道：「問松，好朋友，我受不行罪了，快給我些毒藥，救了我吧！」說着臉上的筋肉緊抽起來！看那情形，十分難過！問松忍不住流出淚來，大士小奎也都在一旁掩泣！疏竹喘了一陣，又說道：「問松，我是罪人，我好像燈裏的油，一點一滴，全燃燼乾盡了，才會死的！」說着混身顫動了一下，大聲叫道：「元音，音！音……」好像忽然有了精神，那一雙蒼白的胳膊，颯的升了起來！問松見光景不好，忙又接回去！疏竹極力的掙扎着，又喊了幾聲元音，最後的聲音，已沒法辨析了！只是一種可怖的怪嘯！問松忙叫道：「疏竹，疏竹，你醒醒呀！我才下火車，急急忙忙的來看你！你再講一句話！疏竹；一句話！」說着淚流了滿臉。任憑他怎麼叫，疏竹冷又安靜下去了，沒有一點感應。嘴大張着，出着遊絲般的一點氣息；問松握住他的手，又緊叫了幾聲，越叫越沉寂。眼睛突地睜開！慢慢地往上翻，問松忙伸手挾住鼻梁，一手掩住自己的臉，不敢再看了，疏竹的眼

球忽又猛地往後一轉，眼簾靜靜地合上了！和這萬惡的世界作了最後的告別：這時間松潛伏着的滿腔酸痛，好似絕了堤的橫流，坐在椅子上，扶着床沿，放聲大哭起來，他二人也哭的死去活來！最後還是小奎看的真確，忙強壓悲思，拉住問松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我們都是疏竹的好友，把他的身後全安置好，再去靈前一哭，也不爲晚；目前最大的問題，元音就要來了！這個景況，能教她看嗎？……」這樣一說，問松也醒悟過來，小奎慮的極是，忙擦了擦眼淚，哽咽着道：「小奎，沒有別的法子，還是你辛苦一趟吧！現在趕快到元音家，能在路上遇見更好，見了面，你酌量着說吧！方正不要叫她來就是了！」時間很急迫了，元音往日差不多總是這時來！小奎顧不得一切，整了整衣服，把臉上的淚痕擦乾淨了！忙跑出醫院，一路左右巡視，深恐街上的人多，萬一錯了過去，一直到了青樹胡同，還沒遇見，心裏說不出的煩亂，正要下洋車，見元音母女笑容可掬的走了出來，都是簇新的衣裳！元音穿着那件紅花透紗旗袍兒，足登黑漆高跟皮鞋！長身玉立，如玉樹臨風，嫵娜

嫵媚，的未曾看。一派名門麗秀，儀仗。富麗超塵之至！小奎一見，如萬箭穿心，知道那是葉太太的新獎衣，元音如今考上了學校，特地穿着告訴他親愛的竹哥去！伊看見了小奎，早笑着跚跚地迎了上來，說道：「汪先生，家裏坐呀！我們正預備看疏竹去，他知道我考上學校了吧？」小奎使勁咬着嘴唇，點了點頭，元音又道：「他喜歡的很吧，真對不住的很，清早起來，因為我妹妹的新衣，還有一點沒縫好，趕着作了幾針，不然，我們早去了！汪先生，你不用說，我也知道你的來意，一定是疏竹等的無奈煩了！請你叫我們來了，對不對？」葉太太忙笑道：「元音，你就願說了，快請汪先生家裏坐坐呀！」元音笑道：「真的，汪先生，進去坐一會，我們一塊看疏竹去！」小奎還是一言不發，強忍着淚，點了點頭，跟了進去；到了上房，葉太太張羅着湖好茶，笑道：「元音整喜歡一夜了，盼不得天明，好穿上新衣裳，教她竹哥看去！」說着見小奎的神情不對，忙笑道：「汪先生，您今天不精神嗎？疏竹也太性急了，每天去，還用叫來嗎？教您大清早起跑這一趟！」小奎噙了一

口垂涎，把所有的悲痛，使勁排擠下去，偷吐了口氣說道：「葉太太，元音，你們今天不用去了，我才從醫院來，大夫給他用點特別治療！須靜養一天，不許任何人看視！怕勞着他！所以，我特地來告訴一聲，今天千萬不要去了！」葉太太忙道：「既然那樣，不用吳先生祝咐！不去好了！」元音聽罷，大爲掃興，嘴兒遍了一下，說道：「媽媽，我一定要去，我不會勞着疏竹的心，我要去！」葉太太沉下臉來道：「沒見過你這樣的，大夫既不教去，總是不去對，汪先生爲這事大老遠的跑來，以後日子很長哩！你疏竹哥病好了，就要搬回來的，打一天不見，才多麼一會兒，又不是明天見不上了。」小奎聽到這裏，千方百計，想再鎮靜一刻，多勸慰她們幾句！不料眼淚早掙脫一切束縛，奪眶而出！忙拿起帽子來，掩住了臉，哽咽着道：「葉太太，我肚子有點痛，難過的很！疏竹那裏，你們無論如何不要去了！」說完好像瘋狂了似的，忙往外跑！元音母女摸不着頭腦，忙趕了出來，叫道：「汪先生，你慢點走呀！」小奎心裏十分酸楚！那裏再敢應聲！裝着沒聽見，到了街上，好像強盜

偷了東西，後面有人緊追着，再也不敢回頭！坐上洋車，回了普濟醫院，問松和天士早把院中的手續全弄清了！疏竹的遺體，因為天熱，暫存在醫院的冰窖裏，問松一路疲乏，氣還沒緩過來，又受了這一場悲痛，精神實在支持不住了，因對二人道：

「疏竹病中，你們倆伴了他多時，對朋友的一番至誠，總算全盡了！你們在學校裏，功夫也很少！他入殮的事，全交我好了！我打發幾個辦事人，照料的安置到廟裏，咱們再一同討議，先開個追悼會，再看怎麼報告他家裏！」說完之後，大士和小奎都很讚同！問松忙叫院中的差役，叫來一輛汽車，和二人告別，一人上了車，對司機生只說了「瓦匠胡同一四字，那車早唔嘟嘟一聲，開出去了；路過中央公園，問松見門前車馬輻輳！遊人如蟻！猛的想起春間疏竹初從家來，二人在這裏巧遇！不料只半年的功夫！把個英俊俊秀，志趣超逸的青年，化作煙塵了！正是：園中的景色依然！良朋不知何往！蒼天忌才！折我契友！這樣想着，滿腹悲潮，早又排山越嶺而來！竟伏在車廂內，泣不成聲！汽車夫在前邊聽見，回頭一看，莫明其妙



！心想：「天氣不好，許是得了什麼急症！送到他瓦匠胡同，也就沒有自己的事了」於是放足馬力！風馳電掣般的，順着西長安街開去了！

一九三二，八，廿。脫稿。







16 JAN 1985

北平  
航空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日初版



